武俠世界

黑豹（民初「追捕」故事集）　雲劍飛・著

名捕手蕭原這一次遇上了一名外號叫「黑豹」的兇殘悍匪。可說遇上了生平最厲害的一個「敵手」，幾乎栽在他的手上，最後，憑着他的機敏與冷靜，終於將那頭黑豹制服。



第29年

26

$6.00

編者話

雲劍飛先生今期貢獻給各位讀友的巨型小說「黑豹」，故事主角蕭原是一個揚名遐邇的名追捕手，可是這回他却因追捕「黑豹」萬天鵬而多次險遭毒手，最後，憑他的機智、勇敢，以及堅强的鬥志，終於把一個兇殘如狼、奸狡如狐的「黑豹」繩之以法，故事結構緊湊，過程曲折，是一篇不可多得他佳作。

☆　☆　☆

由於百物騰貴，成本日益增加，加上通貨膨脹影響下，本刊決定於第28期起將售價略作調整，即每本港幣七元正，情非得已，敬希各地讀者體諒，並予以大力支持，本刊定當繼續悉力以赴，搜羅名家執筆撰稿，以答謝各位的愛戴。

☆　☆　☆

卧龍生先生久休復出，精心精撰「金釵令」續稿，鐵定於下期刊出，萬勿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爲各位介紹西門丁先生的「十三號殺手」，風流倜儻的他爲何會成爲十三號殺手？他是自願的？還是被迫的？……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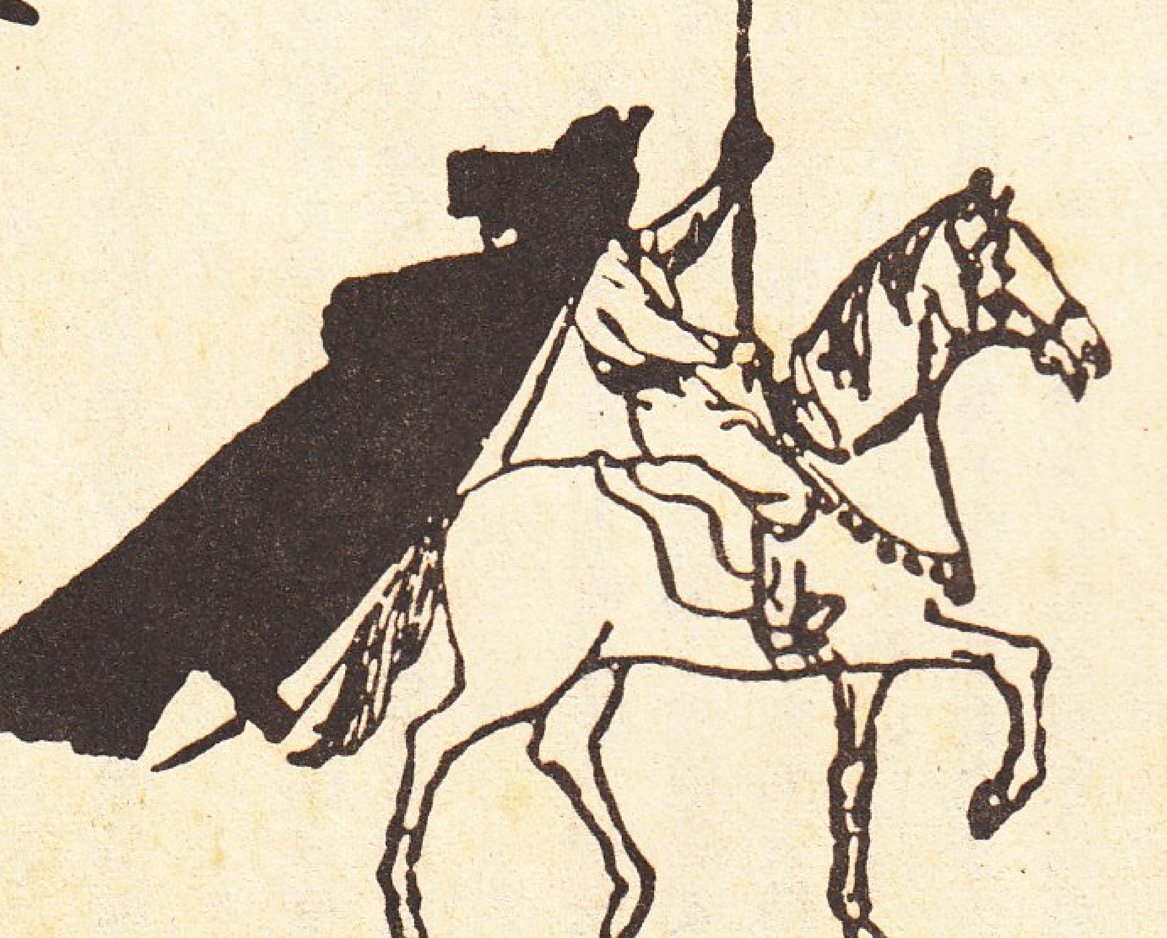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26期

（總號147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斷崖惡戰 擒獲黑豹

「砰砰砰砰清脆的鎗聲在一座山崖的上空迴響着，附近的羣鳥皆被驚得飛遁不迭。

「砰！」又是一下鎗聲。

彼响斯應，換來的是「砰砰砰」一連串的鎗聲。

「砰！」一聲，匿伏在一塊半人高的大石後的蕭原，覷準了，又朝對面約十丈開外的那塊大石開了一鎗。

子彈射擊在那塊大石的左角上，火星四濺中，石屑激飛，自石角下探出的半截腦袋霎時閃縮回去。

但隨即一陣鎗火便從那塊大石的右邊閃吐，鎗聲「砰砰」中，子彈射擊在蕭原躲匿着的那塊大石上，擊得火星石屑濺射。

蕭原沒有被對方的那一陣還擊嚇得縮回石後，仍然從大石的左邊之下探出頭來，窺視着。

鎗聲未停，他覷準了，食指一勾，「砰」地開了一鎗。

這一鎗好準，射擊在對方自大石右邊微伸出來的鎗管上，那支鎗霎時應聲被射擊得飛了出去，石後那人也發出一聲驚叫。

蕭原却沒有因此而馬上衝過去，仍然伏在右邊，注視着對方那塊大石的動靜。

「砰砰砰！」忽然從大石的上面掃射出一連串鎗火，子彈掃射在蕭原躲匿的那塊大石前面的地上，濺起一溜扇面形的輕烟，地上現出一排呈半月形的彈孔。

蕭原若是貿然衝出去，那肯定會被那一排鎗彈射中，就算不當場身亡，也會受傷，那時，不要說將對方捕捉歸案了，只怕他連想保住一條命也不可能。

伏在對面那塊大石後的傢伙，可不是一個易於對付的匪徒，蕭原正因為對那傢伙的底細知道得很清楚，因而才沒有在一鎗將對方的鎗射擊飛脫後，貿然現身衝過去捕捉那傢伙。

在開始捕捉那傢伙的時候，蕭原已查清楚，這個悍匪不但兇殘悍惡，而且非常之奸狡，絕不是一個容易捕捉的匪徒。

那傢伙的外號就叫黑豹，原名叫萬天鵬。

在廣西與雲南交界一帶的鄉縣中，黑豹萬天鵬乃是一個大名鼎鼎——其實是惡名遠播的悍匪。

他這個人有如一頭豹子般兇猛狡獪，每一次作案例必殺人，因此，他每作一次案，例必哄動一時，令到他的大名——惡名傳揚遠近。

這一次，由於他劫殺了一個從外地學成歸來的富家子弟，而那位富家子弟的家族不但是那一帶地方上的首富，他的一個叔父在省府中位居要職，對於那位富家子弟的家族，就連縣長大人也要看其父的臉色辦事，說得明白一點，那個富家子弟的父親穩然是地方上的太上皇。

那個首富土豪在驚聞兒子的噩耗後，悲痛之下，也大為震怒——居然有人胆敢捋他的虎鬚，而那位縣長大人在聽聞壞消息後，嚇得他屁滾尿流，因為若是一個弄不好，說不定會丟掉烏紗帽滾蛋，因此，他急忙趕到譚家——那個土豪姓譚，名叫伯樂。

那位縣長大人趕往譚家，還未開口，就被譚伯樂劈面罵了個狗血淋頭，但却不敢吭一聲。

罵完之後，譚伯樂馬上嚴詞命令縣長大人調動縣裏所有的人手，緝拿那個殺死他愛子的悍匪。

縣長大人急不迭趕回去，下令縣裏的保安大隊長立刻派出人手，四出緝拿黑豹萬天鵬。

保安大隊的弟兄折騰了五天，却連黑豹萬天鵬的一根脚毛也找不到，遑論捉到他的人了。

結果，那位縣長大人又被譚伯樂臭罵了一頓。

那位縣長大人憋着一肚子氣，回去後，找來那個保安大隊長，將一肚子氣發洩在他的身上。

那個保安大隊長自然不敢吭聲，挨完罵後，苦着臉對縣長大人提議：若憑保安大隊的人手，只怕未必可以將黑豹萬天鵬緝拿歸案，若想大家保住頭上的「烏紗帽」，只有懸獎緝拿黑豹萬天鵬，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說不定，很快便可以將黑豹萬天鵬緝捕歸案。

縣長大人思想了一下，認為這是個好辦法，便同意了，但縣裏出的獎賞數目不會多，這未必可以吸引到什麼人為了那一點點獎賞去冒險捉拿黑豹萬天鵬，於是，縣長大人便又急急趕往譚家，鼓其如簧之舌，希望能夠說動譚伯樂答應拿出一筆錢，作為賞金，加上縣府出的獎賞，數目便很可觀了，那就能夠吸引到道上那些追捕手去緝拿黑豹萬天鵬歸案。

譚伯樂為子報仇心切，縣長大人一說

民初追捕故事／雲劍飛・文 可飛・圖

黑



，他立刻答應拿出八百塊大洋，與縣府所出的二百塊大洋獎賞合起來，共出一千塊大洋獎賞，緝捕黑豹萬天鵬歸案法辦。

果然，賞格一出，立刻便有兩三個追捕手各自展開追捕黑豹萬天鵬的行動。

但結果，那兩三個追捕手不但未能將黑豹萬天鵬緝捕歸案，反而先後被其所殺。

消息接連傳到縣中，令到縣長大人與保安大隊長大爲震驚，不知如何是好。

譚伯樂自然也聽聞那三個追捕手先後被黑豹萬天鵬殺死的消息，他在震驚之下，不但沒有氣餒，反而更堅定了他要報仇的決心。

——他倒不是爲了要替地方除害，而是想到，黑豹萬天鵬一日不除，都會是譚家的心腹之患，因爲譚家乃是地方上的首富，而那些匪徒殺人越貨，不外是爲了錢，譚家既然有錢，自然成爲匪徒下手的目標，若是這一次奈何不了黑豹萬天鵬，那他更加會恣無忌憚，加上惱恨譚家出賞銀捉拿他，在報復心的驅使下，只怕會繼續向譚家的人下手，他自然不想再有這種事發生，因而他在騎虎難下的情勢下，不得不咬着牙，將懸賞的金額提高——凡有人能夠將悍匪黑豹萬天鵬捉拿歸案，或是殺死的，可得賞金大洋一千二百塊！希望重賞之下，令到別的追捕手繼續追捕黑豹萬天鵬，最終將之捕捉歸案。

蕭原就是在那時候開始展開追捕黑豹萬天鵬的行動的。

他之所以要追捕黑豹萬天鵬，絕不是爲了那一筆鉅額賞金，而是基於一股要替

那三個被萬天鵬殺死的同行——那三個追捕手——報仇的決心，誓要將萬天鵬這頭兇殘的「黑豹」捕捉歸案，讓他得到應得的懲罰。

當然，他在捉拿到萬天鵬後，一定會拿取那筆賞金的，因爲他不是一個不食人間烟火的神仙，他只是一個平常的凡人，也要生活，而他賴以生活的，就是靠緝捕那些懸賞捉拿的巨盜悍匪，拿取那些賞金來過活，他的職業就是追捕手——靠賞金過活的追捕手。

只不過，他是一個比較有俠義心的人，也因此，他有時候會不計較報酬，替一些貧苦無告的受害人仗義報仇。而且，他在道上也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大名鼎鼎的追捕手——海角天涯蕭原。

在黑白道上，相信沒有什麼人未聽聞過他的大名的。

他自從在十多天前追查到黑豹萬天鵬的踪跡後，便一直鍥而不捨地追踪着萬天鵬，其間，他曾兩次遭遇到萬天鵬的伏擊與暗算，幾乎死在他的手上，但他一點也沒有怯懼退縮，仍然窮追着萬天鵬這頭「黑豹」。結果，終於被他追逼得萬天鵬走投無路，被逼與他在這座無名的山崖上，「決一死戰」！

這大概是黑豹萬天鵬惡貫滿盈吧，不知怎的，他會走上那座山崖——原來是一座斷崖，在他躲匿着的那塊大石後面約五七丈左右，便是斷崖，根本已經無路可逃，除非他不要命，跳落斷崖下面。

* * *

「萬天鵬，你已經無路可逃，快舉手投降吧！」蕭原放聲叫道。

但却換來一串鎗聲。

鎗彈射擊在他躲匿的大石上，發出一陣令人頭皮發痲的異响聲。

「萬天鵬，你怕了麼？」蕭原放聲叫道：「怎麼不答我？就算你耗下去，始終逃不了的。」

回答他的，又是一串鎗聲。

蕭原匿在石後的左邊，窺視着對面那塊大石後的萬天鵬的動靜，咀角噙着一抹狡笑。

他已從那兩次的鎗聲中，聽出萬天鵬已開了十一鎗，一匣子彈只有二十發，換言之，萬天鵬手上那支鎗的彈匣內，還剩九發子彈，只要再誘他發射七次，那匣子彈就射光了，而他就可以乘其換彈匣時，衝到距對面那塊大石稍近一點的一棵大樹後面。

在眼前的情勢下，越逼近對方，就越會令到對方慌亂，甚至沉不住氣，那他就有機可乘，說不定可以一舉將之擊斃或是制服。

——這就是蕭原的計策。

「萬天鵬，除非你身上忽然長出一對翅膀來，否則，你根本逃不了！」蕭原又放聲叫。

但這一次，萬天鵬却不以鎗聲回答，開聲道：「蕭原，你也奈何不了我，咱們就這樣耗着吧，有種的，你衝過來捉我！」跟着是一陣彷似嚎叫般的狂笑聲。

這傢伙果然機警，一下子便識破了蕭原的居心，這頭「黑豹」確是不易捕捉！

蕭原不禁在心裏暗罵了一句粗語，口裏却叫道：「萬天鵬，那就耗下去吧，看看誰挺得住。」

「很好啊！」萬天鵬「嘿」地笑了一聲。「只要耗到天黑，我不信不能擺脫你這隻『馬尾蝿』！」

蕭原冷笑道：「你以爲天黑就可以令到你逃脫麼？我們不妨耗到天黑，看看你是逃得了，還是逃不了！」

「姓蕭的，你唬不倒我的！我自小便嚇大的！」

蕭原沒有再答理他，在動着腦筋，看看怎樣才能夠將萬天鵬從石後逼出來，一舉將他制服。

說眞話，若是與他耗到天黑，蕭原可沒有把握不被他溜脫，在夜色的掩護下，一個人若是有所行動，那是不易被發現的。

總之，天黑下來後，對萬天鵬是利多害少，因此，蕭原必須在天黑之前，將他擊斃或是捉住。

「姓蕭的，怎麼不出聲了？」這一次輪到萬天鵬說話了。「被我說中了麼？那還不快趁天黑之前，衝過來捉住我？」

蕭原仍然不出聲。

「嘿嘿，姓蕭的，你雖然在道上名頭响亮，聽說從沒有一個人能夠逃過你的追捕的，但這一次你遇上我黑豹，只怕你要栽個觔斗了。」萬天鵬得意地道。

蕭原仍然不出聲，他聽得出，萬天鵬想激他不顧一切地衝過去捉拿他，他才不上他的當。

「姓蕭的，不是我誇口，你怎樣也奈何不了我的，說不定，還會像以前那三個想打我主意的傢伙那樣，吃我一顆花生米。」萬天鵬冷笑連聲。「依我看，你還是不要硬挺下去了，你若馬上往回去，我答應你，不會在你背後開鎗，讓你平安離去。」

蕭原仍然一聲不吭，兩道目光却瞬也不瞬地注視着對面那塊大石後的動靜，只要萬天鵬稍爲露出一點來，他便會毫不遲疑地開鎗射擊。

而他之所以不吭聲，是要造成一種無形的壓逼感，令到萬天鵬心中生疑，因而思疑他是否仍在石後，若是萬天鵬疑慮不安，那就會忍不住採取行動，只要他稍露形跡，他便有機可乘。

正所謂：你使激將法，我施攻心計。

蕭原知道，對付這頭黑豹，必須要動心計，若是逞英雄，吃虧的只會是自己。

——誰的智計高，誰就獲勝。

「蕭原，你爲什麼不吭聲了？」萬天鵬叫起來。

蕭原馬上聽出，萬天鵬的語聲中，透着一絲猜疑與不安。

他不禁無聲地抿咀笑了一下——他這一招終於見效了。

「姓蕭的，無論你使什麼詭計，我也不會怕……」萬天鵬忍不住又叫起來。

這一次，那種疑慮與不安，更明顯了。

蕭原忍不住咧咀一笑，卻仍是悶聲不吭。

對面的萬天鵬有好一會也不吭聲，但結果，仍然忍不住又開聲叫道：「姓蕭的，你別耍花樣了，我知道你仍在石後，你

騙不倒我的，你想與我使心計，你不會比我高明的！」語聲中透出的不安更加强烈。

「你他媽的，老子倒要看看你，還蹩得住！」萬天鵬吼叫聲中，探手朝蕭原這邊掃了一串鎗彈。

鎗聲射擊在大石上，「嗤嗤」直响，石火濺射。

蕭原仍然按捺着，沒有稍動一下。

「蕭原，我知道你躲在石後的！」萬天鵬壓抑不住地大叫一聲，又射出一串鎗彈。

但鎗聲才响了七下，却戛然不响。有經驗的人都知道，那是因爲彈匣內的子彈已射光了。

蕭原在那刹那立刻從石後竄上去——但他忽然間却心頭一跳，竄起來的身子有如攔腰斬斷的樹木般，猛地摔扑回地上。

就在那霎間，對面那塊大石上鎗聲乍响，子彈從蕭原的頭頂上「嘯嘯」激射過去，他不禁捏了把冷汗。

——他只要慢那麼半秒鐘摔撲回地上，他的身上或頭上肯定會被那一串鎗彈射穿幾個血洞。

——他要不是在竄起來的刹那，驀然想到，萬天鵬這頭兇殘的黑豹是不會那樣容易沉不住氣的，因而心中警惕，疾忙撲伏落去，他肯定會被那一串鎗彈射中，當場喪命。

——萬天鵬這頭黑豹若是這麼好對付，之前的三名追捕手相信也不會死在他的鎗下！

抹一把額上的冷汗，蕭原本來想還擊的，但他却忍住了，這個時候千萬不能意氣用事，否則，可能會落得像那三個同行死在萬天鵬鎗下的下場。

冷靜。這個時候最需要冷靜，誰能夠冷靜地蹩下去。誰就有可能是勝利者。

「蕭原，哈哈哈……」對面的萬天鵬邊笑邊向蕭原這邊又掃射了幾鎗。「我以爲你有三頭六臂，却原來是一隻縮頭烏龜！」

蕭原毫不理會萬天鵬的嘲諷挖苦，退縮回石後，將地上的枯葉乾草抓撥起來，再從身上取出一根繩子，用刀子割了尺許長的三段，然後將那些枯葉乾草綁扎成三扎。

對面的萬天鵬又在大叫：「姓蕭的，道上說你如何厲害，那簡直是在吹牛皮，依我看，你不過是一個無胆匪類，眞是見面不如聞名！」

蕭原知道萬天鵬是想用話來激他，若他忍不住而貿然逞强衝出去，那就上了他的大當，是以，他對萬天鵬的話充耳不聞。

「蕭原，我操你祖宗十八代。」萬天鵬似乎誓要激得蕭原按捺不住，衝動地自石後衝出來，因此，他連蕭原的祖宗十八代也罵上了。「你不是娘生的，你是兎崽子！」

蕭原沒有理會萬天鵬的嘲罵，從身上摸出一盒洋火來，劃燃了，將那三個草扎逐一點燃。

待那三個草扎着火燃燒，慢慢燒得猛烈起來的時候，他馬上將之拍熄，但是火燼未滅，三個草扎頓時冒出濃烟來。

萬天鵬似乎察覺到蕭原在石後在幹什麼，心中忐忑之下，大叫道：「姓蕭的，你在暗中玩些什麼花樣？你嚇不倒我的！」

蕭原扔出一個冒着濃烟的草扎，算是回答。

那個草扎落在萬天鵬躲着的那塊大石前面的地上，立刻飄冒起一股烟霧，迅速飄散開來。

「姓蕭的，你想用火攻逼我出來？」萬天鵬心驚地大叫起來。「你用錯方法了，我這裏連一根草也沒有，是燒不起來的，你白費心機了！」

萬天鵬說的倒是實話，他躲着的那塊大石附近，盡是風化岩，簡直寸草不生，確是無法可以燒起來。

蕭原不答理他，跟着又將那兩個草扎接連扔過去。

那兩個冒着白烟的草扎在大石兩邊，那飄冒起來的濃烟飄散開來，霎時有如一張霧網般，將那塊大石以及附近的地方罩蔽起來。

蕭原的目的是要這樣，在濃烟的遮蔽下，他的行動就不會被躲匿石後的萬天鵬發現，這自然有利他的行動。

他在衝出去的時候，先在地上撿起一塊石頭，往大石的右邊扔去，而他却從大石的左邊竄出去，疾竄向在五六丈外的那棵大樹。

「姓蕭的，你他媽的好陰毒！」萬天鵬被烟熏得嗆咳起來。「你想用烟將我逼出來，我偏不出去，看你奈何得了我！」

但話未說完，他已驚覺到有異响聲——是那塊石頭落在地上發出來的聲响，他不加思索便朝發出聲响的地方開了兩鎗。

但由於濃烟遮蔽，他根本就看不到什麼，那兩鎗他只是循聲射出去的。

而他也開始着慌起來。

因爲在濃烟遮蔽之下，他根本看不到蕭原會從那一邊竄過來，那是很危險的，說不定蕭原忽然用鎗指住他的腦袋，他還懵然不知。

但要是貿然衝出去，萬一蕭原一直伺伏着，那麼，只要他一衝出烟霧外面，就會成爲蕭原的鎗靶。

但蹩在石後也不是辦法，一樣會被蕭原摸上來，出其不意將他擊斃或是用鎗指住，將他制服，權衡之下，他決定與其坐以待斃，何不冒險試一下，說不定，運氣來時，反而幸運地將蕭原擊斃也說不定。

於是他馬上開始行動。

剛才他朝發出聲响的地方開了兩鎗，馬上便發覺到那是蕭原弄的玄虛，因此，馬上有了主意。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他在地上撿了幾塊石頭，分別向幾個方向扔出去，以迷惑蕭原的視聽，而他的人却竄上石上，再竄跳下去，然後趴在地上，往前爬行。

蕭原確是被萬天鵬這一「招」弄得迷惑了——無法從那幾下聲响中，判斷出他是從那一個方向竄出來，而他這時已竄到那棵樹後，距那塊大石約四五丈遠，濃烟瀰漫遮蔽之下，他同樣無法看到萬天鵬的行動。

幸好他沒有胡亂開鎗，要不，就會被萬天鵬察覺到他的所在了。

他忍耐着，因爲他知道，萬天鵬遲早都會現出「原形」來的，若他眞是按捺得住，他這一招就奈何不了他。

萬天鵬這個人確是奸狡得很，就在快要爬去烟霧遮蔽之處的時候，他又摸了幾顆石頭，往左右兩面扔出去。

而在那霎間，他却有如一頭敏捷的豹子般，從地上竄躍起來，手中的鎗也同時响起來，朝蕭原原先躲匿着的那塊大石掃射了半梭子彈，人也疾衝過去。

他決定與蕭原來個短兵相接。要是蕭原仍匿在石後伺伏着，而他又能夠衝到那塊石前的話，那時候，就不知鹿死誰手了！

就在他快要衝到那塊大石前，心中一喜的刹那，驀然間「砰」的一下槍聲乍响，萬天鵬陡覺握鎗的右手臂一震，跟着劇痛如斷裂了一樣，握在手上的那枝匣子鎗脫手跌落在地上。

他剛要撲落在地上，滾向大石的右邊——順勢將跌落在地上的鎗撿起來，一聲厲喝隨即响起。「萬天鵬，你若不想被我一鎗射斷你的腿部，最好別動！」

發出厲聲的，自然是蕭原。

萬天鵬的身子震抖了一下，頓時僵住，不敢動一下。

因爲他聽到，蕭原就在他身後左側不遠的地方，而蕭原的鎗法他已領教過，他自然是不敢再冒險。

——只要仍活着，就有機會逃脫。

喝聲中，蕭原自那棵大樹後閃出來，手上的鎗對準着萬天鵬，只要他有什麼異動，手上的鎗便會毫不猶豫地响起來。

對於萬天鵬這頭黑豹，他一點也不敢掉以輕心。

若是讓他有機會反噬，那死的將會是他自己。

「萬天鵬，你終於落網了。」蕭原走到萬天鵬的身後，約五尺左右停下來，盯着他的背後，食指緊扣在鎗機上。

「蕭原，我栽在你的手上，無話可說。」萬天鵬苦澀地道：「十八年後，老子又是一條好漢！」

「哼，原來你也自知兩手血腥，罪無可恕麼？」蕭原冷哼一聲。他幾乎壓抑不住心中的那股衝動，一口氣將彈匣內的子彈射在萬天鵬的身上。

——他很想替死在萬天鵬手上的三個同道——追捕手報仇。

——俗語有謂：兔死狐悲。

不過，他還是將心中的那股衝動壓抑下去。

「你這種兇殘惡毒的人，死後必定會被打落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超生！」蕭原忍不住咒道。

萬天鵬厲笑一聲：「那我會變做惡鬼，找你算賬！」

「好了，走前一步，然後將褲帶鬆開！」蕭原喝一聲。

「你——想怎樣？」萬天鵬驚詫地扭轉頭，臉上的表情很古怪。

「你別心歪，我不是那種逐臭之夫！」蕭原又好氣又好笑。

「那你幹麼要我脫褲子？」萬天鵬仍然不大相信地道。

「對付你這種人，怎能不處處小心！」蕭原沒好氣地說道。「快照着做！」

萬天鵬不敢不從，邊走前一步，邊嘀咕道：「肉在俎上，怎敢不從！」跟着往前走了一步。接動手將褲帶解鬆開來，那條褲子立時脫落下去，將他的脚踝套住。

這一來，他想有什麼動作也難行動了。

「將你手上的褲帶遞給我！」

「你要我這根褲帶幹麼？」萬天鵬又扭頭道。「我拿什麼來綁住褲子？」

「用手揪住褲子吧。」蕭原冷然道，接一把拿過他往後遞過來的那根褲帶。

「你——這個辦法很絕。」萬天鵬苦笑一聲。「這一來，我不但逃不了，你也大可以放心捉我回去了。」

「若不這樣，我確是不放心。」蕭原不諱言地道：「對你這頭黑豹，若不小心一點，隨時會被你反噬一口！」

一頓，喝道：「快趴在地上。」

「你——」萬天鵬詫異地叫出聲來。

「別歪心邪念的。」蕭原沉聲道：「我要替你將手臂上的傷口包紮好，你不想流血不止而死吧？」

萬天鵬半信半疑的，還想說話，蕭原不耐煩地厲聲道：「你不是想我將你踢趴下去吧。」

萬天鵬慌忙趴在地上。

蕭原一脚將地上那支匣子鎗踢飛出去，才一脚踏在萬天鵬的左手臂上，跟着一屁股坐在他的背上，從身上取出金創葯，敷在他的傷口上，再撕下他的一截褲管，替他包紮好，這才站起來，走開兩步，喝叫他站起來。

萬天鵬哼了一聲，邊站起來，邊說道：「蕭原，你別以爲這樣，我便會感激你。只要有機會，我仍然會殺死你！」

蕭原沒有答理他，喝道：「將褲子揪起來，往回走！」

萬天鵬怒瞪了蕭原一眼，才悻悻地將跌落在脚踝上的褲子揪起來，揪着往山崖下走去。

蕭原跟在他後面，保持四五尺的距離，手上的鎗直指着他的背心。

——對於這頭黑豹，他一點也不敢大意放鬆。

* * *

走了十多里路，天已開始黑下來。

幸好前面有一座墟集，蕭原在追踪萬天鵬的時候，曾在那墟集上歇過脚，知道那裏有一間很簡陋的小旅店，也有兩間小飯舖。

他打算今晚就在那裏歇宿一晚，明早再押着萬天鵬上路。

一路之上，萬天鵬都沒有哼過一聲，這時候却忽然扭轉頭對蕭原說道：「蕭原，我蹩不下去了，我要解溲。」

「請便。」蕭原提提鎗管。「你又不是大閨女小媳婦，站着撒吧。」

萬天鵬側側身子，站着撒起尿來。

蕭原一點也不放鬆地盯着他。

撒完尿，萬天鵬又揪着褲子往前走。

「蕭原，你這次抓到我，滿撈一把了，眞想不到，我這個人居然値一千多塊大洋，難怪那三個死鬼捨死忘生的，也想捉到

我。」

「你這種人，簡直死有餘辜！」蕭原咬着牙道。「你太抬舉自己了，他們之所以懸賞千多塊大洋捉拿你，那不過是譚家要替兒子報仇所出的賞金，你這個狗屎不如的人。簡直不值一文！」

「不管你怎麼說，總之，他們是出了千多塊大洋的賞格來捉拿我。」萬天鵬乾笑一聲。「說起來，你要多謝我，因為是我令你得到那筆賞金的！」

蕭原聽着，又好氣又好笑，也懶得與他理論，不答理他。

萬天鵬却又說道：「蕭原，依我說，你最好殺了我，不然，我會想盡一切辦法逃走的，若是讓我逃了，我一定會找你算這筆賬的！」

蕭原仍然忍耐着，不答理他。

「哈哈，是不是被我說中了？」萬天鵬依然自顧自說下去。「你要想清楚啊，這裏走回那小縣城，起碼要走兩日路，我有很多機會逃走的。」

「你說夠了吧？」蕭原沉下臉道：「你若有本事，只管逃，別再囉裏囉嗦的，閉上咀巴吧！」

* * *

兩人在天黑時，終於來到那處叫黃泥坑的墟集上。

蕭原押着萬天鵬，一起走到那家小旅店，要了一間房子。

在房間內，蕭原取出帶在身上的一副手銬，將萬天鵬的雙手銬起來。

萬天鵬抖動一下那副土製的手銬，似笑非笑地道：「你以為這副手銬可以將我鎖住麼？」

蕭原冷笑一聲，打開他手上的銬子，却將他的一隻手與一隻脚銬起來。「本來我不想這樣對待你的，既然你這麼說，那只好讓你吃點苦了。」

萬天鵬被那樣銬着，連站也站不起來，坐在地上，連腰也挺不直，不敢再說風涼話。

蕭原不再理會他，走出房外，反手將門扣上，再下了鎖，便去澡房洗澡。

洗完澡，他到前面吩咐一個伙計，送些飯菜到他的房間內，然後便走回房中。

才將房門打開，他便大吃一驚。

目光所及之處——一眼便看清楚房內的情形，居然看不到萬天鵬的影子！

「莫非他逃了？」腦海中馬上閃過這個念頭。

但他却沒有驚慌失措地，馬上一頭衝入房內。

因為他不大相信萬天鵬可以弄開那看似很簡單，其實是特製的那副手銬，而且，門還是在外面鎖着的，雖然裏面後窗打開着。

他的目光在掃視着，另一個念頭已在他的腦海中閃過：「說不定那傢伙施的是疑兵之計，其實，他就躲在門後，待我衝入房內時，冷不防向我施襲！」

一念及此，他暗自冷笑一聲，陡然間一步跨入房內，另一脚猛地踹向那邊房門。

「彭」的一聲大响，那面房門疾撞向墻上，却發出「拍」的一下沉响，而不是「砰砰」的撞擊聲，同時間，也响起一個人的嚎叫聲以及一下瓷器摔跌落地上的破碎聲。

蕭原冷笑一聲，閃入房內，往門後的地上看去，只見萬天鵬歪倒在墻脚下，臉上陣青陣白，額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來，臉上的皮肉不住地抽搐泓，在他身旁的地上，有一灘水及一個摔得粉碎的茶壺。

蕭原猜想剛才那一脚可能是令到那面房門撞在萬天鵬那條受傷的手臂上，他才會痛得那麼厲害，以致連哼也哼不出聲。

「萬天鵬，你以後別再耍花樣了，不然，還有苦頭吃！」蕭原冷冷道：「無論你玩什麼花樣，也騙不倒我的！」

萬天鵬好一會才哼出一聲來，臉上也開始有了血色。

蕭原沒有理會他，在房中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又過了好一會，萬天鵬才艱難地坐起來，蹲着一步一步地走到墻角下，坐下來，怨毒地瞪了蕭原一眼。

「姓蕭的，我還會再試的！」萬天鵬咬着牙，吐出一句話來。

「隨便你。」蕭原冷漠地道：「我倒要看看你還能玩出什麼花樣來！」

* * *

蕭原在睡之前，將萬天鵬脚上的銬鎖打開，銬鎖在床脚上，這樣，他就不怕萬天鵬逃得了。

雖然是這樣，他仍然不敢放心倒頭大睡。

萬天鵬却躺在床尾的地上，不一會，便睡着了，發出有節奏的鼻鼾聲。

蕭原起初還睡得很警醒，大概因為太疲累了，終於沉沉睡去。

不過，在半夜時，他還是警醒過來，起身看一下，萬天鵬睡得像一條豬那樣，在扯着鼾聲。

於是，他又倒頭睡過去。

到他再次醒過來的時候，窗外的天色已開始發白，但房內仍然很暗。

他探起身，伸頭往床尾看一眼，登時像被利針刺了一下般，猛地從床上跳起身來，翻躍落地上。

躺在床尾地上的萬天鵬居然不見了。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這一次，絕無疑問，萬天鵬是逃了。

因為床脚上還銬着那個手銬，而地上也留着原本銬在萬天鵬那隻左手上的另一邊手銬！

換言之，萬天鵬不知怎的，居然可以不聲不响的，弄開銬着他左手的那邊手銬，悄沒聲地溜脫了。

這簡直是不可能的。

因為那副手銬的鎖是特制的，他曾用來銬鎖過不少匪盜，從沒有試過有人能將之弄開的，就連那些鎖匠也弄不開。

而萬天鵬却居然將之弄開，這怎不教他驚詫莫名。

不過，他馬上便冷靜下來，先探手從枕下取出那支匣子鎗，繼之才放眼在房內掃視了一遍，連床底也掃視過，確定萬天鵬沒有躲在房內，這才走到床尾，察看那副手銬。

這一察看之下，他不由詫異得瞪大雙眼，幾乎以為自己眼花看錯了。

原來，那副手銬根本就沒有被萬天鵬

弄開來。

這簡直不可思議，除非萬天鵬練成縮骨術，不然，根本不可能從緊銬着他左手的手銬中脫出來的！

不過，無論如何，萬天鵬是逃脫了。

他取出鎖匙，將手銬打開，在身上收藏好，便跳起身來，兩步衝到房門前，一把將房門拉開，衝了出去。

——他記得很清楚，房門的閂子他在睡前親手將之閂上的，但這時已被撥開來，房門只是虛掩上，因此，他斷定萬天鵬是從前面溜走的。

房外一個人也沒有，四下裏仍是一片暗沉悄寂。這個時候雖說已開始天亮，別的客人仍未起床，就連那些伙計也不會那麼早起床。

蕭原稍為猶豫一下，便往後牆那邊衝過去。

他在衝出房門的刹那，已瞥到那邊的後牆比人稍高一尺左右，而在一處牆腳下，有一個半人高的鷄屋，只要踏上鷄屋上面，便可以輕易地攀上牆頭，翻出牆外！

他猜測萬天鵬極有可能是從那裏翻出牆外逃逸的。

他一步跳上鷄屋上面，往牆頭上看一眼，馬上便斷定萬天鵬是從這處牆頭上翻出去逃走的。

因為他發現牆頭上的灰土鬆脫了幾塊，那些痕跡是新的。

他立刻翻出牆外，發覺那是一條後巷，他站下來，往兩頭張望一眼，一時之間，拿不定主意往那一頭追下去才好。

經過分辨之下，他判別出左邊是通墟集裏面的，而右邊是可以走出墟集外面的。

一般來說，一個人若是逃走，那肯定會落荒而逃，以免被人看到，露了行藏，因此，按常理來說，萬天鵬極有可能逃出鎮外，落荒而逃，不可能逃入鎮內躲匿的，因為那樣很容易會被鎮上的人發現其踪跡。

但蕭原却不是這樣想。他猜想萬天鵬極可能會躲匿在鎮內，而不是逃出鎮外，因為像萬天鵬這種奸狡的匪徒，是不可以用常理來猜度的，就正如他在那小旅店時，他本可以乘他在洗澡時，弄脫手銬逃走的，但他却詐作不能弄脫，因而令到蕭原對他看守得不那麼嚴密，他才在天亮前從容逃去。可見他是極具狡智的人。

對付這種人，必須要動腦筋，更不能以常理去猜度。

蕭原猜度之下，不再猶豫，立刻向鎮裏急奔。

奔出那條巷口，他一眼看到斜對面的一家店鋪前，有一個漢子擺了一担糕點在等那些早起的人來光顧，他馬上快步走過去，摸出一塊銅板來，要了一塊白糖糕，那個漢子正想找個錢給他，他擺擺手道：「算了，不用找了。」

頓一下，再說道：「這位大哥，你是否剛在這裏擺賣？」

那漢子見蕭原不要他找回錢，喜得對蕭原連聲多謝，迭聲說道：「我每日早上都在這裏擺賣的，我在半個鐘前，已在這裏，每天，我都是這麼早來這裏擺賣的。」

「你看到有人在那條巷子內走出來麼？」蕭原說時指一下他剛走出來的那個巷口。

那漢子抬眼看一下，搖搖頭道：「沒有看到什麼人從那個巷口走出來。」

頓一下，又道：「或許，你說的那個人恰好在我賣糕點給人時，從巷口走出來，那就看不到了。」

蕭原道謝一聲，往大街的兩頭張望一眼，便往墟裏走去。

那時候的人家都是習慣早起的，這時候雖然天才亮，有不少人家已傳出人聲，但大街上仍然冷冷清清的，看不到一個人影。

走到大街十字街口處——這個墟集只有十字交錯的兩條大街，蕭原停下來，往左右及前面張望一下，一時間拿不定主意往那個方向追下去才好。

思想了一下，他決定往前那個方向直追下去。走過那個十字街口，忽然間，他瞥到一個人匆忙地從左手邊的街道直奔過來，心頭一動，不由停下來，轉過身看着那個人。

待那個人奔到近前，蕭原往十字路口走出一步，開口道：「這位兄弟，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那人被蕭原擋住去路，急忙收住脚步，打量一眼蕭原，狐疑地詫聲道：「你，你是什麼人？」

「我叫蕭原，就住在墟口那家小旅店中。」蕭原友善地朝那年輕人笑笑。「大清早的，你這麼匆忙地往外跑，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我可以幫忙麼？」

「我根本不認識你。」那年輕人遲疑地道：「怎好要你幫忙，再說，你也未必幫忙得了。」

「說出來聽聽，或許我可以幫忙啊？」

「我女人快分娩了，你能幫忙麼？」那年輕人沒好氣地道：「快讓開，別阻着我去叫七婆替我女人接生！」

蕭原一聽，不由啼笑皆非，急忙閃開去，以免躭誤那年輕人去找接生婆。

——生孩子這種事，是等不得的。

那年輕人咀裏嘀咕了一句，急急忙忙往前奔去。

蕭原看着那年輕人眨眼間奔出老遠的那條身影，嘟喃一句：「老弟，祝你的女人替你生個白白胖胖的小娃兒。」

跟着，他便一個轉身，往前面繼續走去。

才走了幾步，一眼便看到一個人從前面不遠處的一個巷口內走出，神情有點慌張。

蕭原心頭一跳，急忙迎上去，還未開口向那人說話，那人已朝他結結巴巴地道：「唏……不好了……鄉公所……有人被殺死了……」

蕭原一聽，心頭劇跳了一下，一把執住那人的手臂，疾聲道：「鄉公所在那裏？快帶我去看一下！」

「就在那邊。」那人指一下那條長巷深處，忽然定定地看着蕭原，思疑地道：「你……是什麼人？我怎麼……從沒有見過你？」

蕭原不想多費口舌解說，急聲道：「我叫蕭原，是縣裏保安大隊的人，快帶

我去鄉公所看一下。」

那人聽他是縣裏保安大隊的人，才釋疑。邊扭頭往長巷內走去，邊說道：「長官，請跟我來。」

蕭原邊跟他走，邊問道道：「老鄉，被殺死的是什麼人？」

「在鄉公所內當文職的阿坤。」那人頭也不回地道：「他一向都在鄉公所內住宿的，他死得好可怕，一顆腦袋幾乎被割下來，流了一床的血。」大概想到那恐怖模樣，忍不住抖顫了一下。

「你怎會發現阿坤被殺死的？」蕭原問道。

「我家就在鄉公所隔鄰不遠的地方，我大清早起來，本來是要趕去十里外的陳村，牽回那隻豬公的，那知道在經過鄉公所門口時，發覺大門打開，我以爲阿坤已起床，便揚聲叫了他一聲，却聽不到回答，跟着再叫幾聲，依舊聽不到他的回應，心中奇怪之下，我忍不住往鄉公所內看一眼，發覺裏面有一張椅子翻倒，這更加引起我的思疑，忍不住走入去看一下……結果，發覺阿坤死在床上，鄉公所內有被人搜掠過的跡象，我驚恐之下，慌忙跑出鄉公所……跑去找自衞隊的何隊長。」

頓一下，他伸手指一下巷子外頭不遠處的一間青磚大屋。「長官，那間就是鄉公所。」

蕭原循指望去，只見巷子外面的一塊大空地上，一棵大榕樹的旁邊，有一間很大的青磚屋，門旁牆上一塊長木牌上寫着「黃泥坑鄉公所」五個墨黑大字。

鄉公所的前面，是一大塊空地，被旁邊的那棵大榕樹幾乎遮住了大半。

「鄉公所內放着鎗的麼？」蕭原加快腳步，越過那鄉農，走在前面。

「有。」那鄉農點點頭道：「除了輪值放哨的自衞隊員及何隊長外，其他的自衞隊員在回家前，都要將鎗放在鄉公所內。」

蕭原沒有再說什麼，眉頭却緊皺起來。

從那個鄉農的說話中，他已猜到了，殺死那個阿坤的人，極有可能是萬天鵬，而他的目的，就是要拿取放在鄉公所內的鎗械，用來抗拒他的追捕。

若他的猜想沒有錯，那個阿坤之死，就是他間接造成的，他開始後悔沒有在那個斷崖上，一鎗將萬天鵬殺死！

跟着那鄉農走入鄉公所內，那鄉農一指左邊的一個房間，說道：「長官，阿坤就在那個房間內。」

蕭原點點頭，走向那個房間。

那個鄉農却不敢跟着走進去。

蕭原在走入房間的刹那，扭頭對那臉上露出驚恐之色的鄉農道：「老鄉，你快去通知何隊長吧。」

那鄉農答應一聲，急不迭急急往外走。

蕭原將鎗抽了出來，走入房間內。

目光一掃之下，他不由倒抽了一口寒氣。

只見靠裏牆的一張本板床上，斜躺着一個年紀不到三十歲的漢子，一顆腦袋扭歪向床外，頸上有一道深深的血痕，床上滿是觸目的鮮血，最恐怖的是那張臉，瞪眼張口的，教人看了不寒而慄。

蕭原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往床底瞧一眼，確是沒有藏着人，這才將鎗插在褲頭上，走到床前，一陣血腥味衝鼻而入，令到他幾乎想嘔。

他俯下身細看一下床上那具屍體喉頭上的傷口，看到那道傷口很深，那行兇的人幾乎將之割斷，那個鄉農一點也沒有誇大。

殺死床上這人的兇手，手段異常兇殘。

吐口氣，蕭原直起身，退開兩步，吸口氣。

從床上那人被殺死的情形看來，蕭原幾乎肯定那是萬天鵬這頭黑豹所爲的。

掃視一眼房內其它的地方，沒有被搜掠過的跡象，換言之，這不大像是刦殺。

他轉身走出房外，想到屋子的其它地方看一下，他才走出房外，劈頭便看到一個中年人走入來。

那中年人一眼看到蕭原，不禁愕然止步，驚疑地道：「你是誰？」兩道目光狐疑地上下打量着蕭原。

蕭原忙笑笑道：「老鄉，我叫蕭原……」

「你從那裏來的！怎麼會在這裏？」那人警惕地退了一步。

「我是從縣裏來的。」蕭原一直笑着道：「剛才有位鄉農在街上對我說，鄉公所的文書阿坤被人殺死，於是我要他帶我來這裏看一下，之後，他便去找自衞隊的何隊長。老鄉，你怎麼稱呼？」

「我叫李福培，是這個鄉的鄉長。」那中年人說道。

蕭原忙說道：「哦，原來是李鄉長。」

「你是縣裏來的？」李鄉長思疑地看着蕭原。

蕭原急忙說道：「李鄉長，我是從鄰縣來的，昨晚我押了一個被懸賞通緝的悍匪住宿在貴鄉那家叫永順的旅店內，那知道……」他不但將自己的身份詳細加以說明，更將捉到萬天鵬，却被其逃走了等情節詳細地向李鄉長說出來。

李鄉長聽了他這番話，總算弄清楚他的身份，對他釋疑。

「蕭老哥，如今你已看過阿坤的屍體，你認爲是否那個逃脫了的匪徒幹的？」李鄉長似乎是個胆子很小的人，一直不敢走進房間看一下阿坤的死狀。

「極有可能是他幹的！」蕭原道：「若是待會那位何隊長趕到來，查看過收藏鎗械的地方，發現鎗械被偷竊的話，那就可以肯定是那個傢伙幹的！」

「阿坤是怎樣死的？」李鄉長驚恐地道，語聲有點顫抖。「他的死狀很可怕麼？」

蕭原用手在頸前比劃一下。「他的頸脖幾乎被割斷。」

李鄉長聽得忍不住打了一個抖顫。

蕭原張口欲說，却一眼看到有幾個人急匆匆地向鄉公所走來，其中就有那個帶他來這裏的鄉農，他馬上猜到，那幾個人之中，有一個就是自衞隊的何隊長。

李鄉長也發覺有人來了，轉過身，一眼看到那幾個人，馬上惶急地開口說道：「富來，你來了。阿坤被人殺死了！」

走在前面的那個漢子接口道：「培哥

，我知道了，阿順在路上已對我說了。」

蕭原打量那個富來一眼，年紀大約三十五六上下，身子精壯，腰上斜掛着一支駁殼鎗，眼神炯炯，蕭原猜想他一定就是何隊長。

「富來，你快進去看一下，是否失去槍械，這位蕭老哥……」

李鄉長還未說完，那個富來已一步走入屋內，看着蕭原，說道：「這位大概就是從縣裏保安大隊來的……」

蕭原忙截斷他的話，說道：「老鄉，我叫蕭原，是一個專門緝捕那些悍匪巨盜的追捕手。我並不是縣裏保安大隊的人，不過，我認識隊上的丁大隊長與陳隊副。」

一頓，看一眼那個鄉農阿順，又說道：「我之所以對這位鄉農那麼說，只因爲我心急想察看一下死者是怎樣被殺死的，以確定是否被我在昨天抓捕起來，但却在天亮前被其逃脫了的那個悍匪幹的。」

「蕭原？」那個富來嘟噥一聲，眨眨眼，倏地一睜，顯得有點興奮地道：「我記起來了，我曾聽聞過你的大名，是丁大隊長陳隊副與我們說及你的大名及事跡的，丁大隊長與陳隊副對你誇讚不已，並說你是追捕手之中最有名氣及有本領的一個，想不到我會認識你！」

蕭原忙謙說道：「富來兄，你不要聽老丁他們說，我並沒有他們所說的那麼有本領。」

「蕭老哥，你看過阿坤的死狀了？」富來看到蕭原點點頭，接問道：「你認爲可是那個逃脫了的悍匪幹的？」

「極有可能是。」蕭原道：「但還不能十分肯定，若是放在這裏的槍械被拿走了，那就肯定是他！」

「嗯，待我先看一下阿坤的死狀，再查看一下那些槍械是否有失去。」富來說着便往那個房間走去。

李鄉長與那個阿順沒有走入去，只有那三個年輕漢子與蕭原跟着入去。

富來一眼看到床上的那條屍體，也禁不住臉色發青，倒吸了口氣。

那三個漢子更忍不住發出一聲恐怖的低叫，其中有一個不敢再看，急急走出去。

富來强忍着心中那份驚悸，仔細地看清楚阿坤的死狀，然後急忙轉過身，吐口大氣，對蕭原說道：「蕭老哥，那個行兇的人好兇殘，幾乎將阿坤的頸脖割斷了！」

「逃脫的那個悍匪異常兇殘，因此，我猜想極可能是他殺死阿坤的。」蕭原心中有一份不安。

「逃脫了的那個悍匪叫什麼名字？」

「萬天鵬。」蕭原道：「外號黑豹，不知你有沒有聽聞過他的惡名？」

「當然聽聞過！」富來睜眼道：「而且，還在縣裏看到通緝他的告示。聽說，他曾先後殺死三個追捕他的追捕手，是一個極之兇殘的匪徒。」

一頓，欽佩地道：「蕭老哥，你果然了不起，居然將他抓捕到。」

蕭原苦笑道：「但却給他逃脫了。」

接又有點自責地道：「要是昨天我一鎗將他擊斃，他就逃不了。阿坤就不會被殺死！」

「蕭老哥，不要這麼說，現在還不能肯定就是那傢伙殺死阿坤的。」富來慰解道。

「富來兄，雖然還未知道那些槍械是否有失去，但我却隱隱感到，一定是他幹的！」

「我們去看一下放鎗械的地方不就知道了麼？」富來說着便向外走。

來到收藏鎗械的地方，那是一個很堅牢的小室，那扇門還鑲了鐵板的。

他們都看到，用來鎖着那面鐵門的大鎖已被撬毀，那面鐵門也是虛掩着的。

這情形，不用說，已被人光顧過了。

富來臉色一變，一步衝前去，伸手將鐵門拉開，衝了入去。

蕭原也跟着衝入去。

只見室內地上滿是斷折彎曲的鎗支，數一下，足有十五支。

富來緊咬着牙，雙拳也用力握着，臉孔不停地搐動着，雖然沒有吭聲，但也看得出，他很激憤。

要知道，那些鎗支是他們賴以保鄉護家的武器，如今却被毀了，若是就在這時有土匪來搶村，那他們這個鄉就遭殃了，雖然還有幾支鎗，但却斷不能抵禦得了。

蕭原這時已肯定是萬天鵬幹的，對於他的所爲，他感到很憤怒。

「畜牲！簡直不是人！」富來氣呼呼地罵出一句話來。

「富來兄，這裏一共放了多少支鎗？」

「一共十八支。」富來道：「十支漢陽造，五支土製，三支獵鎗。」

蕭原細看一下地上的爛鎗，說道：「地上只有十五支，那是說，被偷走了三支，而且是漢陽造步鎗。」

「他媽的！」富來咬牙切齒說道：「若是讓我抓到他，非要好好地揍他一頓不可！」

「富來兄，先料理了阿坤的後事，然後馬上去鄰鄉借幾條鎗回來，以防萬一。」蕭原道：「說起來，對於這裏發生的事情，我要負責的，要不是被他逃脫了，根本就不會發生這件慘事，我一定要將他抓捕起來的，到時，我一定將他押回來，讓你們懲罰一下他。」

「蕭老兄，憑你的本領，一定可以將萬天鵬抓到的！」富來揮動拳頭。「我相信你！」

蕭原用力握一下富來的手。

＊　＊　＊

蕭原在附近搜尋了半日，終於被他發現了萬天鵬的踪跡。

那是在一棵樹下發現的一堆灰，以及幾滴鮮血。

他猜測那幾滴鮮血可能是萬天鵬那受了傷的右臂上流下來的。

他判別了一下，便一直向東北方追下去。

那個方向盡是平地，偶爾才有一個小丘，本來，以常理來推測，萬天鵬是不可能往那個方向逃的，因爲沿途都沒有什麼地方可供藏匿，而一個逃走的人，大多都會選擇有山林，少人家的地方逃逸的，那被人發現的機會很少。

但蕭原認爲，像萬天鵬這種狡猾如狐

的傢伙，是不能以常情來測度的，這種人，往往應選擇出人意料不到的地方逃逸的。

朝着東北方一直追尋下去，結果，發現他的猜測沒有錯——在一個土丘脚下，又發現了幾滴血。

不過，他心中却嘀咕起來。

——要是他右手的傷口在流血，那在沿途之上，應該發現別的血點的，不會相隔這麼遠的一段路，才再發現血漬的。

——莫非那是萬天鵬故意留下的？

——他這樣做，莫非想誘我追下去，鑽入他的圈套中？

想到這裏，蕭原心中更加驚惕。

雖然這種可能性極大，但他却不得不繼續追下去，正如俗語所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爲了要捉到那頭「黑豹」，縱使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要追下去。

他總覺得，那個鄉公所的文書阿坤之死，他要負上一份責任的，若抓不到萬天鵬，他這一輩子也對不起阿坤。

他暗中加了小心，繼續追下去。

追到一處長滿了齊膝高的野草地上時，蕭原驀然心頭一陣忐忑不安，忙放慢脚步，兩道目光警惕地四下掃視着，手中的鎗也緊了一緊。

這是一種隱藏着的危險的預感，這種預感是與生俱來的，而且，屢試不爽，因此，蕭原不敢大意。

但他也沒有裝出如臨大敵的樣子，只是放慢了脚步，以免被匿伏在附近的萬天鵬察覺到他似有所覺，因而不敢貿然向他下手，待到認爲最有把握的時候才向他開鎗射出，那他的處境更加危險。

「砰」的一聲鎗聲，蕭原應聲倒跌地上。

不過，他沒有被擊斃，但右肩上却被一顆鎗彈擦傷了，血流不止。

但他却咬牙忍受着，沒有動一下，只是透過草葉的空隙，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鎗聲傳來的那個方向。

眼前的情形，敵暗我明，因此，他必須忍耐下去，誰的忍耐力夠，誰就佔上風。

但足足有一刻鐘之久，他也沒有發覺鎗聲傳來的那個方向有什麼風吹草動——若是有人潛行過來，那些野草必會搖動的，吸口氣，他不得不打從心底佩服萬天鵬的忍耐力。

——大概，萬天鵬在吃了一次虧後，變得更加小心狡猾了。

換言之，也就更加不好對付。

又過了一刻鐘左右，那面的草地仍無動靜，蕭原眼珠轉了一下，從地上抓起一塊泥土，輕輕地扔向左邊。

泥塊落在七八尺外的地上，發出「刷啦啦」一陣碎响，同時，那些野草也搖動起來。

野地上隨即响起「砰砰」兩下鎗聲

泥塊扔落的那邊草地上，霎時被鎗彈射擊得枝斷葉飛。

要是那裏有人躲匿着的話，肯定會被射中。

蕭原料不到萬天鵬用左手開鎗也這麼準，這倒是大出他意料之外的。

不過，他又不明白，爲何剛才向他開的那一鎗，却不太準，要不，只怕不是擦傷他的肩頭，而是射中他的心胸要害！

他更發現，開鎗的人——他肯定是萬天鵬，這時已轉換了一個地方。

因爲响起鎗聲的地方，距剛才响起鎗聲的地方約在丈外。

這令到蕭原大惑不解。

因爲萬天鵬若是轉移地方，無論如何小心，也會碰到那些野草，搖晃起來的，但他却沒有發覺那附近的野草曾經異動過。

——到底萬天鵬是怎樣在移動時，令到那些野草不搖晃的？

蕭原仍然按捺着，沒有動一下。

但忽然之間，他的心頭猛烈地悸動起來。

——有幾個火球忽然從另一個地方扔出來，分別落在蕭原伏着的地方的前面。

這個時候雖然只是初秋，那些野草已有一些開始枯黃，而匿伏之後，恰好又在下風頭——雖然風不大，但若燒起來的話，火隨風勢之下，很快便燒到他藏匿的地方的，那時他肯定藏身不住，只要他稍一暴露身形，那就會成爲的萬天鵬的鎗靶，那怎不教他心頭悸動。

萬天鵬這個傢伙不但兇殘，也很惡毒。

他居然這麼快便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蕭原不敢怠慢，雙手急忙抓起兩大把泥土，用力往身後兩邊撒出去。

鎗聲隨即响起來，在這麼空曠的野地上，份外响亮。

那一陣鎗聲是分別射向泥塊撒落的地方的。

蕭原却在那刹那猛地往前斜竄出去。

——在這個間隙之下竄出去，而萬天鵬又只有一隻左手可以放鎗，那肯定不能再兼顧到疾竄出去的蕭原的，除非他有三頭六臂。

果然，就在蕭原疾竄過那幾處火頭，撲伏在地上，並順手勢扔出一把泥土後，萬天鵬才趕得及掉轉鎗頭，朝泥土砸動野草的地方開鎗射擊。

蕭原這時已確定了萬天鵬匿伏的位置，但他忍耐着，沒有開鎗射擊，以免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而且，既然他是設伏以待，像他這種人，不會沒有準備的——在匿伏的地方加以防護，未必可以射中他。

萬天鵬在開了幾鎗後，也沒有再開鎗。

而蕭原身後的幾處火頭，已開始蔓燃起來。

蕭原向前拋出兩塊泥土。

引得萬天鵬馬上朝泥塊掉落的地方開鎗射擊。

蕭原又扔了兩塊泥土。

這一次，萬天鵬沒有上當。

而後面的火勢已經猛烈起來，火燄連成一片，蕭原若是仍舊伏在那個地方，那肯定再也藏匿不住，就會暴露出身形，成爲萬天鵬射擊的鎗靶。

幸好風勢往後吹，因此，不致威脅到他。

但馬上他便發覺不妙。

萬天鵬沒有上當開鎗射擊，却接連朝

不同的方向扔出一團團火球，不少就落在蕭原伏着的附近，有一個幾乎落在他的身上，幸好他眼快手急，揮手將之撥開。

但這一來，他已無法再匿伏下去，因為不消一刻鐘，這次野地方圓二三十丈之內，就會變成一片火海。

原來萬天鵬不但往蕭原伏着的附近扔火球，也朝他伏着的地方不遠處亂扔火球，蕭原若是像方才那樣，往前竄，仍然竄不出着火燃燒的範圍，除非他一直竄到與萬天鵬伏着之處的地方，但這一來，他就暴露在萬天鵬的鎗咀之下。

眼前的情勢，蕭原已陷入險境中，若不竄逃出火燒的範圍，那肯定會被燒死，但一逃，必然會被伺伏着的萬天鵬發覺，雖然有野草遮蔽，但却不能擋住那射來的鎗彈，萬天鵬這一着眞是惡毒！

但無論如何，蕭原必須逃出火燒的範圍之外，而且不能再等了，若是讓火勢猛烈起來，並連成一片，那時，只怕他無法脫出火海了。

他立刻從身上取出一個彈匣，拿出幾個子彈來，將彈頭拔掉，接將裝着火藥的彈殼扔向前面七八尺遠的火上，霎時間「烘烘」聲，那連成一綫的火勢立刻猛烈地竄噴起來，形成一道火墻。

蕭原立刻往左後方斜竄。

而那道火墻暫時替他遮擋了萬天鵬的射擊。

但仍然招來萬天鵬的射擊。

不過却威脅不到蕭原。因為蕭原已竄出了三四丈外。

他跟着又將拿在手上的四個彈殼扔向身側前面的火焰上。

那裏立刻「烘烘」地竄冒起一道比人還高的火墻來。

蕭原立刻又往前竄去，鎗聲隨即又响起來，一顆鎗彈自他的頭上左側掠過，他清楚地聽到那一下「嘯」的掠空聲。

他躬了躬腰，繼續向前竄去。

只不過這一會之間，四處的火頭已連成一片，火焰熊熊，烟火閃冒，蕭原甚至感覺到那炙人的熱氣直逼過來，令到他氣息為之一窒。

若不趕快衝出火網外面，那就會活生生被燒死。

他終於衝出火網之外，但身上也有兩處燒着了，他也顧不得拍打，直到衝出十多丈，才撲到地上，一連幾個翻滾，將身上的火壓熄。

驚魂稍定，他坐起身來，喘了口氣，扭頭往後看一眼，只見那片草地已成了一片火海，火焰騰騰，不斷順着風勢往下風頭燒去。

幸好這附近一帶都是荒野地，不致波及居民，這場火肯定有一段時間燃燒，但願不會釀成一場不可收拾的大火災。

蕭原再往剛才萬天鵬開鎗的地方望去，那裏却一點動靜也沒有，不知那頭黑豹是否逃了還是仍然匿伏在那裏。

蕭原決定繞個圈子掩過去，若是讓他溜了，又要費一番工夫才能追上他了。

結果，他小心翼翼地繞到那處地方的後面，却發現萬天鵬已溜了。

更可惡的是，萬天鵬在一棵小樹上，用一根燒過的樹枝寫了幾個字：蕭原，這一次燒不死你，下次你一定逃不了！

蕭原看完樹身上的字，只是一笑置之，一點也不生氣。

若是生氣，那便着了萬天鵬的「道兒」了。

他才不會為了這麼幼稚的玩意而動氣。

悍匪狡脫　捕手窮追

萬天鵬這頭黑豹簡直狡猾如狐，蕭原追踪了兩天，總算「盯」上了他。

其實，那只是發現了他的確實踪跡，還未追上他，不過，蕭原却有一種强烈的感覺，那頭黑豹距他不太遠。

經過上一次的遭遇後，蕭原一路之上都打醒十二分精神，小心提防，以免踏落萬天鵬佈下的陷阱中，那令到他萬劫不復！

在這兩天的追踪中，他曾經因為萬天鵬的故佈疑陣而追錯了方向，要不，他相信早已追上萬天鵬這頭黑豹了。

* * *

天色快黑的時候，蕭原來到一座小山脚下。

他是在遠處看到這裏有一縷炊烟升起來，才朝這裏走來的。

他雖然身上帶着乾糧，但若是能夠找到一戶人家，好好地吃一頓香噴噴的晚飯，那是一種大大的享受，而他也絕不會錯過，何況，還可免在荒野上露宿一宵，那可舒服了，因此，他急忙地趕到這裏來。

山脚下的一個小樹林子的旁邊，果然有一座的小屋子，屋後的灶房烟囱上，仍在冒出灰烟來。

在這種地方居住的人，不是獵人便是樵夫，所謂靠山吃山，一般的人家，是不會獨居在這種山野之地的。

蕭原暗中加了小心，向那間木屋走去。

走到屋子的前面，他看到屋子的門是半掩着的，看不到屋內是否有人，他自然不會貿然走進去，便開聲叫道：「唏，屋內有人麼？」

屋內立刻有人嘶聲叫道：「喂，快進來救我啊，我被一個土匪綁住手脚，不能動啊！」

蕭原沒有立刻衝進去，說不定，這是萬天鵬佈下的圈套，要是他貿然衝進去，那無異一頭闖進鬼門關內。

「老伯，那個土匪是什麼模樣的？」蕭原大聲叫着，同時將插在腰上的匣子鎗拔出來，兩道目光四下掃視着。

「外面那位老兄，快進來替我鬆綁，我被勒得幾乎透不過氣了。」屋內那個聲音帶點蒼老的人嘶啞地叫着。「那個殺千刀的土匪黑黑實實的，相貌很兇，右手臂紮着布帶，揹着兩支鎗，手上也拿着一支，他搶走了我幾件衣服，以及幾個大洋，還有一些吃的，便走了。」

「走了多久？」蕭原立刻問。

「大約一個鐘頭左右。」屋內那人艱難地說：「求求你，快進來救我。」

「你等一下，我馬上進來救你。」蕭原說着便繞到屋後，先在灶房內瞧一下，沒有發現什麼，這才一腳踹開貼着灶房門口

的那扇後門。

那扇後門原來是虛掩着的。

屋內立刻响起那個人的叫聲：「快進來啊，屋內就只有我一個人，那個土匪早已走了。」

蕭原仍然往屋內扔了兩塊木柴，看不到有什麼動靜，才小心翼翼地走進去。

屋內果然只有一個人——一個年約五十上下，被繩子綁得有如一隻粽子般的人。

由於一根繩子勒着那個老漢的脖子，那老漢確是呼吸艱難。

蕭原在屋內查看了一遍，確定沒有別的人，這才替那老漢解開身上的繩子。

那老漢喘了幾口大氣，才站起來，比蕭原還要高出半個頭，雖然風霜滿臉，但仍然強壯。

屋內的物件很凌亂，那老漢感激地對蕭原道：「老哥要不是出現，替我鬆開綁在身上的繩子，那個禽獸土匪雖然沒有殺我，但我遲早也會被勒死或是餓死的！你救了我一命，我不知怎樣報答你。」

蕭原從屋內掛着的獸皮，已知道這老漢是一個獵人。「老伯，不要這麼說，做人怎可以見死不救，這只不過是舉手之勞，小事一件，你不要放在心上。」

「那畜牲土匪眞不是人，他不但連我的私蓄都拿走了，還將我那支賴以謀生的獵鎗也拿走，唉，以後不知怎辦才好！」老漢嘆氣，忽然又詫聲道：「老哥，你怎會經過這裏的？」

蕭原忙說道：「老伯，我叫蕭原，是一個追捕手，我是追捕那個搶劫了你的財物，並將你綑綁起來的那個土匪，追到這裏來的，可惜却追不上他，不然，老伯你就不會被他搶劫了。」

「哦，原來你是一個追捕手。」那老漢恍然，隨即又咬牙道：「老哥，你一定要捉到那個畜牲，不要放過他，免得他再去害人！」

「老伯，你放心，無論如何，我也會捉到他，押他回去法辦的！」蕭原滿有信心地道：「老伯怎樣稱呼？」

「我叫胡樹。」那老漢道：「靠打獵與賣柴為生，在這裏已住了三十多年。」

忽然間他「哦」了一聲，急急說道：「那殺千刀的土匪摸到來之前，我燒了一鍋水，那些柴火不知熄滅了沒有，不要燒了起來，燒着了灶房的柴草，連我這間破屋子也燒掉，弄得我連棲身的地方也沒有。」說着便往後門走去。

蕭原忙道：「胡老伯，別担心，剛才我在灶房已看過了，灶堂內的火已熄滅了。」

「老哥，你要喝口水麼？」那老漢回過頭問道。

被胡樹這麼一問，蕭原馬上感到口渴起來，點點頭道：「我跟你到灶房去喝。」跟着走向後門。

「老哥，你坐着吧，待我端給你。」胡樹客氣地道。

蕭原忙道：「老伯，不用客氣，我跟你到灶房去喝。」胡樹還想說話，却被蕭原搖搖手，阻止了。

胡樹只好往後門走去。

蕭原跟在他後面。

才走了兩步，驀然間聽到「啪」的一聲，蕭原忙轉頭望去，一眼瞥到一件物體飛落在屋內的地板上，「嗤嗤」的直冒烟，那刹那他心頭猛烈地震動了一下，二話不說，身子往前縱撲，一把將前面的胡樹推得猛衝出後門外面。

就在這刹那，「轟」的一聲巨响，蕭原被震得暈了一暈，只覺背上一痛，人也被震得仆跌出後門外面。

木屋在巨响聲中倒塌下來，並且着火燃燒。

胡樹也被那一聲巨响震得暈了一暈，仆在地上，被一塊震飛的木板砸向身上。

蕭原很快便醒過來，只覺背上一陣劇痛，忙跳起身來，拔出腰上的匣子鎗，扭轉身往屋子的前面望去。

他一眼便瞥到，在一棵樹側，站着一個人。

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萬天鵬！

蕭原甚至還看了萬天鵬臉上展露的惡毒笑容。

他一咬牙，右臂反甩，朝那邊掃了半梭子彈！

萬天鵬顯然想不到居然炸不死蕭原，在蕭原跳起來扭轉身甩臂開鎗的刹那，才驚覺到蕭原還未死，急忙舉鎗欲射，但不及蕭原快，大驚之下，顧不了開鎗射擊，慌不迭閃到樹後。

鎗聲「砰砰」中，只聽他發出一聲痛叫，閃沒在樹後。

蕭原立刻衝向灶房左邊，欲繞過去，將萬天鵬截住。

萬天鵬在樹後，沒有還擊，緊咬着牙，眼中閃出凶猛的煞光。

原來，他的右肩膀上又被一顆鎗彈擦傷了，連那支漢陽造的步鎗也握不住，掉在地上。

本來，他以為用獵鎗的火藥鐵沙造成的土炸彈，足以將蕭原與胡樹炸死，那就還了他的心願——報了仇，那知道他自匿伏的地方偷偷摸到屋子前面時，那麼巧，大概也是蕭原命不該絕，他與胡樹走向灶房喝水，要不，就算蕭原的反應怎樣快，動作如何敏捷，也不能及時衝出屋外，那時，就算不被當場炸死，也必被塌下來的屋子砸死。

總之，蕭原又逃過一次大難。

原來，萬天鵬在搶劫胡樹後，在屋內發現不少火藥，便心生一計，將胡樹綑綁起來，却不塞着他的嘴巴，然後裝出匆匆逃走的樣子，實則，他偷偷地躲匿在距屋子頗遠的一叢荊樹叢內，一邊監視着那間屋子，一邊用那些火藥及鐵沙制造了三個土炸彈（扔入屋內的那一個是最大的）只要窺到蕭原追到來，被胡樹「誘」入屋內，他便偷偷地潛到屋前，將那個最大的炸彈扔入屋內，將蕭原與胡樹炸死！

而胡樹就是他的餌。

他知道蕭原在聽到胡樹的呼救聲後，一定會進入屋內解救胡樹的。

而他也知道蕭原一直追踪着他。

要不是他恐怕匿伏在距屋子太近的地方，會被蕭原發覺，因而匿藏在距屋子較遠的地方，未能盡快潛近屋子，蕭原一定不能倖免！

這一次他可說是功虧一簣。

＊　＊　＊

蕭原才自灶房的側面衝出來，樹後的萬天鵬馬上將那兩個炸彈用力扔出去！

由於他的右手臂受了傷，而左手總比右手所發出的力道弱一點，因此，那兩個土炸彈落在屋子前面的地上，發出兩下「轟轟」的爆炸聲，一時間塵烟飛揚，泥土四濺。

蕭原在萬天鵬扔出炸彈的刹那，已急不迭猛撲落地上，雙手護住腦袋，緊緊地趴伏在地上。

爆炸聲中，他感覺到地上猛烈的震動了兩下，彷似塌陷一般，他的腦袋也暈眩了一下，有幾塊泥土濺射在他的身上，頗痛。

待到烟消塵散，蕭原才敢提起頭來，但不敢貿然跳起身，以免萬天鵬忽然又扔過來一個炸彈，那可不是玩的！

看一下，只見前面的地上，被炸開兩個坑洞來。

蕭原不禁捏了一把冷汗。

蕭原試着猛地從地上弓起身子，隨即往側疾滾出去，原先萬天鵬匿着的那棵樹後，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身形一停的刹那，朝那棵大樹掃光剩下的半梭子彈！

鎗彈射在樹身上，樹屑激飛，樹後的萬天鵬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

蕭原立刻斷定萬天鵬在扔出那兩個炸彈的時候，便拔脚溜了。

他馬上從地上躍起來，衝過去。

衝到那棵樹後，果然不見萬天鵬的踪影。地上，有一灘血漬，還有一支步鎗。

蕭原本來立刻想在附近搜尋一下的，但躭心胡樹不知怎麼了，因此，他撿起那支步鎗，跑回屋內。

這時候，這屋子的火猛烈地燒起來，連灶房也被波及。蕭原跑到屋後一看，原來胡樹已醒過來，正在大力撲打灶房的火頭。蕭原忙一把將他拉開，胡樹却掙扎着道：「放開我，我要將火撲熄，我不能眼看着我的屋子被火燒成灰燼。」

蕭原用力拉着他，退出三、四丈外，才說道：「胡老伯，別這樣，那根本撲滅不了的，何況，屋子已被炸塌，就算能夠將火撲熄，也不能居住。」蕭原看到胡樹那個樣子，心中一陣難過。

「我在這屋子住了三十多年，那是我唯一棲身的屋子，如今却什麼也沒有了，我以後怎過活了。」胡樹幾乎哭起來，忽然憤激地握着拳頭，大聲道：「那殺千刀的土匪毀了我的家，我要跟他拚了！」

蕭原慰解地道：「老伯，你聽我說，我一定會替你將那個土匪捉住，押他回去法辦的，你的屋子雖然毀了，但可以再搭建一間，我這裏有一張一百塊大洋的票子，你拿去吧。」跟着從身上拿出一張大洋票子，塞在胡樹的手上。

胡樹却不肯接受：「不，我不能接受你這些錢的，我雖然窮……」

蕭原肅然道：「老伯，我知道你是一個有骨氣的人，這點錢，就算是我賠償你那間屋子的，要不是我，那個土匪是不會將你這間屋子炸毀的。」

胡樹還想推辭，却被蕭原硬將那張大洋票子塞在他的手上。「拿着吧，不然，我不會心安的。」

聽他那麼說，才肯收下那張大洋票子。

而事實上，他也極之需要那筆錢來重建家園。

「老哥，謝謝你，謝謝。」胡樹很激動：「你是我的大恩人，我這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你的。」

「這支鎗你拿去吧，我用不上。」蕭原將手上那支漢陽造的步鎗遞給胡樹。

胡樹伸手接過，苦笑道：「這支鎗很好，可惜却不能用來打獵，老哥，你還是拿回去吧。」

「我帶在身邊不大方便，你可以用來防身的啊！」蕭原搖搖手道。

「既然你不方便帶在身上，那就放在我這裏吧，你可以隨時回來取回它。」胡樹說道。

一頓，他看一眼仍在燃燒的屋子，無奈地說：「什麼也給燒了，無法招呼老哥你吃頓晚飯，眞不好意思。」

蕭原忙道：「老伯，別這麼說，附近可有鄉鎮？我們可以走去那裏，找家店舖吃晚飯，順便找個地方睡一晚。」

「十多里外才有一條鄉村，這時候天已黑下來了，若走到那裏，只怕那裏的人家都已關門睡了，弄不到吃的。」胡樹皺起眉頭道。

「既然這樣，那就將就一下，吃乾糧吧。」蕭原從身上取下那個乾糧袋。

「你在這裏等一下，我去看一下今早裝在山上的陷阱，看看有什麼野獸落在陷阱內，要是有收穫，那就不用捱乾糧了。」胡樹說着便往山上奔去。

蕭原本想叫住他的，但才張嘴，便又閉上了嘴巴。

抬頭看一眼，天色果然已黑下來，由於那間木屋子仍在燃燒，火光映照之下，附近一片光亮，若不在意，幾乎察覺不到天已黑下來。

＊　＊　＊

吃過胡樹烤的一隻兔子肉，再吃了點乾糧，蕭原已飽得吃不下，便與胡樹聊起來。

閒聊中，他詳細地向胡樹問清楚了附近的地形。

胡樹在這裏居住了三十多年，每日皆出外打獵，對於附近十多二十里的範圍內的情形，瞭如指掌，便詳詳細細地對蕭原說了一遍。

蕭原一一記在心中。

由於恐怕萬天鵬會在他們睡覺時偸偸摸回來襲擊他們，蕭原提意輪流放哨，以防遭遇不測。

胡樹自然答應，並願意在半夜放哨，下半夜才由蕭原放哨。

於是蕭原便倒頭睡在火堆旁邊。

＊　＊　＊

烏溪鎮不算大，算起來，不過三百多戶人家，是一個典型的山鎮。

在烏溪鎮上，烏八爺名符其實的一鎮之長。他不但是名義上的鎮長，更是一個土皇帝，也是鎮上的首戶，他說的話就是聖旨，誰要是違抗他的意思，那是與自己過不去。

因此，烏八爺在鎮上簡直可以爲所欲爲。

而他既是鎮上的鎮長，也是自衞隊的隊長，手下有二十多人，一式的漢陽造步鎗，還有一支機關鎗，論實力，也不算弱了。

幸好，他不是那樣胡作胡爲，魚肉鄉民的人，不然，鄉上的人就只有任其魚肉了。

烏八爺今年四十有二，先後娶了五個老婆，一共生了十一個兒女。

但那十一個兒女之中，只有一個是兒子，其餘十個都是女兒。

這令到烏八爺引以爲憾，但也將那個兒子視如心肝寶貝，疼愛得不得了。

原來，他雖然有五個老婆，而且，身體壯健，但由於掏壞了身子，所以，他雖然還能人道，却再也不能令到那五個妻妾懷孕，因此，他自然把那個寶貝兒子視如命根子。

鎮上的居民由於少與外面接觸，都很淳樸，但也頗爲慓悍。

鎮上的人是有不少以打獵爲生的。

這裏一向都很平靜。

雖然在三年前有一股土匪欲洗劫烏溪鎮，但結果却被自衞隊與鎮上的青壯年聯合起來，將之重創並打跑。自此之後，再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但這一日，却發生了一件令到烏溪鎮天翻地覆的大事！

這一日是初五。也是墟日。

烏溪鎮是附近一帶地方的墟場。

每逢墟日，附近十多里範圍內的山村鄉民，都會到烏溪鎮趁墟。

墟場內擺賣的，自然是山貨農產，而烏八爺所開的山貨店，是最大的買家。

逢到墟日，烏溪鎮自然很熱鬧。

烏八爺的獨子今年只有九歲。

但由於自小被寵壞，變得非常之任性頑皮，就連烏八爺也拿他沒有辦法。

一般來說，小孩子都是喜歡熱鬧的，烏八爺的獨子烏寶財更加喜歡熱鬧，而且很愛惡作劇！

他最喜歡在墟場內往人羣中扔爆竹，嚇得那些人驚跳起來，他却樂得張開嘴巴大笑。

那些被作弄的人却不敢哼一聲——誰敢開罪了這位小霸王，那是自討苦吃。

這一日，烏寶財一大早便已來到墟場，袋子裏袋了一大堆爆竹。在墟場內左鑽右穿的，令到跟着他的那個下人幾乎跟不上他。

他先在一羣圍着一個賣雞仔的山民的人羣中扔一個爆竹，嚇得那些人驚叫慌跳，竄避不迭，那情形就像鷄飛狗走一樣，樂得他嘻哈大笑，那些人看到是他，都敢怒不敢言，只好自認晦氣，避之則吉。

烏寶財却洋洋自得，嘻笑着又往前跑。

他跑到一處專賣牲口的畜欄前。

那裏擠了很多人，在看牲口，討價還價，誰也沒有注意到烏寶財的出現。

在這種地方，一個小孩子，自然不會引起大人注意，何況，又不是個個都認識烏寶財的。

烏寶財鑽到一個猪欄前，乘人不覺，偷偷地取出幾個爆竹，用手上拿着一支香點燃了，扔入猪圈內的猪屎上。

爆竹「劈啪」的爆響，爆得那些猪屎四處濺射，猪圈內的猪隻也被嚇得驚嚎着胡亂奔竄，有不少人被濺射的猪屎濺在身上，又驚又怒。

那個跟着他的下人本來想阻止烏寶財亂鬧的，但又不敢，要是弄哭了他，他回去向烏八爺告一狀，那就吃不了兜着走，因此，他不敢。

那些猪隻受驚之下，奔竄出欄外，四處亂竄，弄到附近的人走避不迭，場面混亂。

烏寶財樂得哈哈大笑。

有兩個身上被濺射的猪屎弄污了的漢子大概不認識烏寶財，怒罵着向他撲過去。

烏寶財却依然不懼。

——他不相信那兩個漢子會動他一根汗毛，因爲從來沒有人會對他怎麼的。

那個下人忙奔前去，欲攔阻那兩個漢子，但忽然間脚下一絆，接着後腦上重重被撞了一下，跌倒在地上，暈了過去。

但却沒有人發覺他暈了過去，因爲情形極之混亂，那些人爲了躲避那些驚竄狂奔的猪隻，都爭先恐後地走避，誰也顧不了誰，自然沒有人顧及到那個下人，甚至不知道他是被人砸倒落地的。

總之，猪欄那邊的情形混亂極了，簡直不可收拾，因爲隔鄰的牛欄及羊馬欄內的牛馬羊都被那些狂竄的猪隻驚得騷動奔竄，人與牲口都在驚竄狂奔，只不過一會之間，整個墟場都騷動起來。

接下來的，連鎮上其他地方的人都驚動了。

因爲有些牲口竄奔到鎮上的大街及別的地方。

甚至連還躺在床上的烏八爺也被驚動了。

＊　＊　＊

那個被砸倒在地上，暈了過去的下人居然沒有被爭相走避的人及狂奔亂竄的牲口踐踏而死，那簡直是奇跡，又或者是他命大吧。

待到他醒過來的時候，牲口欄這邊連一個人也沒有，牲口也走了個清光。

附近却有不少人在哼哼唧唧的，有的拐着脚，有的捧着手，原來那些人都是在走避時，被別的人或是牲口撞倒，有幾個甚至被別人踐踏過。

而這時整個墟場仍然亂成一片，因爲仍有不少牲口在亂竄狂奔，那些牲口的主人仍在追逐着，想捉住那些牲口，要不，他們的損失就慘重了。

那個下人摸摸後腦，仍感到隱隱作痛，但他馬上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轉過去找尋烏寶財的下落。

——要是烏寶財有什麼三長兩短，只怕烏八爺不會饒過他，那怎不教他慌張萬分。

那知道他掃視之下，根本就看不到烏寶財的影子，頓時令到他三魂皆冒，不知所措。

他慌忙大聲呼叫起來：「少爺，少爺─你在那裏啊！」

但他喊破了喉嚨，也聽不到烏寶財的

回應。

他全身開始冒出冷汗來，手足也一陣冰冷。

忽然間，他像發了瘋一樣，在墟場內到處奔走呼叫，找尋烏寶財。

這一來，令到整個墟場的人都知道，烏寶財不見了。

那個下人也變得渾渾噩噩起來，他甚至不知道是怎樣回到烏家的。直到他被人摑了一巴掌，才清醒過來。

他馬上打了個哆嗦，臉色一陣發白。

原來，烏八爺就站在他的面前，臉色難看極了，正凶惡地瞪視着他。

「說，少爺是怎樣不見的？」烏八爺口裏噴出來的唾沫早已噴在那個下人的面上。

那下人又打了個哆嗦，畏縮地道：「我……不知道，我被人撞暈過去……醒過來的時候，已不見了少爺，我找遍了墟場，也找不到少爺。」

「你——」烏八爺氣急得鐵青着一張臉，嘴唇也抖顫着，揚手力摑了那下人一巴掌。

那個下人被摑得倒退了一步，幾乎跌倒在地上，半邊臉又紅又腫，咀角上流出血來。

「噗」地一聲，那下人跪倒在地上，朝烏八爺直叩頭。「老爺，你饒過我吧……我一直跟着少爺的，但他卻……亂扔爆竹，弄出亂子來……那不是我的錯啊，求老爺你饒恕我……」

「饒恕你？你簡直該死！」烏八爺一腳將那下人踢翻在地，氣呼呼的吼叫道：「寶財若是有什麼……你十條命也抵不了！」

那個下人又翻身跪着，不停地朝烏八爺叩頭，口裏直叫饒命。

站在烏八爺身後的一個師爺模樣的中年人看得心中不忍，走上前對烏八爺道：「八爺，聽阿根剛才說，似乎是有人將他打暈的，那可能有人乘機將少爺擄去，這件事說起來也不能全怪阿根，那些人既然是有預謀的，憑阿根一個人，又怎能阻止得了。」

那個中年人正是烏八爺的賬房師爺，而且是一個宿儒，還負責教烏寶財讀書寫字，爲人穩重，極有主見，甚得烏八爺的器重，雖然說不上言聽計從，對他的說話很多時會聽的。

中年人姓烏，名叫年生，是烏八爺的一族的人。烏八爺本來很少這麼兇惡的，由於不見了視爲命根子的寶貝兒子，令到他的心神大亂，才會大發脾氣的。

如今聽烏年生這麼說，稍爲冷靜下來，沉聲：「阿根，你起來，將少爺失踪的經過，再說一次。」

阿根叩了個響頭，才從地上爬起來，這時額頭已碰破了，流出血來，加上半邊面又紅又腫，嘴角流着血，那模樣教人不忍卒睹。

烏年生對一個站在一旁的下人道：「阿郎，你拿碗水來給阿根喝，好讓他清醒一下，將當時的情形清楚地說出來。」

阿郎應一聲，立刻去拿水來。

烏八爺心神不安地回踱着步。

阿郎很快便端來一碗水，阿根接過，一口氣將那碗水喝光，待阿郎接過那隻空碗，才舔舔咀唇，將烏寶財失踪的前後經過，說出來。

烏年生待阿根說完，馬上對烏八爺道：「八爺，聽阿根所說，好明顯，是有人乘亂將少爺擄走的，而且，早有預謀的，縱使少爺不頑皮弄出亂子來，他遲早也會被擄走的，想不到的是，少爺的頑皮倒帮了那個匪徒的忙。讓其乘亂輕易地將少爺擄走，要不，那些匪徒不可能這麼容易便將少爺擄走的！」

頓一下，又道：「八爺，阿根無拳無勇，而那些人又是有心將少爺擄走的，他就算有三頭六臂，也阻止不了，說起來，那不是阿根的過錯，你饒了他吧。」

烏八爺讀過不少書，不是一個不明事理的人，只是先前心切愛子的失踪，驚急之下，性情大變，才會對阿根這麼兇惡，如今聽烏年生這麼說，再想一下阿根所說的，確是不能責怪阿根，只怕就算換轉是他，在當時那樣的情形下，也無法可以保得住兒子不被人擄走！

因此，他心頭火氣消了很多，對阿根揮揮手，說道：「這一次饒過你，回去躺一下吧。」

阿根忙說道：「多謝老爺大恩。」跟着感激地看了烏年生一眼，轉身往外走出去。

「年生，這些是什麼人，胆敢將寶財擄走？」烏八爺焦慮性急地看着烏年生，直搓着雙手。「大虎他們怎麼還不回來？」

原來，烏八爺在知悉兒子不見了之後，馬上吩咐他的得力助手——自衞隊的副隊長烏大虎，帶領所有的人手——除了隊上的人手外，還有烏家大院內的護院及長工下人等，到鎮上各處去找尋烏寶財。

在烏大虎率人去找尋兒子時，烏八爺對烏大虎下了一道命令：「無論如何，就算將整個烏溪鎮翻轉過來，也要將少爺找回來！」

烏年生蹙着眉道：「這個，只有捉到擄走少爺的匪徒，才能知道他們是何方神聖，當時的情形那麼混亂，相信沒有什麼人留意到少爺被擄走的情形。八爺，你不要心焦，大虎他們一找到少爺，便會馬上帶少爺回來的！」

「年生，我只得寶財這根苗，怎教我不心焦，若他有什麼三長兩短，我怎向他娘交待？怎對得起烏家列祖列宗？」烏八爺性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不停地走動着。

「八爺，你放心吧。」烏年生安慰他。「若少爺是被什麼人擄走的話，他們一定不會殺害少爺的，他們將少爺擄走，無非是爲了錢，因此，他們絕對不會傷害少爺一根頭髮的。」

「但願如此。」烏八爺希冀地道：「最好我們都猜錯了，並沒有人將寶財擄走，他只是貪玩，乘亂躲藏起來，與阿根開個玩笑。若是大虎他們將寶財找回來，我一定要好好地管教一下他！」

烏年生乘機道：「八爺，少爺非要好好地管教一下不可，他越來越頑皮了，若再不管教他，將來，說不定會將你的家業毀了的！」

「唉，我何嘗不想好好地嚴加管教他

，但我只得他這根獨苗，我又怎忍心責罵他？他可是他娘的心頭肉啊，有一次我只是罵了他一句，他娘足足說了我一天一夜，若是十個女兒都是兒子，那就好了。」

烏年生聽他這麼說，知道再說也沒有用，於是便改變話題，道：「八爺，我出去看看，說不定大虎他們已找到少爺了。」

烏八爺也覺得，呆在家裏等消息，那簡直是折磨自己，那倒不如到外面去看一下，沒有那麼心焦，於是對烏年生道：「年生，我與你一起出去走走。」

* * *

烏溪鎮這日有如天翻地覆一樣，烏八爺的手下將鎮上每一角落也搜遍了，只差沒有將地皮翻轉過來，却連烏寶財的一根汗毛也找不到。

墟場也早已散了，每一個離開烏溪鎮的人，若是帶有可以收藏一個人的車輛或是任何物件，皆要搜查才能離去。

損失最慘重的是那些趕牲口來賣的鄉農，幾經辛苦，仍然未能悉數找回走散的牲口，有可能有人乘亂來個順手牽羊也說不定，他們只好自嘆倒霉，因爲他們都不敢向烏八爺索取賠償損失，雖然禍是烏寶財闖出來的。

鎮上的人自然也被鬧得不安寧，但誰也不敢口出怨言，除非他打算不再在鎮上住下去。

日落黃昏。

烏八爺頹喪心焦地回到家中。

他的心有如刀割一樣難受，事實上，烏寶財也是他的心頭肉，不見了兒子，就像被一柄利刀在剜他的心一樣。

才走入大門，便聽到一陣哭喊聲，他煩得幾乎想暴吼出聲。

不過，他却忍住了。

因爲他聽得出，那是元配與愛妾——烏寶財的生母在哭喊，那當然是因爲躭心烏寶財的生死，才這麼悲傷哭喊的，因此，他强忍住心中的那股煩躁之氣，急急走入廳堂，安慰妻妾不要哭。

他的妻妾一眼看到他走入來，烏寶財的生母馬上哭叫着撲過去，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哭道：「老爺，找到寶財了麼？」

烏八爺嘆口氣，放軟聲音道：「要是找到了，我還不與他一起回來麼？」

「老爺，你一定要將寶財找回來啊！」烏八爺的元配妻子一向視寶財如己出，哭着接口說：「烏家只得他這根苗，他若有什麼閃失，怎對得起烏門堂上的列祖列宗啊！」

「老爺，要是寶財有什麼三長兩短，我也不想活了。」烏寶財的生母哭得像個淚人一樣。

烏八爺忙道：「不要哭啊，我已經夠心煩的了，一定會找回寶財的，就算有人將他擄走，也不會傷害他的，大不了花些錢，贖他回來。快回後面去吧，一找到寶財，我馬了到後面告知你們。」

烏寶財的生母却哭道：「不，我要在這裏等寶財回來，見不到寶財，我不回後面去。」

「唉，別這樣啊，在這裏哭哭啼啼的，哭得我心緒更亂，翠花，扶三太太回房去。」烏八爺煩躁地道。

那位三太太雖然生了烏寶財而得寵，但也不敢太過份，那個丫頭翠花來扶她，她便順勢走回後面去。

烏八爺的元配也抹着眼淚往後走。

烏八爺長長地吐了一口氣，一屁股坐在一張椅子上，但隨即又煩躁不安地站起來。

驀地，他看到烏年生與大虎急匆匆走進來，心頭劇跳了一下，急忙迎出去，疾聲道：「年生，可是找到寶財麼？」

說出口，他才知道多此一問，正如他剛對妻妾所說的那句話一樣，要是找到了，還不帶他一起回來麼？

「八爺，少爺暫時還未找到，却有人送來一封信。」烏年生說着將手上的一封信遞給烏八爺。「若我猜得不錯，信上可能有少爺的消息。」

「是什麼人送來的？」烏八爺邊說邊接過那封信。

「是大牛的兒子小毛在土地廟旁邊的一棵樹下撿到的。」大虎接口道：「聽小毛說，這封信上有一塊大洋，他是先見到那塊大洋，才發覺這封信的，他看到信上寫着八爺你的大名，便拿着信送來給八爺你，在街上遇到我與年生哥，便將信交給年生哥。」

烏八爺已無心聽大虎的說話，急不迭將信拆開。

烏年生看到他的手有點抖。

展開那張粗糙的信紙，烏八爺猛吸了一口氣，才往信紙上一瞧。

——在未知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之前，難怪他心中惶恐不安的。

看完那張信紙上寫的字，烏八爺長吁了一口氣，惟恐看錯，又再看一遍。

烏年生看在眼內，已猜到那張信紙上所寫的，定是有關烏寶財的消息，而且，是好消息，不然，烏八爺不會鬆一口氣的。

「年生，你看一下。」烏八爺將信紙遞給烏年生。「上面所寫的，確是有關寶財的消息，你猜得不錯，寶財確是給人擄走了。」

烏年生接過信紙，細細看一遍，才從信紙上移開目光，烏大虎已心急地道：「年生哥，信上寫些什麼？」

烏年生輕舒一口氣，說道：「信上說，少爺現在他的手上，叫八爺不用担心。只要八爺依他的話去做，他不會傷害少爺一根汗毛，八爺若能夠照他的說話，捉到他所指定的那個人交給他，他就會放回少爺。並要八爺不要妄想救回少爺，縱使八爺派人找到他，也不可能從他的手上救回少爺的，除非八爺……想得回少爺的屍體。」

「有沒有說他是什麼人？」烏大虎原來是不識字的，但身手不錯，鎗法也很準。

「黑豹。」烏年生道：「信末署名黑豹。」

「他奶奶的，這個傢伙大概吃了熊胆豹心，簡直不知死活，居然胆敢在老虎頭上捉蚤子。八爺，那個傢伙一定就躲藏在附近的地方，待我帶人去，務必將他搜出來！」烏大虎逞强地道。

「大虎，別亂來！少爺在他的手上，所謂投鼠忌器，萬萬不可逞强。」烏年生

忙說道。

「那咱們怎辦？」烏大虎氣呼呼地道：「難道任他為所欲為麼？」

「大虎，這裏沒你的事了，快出去將所有的人手招回來！」烏八爺朝烏大虎揮揮手。

「八爺——」烏大虎心有不甘地叫了一聲。

「快去！」烏八爺沉下臉來。「這件事，我自有主意！」

烏大虎不敢再說什麼，應了一聲，轉身往外走去。

待烏大虎走後，烏八爺才看着烏年生，說道：「年生，你意思怎樣？」

烏年生早已有主意，說道：「八爺，為了少爺的安全，我們只有先依照他的要求去做，待安全救回少爺，才對付他不遲。」

烏八爺摸着光滑的下巴，點點頭道：「嗯，我也是這個意思，正如你所說，寶財在那傢伙的手上，我們不免投鼠忌器，目前最緊要是先救回寶財，對付那傢伙麼，待寶財安然回來後，再說！」

「既然八爺也這麼說，那我們就要趕緊找到那傢伙信上所說的那個人，越快越好，以便儘快找回少爺。」烏年生見烏八爺同意他的主意，心裏很高興。

「但我們根本就不知道那個叫蕭原的是何許人，到那裏去找？」烏八爺皺起眉頭。「鎮上根本就沒有這麼樣的一個人！」

烏年生眼珠轉了一下，說道：「八爺，那個傢伙既然要我們拿那個人來交換少爺，極有可能那個人會在這幾天之內到鎮上來，不然，那傢伙不會向八爺你提出這個要求的。若是我們無法辦得到的事，那傢伙不會提出來的，除非他存心捉弄八爺你，但這是不可能的，八爺你應該與那傢伙沒有任何瓜葛的，那傢伙自然不會吃飽了，尋開心的啊！」

「嗯，你說得不錯。」烏八爺點點頭。「那傢伙斷不會要我們捉一個無從找到的人的。」

一頓又道：「那傢伙大概無法對付那個叫蕭原的人，不然，他不會費手脚，將寶財擄走，以此要脅我們捉住那個叫蕭原的人，交換寶財的！」

跟着又用力一捏拳頭，咬着牙道：「無論怎樣，我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八爺，他一定是知道你可以替他捉到那個叫蕭原的人，才不惜在虎頭上捉蚤。」烏年生道。

「這頭『黑豹』到底是何方神聖？」烏八爺冷笑一聲。「嘿嘿，就算一頭猛虎，也要死在我的手上！」

烏年生道：「八爺，暫時別管那傢伙是何許人物，目前最要緊是找到那個叫蕭原的人的下落。」

「對！」烏八爺頷首道：「年生，你出去找大虎，要他馬上派人到鎮上那幾家旅店查問一下，看看有沒有那個姓蕭的投店，若沒有，便要旅店的人一有姓蕭的人去投店，便馬上來告知我！」

烏年生應了一聲，急急向外走。

烏八爺長長地吐了口氣，往內宅走去，將得到的消息告知元配以及寶財的生母知道。

＊　＊　＊

蕭原在烏寶財失踪的翌日，才來到烏溪鎮。

對於黑豹的奸謀，他自然懵然不知。

他是一直追踪着萬天鵬的踪跡，追到烏溪鎮來的。

可憐，他却不知道自己正跌落萬天鵬佈下的羅網中。

他是在午前來到烏溪鎮的。

在走到烏溪鎮之前，他曾猜想，萬天鵬之所以往這條路竄逃，大概是想在烏溪鎮幹一票，弄點錢，不然，他不會冒着暴露行踪之險，竄逃到這裏來的。

——萬天鵬雖然在逃竄中，一樣要身上有錢才行，不然，他很難弄到吃的，而在被蕭原於那個斷崖上捉住時，身上的錢已被蕭原搜光了，他逃脫後，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就是乾糧，也要用錢買的，而他在那個獵人胡樹那裏搜掠到的幾個大洋，大概已經用光了，因為蕭原已追踪了他足有七日，身上的錢用光了，那就要再弄一些，不然，他很難再弄到吃的。

烏八爺雖然心急要捉到蕭原，但由於不知道蕭原是什麼人，而且誰也沒有見過，因此，蕭原走入烏溪鎮後，並沒人知道他就是烏八爺要找的人。

不過，他仍然被烏八爺的手下盯上了。

原來，烏八爺除了吩咐鎮上那兩家旅店的人若發現蕭原投店後，馬上報告他知道外，還派了一些人手，在鎮上巡查，更在鎮口派了兩個人看着，若是有外人進入鎮內，便偷偷地盯着，想辦法弄清楚其人的身份姓名。

蕭原却一點也不知道被人盯上了。

他在街上走了一趟，看看已到吃午飯的時候了，便走進街上的一家飯店內。

才坐下，便有一個伙計走到他的面前，殷勤地送上一壺茶，替他斟了一杯，才問他要吃些什麼。

原來，由於不是墟日，加上平常很少外地人到來，因此，飯店平日的生意不十分好，就拿這個時候來說吧，雖然已到吃午飯的時候，店內的客人只有五七個，難得看到有一個外地人進來，自然殷勤招呼，希望有打賞了。

蕭原要了兩個菜，半斤米酒，慢慢地吃喝起來。

——追踪了萬天鵬這麼多天，今日是第二次可以吃到炒菜及白米飯，那自然要好好地享受一下了。

那個伙計想得到蕭原的打賞，一直伺候在旁邊，起初，蕭原有點不自在，但後來靈機一動，乘那伙計搶着替他斟酒時，搭訕地道：「老鄉，你們這個地方很好啊。大概經常有外地人來吧？」

那伙計搖搖頭。「咱們這裏確是好地方，不過，却很少外地人到來，除了那些商販外，這一段日子以來，你是第一個到鎮上來的外地人。」

蕭原本來想從那伙計的口中，探聽一下萬天鵬的行踪的，如今聽那伙計這麼一說，頓時冷了半截。

不過，那伙計接着說出來的話，却令到他精神一振。

那個伙計大概是個饒舌的傢伙，又或

是爲了討蕭原好感，他跟着將烏寶財失踪的事說出來。「老哥，咱們這裏雖然很少外地人到來，也很少發生什麼事，不過，昨天八爺的獨生子在墟場上失了踪。」頓一下，他加以解釋道：「八爺就是咱們鎮上的鎮長，也是鎮上自衞隊的大隊長，更是鎮上的首富。」

蕭原聽得心頭一動，正想說話，那伙計又搶着道：「聽說，八爺的寶貝兒子被人擄走的。那個傢伙大概吃了熊心豹胆，居然連八爺的寶貝兒子也敢動，他大概是活膩了，八爺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蕭原在聽那伙計說話時，便已猜想那極可能是萬天鵬幹的，他想不到的是，萬天鵬居然是以之來要脅烏八爺捉拿他，用他來交換寶財。

他更想不到，他已陷入險地中。

「老鄉，可知道那個擄走八爺的兒子的土匪，是什麼來歷？」

那伙計搖搖頭道：「誰也不知道那個土匪是什麼人，我猜他大概是外地來的，要不，給個天作胆也不敢動烏家少爺一根汗毛！」

聽那伙計這麼說，蕭原幾乎已可以肯定，將烏寶財擄去的人，就是萬天鵬。

「那個土匪要多少錢才肯放人？」

「這就不知道了。」那伙計抓抓手臂，道：「大概只有烏八爺才知道了。」

蕭原還想問他一些事情，恰在這時，有一個客人走進來，那個伙計忙走過去招呼。

原來，那是一個熟客，而這家小飯店只有兩個伙計，恰好別一個到廚房去捧菜，那個伙計不得不過去招呼。

蕭原於是專心吃喝，那個伙計間中也過來伺候他一會，蕭原爲免引人起疑，沒有再與他說什麼，以免惹來不必要的麻煩，喝完酒後，再吃了兩碗飯，便結賬離去。

離去時，他賞了兩個銀毫給那伙計。那伙計喜得「恭送」他出門。

在街上只走了一轉，蕭原決定在烏家大宅見一見烏八爺，希望能夠從烏八爺的口中，知道那件事的始末，以斷定是否萬天鵬所爲。

他在一家店舖向那個老闆問明了烏家大宅的所在，便向烏家走去。

烏家的宅子在鎮上是最大的，頗具氣派，因此很易找，蕭原鵬一找便找到了。

不過，他也感到情形有點不對。

因爲他察覺到，身後有人跟踪他。

不過他卻不以爲意，他以爲鎮上既然發生了事情之後，自然派出人手在鎮上巡邏，以防再有事發生的，而他是一個陌生的外地人，自然更引人注意，因而暗中注意他的行動，那是毫不爲奇的。

他走到烏家大宅前，正想拍門，身後忽然有人將他喝住。「喂，你是什麼人？」

蕭原回頭望去，只見一個年約三十上下的精悍漢子帶着兩個人，從一條橫巷內走出來，急迎上去。

蕭原忙表明身份。「我叫蕭原，是一個追捕手。」

唯恐那三個人不明白「追捕手」是幹什麼的，他接着加以解釋：「我是專門追捕捉拿那些被通緝的匪徒的。」

「你眞的叫蕭原？」走在前頭的那個漢子不是別人，正是烏大虎，雙眼直瞪瞪地看着蕭原。

他是接報後，立刻趕來的。

跟在他後面的兩個，是自衞隊的人，也就是他的手下。

蕭原不知道橫禍臨頭，坦然地點點頭道：「我確叫蕭原。」

跟着反問：「老鄉，你怎麼稱呼？」

烏大虎却不答理他，疾喝一聲：「將他抓起來！」

那兩個自衞隊員立刻抬起手上的步槍，對着蕭原。

喝聲中，烏家的大門忽然打開來，從裏面衝出幾個拿鎗的漢子來，鎗口都對準了蕭原。

蕭原吃了一驚，弄不清這些人爲何莫名其妙地拿鎗指着他，並要將他抓起來。不過，他沒有慌亂，也沒有亂動——在這種情況下，若是亂動，那吃虧的只會是他自己，吸口氣，鎮定地道：「老鄉，這是怎麼回事？千萬別誤會啊！」

「你既然承認是蕭原，就不是誤會。」烏大虎厲聲道：「將手舉起來。」

蕭原不敢不從，在六七支鎗的指嚇下，若意氣用事逞英雄，那是自討苦吃，而且此刻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也反抗不了。

因此，他「乖乖」地將雙手舉起來。

「黑狗，上去摸一摸，他身上是否有鎗！」烏大虎對左邊的一個漢子擺擺頭道。

那漢子答應一聲，走前去，伸手在蕭原的身上搜起來。

蕭原按捺着，說道：「老鄉，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可是初到貴鎮，根本就不認識任何人，也沒有幹過什麼壞事，你們爲何要這樣用鎗指着我？」

「閉上咀巴吧，等一會自會對你說。」烏大虎喝道。

蕭原識趣地閉上咀巴，不再吭聲，看對方到底要拿他怎麼樣。

結果，黑狗在蕭原的身上搜出一支匣子鎗，由於沒有搜他的雙脚，故此，沒有發現蕭原收藏在左脚內側的那柄小巧的勃朗寧手鎗。

「嘿嘿，原來是個玩鎗的。」烏大虎冷笑道：「匣子鎗，這可是一支好鎗。」

跟着沉喝道：「將他綑起來！」

喝聲中，立刻有兩個漢子走前去，用手上拿着的繩子，將蕭原的雙手擰到背後，綑綁得結結實實。

蕭原極力忍耐着，沒有掙扎。

這時候，大門內走出兩個人來，走在前面的那個，正是烏八爺，跟在後面的，是烏年生。

原來，蕭原在向那個店舖老闆打聽烏家所在地時，被暗中跟着他的一個自衞隊員聽到忙轉告另一個人，着其去找烏大虎，他自己則急急趕到烏家，烏八爺聞訊，雖然不知來人是誰，但爲了小心起見，忙暗中加以防備，以防不測，想不到，來人居然是蕭原，他可是自投羅網了。

蕭原一眼看到烏八爺走出來，馬上便猜到他的身份。「你可是烏八爺？」

烏八爺摸着光溜溜的下巴，點點頭道：「是。」

跟着反問：「你眞是蕭原？」

蕭原道：「我剛才已說過兩次了。」

「嗯，好，太好了。」烏八爺喜形於色。「眞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烏八爺，我初來甫到，根本沒有在貴鎭犯事，你們爲什麼要將我抓起來？」

「我沒有說你犯了事啊！」烏八爺笑笑道：「可惜，將我兒子擄走的人，要我捉到你，用來交換，我又只得一個兒子，沒奈何，對不起也要做一次了，請你不要怪我。」

蕭原一聽，總算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心頭震動之下，他疾聲道：「那個土匪可是萬天鵬？」

「這可不淸楚，只知他叫黑豹。」

「黑豹是他的外號，他的姓名叫萬天鵬。」蕭原道：「那個傢伙乃是被懸賞通緝的悍匪，我是追捕他歸案的追捕手，在七八天之前，曾將他捉住，但不愼却被他逃脫了，想不到他爲了擺脫我的追捕，居然想出這種惡毒的花樣，擄走了你的兒子，脅迫你們捉到我，用來交換！」

一頓，又道：「我提醒你們一句，那傢伙是一個兇殘惡毒奸猾的人，你們雖然拿我來交換，萬天鵬却未必依諾放回你的兒子，他還會向你有所索求的！」

烏年生開口道：「八爺，這個姓蕭的說得對，那個傢伙既然是個窮兇極惡的人，他不會這麼輕易就放回少爺的……而這個姓蕭的是一個追捕手，又曾將他抓住，那傢伙要不是害怕他，斷不會使出這種借刀殺人之計的，我們何不借重這個姓蕭的，將少爺救出來？」

烏年生自知道蕭原的身份後，便覺得用他來交換回烏寶財，那是等於殺害了他，因之，他心中大是不忍，才會對烏八爺這麼說。

但烏八爺一心只想救回兒子，雖然覺得這麼做有點那個，但爲了兒子，他可理會不了那麼多。

「年生，我知道那個傢伙不會那麼輕易放回寶財的，只要他肯放回寶財，他若要錢，我一樣會給他的。我也知道用這個人來交換寶財，有點那個，但我是逼於無奈的啊，爲寶財，我不能冒險，因此，我不能放了他，教他去救回寶財，萬一寶財有什麼三長兩短，我便絕後了！」

「八爺……」

烏年生才開口，便被烏八爺一擺手，截住了。「年生，不要說了，我意已決。大虎，將他押入去，關在石屋內，小心看着他！」

說完，他便轉身走回宅子內。

蕭原急忙叫道：「八爺，我不是這裏的人，你不能拿我去交換你的兒子，那是犯法的啊！」

烏八爺回頭吼道：「住口，我就是王法，誰也管不了我！」跟着加快脚步，走入宅子內。

烏年生嘆口氣，對蕭原道：「蕭老兄，你認命吧，八爺爲了救回他的獨生子，絕不會改變主意的。」搖搖頭，跟着走回宅子內。

大虎用手一推蕭原，喝道：「走！」押着蕭原走入宅內。

這個時候，蕭原想掙扎也不能了，只好「乖乖」地向宅子走去。

* * *

萬天鵬這個傢伙似乎神通廣大，「法力」無邊，蕭原在中午時被抓住，他晚上便將一封信送到烏家。

將信送到烏家的是一個瞎了眼的老婦人，據她說，有一個漢子突然摸入她那間破屋子內，塞了一個大洋給她，要她送那封信到烏家。

一個大洋對於一個窮人來說，足可以用來過一個月，那老婦人自然滿口答應，拿起竹杖，便將信送去烏家。

烏八爺將信打開來，只見信上歪歪斜斜地寫着幾行字，細看之下，原來是黑豹寫的，要他明天太陽掛上東面那座山頭上的老松梢時，押着蕭原，就在那座山脚下，交換烏寶財。

接下來，還有其他的條件，只准烏八爺帶一個人去，並且還要烏八爺再帶一支匣子鎗，三個彈匣，五百塊大洋票子，連同蕭原，一並交換烏寶財。

烏八爺看完之後，生氣地對烏年生道：「年生，果然不出你所料，那傢伙獅子大開口，不但要一支匣子鎗，還要五百塊大洋票子！」說時將手上的信紙遞給年生看。

烏年生是被烏八爺派人叫來的。

烏年生接過，看了一遍，搖頭道：「這個黑豹好大的胃口，五百塊大洋可不是一個小數目，他可是有風駛盡帆啊！」

跟着又道：「八爺，是否依他的要求，都給他？」

「爲了寶財，只好忍下這口氣，依他的要求給他。」烏八爺無奈地道：「肉在俎上，不依他成麼？不過，待到寶財安全回來，我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八爺，不是我說句洩氣的話，只怕你奈何不了他。」烏年生道：「這傢伙不會當場釋放少爺的，他一定會帶着少爺走，待到了他認爲安全的地方，才放少爺回來，只怕那時候他已逃之夭夭，根本無法追到他。」

「唉，爲了寶財，我只好忍下這口氣。」烏八爺握着拳頭，啪地擊在掌上。

烏年生乘機說道：「八爺，我們何不放了蕭原，要他去對付那傢伙，設法救出少爺？」

「不成！」烏八爺堅決地道：「決不能冒這個險！」

一頓，盯着烏年生道：「年生，你敢担保那個蕭原一定可以將寶財從那傢伙的手上救出來麼？你敢担保寶財不會受到傷害麼？」

烏年生倒抽一口氣，不敢說話。

這個干係太大了，他一點把握也沒有，怎敢一力承担？

「年生，既然你也不敢担保，那就別說了。」烏八爺摸着下巴道。

「但——」

烏年生才開口，烏八爺已堵住他下面的說話，「年生，你太過婦人之仁了，所以，你辦不了大事。」

烏年生只好閉上咀巴，不再說話。

* * *

蕭原被綁得雙手發痲，幸好這個時候有人打開屋門，將一砵飯茶放在地上，然



烏八爺正等得心急時，烏大虎忽道：「他來了！」

後解開他身上的細綁着的繩子。

但隨即便取出一副手銬，將他的雙手銬起來。

而另一個漢子一直持鎗看着他，因此，蕭原根本無機會發難，雖然他的脚上藏着一支小巧的勃朗寧手鎗。

而就算沒有那個拿鎗的漢子看着他，他也不可能乘機反抗，因爲他的雙手麻木無力，在一時間，根本無法取出手鎗射擊。

之後，那兩個漢子便走了出去。「砰」地一聲，將門關上，並下了鎖！

好一會，蕭原的手才恢復知覺，便捧起那砵飯，吃起來。

本來，一個人在這種情形下，是沒有心情吃飯的，事實上也食不下咽，但蕭原却認爲，無論在任何的情形下，都要令到自己保持體力，那樣，在有機會的時候，才有氣力掙扎求生，反之，若是軟手軟脚的，不要說逃生了，就是跑也跑不了，因此，他在任何情形下，都會强逼自己吃飽肚子，保持體力。

他艱難地吃下那砵飯，透了口長氣，站起來，在屋內繞着圈子走起來。

從剛才關門的聲音，他聽出那扇門是用鐵板造的，又在外面鎖着，他雖然身上藏有一支勃朗寧手鎗，但也無法可以弄開那扇鐵門逃走，何況，外面還有人看守着。

他思忖了好一會，也感到這一次已陷在絕境中，除非有奇跡出現，否則，無法逃過這一次的厄運。

萬天鵬想出這惡毒的手段，借手烏八爺將他捉住，若落在他的手上，肯定活不了。

想到這裏，他不由煩躁起來！

他眞想放聲大叫一聲，以發洩積在心中的鬱悶之氣，但他却强忍住了。

他想起了張鳳琴，一個他愛着的女子，他本來打算在捉到萬天鵬，將之押解回那個山城後，便去石鼓，看望她的，現在看來大概不可能了，而且，永遠也不會見到她。

他心中很難受，簡直有如刀割一樣。

但他很快便將心頭那股難受壓抑下去，他不能坐以待「宰」，雖然已身陷絕境，仍要想辦法求生，眼前，除了自己之外，沒有人救得了他，除非烏八爺改變主意，但這是不可能的，烏八爺又怎會不顧自己的獨生子的死活？

過了一刻鐘左右，他坐下來，倚在墻角上，苦苦思想着，希望可以想出一個逃生的辦法。

後來，他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 * *

翌日。

大清早，烏家上下人等都已起了床，烏八爺已準備了五百塊大洋票子帶在身上，同時也準備了一支匣子鎗——那是取自蕭原身上的，連同那五百塊大洋，加上一個蕭原，準備以之交換烏寶財。

烏八爺顯得很煩躁，在大廳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好踱起步來。

這也難怪他的，在事情解決的前一刻，心情又怎會平靜得下？

忽然，一個人急急匆匆地走進來。

烏八爺停步一看，原來是烏年生。

他馬上急聲問：「年生，大虎準備好了麼？」

「準備好了，他正去石屋子將姓蕭的帶出來。」烏年生答道：「八爺，不用急，時候很早，一定可以在指定的時間內，趕到去的。」

「年生，我也知道準可以依時趕到去，但我一想到寶財，便恨不得一下子飛到那裏。換轉是你，也會一樣心急的！」

烏年生點點頭，沒有說話。

「八爺，少爺的胆子一向很大，不會被嚇着的。」烏年生忙安慰烏八爺。「那傢伙目的是以少爺來脅逼我們捉拿姓蕭的交換少爺，他不敢爲難少爺的。」

「寶財若是掉了一根頭髮，我一定不放過他！」烏八爺用力一握拳頭。

烏年生乘機道：「八爺，咱們什麼也聽那傢伙的吩咐去做，未免太便宜了那傢伙，我們何不在姓蕭的身上做些手脚，令到那傢伙不能那麼輕易殺死姓蕭的，說不定，姓蕭的可能替八爺你出一口氣！」

「年生，你這個主意不錯。」烏八爺猶豫地看着烏年生。「會不會令到寶財有什麼損傷的？」

「不會！」烏年生肯定地道：「我們可以對姓蕭的說明，要他答應在那傢伙放走少爺後，才忽然發難。」

「但姓蕭的若不守信，在寶財還未放走前便發難，那豈不是……」烏八爺不放心地道。

「八爺，我看姓蕭的是一個正直的人，不是那種出爾反爾的小人。」烏年生滿有信心地道：「八爺，你放心吧，你難道忍得下這口氣麼？」

「嗯，你先將你的主意說出來聽聽。」

烏八爺終於點頭道。

烏年生看到烏八爺終於被他說動，心裏很高興，忙將他的主意說出來。

烏八爺聽完後，思想了一下，終於同意。「好，就照你說的做吧，你去向姓蕭的說吧。」

一頓，加重語氣道：「你一定要他保証依照你所說的去做，否則，便算了。」

烏年生答應着，急急向外走去。

他之所以想盡辦法幫忙蕭原，乃是因爲他覺得烏八爺這麼做等於謀害蕭原，他不忍心蕭原死在「黑豹」的手上，他覺得要是讓萬天鵬的毒謀得逞，那無異是助其爲惡，因此，他才會想方設法，希望能夠阻止烏八爺將蕭原交給萬天鵬。

脅持人質　逼換捕手

太陽還未掛上東山頭那棵老松梢上，烏八爺已帶着烏大虎，押着蕭原，來到山脚下。

但黑豹萬天鵬却仍未出現。

初秋的天氣，若是沒有風，天氣又好的話，倒也很熱，烏八爺這時候不知是熱的關係，還是焦急的關係，額上滿是汗水，他一面在東張西望，一邊拿着手帕頻頻抹汗。

蕭原被一副手銬反銬着雙手，顯得頹喪不安，雙眼也在東轉西溜的。

烏大虎顯得很緊張，拿鎗指着蕭原，雙眼也往四下裏溜轉。

太陽已掛上山頭那棵老松梢上，萬天鵬仍未出現。

烏八爺急躁地打起轉來，嘴裏也在嘀咕着，由於很細聲，蕭原與烏大虎都聽不到他說些什麼。

「他媽的，那該死的傢伙在搞什麼花樣！」烏八爺終於忍不住咒罵出聲。

烏大虎心裏也很急，不由接口說道：「八爺，那傢伙不是在耍我們吧？說什麼也該來的了。」

蕭原看了烏八爺與烏大虎一眼，想說什麼，但沒有說出來。

又等了一刻鐘左右，萬天鵬仍未現身，烏八爺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不停地轉着圈，同時四下張望着。

「八爺，那傢伙八成不會來的了。」烏大虎忍不住開口道。

「住口！」烏八爺暴躁地朝烏大虎叱喝一聲，嚇得烏大虎垂下頭，不敢再吭聲。

蕭原終於忍不住，開口說道：「烏八爺，請你稍安無躁，萬天鵬那傢伙一定會來的！」

「你怎知他一定會來？」烏八爺猛地停下脚步，雙眼直盯着蕭原，彷彿蕭原與萬天鵬是一伙般。

蕭原却不以爲意，說道：「烏八爺，我自二十三歲起，便與那些匪盜打交道，對於他們的行事手法以及習性，很熟悉，萬天鵬之所以遲遲不來赴約，並不是他要耍你們，而是弄清楚附近一帶有沒有你的手下，確定不會有危險，才會出現。」

「八爺，姓蕭的說得有道理。」烏大虎道：「那些土匪都是奸狡異常的，而且很多疑。」

烏八爺也覺得蕭原所說甚有道理，心中稍安，吐口氣，說道：「蕭原，別怪我，我實在很想看到我的兒子。」

蕭原笑笑道：「烏八爺，我很明白你的心情，換轉是我，只怕還要比你心焦。」

烏八爺目光帶歉地看了蕭原一眼，正想說什麼，烏大虎忽然疾聲低說道：「他來了！」

蕭原與烏八爺一聽，心頭同時跳動了一下，急忙往烏大虎目光射去的那個方向望去。

萬天鵬果然來了。

他是從左邊約十多二十丈外的拐彎處走出來的。

只有他一個人走出來。

烏八爺定定地注視着萬天鵬，由於他從未見過萬天鵬，所以，他低聲對蕭原道：「他就是黑豹麼？」

蕭原點點頭。

「八爺，怎麼不見少爺啊！」烏大虎臉色微變。

烏八爺頓時心頭往下一沉，再也忍不住，大聲道：「你就是黑豹麼？」

萬天鵬停下脚步，大聲道：「烏八爺，我就是黑豹！」

「寶財呢？怎麼不見我兒子？」烏八爺抖着聲叫道。

「你兒子就在後面！」萬天鵬口裏說着，兩道目光却惡毒地射在蕭原的身上。

「快將他帶出來給我看一下。」烏八爺

叫道：「我要看看他怎麼樣了！」

「烏八爺，你放心，你的寶貝兒子沒有什麼事，連一根頭髮也沒有少！」萬天鵬乾笑着叫道。

「我已經將姓蕭的帶來，快讓我看一下寶財！」烏八爺說着往前奔去。

「站住！」萬天鵬一抬手中的步鎗，對着烏八爺。

烏八爺被喝得窒停下來。

「你想看看你的寶貝兒子麼？」萬天鵬放肆地笑道：「可以！但你要先將我要的大洋票子及那支匣子鎗拿出來給我看一下！」

「我馬上拿出來給你看！」烏八爺急不迭伸手往身上掏。

「慢着！」萬天鵬疾喝一聲，手上的步鎗對準了烏八爺。「慢慢的，先將那支匣子鎗用兩根手指拿出來，放在地上，然後再慢慢地將大洋票子拿出來！」

「是，是！」烏八爺平日的威風都不見了。連聲應着，然後撩起那件長衫，讓萬天鵬看着他用兩根手指將插在腰上的那支匣子鎗抽出來，再慢慢地放到地上。

蕭原一眼看到自己那支匣子鎗，幾乎忍不住想衝過去，一把奪回它，幸好他及時按捺下心中的那股衝動。

說起來，那支匣子鎗跟了他足有五年，鎗把也被他握得溜光發亮，而他對那支鎗的機件性能熟悉得就像自己雙手的十根指頭般，那支鎗在他的手上，簡直得心應手，那支鎗對於他來說，就像是他的一隻右手般，他對它已生出一份感情來，因此，他乍見烏八爺將他那支鎗拿出來，心中禁不住一陣衝動。

烏八爺跟着又從身上拿出三個彈匣，放在匣子鎗的旁邊，然後從衣袋內拿出一疊大洋票子來，捧起來，揚了揚。

「這疊大洋票子有一百塊的，也有五十塊的，最少的數額是二十塊，一共是五百塊！」烏八爺說完便將之放在地上，用一個彈匣壓着。

「好！」萬天鵬說着往後退。「我讓你看一下你的命根子！」

一直退到那個拐彎處，接一伸手，從一塊石後揪出一個小孩來！

烏八爺一見，馬上狂叫一聲：「寶財！」不顧一切地衝過去！

「站住！」萬天鵬厲喝一聲。「否則我殺死你的寶貝兒子！」

烏八爺身子一震，窒住了。

蕭原與烏大虎在後面緊張地看着。

若是這時候他有鎗在手，一定會毫不遲疑地一鎗轟斃萬天鵬！

萬天鵬揪着那孩子，走前幾步，然後將他放下，大聲道：「烏八爺，看到了麼？你的寶貝兒子好好的！」

烏八爺睜大雙眼看清楚，那個是他的兒子烏寶財，雙手被反綁着，口裏塞了一團布，臉上很髒，且有淚痕，身上的衣服也破了兩處，一雙眼直骨碌碌地直望向烏八爺，掙扎着想跑過來。

烏八爺看得心如刀割，叫道：「寶財，你沒有什麼吧？」

語出口，才省覺到兒子的嘴巴被塞了一團布，根本不能說話，便又心痛地叫道：「黑豹，將他嘴巴裏的布拉出來，我要聽他說話！」

「好，那就讓你聽聽吧！」萬天鵬冷笑一聲，伸手將烏寶財口裏的布團拉出來。

口裏的布團才被撕開，烏寶財便嘶啞地哭叫道：「爹，我要爹，快來救我啊！」

烏八爺聽到愛子的哭叫聲，心中有如刀刺一樣，幾乎又忍不住撲前去，忙溫聲道：「寶財，別怕，爹不是來救你麼？乖啊，別哭，他不會傷害你的，他很快就放你回來的。」

「爹，我怕！」烏寶財掙扎着哭叫，却被萬天鵬用力將他扯住。

烏八爺看到愛子掙扎呼喊的可憐樣子，既心痛又恨又怒，要不是兒子還在萬天鵬的手上，他眞會衝過，活剝了他的皮！

「萬天鵬，現在可以交換了吧？」烏八爺强忍一口氣，叫道。

「不！」萬天鵬一抬手中的步鎗。

「姓萬的，你——還有什麼花樣？」烏八爺臉色一變，戟指萬天鵬。

「別多心。」萬天鵬篤定地道：「爲了我的安全起見，我要你先將姓蕭的及那五百塊大洋票子，還有那支匣子鎗先送過來，然後，待我走到認爲安全的地方，自然會放了你的寶貝兒子。」

「不成！」烏八爺氣急地道：「萬一你收了人與錢後，不放他回來，那……」

「你放心吧，我帶着他幹什麼？」萬天鵬道：「碍手碍脚的。再說，我也不想認眞開罪你，免得被你的手下追殺，一句話，待我到了安全的地方後，一定會放他走。」

一頓又道：「你若不答應，我只好撕票！」隨即一脚踢在烏寶財的屁股上，踢得烏寶財「哇」地一聲，哭叫起來。

烏八爺眼見愛子吃苦，有如身受一般，慌不迭道：「好吧，就依你。不過，我要派大虎跟着你，待你放了我兒子後，帶他回去。他一個小孩子，若你走出五七里才放他，他認不得路走回來，那怎辦？你若不答應，那便拉倒，我拚着不要兒子，你也別想活着離開！」語氣强硬起來。

萬天鵬嗯了一下，終於點點頭。「好，我答應你，但他不准帶鎗！」說時手上的鎗一指烏大虎。

「這是當然的了！」烏八爺暗中吁了口氣。

接着便對烏大虎道：「大虎，將身上的鎗拿出來，交給我！」

烏大虎答應一聲，將身上的駁殼鎗抽出來，走前幾步，遞給烏八爺。

「烏八爺，要他脫掉身上的衣服，讓我看看，他身上是否眞的沒有藏着什麼？」萬天鵬這傢伙很細心。

「你——」烏大虎脹紅了臉，怒叫一聲。

「大虎，依他說話做。」烏八爺喝道，同時朝他打了個眼色。

烏大虎不敢違拗，只好悻悻然地將身上的衣服脫下來，心中却恨透了萬天鵬。

脫剩一條牛頭褲，他不再脫了。

幸好，萬天鵬沒有作弄他，要他連牛頭褲也脫掉，不然，他就無地自容了。

萬天鵬兩道目光在烏大虎的身上溜了一會，才說道：「好了，現在穿回衣服，然後押着姓蕭的，再拿起地上的大洋票子

與那彈鎗走過來。」

接又對烏八爺警告道：「烏八爺，別指望在背後放冷鎗，除非你不想你的寶貝兒子活着回到你身邊。」

烏八爺也警告道：「姓萬的，你若毀諾反悔，我發誓就算上天入地，也要將你捉到，生劏活剝了你！」

萬天鵬沒有答他，只是哈哈笑起來。

烏大虎穿回衣服，便將蕭原押過去，並將地上的大洋票子以及鎗彈拿起來。

萬天鵬看着被押着走過來的蕭原，臉上滿是得意之色，那神情目光就像一頭惡虎在盯視着一隻無法逃脫的羔羊那樣。

待到蕭原被押着走到他的面前，他馬上惡毒地道：「蕭原，想不到吧？」

「你好卑鄙！」蕭原怒罵。

「嘿嘿，這只怪你不聽我的話。」萬天鵬奸笑道：「我不是要你殺了我麼？你却不聽，你這是自食其果。」

「我眞後悔沒有殺死你！」蕭原怒視着萬天鵬。「若再有機會，我一定會殺死你！」

「哈哈……」萬天鵬大笑起來。「你眞是痴人說夢，你以爲我會這麼笨，會給你機會麼？你落在我的手上，死定了！」

跟着轉對烏大虎道：「拿過來。」

烏大虎怒瞪了萬天鵬一眼，要不是顧忌到烏寶財的安危，他眞會與他拚了。走前兩步，將手上的大洋票子與鎗彈遞給他。

萬天鵬接過，先檢查一下那支匣子鎗是否上滿了子彈，再看一下彈匣是否是空的，接着朝山脚上的一棵樹連開五鎗，鎗彈射擊在樹身上，樹屑激濺，臉上露出滿意的神色，將鎗插在褲頭上。

烏寶財却被砰砰的鎗聲嚇得哇地驚哭起來。

烏大虎忙柔聲道：「少爺，別怕，大虎在這裏陪着你，等一會，大虎會帶你回家見你爹與你娘。」

萬天鵬却不理會烏寶財的哭喊，打開那些銀票看了一遍，這才放入貼身的衣袋內。

跟着，他便對烏大虎道：「你去抱起烏寶財。」

烏大虎默然走上前去，將烏寶財抱起來，烏寶財立刻止哭，但却嚷叫手臂很痛。

烏大虎忍着一口氣，向萬天鵬懇求：「讓我鬆開他手上的繩子，可以麼？」

萬天鵬眼珠轉了一下，說道：「好吧，但你要抱緊他，不然，我一鎗幹掉你與他。」

烏大虎連聲答應，替烏寶財鬆開手上的繩子。

「烏八爺，現在你可以放心回去了吧？」萬天鵬朝烏八爺呼叫。

烏八爺却站着不動，說道：「我要看着你們離開才回去。」

「隨便你！」萬天鵬說完示意蕭原走上前，檢查一下他手上的手銬，這才喝令蕭原與烏大虎並排站着，他則面對着他們，用鎗指着兩人，喝叫兩人往前走，而他則倒退着走。

這樣，他不但可以監視烏大虎與蕭原的舉動，也看到那邊的烏八爺的動靜，再加上蕭原兩人擋他身前，那就不怕烏八爺玩什麼花樣了。

一直倒退地轉過那個彎角後，確定烏八爺不可能向他開鎗射擊，萬天鵬才轉到蕭原與烏大虎的身後，踢起一脚，踢在蕭原的屁股上，又推了烏大虎一把，喝一聲：「快走！」

蕭原被踢得差點仆跌在地上，踉蹌地搶往前幾步，才穩住身形。

「蕭原，我眞想一鎗便殺死你，但這樣太便宜你了！」萬天鵬獰笑一聲。「我要你嚐一下被人綑綁起來又推又喝的滋味，然後才殺你！」

蕭原沒有吭聲。

就這樣，他與烏大虎——還有抱在身上的烏寶財，被萬天鵬押着往前走。

* * *

蕭原暗中估計已走出十多里之外，正自奇怪不知萬天鵬還要走出多遠，才放走烏大虎兩人的時候，身後的萬天鵬忽然喝道：「站住。」

蕭原與烏大虎忙停下來。

烏大虎扭頭道：「姓萬的，該放我和少爺走了吧？」

萬天鵬眨眨眼，一擺鎗嘴，說道：「走吧！」

烏大虎一聽，如聞大赦，忙轉過身，往來路走去。

而烏寶財已在他的身上睡着了。

烏大虎在轉身的刹那，朝蕭原打了個眼色。

萬天鵬直看到烏大虎走出很遠，身形消失，這才伸手在蕭原的背上推了一把，喝道：「走吧！」

蕭原扭頭瞪了萬天鵬一眼，往前走。登上一個小山頭上，萬天鵬才喝叫蕭原停下來。

蕭原停下來，轉身望着他。

萬天鵬獰笑一聲：「姓蕭的，我忽然改變主意了，爲免夜長夢多，我決定在這裏殺了你，之後，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遠走高飛，沒有人可以再抓到我！」

蕭原道：「萬天鵬，你殺了我，一樣逃不了！」

「別唬我了！」萬天鵬冷笑一聲。「除了你，有誰可以抓到我？」

「烏八爺！」蕭原一字字道：「烏八爺說過，他不會放過你的，憑他在這地方上的勢力，他要抓一個人，一定可以抓到的！」

「嘿！那我更要盡快殺死你！」萬天鵬兇惡地道：「免得一路上押着你，走不快，被烏八爺的人很快便追上來。」

說完，他便獰笑一聲，將那支匣子鎗抽出來，朝鎗口吹了一口氣。「蕭原，上次你不殺我，我今次絕不手軟，你到地府去與那三個死在我手上的同道相聚吧。」

說完，慢慢地將手上的鎗抬起來。

蕭原却在那刹那疾聲道：「烏八爺的人追來了！」

萬天鵬那刹那臉色遽變，心頭猛震，但隨即便鎭定下來，冷笑道：「蕭原，別對我來這一套，我才不會相信，你去死吧！」手一抬，對準了蕭原。

蕭原睜着雙眼，死死地盯着那指着他的鎗咀，心頭一陣抽搐，這一次，他看來

絕無生望的了。

只要萬天鵬的鎗機輕輕扣動，他便當場斃命。

雖然他手上的手銬已被烏年生做了手脚，但在鎗咀指着的情形下，無論他的動作有多快，也決快不過萬天鵬的食指一扣。

看來，他這一次無法倖免的了。

除非有奇蹟出現。

萬天鵬用鎗指着蕭原，却沒有馬上開鎗，臉上露出殘忍惡毒的笑容，那神態就像一頭猛虎戲弄着在牠爪下的小動物那樣。

萬天鵬確是想戲弄折磨一下蕭原，看看蕭原在死亡的威嚇下，那表情是怎樣的。

有些人，是很喜歡看一個人在死前被折磨的表情變化的，萬天鵬就是這種人。

蕭原雖然面對死亡，一顆心抽緊，但他的神態却很鎮定，一點也沒有害怕驚恐的神色。

看在萬天鵬的眼內，自然滿不是滋味，忽然，蕭原雙眼直望着他身後，臉上忽然現出一抹古怪的笑容，一現即逝。

但這却沒有逃過萬天鵬的雙眼，不由心中生疑。

驀地，身後響起一下輕微的異響聲，似是一顆碎石子滾動的聲音，而蕭原這一次的眼神中又閃現出一抹異光來。

萬天鵬心頭猛跳一下，再也忍不住，猛地扭頭往後張望。

蕭原就在那刹往右邊斜撲向地上，同時間脚上順勢一挑，一塊碎石被挑飛起來，落在萬天鵬身前不遠的地上。

萬天鵬扭頭一看，身後什麼也沒有，他馬上知道上了當，也不及弄清楚是什麼東西弄出聲響來，耳聽石子落在地上的聲音乍響，他直覺上以爲蕭原乘機向他撲過來，心頭一驚之下，手中的鎗一擺，朝發出聲響的地方開了幾鎗。

但他馬上便發覺上了蕭原的當。

因爲他的腦袋轉回去時，眼角瞥到他那幾鎗射了個空，那裏根本就沒有蕭原的人影。

他心頭一震，手中的鎗慌忙反手一甩，掃出半梭子彈。

蕭原料不到萬天鵬的反應如此快，幸好他撲落在地上的刹那，顧不了掙開手上的手銬，便疾滾出去，才不至被那作扇面形的鎗彈射中，但大腿側仍被一顆鎗彈擦傷了。

而在滾動之間，他的手已脫出了那副手銬，手往脚上一摸，飛快地取出藏在左脚內側上的小手鎗，抬手朝萬天鵬開了一鎗。

由於這一鎗他開得很匆忙，根本就沒有瞄準了才開鎗的，所以，那一鎗只是嚇得萬天鵬慌不迭扭身往後撲倒下去。

因爲那顆子彈「嘯」地從萬天鵬的耳邊掠過。

而蕭原那一鎗也只是志在嚇他一跳，令到他心驚胆跳，躲避不迭，那就顧不得向他開鎗射擊。

因爲，在眼前的情形下，他仍是處於劣勢的。

——他手上的勃朗寧手鎗只有三發子彈，而且只能單發，但萬天鵬手上的匣子鎗却可以裝二十發子彈，更可以連發，在武器上，他明顯的處於劣勢！

而在眼前的情勢下，誰的武器犀利，誰就穩佔上風。

蕭原在開了一鎗後，急不迭從地上竄起來，撲向五六尺外的一棵矮松後。

而在竄起的刹那，他又向萬天鵬開了一鎗。

那一鎗只是想壓制住萬天鵬，以免他在竄向樹後的刹那，對方有機會向他開鎗射擊。

大概是天助他吧，那鎗却射中萬天鵬的左脚踝，雖然只是將他的脚踝側射出一道血槽來，但也令到萬天鵬驚痛得一連幾個急滾，顧不了再向蕭原開鎗射擊。

那知道他這一滾之下，却再也收勢不住，順着山坡滾跌下去。

原來，他身後不遠的地方，就是一道陡斜的山坡。

蕭原竄到樹後，喘了口氣，探頭窺望一眼，不見了萬天鵬的影子，才知道他滾跌下山坡。

他忙從脚上收藏那支手鎗的地方取出三顆的子彈，裝上兩顆，定定神，自樹後竄出去。

原來，他發現了萬天鵬棄在地上的那支步鎗。

他竄出去，撿起那支步鎗，接竄到萬天鵬滾跌下去的坡沿，微微探頭往下窺望。

「砰」一聲，一下鎗聲立刻自下面响起，蕭原慌不迭將頭縮回去。

原來萬天鵬並沒有受什麼損傷，滾跌下三五丈後，便伸手抓住一棵小樹，止住滾跌之勢，然後匿到一塊凸出的山石後，往上窺望，蕭原才探出頭，他便窺到，咬着牙向上開一鎗。

本來，蕭原已是一隻煮熟了的鴨子，却居然被他逃脫了，怎不恨得他牙癢癢的！

而他至今也弄不明白，爲何身後會响起碎石滾動的異响聲的！

這大概只有蕭原才知道了。

蕭原確是知道，因爲他看到一棵松子忽然從樹上掉下來，那麼巧，恰好掉落在坡沿的一塊碎石上，令到那塊碎石滾跌下去，弄出聲响來。

說起來，那不但是奇跡，而且，大概是他命不該絕，才會在那緊要關頭，從樹上掉下一棵松子來。

換言之，是那棵松子救了他一命！

至於他手上的手銬怎會一下子便被打開來，原來那個手銬上是有一個暗藏着的機關的，表面上，根本看不出那手銬有什麼特別，若你不按動那機關，除非用鎖匙，否則無法可以將之打開，但若你懂得那個機關在那裏，只要用手指尖一按那個機掣，手銬便會自動打開來，而蕭原雖被銬着，但却可以用手指按到那個機掣上。

那副手銬是特製的，是烏年生親手替他換下那原先的一副，並詳細對他說明機關按掣的所在，要他試了幾次，看到他都能夠成功地將手銬打開，才將他與烏八爺的主意說出來，並要蕭原發誓一定要在烏寶財被放走後，才弄開那個手銬，蕭原雖

然知道烏八爺這樣做，目的是想借他的手替他們出一口氣，但他仍很感激烏年生，因爲他看出，烏年生對他是一片好意的。

* * *

蕭原試着往下扔了一顆石子，下面的萬天鵬馬上開了一鎗！

蕭原馬上將步鎗往下一伸，朝鎗聲响起的地方開了一鎗。

子彈射擊在那塊凸出的山石上，發出一下異响聲，石屑四濺，嚇得萬天鵬急不迭縮回石後！

「萬天鵬，你今次殺不了我，你再也逃不了，我一定會捉住你，將你押回去，受到應得的懲罰！」蕭原敞聲向下叫道。

萬天鵬馬上不示弱地回叫道：「蕭原，你唬誰？有本領你就衝下來抓我，要不，你別吹大氣！」

一頓，又叫道：「蕭原，你是怎樣弄開那個手銬的？」

蕭原沒有答他。

「哼，你不說，我也想到！」萬天鵬叫道：「一定是烏八爺吩咐人在你那副手銬上弄了手脚，要不，你是沒有辦法可以弄開那副手銬的！」

蕭原冷笑道：「那你又是怎樣弄開我那副手銬的？」

「你自己猜吧！」萬天鵬得意地叫道。

「我那副手銬經過特製的，就算是精通開鎖的鎖匠，也弄不開，而你也沒有弄開那副手銬，因此，我猜你是練成了軟骨功之類的奇功，才能從那副手銬中脫出來！」

「蕭原！算你猜對了！」萬天鵬自得地道：「我自六歲起便苦練軟骨功，我可以令到雙手變得有如一塊軟肉，可以隨意扭曲搓揑。」

一頓，又道：「你雖然不肯承認是烏八爺着人在手銬上做了手脚，但我知道一定是他，要不，你根本無法弄開那個手銬，我猜他那麼做，是想借你的手，替他殺死我，好出一口烏氣！」

蕭原仍然不答他，但心裏却頗佩服他的頭腦精細。

「蕭原，我與你打個商量怎樣？」萬天鵬忽然說道。

「說來聽聽。」蕭原已猜到萬天鵬想怎樣，不過，他還是有興趣聽他說出來。

原來，他想盡量拖住萬天鵬，好等烏八爺的手下趕到來，那時候，萬天鵬想逃也逃不了。

而烏八爺在距東山脚約五里外的地方，留下一批人手，只等烏大虎將烏寶財帶回來，便馬上趕回那裏，由烏大虎帶着那批人追下去，希望可以追上萬天鵬，將他抓住，那時，就可以出一口烏氣了。

對於萬天鵬的「虎頭上捉蚤子」，烏八爺惱火得很，不甘心就這樣讓萬天鵬敲去一筆，若不能將之懲戒，殺一儆百，此例一開，他以後豈不是永無寧日？因此，他才同意烏年生的主意，在蕭原的手銬上做手脚，希望蕭原可以替他出口氣，但他對蕭原又沒有多大信心，便帶了一批人手在五里外等候，隨時追下去，將萬天鵬抓回來。

而烏八爺也將這件事對蕭原說了。

* * *

「蕭原，這樣吧，你放過我，我將烏八爺的五百塊大洋票子分一半給你，從今後你走你的路，我過我的橋，怎麼樣？」萬天鵬大叫道。

一頓又叫道：「橫豎你也奈何不了我，我也拿你沒辦法，那何不就此罷手？苦纏下去，那只會兩敗俱傷，那又何苦呢？」

蕭原馬上道：「萬天鵬，你死了這條心吧！我不會罷手的，除非你自願讓我將你押回去……」

「放屁！」萬天鵬厲叫起來。「你既不知好歹，那我們就走着瞧吧，到頭來，可不知道誰生誰死！」

「萬天鵬，你以爲這一次還能夠逃得了麼？」蕭原叫道：「就算待到天黑，你也溜不了，我今日就算冒點險，也要抓住你！」

「蕭原，別吹了，你唬不倒我的。」萬天鵬大叫道：「你的本領我也領教過了，與我只是半斤八兩。」

蕭原不再理會他，却悄悄地往左邊拋下了一顆石子。

那顆石子順着山坡滾下去，發出聲响。

但這一次萬天鵬沒有上當。他沒有貿然開鎗射擊，只伏在石後不動。

蕭原跟着將大塊的石頭往下扔。

這一來，萬天鵬再也伏不住，探頭出來窺看——是否蕭原從上面衝下來，還是玩什麼花樣，那知道他才探頭出來，只聽「砰」的一聲，一顆子彈擦着他的額側射過，嚇得他縮頭不迭，定定神，只覺額上一陣劇痛，伸手摸一下，原來額角上被子彈擦破一層皮，流出血來。

原來蕭原在扔下那塊大石後，便探頭窺視着下面的動靜，那支步鎗也對準了那塊大石，要不是他不慣用步鎗射擊，準頭稍偏，不然，若是用他那支已落在萬天鵬手上的匣子鎗射擊的話，肯定已射爆了萬天鵬的腦袋！

蕭原跟着又往下扔石塊，萬天鵬學乖了，龜縮在石後，不敢露面，以免成爲蕭原的鎗靶。

蕭原再一塊大石推下去，正欲隨着竄下去，那知道萬天鵬却忽然從石旁探出手來，往上掃射半梭子彈。

幸好蕭原還未竄出去，不然，肯定會被掃射中。

但那些激射的鎗彈也逼得他不敢稍爲將頭抬起來。

而萬天鵬却在那刹那自石後竄出來，也不理會那滾跳着疾滾下來的大石塊，往左下方連竄帶滾往下衝。

待到蕭原警覺的時候，急忙探頭向他開鎗射擊，但却射不中他，被其竄入七八丈下面的一塊山石後。

蕭原立刻也衝下去。

萬天鵬忙朝他開鎗射擊！

子彈從蕭原的頭上身邊射過，險極了，蕭原急忙滾到一塊凸起的山石前，趴在那裏，不敢將身子露出外面。

萬天鵬又乘這時候往下竄。

待到蕭原發覺的時候，萬天鵬已竄下數丈，忙開鎗朝他射擊，却被那些山石野樹阻擋了視綫，令到蕭原無法射中他。

而萬天鵬也很狡猾，左竄右跳的，令蕭原很難覷準他的身形，在這種情形下，就算蕭原鎗法再準，也很難射中他。

結果，被萬天鵬竄落山脚。

而蕭原也冒險往下衝。

——既然他在上面無法射中他，他自然也很難射中他，因此，蕭原才會冒險往下衝。

一個往下逃竄，一個往下追，兩人不時會向對方開一鎗，雖然明知射中對方的機會很微，但那不過是以之阻嚇一下對方吧了。

就這樣，萬天鵬終於逃竄到山脚下。

而蕭原也追到山脚處。

但這時候蕭原那支步鎗的子彈已射光，就只剩下那支手鎗還有兩顆子彈，因此，他不敢再浪費子彈，胡亂向下開鎗射擊。

他必須在有把握的情形下，才能夠開鎗，不然，若是射光了子彈，那他的處境就危險了。

那時候，他不但不能將萬天鵬抓起來，只怕還會死在他的鎗下。

萬天鵬逃到山脚下，反手朝蕭原掃了一串子彈，壓得蕭原不敢抬起頭來，而他却乘這空隙，竄奔向山脚的另一面！

蕭原緊追過去，却被萬天鵬一個「回馬鎗」，向他開了數鎗，幸好他眼快，疾忙撲倒在一塊石後，但仍然讓一顆子彈擦傷了他的面頰，嚇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蕭原沒有還擊，因爲他的鎗只剩下兩顆子彈，決不能隨便發射，若非有九成把握，他不會輕易開鎗射擊。

撲倒在地上後，蕭原一個疾滾，從石塊的另一邊竄出來，急追下去。

追到山脚的拐彎處時，他忙刹住脚步，彎下身子，慢慢地移動身子，食指緊扣在鎗機上。

本刋啟事

由於近月來各地紙張、油墨、印刷原料，突飛猛漲，致使印刷成本及各項開支相應提高。近半年來本刋營業結算，虧損仍鉅，故不得不將本刋定價由29年第28期（即九月十四日出版）起，調整定價每本港幣七元，冀望稍能平衡虧損。情非得已，希各地讀友體察衷悃，祈爲見諒。

武俠世界（周刋）謹啟

驀地，他聽到後面隱隱傳來人聲，忙往後縮縮身子，扭頭往後張望。

只見一伙人自遠處奔來，爲首的人似是烏大虎。

眨眼間，那伙人已奔近了一點，看清楚，領頭的那個人果然是烏大虎！

蕭原立刻舉手揮動幾下，好讓烏大虎等人看到他。

烏大虎果然看到他，並且認出他，也舉起手中的鎗，朝他揮動一下。

蕭原原本立刻追下去的，想了一下，決定還是等烏大虎那伙人趕到來，才聯同他們追下去。

畢竟，人多總比人少好，而且，烏大虎他們又熟悉這一帶的地形，對於追捕萬天鵬這頭黑豹自是大有幫助。

烏大虎等人很快便奔跑到來，看到蕭原無恙、烏大虎顯得很高興。

他是一個耿直的人，對於烏八爺將蕭原抓起來，以之交換烏寶財，他心裏頗不以爲然，但烏八爺不但是一鎮之長，更是他的長輩，因此，他不敢表白出來，而對於萬天鵬要他脫光衣服那件事，一直記在心中，認爲是奇耻大辱，恨死了萬天鵬，因此很希望蕭原能夠殺死萬天鵬，替他出一口氣，很自然的，他對蕭原便生出一份好感來，如今看到蕭原無恙，當然感到高興。

「蕭原，你沒有死在那傢伙的手上，甚好！」烏大虎緊握着蕭原的手，搖動一下。

蕭原笑一下，說道：「皇天有眼，又大概是我命不該絕吧，所以，沒有被他殺死！」

「萬天鵬那個傢伙呢？你殺死了他？」烏大虎四下張望着。

蕭原搖搖頭。「被他逃了，你們要是早一點趕到來，他便插翅也逃不了！」

「由於不知他帶着你往那裏走，我們只好在附近找尋，及至隱隱聽到鎗聲，才追尋下來，唉，想不到來遲一步。」烏大虎不甘地一拍大腿。「往那裏逃了？」

「往那邊逃了。」蕭原伸手一指彎角的那面。「他逃了只一會，相信他仍未逃得太遠，我們快追下去。」

「這附近一帶的地形，我們都很熟悉，他既然沒有逃遠，我們會追上他的，這一次，決不能讓他逃了！」烏大虎說着便朝他的手下揮揮手，往山脚那面拔脚奔去。

蕭原却一把扯住他，說道：「烏老兄，可否借一支鎗給我？我這支鎗只有兩顆子彈，而且，太遠也不管用。」

烏大虎回頭對一個漢子道：「阿山，將你那支鎗給蕭老兄。」

那漢子遲疑一下，被烏大虎瞪了他一眼，才將手上的那支駁壳鎗遞給蕭原。

蕭原接過，說了聲：「謝謝。」將那支鎗收藏回脚上，正想說話，烏大虎已像一陣風般，往山脚那面奔去。

蕭原叫一聲：「小心他匿伏在附近放冷鎗啊！」跟着烏大虎奔去。

那些漢子也緊跟着奔下去。

* * *

山脚的那一面是一個樹林子，林子的另一邊是一座小山，而林子背後却是一座

頗高的山，山勢連綿。

眼前的情形，萬天鵬只有兩條路可逃：一是竄入林中，往後面的那座高山逃去，二是逃上林邊的那座小山，往山後竄去，捨此之外，沒有其他的路可逃。

烏大虎主張往林中追去，他認爲萬天鵬極可能逃入林子中，因爲逃入林中不會被人發現踪跡。

蕭原却認爲，萬天鵬極可能逃上林邊的那座小山上。他與烏大虎商議了一下，決定分成兩撥，一撥往樹林內追入去，另一撥往小山上追上去。

烏大虎便吩咐兩個手下跟着蕭原，往小山上追尋，他則帶着大部份手下往林中追入去。

蕭原與兩個隊員登上小山頭，發覺到山上有兩滴血。

在附近找了一遍，又在山後那面發現了一滴血。

那兩個自衞隊員認爲萬天鵬往山後那面逃下去了，因爲山後那面既然有一滴血，而山後那面又是連綿的山丘及樹林，一個逃命的人，自然會揀那面逃竄，以掩藏自己的踪跡。

蕭原却沒有說什麼，向天開了一鎗，通知進林子的烏大虎等人趕來這裏。

在等待烏大虎等人趕來時，蕭原不停往山頭左邊——也就是樹林子對面的那一邊張望。

原來，他在心裏認爲，萬天鵬流下的血點，是故弄玄虛，目的是將他們引入歧途，而他實則不是往山後逃竄的。

山頭的左邊是一片荒野地，有兩座相隔頗遠的小土丘，可以清楚地看到很遠的地方，若是有人在那裏逃竄，一定會被看到。

蕭原認爲，萬天鵬極有可能往那面逃竄，像他那像狡猾如狐的人，往往會出人意表的。

他向那兩個自衞隊員問：「兩位老鄉，你們熟悉這附近一帶的地形麼？」

「熟悉。」一個剃光了頭的漢子道：「我們很多時會到這一帶的山上打獵的，這附近的每一處地方，我幾乎都走遍了。」

「往那面走，可以走到什麼地方？」蕭原指一下山頭的那一面。

「那面一直通向兩省交界的連綿大山區。」還是那個光頭的漢子道：「但也可以繞個彎，走回烏溪鎮。」

「需要多少時候？」蕭原心頭跳動一下。

「大約需半日左右。」光頭漢子道。

「你走過麼？」

「走過好幾次了。」

「從這裏走回鎮上，需多少時間？」

「半日有多。」

蕭原沒有再問什麼，蹙着眉，凝眸想起來。

——他幾乎可以肯定，萬天鵬正從那面往鎮上竄去，而他之所以往鎮上竄去，大概要出一口氣，而且，也是烏大虎他們所想不到的，若猜料不錯，那烏八爺父子就危險了。

想到這裏，他恨不得立刻「飛」回鎮上，阻止萬天鵬的報復。

烏大虎與大部份衞隊終於趕到來，劈頭便問：「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發現了萬天鵬？」

「差不多。」那個光頭漢子搶着道：「我們在山頭上發現幾滴血漬，我們猜大概是萬天鵬那土匪流下的。」

「在那裏？」烏大虎往地上瞧着。

「這裏。」另一個一直沒有說話的漢子指一下他腳下：「另外兩滴就在上一點的地方。」

烏大虎走前兩步，蹲下來，看看地上那兩點血跡，抬頭問蕭原：「蕭老兄，你也認爲是萬天鵬留下的？」

蕭原點點頭，不想說什麼，烏大虎已興奮地道：「那他一定從這裏竄下山去，逃入那些野森林中。我們快追下去，不要被他跑了。」說着一揮手，便要往下山去。

蕭原忙叫住他：「烏老兄，等一下。」

烏大虎看着蕭原，心急地問：「蕭老兄，你想說什麼？」

「烏老兄，我猜他未必從這面竄下去。」蕭原道。

「蕭老兄，他在這裏留下一滴血，証實他曾經過這裏，從這面往下竄逃，你却說他未必從這裏往下逃？那他怎會在這留下血跡？難道別處也發現血跡麼？」烏大虎不解地道。

「這倒沒有。」蕭原道：「但也未必可以証明他就是從這裏往下逃啊！」

一頓又道：「烏老兄，萬天鵬這個人很奸狡，說不定，他是故意在這裏留下血跡，目的就是引我們上釣，令到我們追下去，實則，他往另外一個方向逃了。」

烏大虎想了一下，認爲蕭原說得也有道理，便道：「蕭老兄，你認爲他往那裏逃？」

「我猜他往這邊逃去。」蕭原指一下他面對的這一邊：「聽這個老鄉說，從這個方向往前走，是可以繞回鎮上的，是麼？」

烏大虎點點頭：「確是可以繞回鎮上，大約要走半天左右。」

「烏老兄對付萬天鵬這頭黑豹，不能以常理來猜度他的，他這個人狡猾異常，你試想一下，換轉是你，在逃走的時候，會不會在路上留下明顯的痕跡？被追他的人發現？」

「當然不會！」烏大虎斷言道：「而且，還會弄掉它，以免追踪的人循跡追下去。」

「這不就是了？」蕭原道：「像萬天鵬這種人，你以爲他會大意到留下痕跡也不知覺麼？」

「蕭老兄，你是說，這滴血跡是他故意留下來的？」烏大虎雖然生性耿直，却不是一個愚笨的人。

「我以爲是！」蕭原加重語氣道：「我猜，他極可能從這面逃去，竄回鎮上，找烏八爺報復！」

烏大虎臉色一變，脫口道：「那八爺豈不是很危險？」

蕭原用力點點頭：「這正是他狡猾的地方，若我們被他引入岐途循着血跡的方向追下去，那他便狡計得逞，在八爺與鎮上的人毫無知覺的情形下，竄回鎮上，烏八爺在毫無防備之下，只怕會遭他的毒手，而在我們發覺上當後，再折回去，只怕救援不及，他却從容走了！」

「那麼我們現在怎辦？」烏大虎沒了主意，看着蕭原。

蕭原早已成竹在胸：「烏老兄，我們剛才所說的，只是我的猜測，不一定正確，因此，爲了不致於顧此失彼，我以爲可以將人手分爲兩撥，一撥趕回鎮上，一撥朝那個方向追下去，這就可以兩面兼顧到，你認爲怎樣？」

「這個主意很好，就這樣辦。」烏大虎連連點頭。

「烏老兄，這麼吧，你們比較熟悉這一帶的地形，就由你帶一撥人手往那面追下去，我則帶幾個人趕回鎮上。」

烏大虎想了一下，點頭道：「好，就這麼辦。」

跟着，他再派了兩個人，與先前的那兩個，合共是四個人，跟蕭原趕回鎮上。

雙方並約定，那一方若在路上發現了萬天鵬的踪影，便朝天開兩鎗，知會另一方，以免另一方繼續追下去。

接着，兩撥人便各自往兩個方向追下去。

＊　＊　＊

萬天鵬果然如蕭原猜想的那樣，從那個方向竄回烏溪鎮。

山上留下的幾滴血，也確是他故意留下的，其目的就是想令到蕭原誤以爲他往山後那面逃竄，因而追下去，那他就可以從容潛回烏溪鎮了，就算蕭原等人很快便發覺中了他的詭計，折回去時，他可能已潛回鎮上，向烏八爺來個大報復，蕭原他們却根本來不及阻止他。

對於烏八爺，他是痛恨極了。

他恨烏八爺在鋳住蕭原的那個手銬上做了手脚，要不，他早已殺了蕭原，再無後顧之憂，可以自由自在地要去哪裏便去哪裏，不用顧忌蕭原的追捕，而且，還差點死在蕭原的手上。

於是，他決定向烏八爺報復。

他要讓烏八爺知道，與他耍花樣，是沒有好下場的。

而只要烏八爺一死，在蛇無頭不行的情況下，他的手下自然再不會追捕他，那他就不用同時兼顧兩方面對他的追捕了。

一個蕭原已經令到他幾乎應付不了，再加上烏八爺的手下，他簡直不敢想下去。

而他更後悔，沒有一早便一鎗將蕭原解決了，以致令到自己又要狼狽地逃避蕭原的追捕。

他在深夜時分，潛回鎮上。

他知道鎮上的自衞隊剩下沒有多少個，因爲他在那個山頭上，看到烏大虎等人和蕭原一起向那邊奔去，才溜下山的。

雖然他這時候又累又餓，但他仍然沒有歇下去，往烏家大宅竄去。

因爲他知道，若不抓緊時間將烏八爺制住，說不定蕭原與烏大虎等人會及時趕回來，那他便無機會下手了。

而他更深知，他佈下的誘敵走入岐路之計，就算一時間可以騙住蕭原，也騙不了多久，像蕭原這種經驗豐富的追捕手，任何詭計也騙不了他多久的，因此，他必須抓緊時間，以免沒有機會向烏八爺下手報復。

萬天鵬也估計到，烏八爺怎也料不到，他會潛回鎮上的，而烏八爺一家在救回烏寶財後，必定很歡喜，會有一番擾攘熱鬧，那自然會感到比平時更疲累，因而早已睡覺，那些護衞的在高興之餘，自然也放鬆防範，這對於他來說，可是大大有利。

他潛到烏家大宅的牆下，傾聽一下，果然聽不到一點聲息，宅內黑沉沉的，大概果如他的所料，早已上床安睡了。

他繞着烏家大宅繞了半個圈子，才在一處牆下往上攀上牆頭。

萬天鵬似乎不單止練過軟骨功，甚至還練過壁虎功或是大力鷹爪功，不然，他不可能有如一隻壁虎般，攀上丈二高的圍牆的。

攀上牆後，噓了一口氣，探頭往內張望一眼，嚇得他縮頭不迭。

原來，就在他探頭張望的刹那，有兩個護院的恰好巡到來，幸他縮得快，不然，他可能會被發現。

待那兩個護院的走遠了，他才翻上牆頭，然後輕巧地向下跳落去。

落地時，居然沒有發出什麼聲響來。

伏在地上張望了一下，確定附近沒有人，他才飛快地竄到大屋子旁邊的一棵樹

下。

藏在樹後喘了一口氣，他便悄沒聲息地標竄到那座大屋子的牆下，掩到前面看一下，發覺那是一座廳堂，那裏面自然不會有什麼人，他也懶得進去看一下，便向另一排屋子竄去。

結果，他發覺烏家確是很大，單是院落就有五個，他猜想那極可能是烏八爺的五個妻妾居住的，但却無法確定那一個院落內睡着烏八爺。

正如烏八爺的五個妻妾都不知他那一晚會到那一處睡一樣。

若是每一個院落都潛進去探看一下，那不但費時失事，也很容易被人發覺，因此，令到他一時之間不知怎辦才好。

若是退出烏家大宅，他又不甘心，他不由苦思了起來。

終於，讓他想到了一個好主意。

——若是在大宅內任何一處放火燒起來，那必就會驚動了宅內的所有人，烏八爺必會現身查詢發生了什麼事並吩咐宅內的人將火撲熄，而他只要藏匿起來，那就可以窺到烏八爺的出現，若有機可乘，便出手將烏八爺制服，若沒有，那便等宅內的人將火撲熄，各自回去休息後，便潛入烏八爺住宿的院子內，將他制服，那便可以達到他那個惡毒的目的，既可以脅持烏八爺逼令烏大虎殺死蕭原，最後，他更可以將烏八爺殺死，一洩心中的那股烏氣。

他認爲這個主意很好，決定依計而行。

他偷偷地在大宅內潛行了一會，終於讓他找到堆放柴草的地方。那是一個很小的偏院。

那裏面放滿了雜物。

在一間小屋內，有一個人睡着，大概是一個下人，負責看守柴草的。萬天鵬將那個下人擊暈，跟着燃着火種，在一堆柴草上點起了幾個火頭，便竄出院地外，爬上一棵大樹上。

躲在樹上的萬天鵬居高臨下，看得很清楚。

未幾，便被那兩個巡夜的護院發覺了，馬上放開喉嚨大叫起來：「起火了，不好啊！快來救火啊！」

緊接着，有人從屋內跑出來，敲響銅鑼。

剎時之間，整座大宅內的人都被驚醒了，一時間只見人影紛紛，燈光驟亮，一聲狗吠，加上驚心動魄的銅鑼聲，響成一片。

有不少人提着水桶往那個小院子奔去，那兩個發現起火的護院一個已動手撲救，另一個則跑入那間小屋子內。

躲在樹上的萬天鵬恨不得將那個奔入小屋子內的護院一鎗打死，但鎗聲一定會驚動宅子內的人，更會暴露了他的藏身之處，因此，他只好忍着，在心裏咒罵那個護院。因爲若是那個護院發覺屋內那個下人是被擊暈的，那就會令到他驚覺到，若火是有人放的，宅子內的人自然會提高警惕，那他想向烏八爺下手，就不會那麼容易了。

但眼前的情形，却令到他無可奈何。

因爲他藏匿的樹下，有不少人奔過，他若是動一下，肯定會被樹下經過的人發現。

他躲在樹上根本連動也不敢動一下，若是被下面經過的人發現，只怕他無法逃得了。

而烏家大院附近的人家，也被驚動了，紛紛跑出屋外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有人知道烏家大宅起了火，馬上拿着水桶趕去幫忙撲火。

烏家大宅內這時早已燈火明亮，這令到躲在樹上的萬天鵬對屋子內的情形看得很清楚。

忽然，他的心頭猛跳了一下。原來，他看見烏八爺在幾個人的簇擁下，向小院子這邊走過來。烏八爺大概是匆匆走出來的，身上披了一件外衣，邊走邊與走在他的身旁的一個中年人在說話。

那個中年人不是別人，正是烏年生。

而走在兩人身前和身後的漢子，身上都帶着鎗，不用說，那是烏家的護院。

萬天鵬在樹上看看烏八爺越走越近，幾乎忍不住向他開鎗射去，不過，他還是忍住了。

——毫無疑問，在這樣近的距離下，他有信心可以絕對一鎗擊斃烏八爺，但他自己也絕對逃不了，而他這次來，是想殺死烏八爺，可不是與烏八爺拚個同歸於盡的，因此，他只好按捺着。

由於發覺得早，加上救火的人很多，所以，火勢雖然猛烈，但很快便被撲熄了。

而那個被擊暈的下人也被救醒過來，被那個護院帶到站在院外的烏八爺面前，將他被人在夢中擊暈的事對烏八爺說出來。

烏八爺一聽，面色驟變，驚疑地四下張望了一眼，才說道：「阿旺，你看到將你打暈的人是什麼模樣麼？」

「老爺，我不是說了麼，當時我在睡夢中被擊暈的，怎看到那人的模樣？」

烏八爺揮揮手：「沒你的事了……」待阿旺走開後，才大着聲對烏年生道：「年生，你看，會不會是那個傢伙……」

下面的話低得令烏年生聽不到。但烏年生却猜到他說的那個人是誰，因爲他亦已想到：「老爺，你是說，那個傢伙竄回來，偷偷潛入來，放那把火？」

烏八爺點點頭，臉上陰晴不定：「你以爲呢？」

「有這個可能。」烏年生道：「大虎他們這個時候還未回來，可能還未將那個傢伙截到，而那個傢伙可能對我們在蕭原的手銬上做了手腳，所以懷恨在心，便乘虛潛回來，欲……」下面的話，他有點顧忌，所以沒有說出來。

烏八爺不是笨人，馬上猜到，並替烏年生說出來：「年生，你是說那個傢伙潛回來，向我報復？」

烏年生點點頭。

「這麼說，那個蕭原被他殺死了，還是殺不了他？」烏八爺幾乎大聲叫起來。

「都有可能。」烏年生道：「但願我們的猜想都是錯的。」長長的噓了口氣。

「那我們現在怎麼辦？」烏八爺看着烏年生。

他本來不是一個沒有主意的人，但想到放火的人若眞的是萬天鵬，那他豈不是

隨時會被萬天鵬暗算？還有他的家人，他的心開始亂了，也就拿不定主意了。

「老爺，馬上派人在宅院內嚴加防守，並且通宵亮着燈火，會令到那傢伙無法潛進來向你下手，而我們則派出人手，在鎭上內外搜尋那傢伙的踪跡下落，令到那傢伙無法藏身，說不定，有可能將那傢伙抓到。」

烏八爺沒有了主意，聽烏年生說得也有道理，便連連點頭：「年生，這個主意不錯，就這麼辦。」

說完，便與烏年生在那四個護院的簇擁下，向第三座院落走去。

躲在樹上的萬天鵬恨得咬牙切齒的，但却不敢妄動，雖然他有絕對的把握擊斃烏八爺，但他却沒有把握可以逃脫得了，因此，雖然，烏八爺距他只有丈許遠，他却不敢動一下。

而對於烏年生這個人，他也恨得牙癢癢的。

因為烏年生出的那個主意會令他無法在烏家內偷偷行動，而且還要抓緊機會溜出烏家，要不，待到烏家上下一片光亮時，他就無法離開，遲早會被烏家的人發現，那時候，他想走也走不了！

他看着烏八爺走入那個院落後，向下張望一眼，附近沒有人，忙從樹上溜下來，躲躲閃閃地往院牆下竄去。

幸好烏家內的人在救完火後，都各自回去清洗一下身上弄髒的地方，附近沒有人，因此，他沒有被什麼人瞥到，順利地溜到牆脚下，立刻有如一隻壁虎一樣攀上牆頭，翻跳出牆外。

說起來眞是險，他才翻跳出牆外，站起來，牆內忽然燈火點點，一片明亮，原來，那些下人及護院已依照烏八爺的吩咐，紛紛點亮了燈籠、火把及油燈，在屋裏屋外及庭院的各處掛插起來，一時之間，屋子內燈火明亮。

若是萬天鵬走遲一點點，便會無所遁形。

他不敢稍留，急忙竄躍而去。

再陷匪手　死裏逃生

蕭原與那四個自衞隊員趕到鎭上時，恰好就是烏家大宅內亮起一片燈火的時候。

蕭原五人老遠看見烏家大宅一片燈火，馬上知道必是發生了什麼事，蕭原的心頭震動了一下，忙對那四個自衞隊員道：「我們快趕到烏老爺的宅子看一下，發生了什麼事。」

那四個自衞隊員馬上放開脚步，向烏家大宅竄奔而去。

蕭原緊跟着。

說起來，大概是萬天鵬倒霉吧，那麼巧，他在一條黑暗的後巷內往前竄奔，却遇上了蕭原五人。

原來，蕭原五人也從那條長長的後巷奔回烏家大宅。

是那個光頭的漢子——叫阿青的帶路的。

據阿青說，走這條後巷可以較快趕到烏家。

那眞的不是冤家不碰頭。

那條後巷很直，因此，待雙方警覺到對面有人奔來時，雙方已互相看到對方的人影。

跑最前的阿青由於看不清楚奔來的人影是什麼人，因此便喝一聲：「什麼人？」

萬天鵬在驟看到對面有幾條人影奔過來的刹那，已頓感不妙，忙刹住脚步，及至聽到阿青的喝聲，他便不理三七二十一，抬手就朝阿青五人連開數鎗，同時間轉頭便跑！

蕭原眼快口急，在萬天鵬抬手的刹那，疾喝一聲：「伏下！」他自己首先撲落地上。

阿青四人驟聞蕭原疾喝，知道不妙，急忙往地上撲下去。

也幸好蕭原眼快口急，阿青四人的反應也快，只聽子彈呼嘯着從他們的身上激掠而過，嚇得他們都出了一身冷汗。

「砰砰」兩聲，蕭原在撲落地上的刹那，朝往回奔的萬天鵬的背影連開兩鎗。那兩鎗他根本沒有瞄準——事實上也來不及，便開鎗射去了，却嚇得萬天鵬一個餓狗搶屎，以免被射中。

蕭原開鎗的目的只是想阻嚇一下萬天鵬的奔逃，果然達到了。

阿青他們也接連向那邊開鎗。

「嘯嘯」銳響的子彈掠射聲，嚇得萬天鵬不敢從地上竄起來。恁他的經驗，他聽出那些急激掠射的子彈就在他的身上不到一尺的地方射過，他怎敢竄起來，除非他不要命！

鎗聲一響，附近一帶的居民頓時被驚醒，霎時間，狗吠聲與小童的驚哭聲響成一片，却沒有人胆敢出來看一下。

子彈無眼，誰不害怕會殃及無辜！

烏家大宅那邊自然也聽到鎗聲，起了一陣恐慌，烏八爺立刻吩咐四個護院往鎗聲傳來的地方跑下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

蕭原在阿青等人接連向那邊的萬天鵬開鎗射擊之時，乘機從地上竄起來，往前奔去。

——他已猜到，那邊伏在地上不敢抬起頭來的「人影」，肯定就是萬天鵬，他是從鎗聲聽出那是他那支匣子鎗的發出鎗聲，對於自己那支匣子鎗，他熟悉得有如熟悉自己的雙手十指那樣，既然「狹路相逢」，他怎能再放過他，讓他逃了。

他希望藉着阿青四人的火力將萬天鵬壓制住，讓他趁勢追前去，將黑豹萬天鵬捉住，但他才竄起來，便被萬天鵬反手連開三、四鎗，差點射中他，嚇得他忙往前竄撲落地上，並還了兩鎗。

萬天鵬又反手向蕭原五人掃射了半匣子彈，壓得阿青等人不敢稍微抬起頭來。萬天鵬在那刹那有如一頭豹子般，從地上竄起來，往前沒命奔竄。

——若是被烏家大宅的護院趕到來，將巷子那頭堵塞起來，那他便變成兩面受敵，變成甕中鼈，想逃也逃不了，因此，他必須先一步奔出那條長長的後巷。

阿青四人急忙朝他開鎗射擊，却沒有一顆子彈射中他，但飛掠的子彈逼得他不敢將身子抬得太高，繼續往前飛奔。

蕭原瞄準了，開了一鎗。

萬天鵬應聲斜跌落地上。

阿青四人立刻從地上標竄起來，向前衝去。

蕭原忙疾喝道：「小心！」

喝聲未過，那邊的萬天鵬手一抬，鎗火閃吐，射出一串鎗彈。

阿青等人聽聞急忙撲回地上，但已慢了那麼一剎那，阿青與另一個漢子大叫一聲，跌倒在地，另兩個還好，沒有被射中。

而萬天鵬在抬手開鎗的剎那，從地上竄起來，一拐一拐的，往前飛奔。

蕭原朝萬天鵬開了一鎗，却射不中，從地上竄起來，邊對那兩個沒受傷漢子喝道：「你們留在這裏看着受傷的阿青兩人，我去追那土匪！」有如箭一樣，追前去。

萬天鵬忽然扭身反手朝後開了一鎗。

蕭原忙往墻上一貼，萬天鵬身形一閃，轉入一條橫巷內。

蕭原疾追下去。

來到轉角處時，往墻角上一靠，倏地手臂一彎，閃電般朝墻角的那面開了一鎗。

若萬天鵬仍匿在墻角的那面，必然會被他那一鎗射中。

萬天鵬顯然沒有匿在墻角那面伏擊他，蕭原開了那一鎗後，聽不到他的動靜，忙轉入那條橫巷內。

果然沒有萬天鵬的踪影。

原來那條巷子很短，大約只有十戶人家左右，巷子的那一頭又是一條橫巷，蕭原追到那邊的巷口頭，忙蹲下來，往地上察看起來。

先前那一鎗既然射傷了萬天鵬，那一定會流血的，只要看看橫巷的那一頭有血漬滴在地上，便可以斷定他逃往那一頭了。

結果，蕭原在橫巷的右邊那頭發覺地上有血漬，正想追下去，却驀地聽到短巷的那頭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聲，他知道必是烏家的人趕來了，猶豫了一下，他決定等烏家的人趕到來後，與他們一起追截萬天鵬。

對於烏溪鎮，他一點也不熟悉，而烏家的人却很熟悉，對於追截萬天鵬自然大有幫助。

身後那頭的巷口人影連閃，蕭原忙開聲招呼道：「快來這邊，萬天鵬往那一頭逃去了。」

那幾條人影聞聲忙趷轉入這條小巷，往蕭原那邊奔過來。

蕭原一眼便認出，那幾個人果然是烏家的護院以及自衞隊員，其中一個正是護院頭兒余光，他在被押去交換烏寶財的那天早上，曾見過他一面。

余光也一眼便認出蕭原，疾聲道：「是你？」

蕭原道：「阿青他們在那條長巷內，他與阿木都受了傷，阿山與阿海看着阿青兩個，我們快追下去，不要讓那傢伙跑掉了。」

余光道：「好，這一次決不能讓他逃了！」一揮手，與蕭原當先往橫巷的右邊追下去。

他們一直追出鎮外，黑夜之中，不知往那裏追下去才好。

因爲再也發覺不到那些滴在地上的血漬，更看不到萬天鵬的影踪，一時之間，教他們很難下決定，往那個方向追下去。

就連蕭原也沒了主意。

他實在太累，也實在太餓。

他自從在早上吃了兩碗飯後，至今未吃過東西，先是與萬天鵬追逐鎗戰，繼之趕了半天路，連氣也沒有喘一口，便又遭遇上萬天鵬，就算是鐵打的人，也支持不住。

而一個人在又累又餓的時候，腦袋都是比較遲鈍的。

蕭原正是這樣。

余光不想在黑夜中到處亂找，那很容易會遭到意外的，因此，他提議返回烏家，待天亮再搜索萬天鵬的下落。

蕭原却不同意。

他雖然又累又餓，却認爲必須打鐵趁熱，召集更多的人手到這裏來展開搜索，他估計萬天鵬在受了傷之下，而且與他一樣又累又餓，肯定逃不了多遠，說不定，就躲匿在附近，若是加緊展開搜索，那說不定可以將他搜出來。

他將自己的意思對余光說出來。

起初，余光不聽他的，後來有一個自衞隊員表示贊同蕭原的主意，他才勉强同意。

於是，他派了一個護院趕回烏家大宅，請烏八爺召集更多的人手，帶備燈籠火把，趕來這裏，展開搜索。

蕭原乘這機會坐下來，歇一歇。

* * *

出動了數十人，在附近一帶搜索了大半夜，却連萬天鵬的影子也找不到。

而鎮上的人都被驚醒了，不少人走出來看熱鬧，有些自動加入搜索萬天鵬。

直到半夜過後，確定萬天鵬不可能藏匿在附近，他們才收隊回去。

鎮上慢慢也沉寂下來。

在返回烏家大宅的路上，蕭原不斷地思索着：到底萬天鵬躲在那裏？

——會不會躲在鎮上？

這個念頭在他的腦海中一閃，他馬上認爲，這個可能性最大。

只有躲在鎮上，才最難找尋。

他決定待到了烏家後，將他的想法說出來，並要烏八爺在天亮前，派人將靠貼着他們追出鎮外的那一帶房屋封鎖起來，然後逐屋搜查。

他認爲萬天鵬極有可能躲匿在那一帶房屋的其中一間之內。

一個又累又餓，又要逃避追捕的人，最理想的藏匿之處，莫如潛入一戶人家躲起來，那不但可以弄到吃的喝的，還可以脅持屋內的人替他包紮好傷口，然後好好地歇一下，有什麼事，還可以脅持屋內的人作護身符，那還有什麼比這更合適的？

* * *

蕭原猜想得沒有錯，萬天鵬確是藏匿在鎮內的一戶人家中。

那戶人家只有一個人，是個又老又瞎的婦人，而且，那間破舊的屋子的附近只有幾戶人家，都是鎮上最窮困的。

而那個老婦人正是替萬天鵬送信到烏家大宅的那個瞎眼婦人。

萬天鵬之所以選上她那間屋子，是因

爲那婦人又老又瞎，就算發覺他潛入屋子內，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而且也無力反抗，因此，他才決定潛入那瞎眼老婦人的家中。

這時候，那個老婦人躺在床上，被萬天鵬綑綁了手脚，還用一塊破布將她的嘴巴塞起來。

他坐下來喘息了好一會，才將腿上的傷口，重新包紮起來，然後摸到灶間，先拿個碗舀水喝了個飽，才看看有沒有吃的。

結果，他在一個鐵鍋內找到一些冷了的飯菜，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狠吞虎嚥起來。

雖然只吃了個半飽，却感到好多了，萬天鵬又摸回房內，往地上一躺，睡過去了。

他實在太疲倦了。

蕭原隨着余光等人回到烏家大宅。

烏八爺還未睡，與烏年生坐在燈火明亮的客廳上，說着閑話，等那些手下回來。

——若得不到萬天鵬是否被捉住的消息，他實在睡不着覺。

一眼看到余光與蕭原等人走進來，他劈頭便對余光道：「抓住那該死的萬天鵬了麼？」

余光喪氣地道：「找了大半夜，連他的影子也找不到。」

「你們是怎麼搞的，出動了這麼多人，居然連那頭黑豹也捉不到，眞是飯桶，統統都是飯桶！」

余光垂頭道：「老爺，半夜三更的，在鎭外要找一個人，簡直有如大海撈針，何況，他可能不是躲匿在那附近一帶，早已逃之夭夭，那怎找得到他？」

「烏八爺，這不能怪余老兄的，」蕭原插口道。「那傢伙根本就沒有躲藏在那一帶地方，就算用再多的人手去搜索，也找不到他的。」

一頓又道：「說起來，該怪我，都是我猜錯了，才會找不到那傢伙。」

「蕭原，原來是你！」烏八爺大感意外地睜眼看着蕭原。「你沒有被那傢伙殺死，眞好！」

烏年生顯得很高興，接口道：「蕭原，看到你眞高興，你沒有殺死萬天鵬麼？」

蕭原忙道：「烏八爺，烏老兄，我也很高興能夠再看到你們，烏大虎他們大概快趕回來的了。可惜的是，未能殺死萬天鵬，那傢伙溜滑得緊。」

「來，來，快坐下來再說。」烏八爺熱情地道。

——對於蕭原，他總是感到有點對不起他，因此，對他特別親切，算是一種補償。

待蕭原坐下來，烏年生馬上問道：「蕭老兄，你怎會帶着阿青他們四人趕回來的？」

「因爲我猜到萬天鵬可能會竄回鎭上向烏八爺報復，所以，便與大虎兵分兩路，大虎帶一部份人手朝他留下血漬的方向追下去，我則帶了阿青四人趕回來……」

將他如何從萬天鵬的手中脫身，與之展開鎗戰……最後帶了阿青四人趕回來，又與萬天鵬遭遇上的情形，詳細地說出來。

烏八爺與烏年生聽得動容不已，不時發生驚啊聲。

「蕭原，你確是命大！」烏八爺由衷地道。

「聽你那麼說，簡直是上天有意助你脫險，不然，那顆松子怎會無緣無故地掉下去。」烏年生感嘆地道。

「蕭原，你不會怪我吧？」烏八爺深感不安地對蕭原說道。

蕭原搖搖頭道：「烏八爺，過去了的事，就不要提它了。」

烏八爺一聽，頓時感到一陣輕鬆：「這太好了，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我那麼做，實是不得已的！」

蕭原不想再在這個話題上說下去，岔開話題道：「烏八爺，府上是否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遠遠便看到府上燈火通明的！」

烏年生接口說道：「確是發生了事情，就在個多時辰之前，有人潛入來擊暈一個下人，在柴草堆上放火，幸好發覺得早，及時將火撲熄，我與八爺都猜想放火的人可能是萬天鵬那傢伙，恐防他會再潛入來對八爺不利，因而在宅子內點燃燈火，令到宅子一片明亮，那傢伙若是胆敢再潛入來，便無所遁形。」

「你既然在那條長巷中遭遇上他，那放火的人一定就是他！」烏八爺咬着牙道：「那傢伙居然胆敢向我報復，這一次，我決不會放過他，一定要將他抓起來！」

「烏八爺，我猜他一定躲藏在鎭上的一戶人家中。」蕭原乘機將他的想法說出來。

「蕭原，你那麼說，鎭上豈不是有他的同黨？」烏八爺不由大爲緊張起來。

烏年生也緊張地道：「蕭老兄，鎭上的人都是世代居住在這裏的，都是安安份份的，怎會與萬天鵬那個土匪扯上！」

蕭原知道他們誤會了他的意思，忙解釋道：「烏八爺，烏老兄，你們誤會了我的意思，我並沒有說鎭上有人與萬天鵬同流合污，而是說，他偷偷地潛入鎭上其中的一戶人家中，躲藏起來。」

「那一定會被那戶人家發覺的啊！」烏年生道：「附近的人家一定會被驚動，但鎭上却很平靜。」

「烏老兄，若你的一家大小被萬天鵬用鎗脅持着，你敢聲張麼？」蕭原帶笑說道。

「那當然不敢聲張了！」烏年生不加思索便道。

「蕭原，聽你這麼說，那就不無可能了。」烏八爺點點頭道。

「烏八爺，烏老兄，你們想一下，一個又累又餓，又受了傷的人，還有多少氣力逃走？但我們在鎭外附近一帶搜索了那麼久，往前搜足有七八里，却連他的影子也看不到，那除非他會飛天遁地，不然，我們總會找到他的踪跡的，這只有一個可能，他可能躲藏在鎭上其中一戶人家中！」

蕭原以肯定的語氣道。

「鎭上有幾百戶人家，怎樣找？」烏八爺看看烏年生，又看看蕭原。

「這確是個棘手的問題。」烏年生蹙着

眉頭道。「若是逐戶搜查，那要多少人手?而且，也必然驚動他，只怕我們搜到他躲藏的那戶人家時，他早已偷偷地溜了。」

「烏八爺，我們可以將搜索的範圍縮窄的。」蕭原將他在路上想好的主意說出來。「我猜想他極可能潛入我們追截他時，所路經的靠着鎮邊的那一排房屋的其中一間之內，我們只要將人手集中起來，將那一帶房屋的所有出路封鎖起來，然後將剩下的人手分成幾批，逐戶搜查，這應該可行吧?」

「嗯，這個主意不錯!」烏八爺不由點頭道:「他若是躲藏在那所房屋中，那豈不是打草驚蛇?」

「這一點我也想過了。」蕭原道:「我們可以預先派出一些人手，在鎮外的要緊地方居高臨下，監視着鎮內的動靜，若發現萬天鵬的踪跡，馬上發出訊號，其他地方的人手馬上趕往那裏圍捕他!」

「蕭老兄，你這個小網之外再佈下一個大網的主意，應該萬無一失了。」烏年生由衷讚佩地道。「這個主意絕妙，萬天鵬若是躲藏在鎮上，那他就算插翅也飛不了!」

接轉對烏八爺道:「八爺，你認為如何?」

烏八爺連連點頭道:「很好，很好，就照蕭老兄的主意去做。」

「蕭老兄，你認為什麼時候開始搜查最好?」烏年生問道。

蕭原對於這一點早已想過了，因此，他馬上答道:「我認為最好在天剛放亮那個時候搜查最好。」

一頓，接加以說明道:「天剛放亮的時候，不少人家雖然已起床，但還未出外，這不但對我們的搜查有利，也有利在鎮外監視的人手發現萬天鵬的踪跡，因為街上沒有人，那便不會造成混亂，萬天鵬就無法混在混亂的人羣中，他只要一溜出街外，便無所遁形，在鎮外高處監視的人，很輕易便發現他的影踪。」

「有道理!」烏八爺連連點頭道:「就照你的意思辦，天一亮，就開始行動!」

接回頭對烏年生道:「你去傳我的話，將所有的人手都召集起來。」

烏年生答應一聲，欲起身往外走出去，烏八爺忽然醒覺地對蕭原道:「蕭老兄，我差點忘了，你一定又累又餓了，年生，你順便去吩咐廚房的人弄些飯菜來給蕭老兄吃，好讓他吃了後，歇一會。」

烏年生答應一聲，走出客廳。

蕭原確是又累又餓了，聽烏八爺那麼說，也不客氣，而且感到餓得難受。

* * *

天才微微放亮，烏八爺與蕭原已將人手分派好，負責在鎮外周圍各個高處監視的人手，先一步往鎮外走去。

烏八爺親口吩咐其他負責封鎖那所房屋及搜查的人手，都要聽蕭原的指揮。

烏八爺親口下的命令，那些手下自然遵從。

如今只等天放亮的時候，便悄然趕到那一帶房屋附近，將之封鎖起來，然後展開搜查。

正在這個時候，烏大虎他們趕回來了。

他們之所以這麼遲才趕回來，是因為他們趕返回來的途中，一個自衛隊員跌斷了一條腿，拖慢了他們的速度。

烏八爺吩咐烏大虎那撥人立刻飽餐一頓，加入行動，連烏大虎也要聽蕭原的指揮。

* * *

萬天鵬是被一陣急驟的拍門聲，從昏睡中驚醒過來的。

一骨碌從地上爬起來，手上已緊握着那支匣子鎗，傾耳聽一下，那一陣拍門聲是從外面傳入來的，他這才長長地透了口氣，握鎗的手不由鬆了鬆。

原來，他在驚醒的剎那，以為有人在外面拍這間屋子的門，才會這麼緊張。

但隨即他又緊張起來。

因為隨着那一陣拍門聲後，是一陣人聲，外面似乎發生了什麼事。

他心頭微動，又緊張起來，握住鎗的手也不由緊了緊，躡足走到門前，從門縫處往外窺望。

但他卻看不到什麼。

原來，三四丈外的一間屋子將他的視綫遮擋住了。而人聲正是從那間屋子後面的另一間屋子傳來的。

他雖然看不到什麼，但卻聽到那些說話聲說的是什麼。

他的心頭猛震了一下，眼中露出兇惡的光芒，那神態就像是一頭負隅頑抗的豹子般。

原來，他聽到那些人聲是查問與答問的聲音。

他立刻便猜到那是怎麼回事，雖然他聽到的話聲不大清楚。

不過，他並沒有立刻從屋後往外溜，仍然留在門前，往外窺看着。

一會，他便從門縫中看到有幾個拿着長短鎗的漢子，從對面那間屋子的後面轉出來，走到那間屋子的大門前，其中一個伸手拍門。

才拍門，兩扇大門便一下子打開來，現出一個穿着打了補釘衣的中年漢子，不等那幾個漢子開口，已搶先道:「我都聽到了，你們進來看一下吧。」

原來，那幾個帶着鎗的自衛隊員在屋後那戶人家查問時，這個中年漢子在屋內已聽到了，因此，他也懶得多問，乾脆叫那幾個自衛隊員進屋搜查。

待那幾個自衛隊員進入那間屋子後，萬天鵬這才急急走入那個老婦人的房間內。

他剛想伸手將那瞎了眼的老婦人從床上拉起來，伸出的手忽然僵住了。

原來，他發覺那瞎眼老婦人已咽了氣。

年紀老邁的人，氣息自然較弱，加上若是再有什麼隱病的話，若長時間被人用布團塞着咀巴，是很容易氣絕的。

那瞎了眼的老婦人大概就是這樣氣絕的吧。

萬天鵬不由低聲咒罵了一句很粗俗的話，跟着便一陣風般，走出房間，往前面走去。

原來，他是想解開那瞎眼老太婆，動之以利，再加以威嚇，誘逼她對前來搜查

的人說假話，待到那幾個自衞隊員不加提防時，便驟然發難，將那幾個自衞隊員脅持住，然後用來做護身符，衝出鎮外。

但那老太婆已死了，這個主意自然行不通，要另想辦法脫身了。

本來，他曾想從屋後偷偷溜出去的，但他却認爲，附近一定有人在把守着，他縱使溜出屋外，沒有被人發覺，但溜不多遠，終會被發覺的，那時候，他可就有如一條網中的魚兒那樣，逃不掉了。

他才湊到門縫往外窺看，馬上便臉色一變，急不迭往後面走去。

原來，他瞥到那幾個自衞隊員正從對面那間屋子走出來，朝這邊走來。

不用說，那幾個自衞隊員一定是來這間屋子搜查了。

難怪萬天鵬急匆匆往後走了。

他走到屋後，將那道後門打開來，却沒有走出去，却竄入灶間內。

「砰砰砰」前面響起一陣敲門聲。

那四個自衞隊員看到屋內沒有回應，其中一個嘀咕了一句：「盲婆的耳朵一向很靈的，這麼大力拍門，就算睡得再死，也該被驚醒過來的啊。」接擧手再拍門。

這一次比上一次更大力。

屋內依然沒有動靜。

「莫非盲婆一睡不起？」一個很年輕的小伙子開玩笑地說。

「阿勝，這種也可以亂說的麼？」一個下頷長滿了鬍渣子的漢子責備地瞪了那小伙子一眼。

那小伙子伸伸舌頭，不敢再說。

「盲婆，盲婆，我們是自衞隊的人，你聽到麼，快開門！」領頭的那一個呼叫起來，並再用力拍門。

屋內自然沒有反應。

結果，那領頭的覺得不對勁，將門撞開來。

四人小心地走入屋內。

跟着，他們便在房內的床上，發現了被綑綁着手脚，咀巴內塞了一塊布，業已氣絕身亡的盲婆。

這情形，就算是再蠢的人，也知道盲婆是被人綑綁並塞着咀巴弄死的。

而他們是來搜查萬天鵬的，只有萬天鵬才會這樣做，因此，他們馬上猜到，必是萬天鵬將盲婆弄死的！

三人大爲緊張起來，領頭的那一個立刻吩咐那個小伙子到屋外向天開鎗，通知負責指揮搜查的蕭原趕來，而他則與另外兩個在屋內搜查起來。

「砰」的一聲，鎗聲在空中震響着，打破了清晨的寧靜。

那三個自衞隊員在屋內搜不到人，便往後門走去，看到後門半開，領頭的那個立刻對另兩個道：「那傢伙從後門溜了，快追下去。」說着已衝出門外。

那兩個自衞隊員忙跟着衝出後門，追下去。

那三個隊員才衝出後門，萬天鵬跟着從灶間內走出來，竄到那個水井前，往下看了一眼，皺皺眉頭，接又竄回屋內。

* * *

蕭原一聽到鎗聲，馬上與三個自衞隊員往鎗聲響起的地方奔去。

途中遇上烏大虎（烏大虎也帶了幾個手下在逐屋搜查），便招呼他一起趕去。

而烏大虎的幾個手下則留在那裏等着，蕭原要他們留意附近的動靜。

蕭原他們急奔到響起鎗聲的地方，立刻便看到守在屋外的那個小伙子，那小伙子不等他們開口呼叫，已揮手向他們叫道：「隊長，快來啊！盲婆被那個土匪弄死了！」

蕭原他們忙奔過去，烏大虎急問：「發現那個傢伙麼？」

「阿林他們在屋內搜過了，找不到那傢伙，後來追出後門，大概那傢伙從後門溜了。」那小伙子急急說道。

蕭原看到房內床上那已咽了氣的盲婆時，心頭一陣難過，左手用力地拳握起來。

「畜生，簡直不是人！連一個盲了眼的老太婆也要殺死！」當烏大虎一眼看到盲婆的屍體時，禁不住抽了口氣，憤怒得熱血上衝。

蕭原這時已冷靜下來，說道：「烏老兄，這個盲婆是因爲口裏塞了一團布，呼吸困難，窒息而死的，這表示萬天鵬昨晚一直躲在這裏，直到他發覺我們的人在逐屋搜查，才溜走的。」

「嗯。」烏大虎點了頭，握着拳頭晃了一下，咬牙道：「他逃不了的！這一次，我決不能讓他網破魚溜！」

一頓又道：「蕭老兄，果然不出你所料，他果然躲藏在這一間房屋內！」語聲充滿欽佩之意。

蕭原道：「烏老兄，我們到後門那邊看一下。」

他們走到屋子的後面，果然看到後門大開，走出後門看一下，發覺那是一片空地，約十多丈外，才有房屋。

蕭原的眉頭不由皺了起來。

——他猜不透，萬天鵬從這裏溜出去後，會溜往那裏。他不以爲萬天鵬會溜向屋後十多丈外的那些房屋的，以萬天鵬的狡智，不會想不到，自衞的人一定會搜查那些房屋的，那他怎會「自投羅網」？但除了那些房屋外，兩邊都是空地，約數十丈外才有房屋，他要是往那兩邊溜走，很容易會被人發現的，因爲就算他竄得再快，也不可能一下子便竄到去，那兩面又無物遮蔽，他應該不會冒那個險的。

「蕭老兄，你在想什麼？」烏大虎看到蕭原皺眉不語，不由問道。

「我在想，他會溜往那裏去。」蕭原仍然緊皺着眉頭。

烏大虎立刻一指對面那一小片房屋，說道：「那傢伙一定是溜往那裏。」

忽然間，他們看到一個自衞隊員奔來，烏大虎一眼看到，疾聲道：「是阿林，莫非他們發現了那傢伙的踪跡？」

跟着呼叫道：「阿林！」

阿林奔到兩人的面前，喘口氣，說道：「隊長，我與阿安阿力一直追下去，並在附近搜尋，都找不到那土匪的踪影，因此，我才跑回來告知你們，阿力與阿安仍在附近搜索。」

「你們當時都搜遍了屋內每一個角落麼？」蕭原看着阿林。

阿林道：「屋內每一個角落都搜遍了，當我們搜到這裏時，發覺後門半掩着，

當時馬上想到，那土匪從後門跑了，忙追出去，忘了看一下灶間。」頓一下，又道：「灶間那麼小，根本藏不住人，看不看也不要緊，他已跑了。」

蕭原却不以爲然地道：「你這麼想，就錯了，萬天鵬這個傢伙奸狡如狐。說不定，他當時正躲在灶間內，他將後門打開，只不過是想將你們引出去。」

阿林雖然沒有說什麼，但臉上的神色任何人也瞧得出，他是不相信蕭原所說的話。

蕭原也沒有再說什麼，返身走回屋內，往灶間走去。

烏大虎與阿林看了一眼，跟着走去。才走到灶間前，蕭原已從裏面走出來，對烏大虎道：「你們進去看一下。」

兩人忙走進灶間，一眼便看到灶間的一角那堆柴草一片散亂，墻角處有一個窟窿，他們就算再蠢，也看得出，那是有人曾躲在柴草內，才會這樣的。

阿林看着那散亂的草堆，不禁目瞪口呆。

事實擺在眼前，他不得不佩服蕭原的頭腦之機靈。

烏大虎對蕭原的料事如神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他一走出灶間，便嚷道：「蕭老兄，你眞是料事如神……」一眼看到蕭原已站在水井邊，探頭往下張望，忙收住下面的說話，才過去。「我斷定他仍在這屋子內，好明顯，他將阿林他們引出去後，便從灶間走出來，烏老兄，你看到沒有？水井旁邊有幾條枯草，極可能他從灶間走出來便想躲入水井內，但當他看到水井很深，但水却很淺，便知道躲藏不了，於是，便找別的地方躲藏。」

頓一下，接說道：「他故意將後門打開，弄成他從後門溜走的假象，而阿林他們已搜查過屋子，那後來的人不可能再搜查一遍的，是不是？」看到烏大虎點點頭，才續說下去。「既然別的人不會再搜查一次，那麼，他再躲藏回屋內，豈不是最安全不過麼？」

「有道理！」烏大虎霍然動容。「這麼說，那傢伙豈不是還躲在屋內！」

後面的一句話，烏大虎不自覺叫出來，幸好蕭原及時以手勢示意他壓低聲音，不然，只怕站在屋前面門外的人也聽得到。

烏大虎吐了吐舌頭，將聲音再壓低一些，說道：「蕭老兄，現在怎辦？」

蕭原也將聲音壓低。「我們馬上裝作有所發現，離開屋子，然後悄悄將屋子包圍起來，再用烟火迫他走出來。」

「妙！」烏大虎興奮得眼中光芒閃現。「這一次，看他還能飛得了！」

站在旁邊的阿林也興奮緊張得手心出汗，不時往屋內瞥一眼。

蕭原打了個手勢，故意大聲道：「萬天鵬一定是溜到後門對面的那些房屋躲藏起來，烏老兄，我們立刻帶人到那裏搜查，並且知會其他的人手在那些房屋的周圍守着，不要讓那傢伙跑了！」

烏大虎朝蕭原眨眨眼，也大聲道：「蕭老兄，我馬上——」

就在這霎間，屋內驀然响起一下鎗聲，隨即便是一聲厲喝：「別動，將鎗扔到地上！」接下來是一陣鎗支墮地聲。

蕭原與烏大虎一聽，頓時臉色劇變。

——因爲他們都聽出，那一聲厲喝是發自萬天鵬的口內的！

阿林更是又驚又愧悔。

因爲，若不是他粗心大意，這時已將萬天鵬抓住，而屋內也不會發生慘事。

烏大虎在臉色劇變的剎那，便猛地扭轉身，往屋內衝去。

但却給蕭原拉住了。「烏老兄，冷靜一點。」

這時候確是需要冷靜，不可以衝動。烏大虎若是冒失地衝進去，那不但不可能解救得了被萬天鵬制住的自衛隊員，極可能會吃萬天鵬的冷鎗。

萬天鵬肯定已經豁了出去，只要發現什麼異動，他必會有如驚弓之鳥般，開鎗射擊的。

「阿林，你從後門跑出去，將附近的人手找來，將這間屋子包圍起來，快去！」蕭原壓低聲對阿林疾聲道。

阿林答應一聲，馬上跑出後門。

烏大虎一直看着蕭原，看他有什麼主意。

——他從來也沒有遭遇過這種情形，因此，他根本不知如何應付才好，只好唯蕭原馬首是瞻。

蕭原想說什麼，屋內却响起萬天鵬的厲叫聲：「蕭原，我就在屋內，你有胆就進來捉我。」

跟着是一下痛叫聲，有人大叫道：「隊長，你們不要亂來啊，他會殺死我們的。」

烏大虎一聽，便認出那是一個叫阿鐵的自衛隊員的叫聲。

他不禁發急地對蕭原道：「蕭老兄，怎辦？」

蕭原一時之間也想不出對策，只好道：「千萬別亂來，他這種人是說得出，做得到的，那會害死落在他手上的人。」

跟着，他大聲叫道：「萬天鵬，你想怎樣？」

「我要你將我放走，」萬天鵬大叫：「要不，我將他們三個殺死，陪我一起到地府報到。」

屋內立刻响起驚恐的叫聲：「隊長，我們不想死啊，快救救我們吧！」

烏大虎聽得不由低罵一聲：「胆小鬼，眞沒用！」

蕭原伸手按一下烏大虎的肩頭，示意他從後門走出去。

烏大虎緊握着拳頭。一拳擊在水井的轆轤木架上，走出後門。

蕭原也走了出去，低聲對他說道：「烏老兄，你在這守着，待我到前面看一下。」

烏大虎點點頭，緊握着鎗，站在後門外面。

蕭原疾步往屋子前面走去。

* * *

來到屋子前面，他才發現，附近的人家已被驚動了，都站在屋前，遠遠地往這邊張望。

他從洞開的大門往內張望，只見屋堂內站着四個人，站在當中那一個正是萬天鵬，神情有如一頭兇性大發的豹子般，兇

惡異常。

成半月形站在外面的三個人，正是與他一起趕來的那三個自衛隊員，都瑟縮地垂下頭，被一根繩子連着將雙手綁在背後，手上的鎗支都扔在地上。

而在靠房門口的地上，躺了一個人，蕭原認得那是剛才守在門前的那個小伙子，看他一動不動的，大概是被萬天鵬一鎗打死了。

蕭原不禁倒抽了口氣，握鎗的手青筋怒突。

萬天鵬這時亦已看到蕭原，眼中閃過一抹兇芒，兇惡地叫道：「蕭原，你果然厲害，我早已知道，我所施的雕虫小技遲早會被你識破，想不到這麼快便被你看穿了，幸好這幾個笨蛋留在屋內，不然，我這一次只怕插翅也飛不了！」

蕭原正想回答他，有不少人從四面奔來，看清楚，都是自衛隊與烏八爺家的護院，為首奔來的一人，正是烏年生。

看來，連烏八爺也驚動了。

那些人將屋子包圍起來，要不是萬天鵬手上有三個自衛隊的人作人質，這一次，他眞的插翅也飛不了！

烏年生與幾個烏家護院奔到蕭原的身邊，急聲道：「蕭老兄，怎麼辦？」

蕭原伸手指一下屋子，木無表情地道：「你看一下吧。」

烏年生與那幾個護院往屋子內看去，一眼便看清楚屋堂內的情形，禁不住都倒抽一口氣，呆住了。

「這……這……怎麼……辦？」烏年生何曾見過這種場面，不但沒了主意，連話也幾乎說不出來。

「蕭原，快叫烏八爺來！」萬天鵬在屋內惡狠狠地叫道：「看來，你也拿不了主意，我只好與烏八爺談條件了！」

「你到底想怎樣？」烏大虎忽然出現在屋前。

原來，他吩咐那些趕到來的自衛隊員守着後門後，馬上繞到前面來。

「跟你說了也沒有用，你作得了主麼？」萬天鵬囂張地道。

烏大虎頓時閉上咀巴，說不出話來。事實上，他確是拿不了主意。

「萬天鵬，你這算什麼？」蕭原冷冷道：「有種的，走出來，與我單對單，決一生死！」

「嘿嘿，嘿嘿嘿……」萬天鵬先是冷笑，繼之放聲大笑起來。「蕭原，你以為我是個傻瓜麼？眞是笑死我也！」

蕭原咬着咀唇，怒視着萬天鵬。

「姓蕭的，我根本就不是一個正人君子，因此，我不會有風不駛𢃇，與你一同扒逆水，你死了那條心吧，我不會與你決鬥的。或許，在對我絕對有利的情形下，我會與你決鬥，不過，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你一定會死在我的鎗下！」

由於顧忌到那三個自衛隊員的安危，因此，蕭原那方面雖然人多，却不敢妄動。

看來，這情形必須要由烏八爺來拿主意才能解決。

眼前的情形，就連蕭原也束手無策。

除非不顧那三個自衛隊員的死活，不然，看來只有屈從萬天鵬所提出的條件了。

「蕭原，快派人去叫烏八爺來，不然，我就先鎗殺他們其中的一個！」萬天鵬吼叫中，用鎗咀在一個自衛隊員的後腦上用力戳了一下，痛得那個叫烏光的自衛隊員縮着脖子痛叫出聲。

蕭原壓着聲對烏年生道：「烏老兄，快派人去請烏八爺來吧，我們既然都不敢拿主意，那就只有依照他的話，去請烏八爺來。」

烏年生連連點頭，待蕭原說完，馬上對一個護院道：「黎就，快回去請八爺來。」

那護院答應一聲，拔脚便往烏宅跑去。

「蕭老兄，眞的沒有辦法麼？」烏大虎不甘心地對蕭原道。

「除非不顧那三個人的死活，不然，我們根本奈何不了他。」蕭原無奈地道：「我們難道忍心看着那三個人死在那傢伙的手上麼？又怎樣向他們的父母家人交待？」

烏大虎頓時閉咀無言。

這個關係，他確是担當不了。

萬天鵬在屋內趾高氣揚的，甚至還拿了一張櫈子，坐下來，等着烏八爺趕來。

烏大虎氣得幾乎連牙齒也咬碎了。

* * *

烏八爺趕到來了。

那幾個護院立刻將他團護起來。

而他也早已從那個去「請」他來的護院口中，知道了發生的一切。

鎭上的人亦已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由於附近有自衛隊的人手在守着，不讓鎭上的人走去觀看，所以，那間屋子的附近，就只有自衛隊的人與烏家的護院，場面不致混亂。

萬天鵬一眼看到烏八爺來到，馬上從櫈子上站起來，呼叫道：「烏八爺，你終於來了！」

一頓，又洋洋自得地道：「昨晚那把火可有讓你受驚了？」

烏八爺氣得臉上變顏變色，咬牙道：「昨晚的火，果然是你放的！」

「可惜，却未能將你的老巢一把火燒個清光。」萬天鵬乾笑道。

「你——」烏八爺氣得咀唇顫抖，說不出話來。

烏年生忙低聲道：「八爺，何必與這種人動氣？」

烏八爺吸了口長氣，好一會，才平靜下來。

「萬天鵬，你想怎樣？」

「在這種情形下，我還能怎樣？」萬天鵬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我只想你們放我走！」

「你以為我還會讓你走，好讓你再有機會來向我報復麼？」烏八爺怒叫道。

「你不讓我走，我便殺了他們三個！」萬天鵬獰厲地叫道：「我已殺了一個，就算我死了，也扯平，這三個却是賺的！」

一頓，又厲叫道：「烏八爺，你雖然是一鎭之長，但你怎能為了報一己之仇，而不顧他們三個的生死？你這樣做，怎對得起他們的父母家人？你比起我來，更要惡毒殘忍！」

「住口！」烏八爺氣得鉄青着一張臉，渾身顫抖。

「我為什麼要聽你的？」萬天鵬蔑視地看着烏八爺，放聲大叫道：「外面的人都聽着，烏八爺為了殺我洩憤，居然不顧落在我手上的三個人的生死，這種人，你們還要替他賣命麼？」

烏八爺氣怒得手脚震顫，說不出話來。

烏年生忙對烏八爺道：「八爺，別氣怒，為了阿光三人的生死，我們必須依從他的說話，不然，怎向阿光三人的父母交待，而且，只怕會激起鎮上的人對你……」

烏八爺長長地吐了口氣，揮揮手，阻止烏年生說下去，吸口氣，說道：「年生，我雖然恨不得將那傢伙剝皮剮心，但又怎會不顧阿光三人的生死啊！我剛才那麼說，只是想殺殺他的氣焰。」

「八爺，這麼說，你是答應放他走了？」烏年生大大地透了口氣。

「阿光三人在他的手上，不放他走，難道還有別的辦法麼？」烏八爺無奈地道。

「八爺，就算放他走，他也逃不了的，我不會放過他！」烏大虎壓着聲，從齒縫中吐出這句話。

「八爺，你放心吧，無論他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抓他歸案！」蕭原接口對烏八爺道。

「烏八爺，你到底答應不答應放我走？」萬天鵬咄咄逼人地大叫。「別以為我只是咋唬你，再不答應，我便先殺一個給你看看！」

說着拿鎗抵在烏光的後腦上，眼中兇光閃閃。

烏光一張臉頓時煞白一片，縮着腦袋，帶哭地叫道：「八爺，你一定要救救我們啊！我不想死，求你答應放他走吧！」

另外兩個也哀叫起來。

蕭原等人聽得心頭難受，大是不忍。

烏八爺吸口氣，揮手大叫道：「阿光，你們別怕，我答應放他走便是！」

「烏八爺，你真的答應放我走？」萬天鵬洋洋得意地笑着叫道。

「萬天鵬，我答應放你走，但你也要答應我，不可傷害阿光三人，否則，我決不放過你！」

「烏八爺，你放心吧！」萬天鵬叫道：「只要我安全離開這裏，我自會放他們回來，保証不傷他們一根汗毛！」

「那你走吧！」烏八爺不想再看到萬天鵬，免得怒火難消。

「你先吩咐包圍屋子的人遠遠的退開去。」萬天鵬要求多多。「我不想捱冷鎗。」

烏八爺幾乎忍不住想發作，但還是忍住了，馬上揮手喝叫包圍屋子的人退開去。

待到那些手下退得遠遠的，他才叫道：「姓萬的，你可以出來了！」

萬天鵬推着那三個人，往屋外走出來。

而烏八爺等人這時亦已退開一旁。

萬天鵬推着那三人走到門口，忽然停下來。

烏大虎忍不住怒叫道：「萬天鵬，你又想玩什麼花樣？」

「哈哈，烏大虎，你莫非是我肚子裏的蛔虫，怎麼知道我在想些什麼？」萬天鵬皮笑肉不笑地道，雙眼却看着蕭原。「既然你已猜到我又有花樣，那我就說出來吧。」

「萬天鵬，別太過份，否則……」烏八爺眼中幾乎噴出火來。

「八爺，別緊張。」萬天鵬不懷好意地盯着蕭原。「我這個要求一點也不過份，你會答應的！」

「萬天鵬，有屁你就快放！」烏大虎怒視着萬天鵬。

萬天鵬齜牙一笑。「烏八爺，我要將蕭原帶走！」

「不成！」烏大虎脫口叫道。

烏八爺毫不考慮地道：「你太過份了，我不會讓你帶走蕭原的！」

一頓，又道：「他不是我的人，我無權要他跟你走！」

「烏八爺，他既然不是你的人，更不是鎮上的人，那你何需着緊他的生死？」萬天鵬冷笑道：「就算你要他跟我走，鎮上的人也不會怪你的啊！」

蕭原一直沒有吭聲，只是怒盯着神情惡毒的萬天鵬。

「不能！」烏八爺斷然道：「我上一次那麼做，已對不起他，我不能再那樣做！」

「烏八爺，你難道為了一個人，却不顧這三個鄉親的生死麼？」萬天鵬故意高聲大叫，讓附近的人都聽到。「那我拚着一死，就在這裏先殺了他們三個，然後與姓蕭的拚個死活！」

說着用鎗戳在烏光的後頸上。

烏光雙脚一軟倒在地上，顫抖着痛叫出聲。

另兩個也悉縮顫抖，一副可憐相。

烏大虎咬着牙，吼道：「萬天鵬，有種的你與我拚個死活，你若殺了我，讓你安然離開！」

「烏大虎，你有種。」萬天鵬嘲弄地道：「怎麼你的烏爪那麼小？」

烏大虎一張臉頓時脹得通紅。「萬天鵬，我操你娘！」怒吼着不顧一切地衝向萬天鵬！

蕭原忙伸手一把拉住他，低聲道：「烏老兄，犯不着與這種人大動肝火，冷靜點，你這樣會害死阿光三個人的！」

烏大虎聽他這麼說，上衝的怒火才慢慢地平靜下來。

「烏八爺，你真的不肯讓姓蕭的跟我走？」萬天鵬不再理會烏大虎，雙眼盯着烏八爺。

烏八爺這一次不敢再一口回絕萬天鵬，猶豫着不知如何是好。

蕭原看到烏八爺為難的樣子，再看了萬天鵬一臉惡毒決絕之色，知道自己若不跟他走，萬天鵬真的會殺死那三個自衛隊員，縱使最後還是他把萬天鵬殺死，但阿光三人却無疑是被自己害死的了，他心中大是不忍，他不能為了自己一個人，而令到阿光三人被萬天鵬無辜殺死，咬咬牙，把心一橫，對烏八爺道：「八爺，我跟他走！」

「蕭老兄，你——」烏大虎失聲大叫，一把抓住蕭原的手臂。

烏年生也急聲道：「蕭老兄，你——那是死路一條！」

烏八爺也脫口道：「蕭原，他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萬天鵬却道：「烏八爺，你放心吧，我雖然不會放過他，却會與他來個公平決鬥，以決生死！」

一頓；又道：「從今後，我不想被他追緝得有如一頭喪家犬般，我要與他一決生死，不是他死，便是我亡！」

蕭原對烏八爺道：「八爺，這一次是我自己自願跟他走的，你不用心裏不安，能夠用我一條命，換回他們三個的命，仍是有賺啊！若爲了我而害死阿光三人，我一輩子也不會安樂的！」

「烏八爺，既然蕭原自願跟我走，你沒話可說了吧！」萬天鵬臉上露出奸惡的笑容。

烏八爺顯得很激動。「蕭原，你有什麼遺願，或是有什麼要我代辦的，我答應你，一定替你辦到！」

蕭原苦澀地一笑，說道：「八爺，若是我死了，請你將我的死訊派人送到萬縣石鼓鄉，一個叫張鳳琴的姑娘家，叫她忘記我。」

蕭原說這句話時，將聲音壓低，以免被萬天鵬聽到。

「蕭原，走吧！」萬天鵬催促道。

蕭原伸手拍拍烏大虎的肩頭，走向萬天鵬站着的屋門前。才走幾步，萬天鵬却喝道：「站住！」

蕭原只好站下來。

「將你手上的鎗扔到地上！」萬天鵬喝道。

蕭原只好將烏八爺送給他的那支匣子鎗扔掉。

「將褲管捲起來。」萬天鵬道：「上一次，我差點死在你藏在脚上的那支小手鎗的鎗咀下，這一次，我不會讓你再有這種機會了！」

蕭原只好將雙脚的褲管捲起來。

衆人都看到，他的左脚內側果然綁紮着一支小巧的勃郞寧手鎗。

「將脚上的鎗取出來，扔掉！」萬天鵬「嘿嘿」笑道。

蕭原只好將脚上的那支手鎗抽出來，丟在地上。

「將外衣的鈕扣解開，然後將外衣掀開來，我要看一下你身上是否還藏着什麼？」萬天鵬又道。

這一次，烏大虎再也忍不住！怒叫道：「萬天鵬，一個人可以死，切不可一再被欺侮！」

蕭原朝烏大虎搖搖手，跟着將外衣鈕扣解開，接着掀開來。

外衣的裏面，蕭原只穿了一件汗衣，衆人一眼便看到，蕭原的身上根本沒有收藏着什麼。

「萬天鵬，你若再不走，說不定我會改變主意！」烏八爺不耐地道。

萬天鵬本來還想要蕭原將外衣脫下來的，看到烏八爺面上怒意很重，再加上早已看到蕭原的衣袖內沒有什麼異樣，這才不再說什麼。

待蕭原將衣扣扣好，便喝道：「蕭原，你在前面走，不准回頭，也別耍花樣，不然，你將沒有機會與我公平決鬥，一決生死！」

蕭原默然轉過身，擧步向前走去。

萬天鵬押着烏光三人，跟在蕭原的後面，向前走。

烏大虎在萬天鵬從他們面前走過時，幾乎忍不住撲出去，幸好烏年生將他按住。

所有的人，都眼巴巴地，默然看着蕭原與烏光三人在萬天鵬的脅持下，一直向鎭外走去。

直到蕭原等人走出很遠，烏八爺吁口氣，嘟喃道：「但願蕭原吉人天相，菩薩保佑，不會死在萬天鵬的鎗下！」

烏大虎卻急不及待地道：「八爺，我馬上帶人偸偸跟下去。」

烏年生叮囑道：「大虎，小心一點，千萬不要被那傢伙截住。最好能夠抄到他們的前頭，然後伺機而動！」

烏大虎答應一聲，急急召集了五個自衞隊員，追下去。

烏八爺與烏年生帶着那些護院，往烏家大宅走去。

臨走時，他吩咐烏大虎的副手，辦理那個盲婆的後事。一切費用，由他支付。

原來那個盲婆一個親人也沒有的。

* * *

萬天鵬押着蕭原與烏光四人一直走出五里左右，才放人。

不過，他只放了一個。

而且，還將那個自衞隊員擊暈，以免他知道他們往那個方向走去，對趕上來的人說出來。

萬天鵬早已猜到烏八爺不會這麼輕易放過他，必會派出人手在後面暗中跟着他。

而他將那個人擊暈，不但令到其不知他們的去向，也旨在拖延暗中追上來的人，因爲那些暗中追着他們的人在發現那個暈倒的人後，必會救醒他，向他查問他們往那個方向走去，以便快速地追下去。

萬天鵬這傢伙確是主意多多。

本來，在走出鎭外後，蕭原有機會可以逃脫的，但他顧忌烏光三人可能因此被萬天鵬殺死，所以，他沒有企圖逃跑了。

萬天鵬將那個叫何添的自衞隊員擊暈放在地上後，馬上押着蕭原與烏光，還有一個叫烏大昌的自衞隊員，改變方向，往西北方向走去了。

蕭原雖然痛恨他，也不得不佩服他的鬼主意之多。

往西北方走出三里後，萬天鵬又將那個叫大昌的放了，卻照辦煮碗，同樣將他擊暈。

這一次，他並沒有改變方向，一直朝西北方走去。

他這麼做，足以顯出他是一個異常奸狡的人。令到追上來，終於找到烏大昌的那些人很難猜得他往那個方向走去。

因爲他既然在放走第一個人時改變方向遁去，那麼，照常理去猜測，第二次放人後，也必然會改變方向遁走，要是這麼猜，那就上了他的當，而一般的人，大都是這麼猜測的。

又走出大約五里左右，萬天鵬將最後一個烏光也釋放，同時將他擊暈。

這時，就只剩下蕭原一個了。

他喝令蕭原將褲帶解下來，蕭原只好用雙手將褲子揪着，不讓他掉下來。

萬天鵬得意地道：「蕭原，這是你教我的，我只不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說着放聲大笑起來了。

蕭原咬着牙，沒有吭聲。

「走吧，一直往前走！」萬天鵬揮動手上那支匣子鎗，一副洋洋自得的樣子。

蕭原只好繼續往前走。

仍是向西北方向走去。

萬天鵬之所以仍往西北方走，不改變方向，是認爲追踪他的人就算終於發現了烏光，也決料不到他仍會向西北方去而不改變方向，那麼，那些人大多不會繼續往前追下去，因而改往別的方向追下去了，除非那些人之中，有一個頭腦非常聰明的人，或許會識破他的鬼計。

走了大約七八里左右，前面有一個小山谷，萬天鵬喝令蕭原往小山谷內走去。

＊　＊　＊

小山谷內的地勢頗平坦。

萬天鵬與蕭原相對而站，相距約二丈左右。

蕭原仍然用雙手提着褲頭。

兩人互相對視着。

萬天鵬的神志就像是一頭豹子虎視着一隻無法逃出他爪下的獵物那樣，殘忍而兇惡，眼中卻射出嘲弄的光芒。

蕭原顯得很鎮定，而事實上，他確是很鎮定，雖然此刻他是面對死亡。

越是危險的關頭上，越要鎮定，驚慌失措不但於事無補，而且，只會令到自己無法脫險逃生的！

很多次，蕭原就是憑着這一份鎮定，加上敏捷的身手及反應，令到自己化險爲夷，死裏逃生了。

「蕭原，我若是一扣鎗機，你便馬上倒地身亡。」萬天鵬獰笑着，舉起手中的鎗，對準了蕭原的心胸部位。「不過，我曾答應過，與你公平決鬥，以決生死，我不會反悔的！」

一頓，又道：「再說，就這麼樣一鎗將你打死，那太沒意思了，你說是不是？」

蕭原沒有答理他。

萬天鵬眼中兇光一閃，獰惡地笑道：「蕭原，你現在可以將你的褲子綁好，然後，你就憑你的雙手，我憑手中的鎗，與你一決生死，若你認爲鬥不過我，可以逃，只要你逃得比射出的鎗彈還要快便成！」

這就是他所說的公平決鬥！

倒不如說他要玩一個貓戲老鼠的遊戲！

這不但殘忍，也是一種侮辱！

蕭原緊咬着咀唇，沒有作聲。

「快將褲子綁好。」

「動手啊，快動手啊！」萬天鵬擺出架式，戲弄地朝蕭原處招手。

蕭原沒有動。

「你他媽的，快動手啊！要不，我一鎗擊死你，可別怪我沒給你動手的機會啊！」萬天鵬生氣地吼道。

蕭原仍然不言不動。

——他不想死前還被萬天鵬戲弄侮辱。

因爲，不論他身手如何高明，也鬥不過萬天鵬手上那支匣子鎗的，只要他食指一勾，他便一命嗚呼，那何必還要被其戲弄？

「你是怎麼了？驚呆了還是嚇傻了？」萬天鵬揮動那支匣子鎗，吼叫道：「你再不動，我一鎗打死你！」

蕭原仍然默然不動。

「你他媽的！」萬天鵬手上的鎗一提，朝蕭原開了一鎗。

不過，那一鎗並不是射在蕭原的身上，而是射擊在他腳下的地上。

鎗彈射擊在蕭原腳下的地上，出於反應，蕭原急忙閃跳開去。

「哈哈哈……」萬天鵬狂笑起來。「蕭原，你終於動了。」又朝蕭原的腳下開了一鎗！

蕭原又閃跳開去。

「跳啊，跳啊！」萬天鵬像是瘋了一樣，狂笑着接連向蕭原的腳下開鎗。

蕭原狠狠地連連閃跳着。

驀地，蕭原在閃跳中乘勢一甩手臂，只聽「嗡」的一下激鳴聲大响，萬天鵬還來不及弄清楚那一聲異响聲是什麼東西弄出來的，猛覺握鎗的手腕倏地一痛，忍不住大叫一聲，握鎗的五指不由一鬆，那支匣子鎗鬆跌落地上！

蕭原隨着那一甩手，整個人有如一頭猛虎般，縱躍過去。

萬天鵬忙忍痛蹲下去，欲抓起那支匣子鎗。

而他的右手腕臂上，深嵌着一枚大洋，鮮血湧出。

原來，蕭原先前所以不言不動，正是要激怒萬天鵬，他看準了，他不會那麼便宜他——一鎗打死他的，正如他說的，那太沒有意思了。當然，是要賭一下他的運氣了。結果，他的運氣很好，萬天鵬果然不想便宜他——一鎗將他打死，逼他像小丑一樣閃跳，於是，他便乘閃跳之際，將一直暗藏在手中的那枚大洋飛擲出去。

那枚大洋是他最隱秘的救命暗器，一直暗藏在袂頭上，他在將褲頭未綁好時，暗中取出來，藏在手中。

而那枚大洋的邊沿是磨薄了的，其薄如刀。

而他擲暗器的手法是經過苦練的，是一種絕技，百發百中，就是一隻飛鳥，也能將之射下來，這種救命絕技，他一向很少用，出道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施展！

而要不是萬天鵬得意忘形，蕭原也不會那麼輕易得手。

他閃跳時的狠狠樣子，也是裝出來的，目的就是要令到萬天鵬得意忘形，那自然放鬆了警惕，他就容易得手了。

而事實上，他必須要一擊中的，否則，萬天鵬絕不會給他另一個機會。

蕭原一眼瞥到萬天鵬去撿起那支鎗，而他又「鞭長莫及」，若是讓他撿起那隻鎗，他一樣死定了。

情急之下，他的右腳猛地往前一個飛踢。那隻鞋子頓時自他的腳上甩脫飛擲出去，「啪」地一聲，擊在萬天鵬的臉頰上。

萬天鵬冷不防之下，被擊得身子向橫歪了歪，那隻手也抓了個空。

蕭原隨即一個飛身，就在萬天鵬抓住地上的匣子鎗的刹那，飛撲落他的身上。

兩人立刻在地上打起滾來。

萬天鵬死死地抓住那支匣子鎗。

蕭原則死死抓住他的左手腕，不讓他的手臂移動，讓那支鎗指向他。

兩個人又在地上翻滾起來，誰也佔不到上風。

在翻滾中，蕭原瞥到萬天鵬的右手腕臂上還嵌着那枚銀圓，靈機一觸，乘着被萬天鵬翻壓在身上的刹那，鬆開抓着他的左手，一拳斜擊在那嵌在他右手腕臂露出一半的銀圓上！

萬天鵬立時悽厲地大叫一聲，全身抽搐了一下，頓時力道驟失。

蕭原那一擊令到嵌在萬天鵬右手腕臂上的銀圓嵌得更深，幾乎斜嵌入骨，痛得他有如斷了手臂一樣，氣力頓散，不過，蕭原也被那鋒利的邊沿割破了拳頭上的皮肉。蕭原立刻一拳擊在萬天鵬的臉上。

萬天鵬大叫一聲，身子一歪，再被蕭原一個翻身，將他掀翻在地上。

隨即乘勢一個翻身，撲壓在萬天鵬的身上。

萬天鵬又大叫了一聲。

蕭原迅即將他手上的鎗奪過來，一鎗柄砸在萬天鵬的太陽穴上。

萬天鵬悶哼一聲，頭一歪，昏死過去。蕭原仍然壓在他的身上，喘了口大氣，再在萬天鵬的頭上劈了一掌，確是他已暈了過去，才從他的身上爬起來。

對付像萬天鵬這樣兇悍奸狡的人，一定要格外小心謹慎，絕對不能讓他有反噬之機。

用腳踢一下萬天鵬的身子，一點反應也沒有，蕭原這才蹲下來，脫下他的褲子，將他的雙手反綁起來，並取回嵌在其右手腕臂上的銀圓，收藏回褲頭內，萬天鵬的身子動了一下，悠悠醒轉過來。

蕭原恰好替他手腕傷處敷藥包紮好，以免他流血過多至死。他還要將他押回那個小山城，讓他受到應得的懲罰。

萬天鵬一醒過來便破口大罵，並奮力掙扎。「蕭原！你殺了我吧，你有種就殺了我！」

蕭原冷然道：「正如你所說，一鎗殺了你，太便宜你了，我要押你回去受審！」

「你不怕我又逃脫麼？」

「你永遠也逃脫不了！」蕭原說着一掌劈在他的太陽穴上，將他劈暈過去。

吸口氣，他舉起鎗，朝天上間歇地開了三鎗。

他知道烏八爺一定會派人暗中跟下來的，所以，他朝天開鎗，好讓暗中追下來的人知道他的所在。

跟着，他便在一塊石上坐下來，等待那些人趕來。

日正當中，蕭原瞇起眼，看了一眼，只覺一切都是那麼美好，而他的眼前，不由幻現出一張清麗的臉龐，漸漸的，他的咀邊泛起一抹笑意來。

（全文完）

小故事大道理

大公精誠

領袖對人對事，一本大公，他說：「我自己的心，無論對人對事，如果有半點自私自利不公的地方，我當然就不會有今日，如果不是始終存心為黨為國，我不等今天，早就倒了。」西安事變時，張學良翻閱了領袖日記文件，找不到一點不是為國為民的字句。當他離開西安，對張學良訓話時曾說：「余自興學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訓話時，常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即(1)余如果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為國家與民眾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為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2)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而不為革命與主義着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為敵人，而無論何時，可以殺余。」

這種大公無私，精誠的感召，實在可以驚天地，泣鬼神。過去儘管有許多人反對他，詆毀他，但一經明瞭他這種精神，無不化敵為友，追隨他革命了。（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著「勝林之路」）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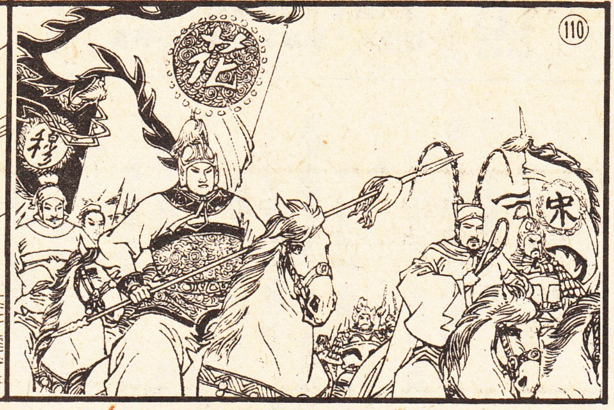
高石・編繪

三打祝家莊（三）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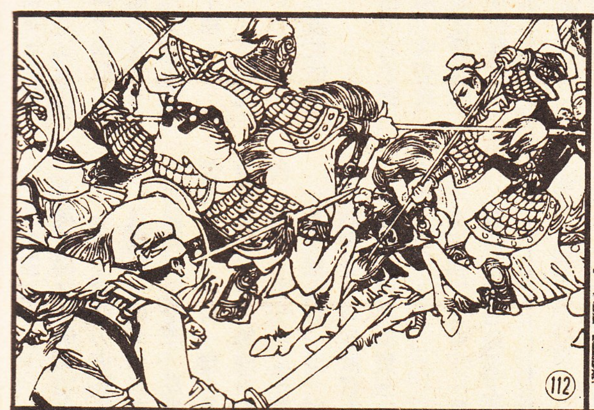
109 背後欒廷玉、祝龍、扈三娘，三路人馬，分頭趕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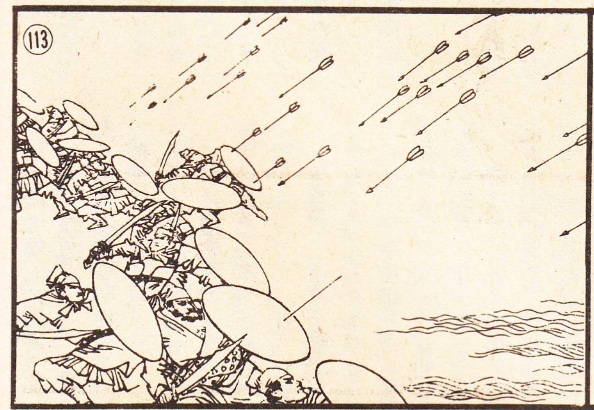
110 宋江正在危急之時，只見梁山頭領穆弘一起，楊雄、石秀一起，花榮一起，三路人馬，一齊殺到。



111 宋江大喜，和他們合在一處，幷力作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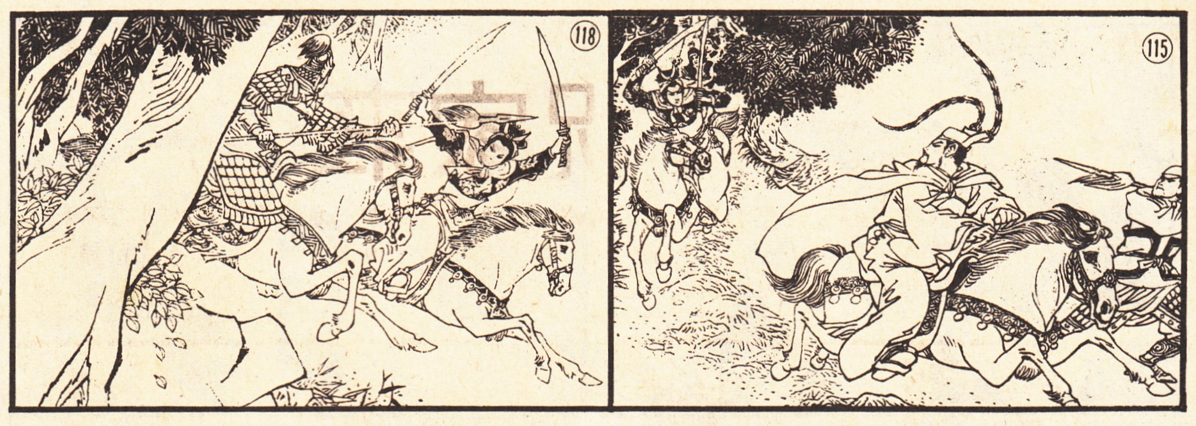
112 祝家莊唯恐有失，留下祝虎把守莊門，祝彪領着人馬從莊後殺來。兩方人馬，混戰起來。



113 這時莊前李俊、張横、張順、戴宗、白勝等人，被莊上射下來的亂箭阻住，無法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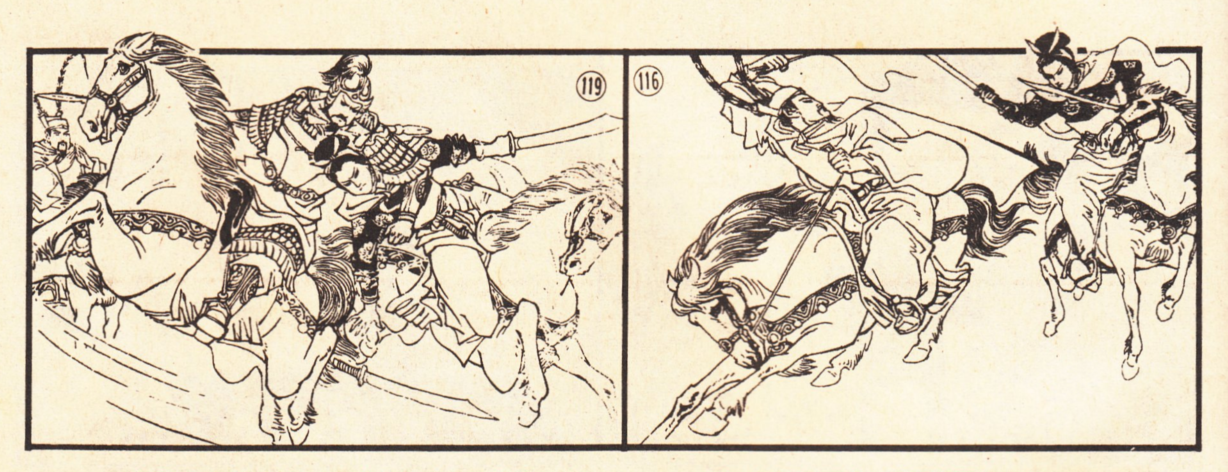


114 宋江見天色晚了，怕弟兄們迷了路，傳令且戰且走，即刻收兵。



118 樹林那邊閃出林冲，大喝一聲，直取扈三娘。扈三娘飛刀縱馬，來戰林冲。

115 正行之間，冷不防扈三娘從旁邊飛馬冲出。宋江措手不及，打馬便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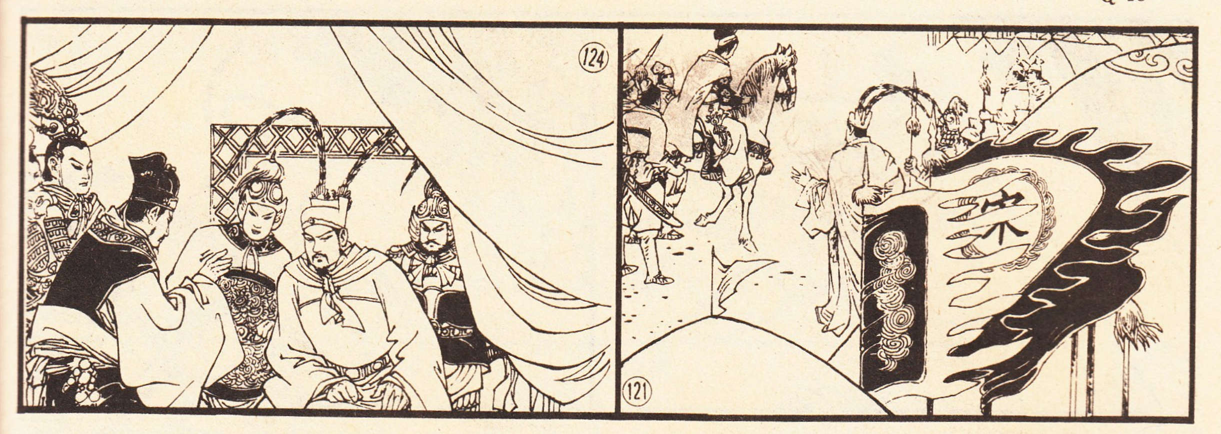
119 兩人鬥不到十個回合，林冲賣個破綻，放扈三娘兩口刀砍過來。他捻起槍把兩口刀逼住，趕上去，伸出臂來一拽，把扈三娘挾下馬鞍。宋江見了，忍不住喝起采來。

116 扈三娘緊追不捨，眼看將要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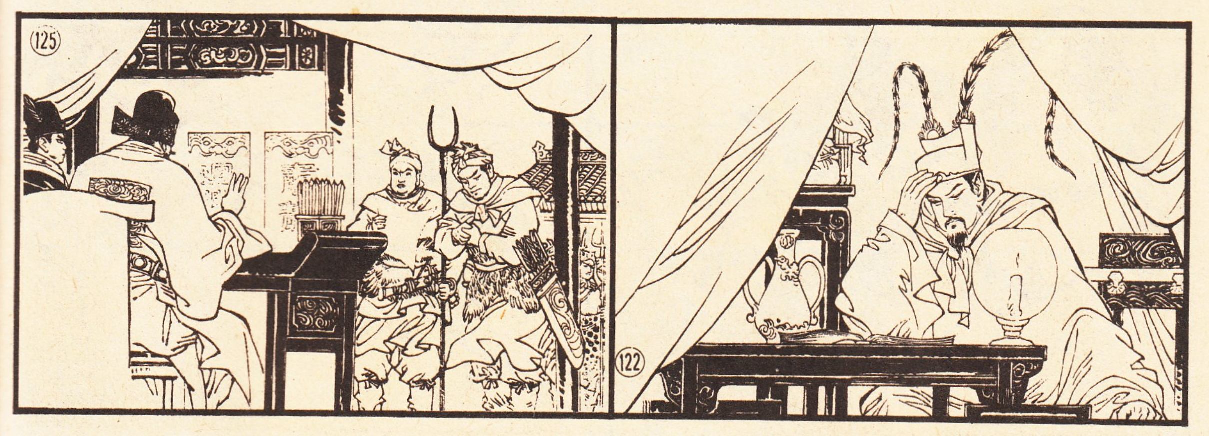
120 宋江令李逵快去接應攻莊的人馬，叫他們趕快殺出重圍。李逵舞着雙斧去了。

117 李逵搶着兩把板斧，讓過宋江，截住扈三娘。扈三娘勒轉馬頭，往莊上跑去。



124 宋江把吳用迎進帳中，說起屢次失利情形。吳用告訴宋江，他下山時，在石勇的酒店裏遇到一伙投奔梁山的好漢。他們已安排好攻破祝家莊的計策。宋江聽了大喜。

121 宋江收回人馬，叫四個頭目和二十個軍士連夜將扈三娘送到梁山，交給宋太公好好照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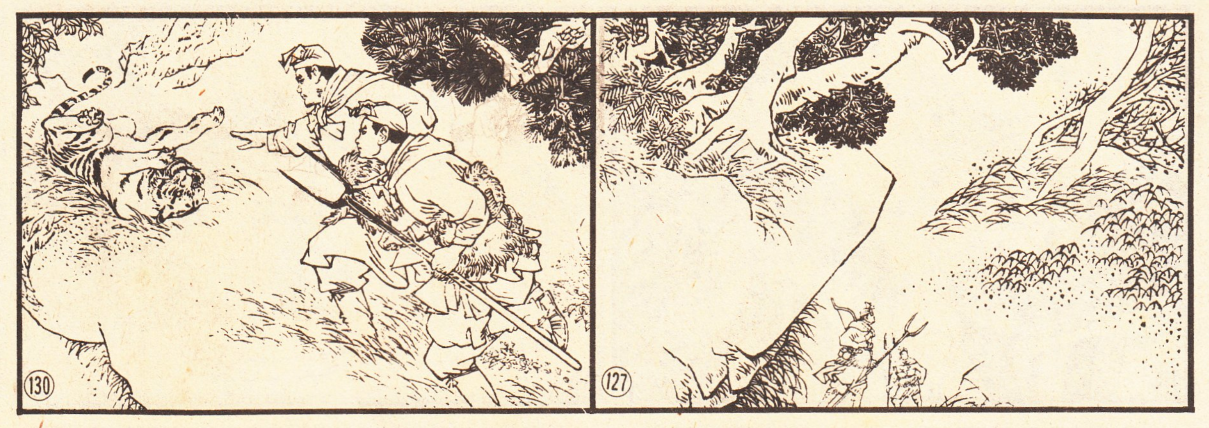
125 事情的前後經過是這樣的：不久前，山東登州出了一件事：登州城外山上出了猛虎，知府衙門便拘集獵戶，限三天內將虎捉住。如逾期捉不到，衆獵戶就要受嚴刑拷打。

122 宋江檢點人馬，又損失了不少。雖然捉了扈三娘，却被祝家莊捉去了王英、秦明、鄧飛三個頭領，又傷了歐鵬。宋江心裏煩悶，坐在帳中，一夜不曾入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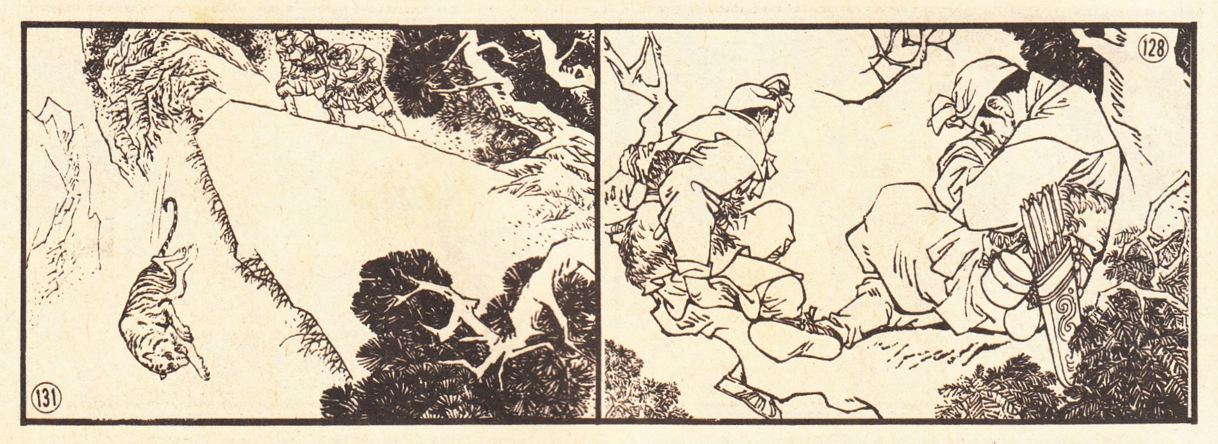
126 登州好漢兩頭蛇解珍和雙尾蠍解寶，兄弟倆都有一身驚人的武藝，是本州第一等獵戶。兄弟二人接了限狀回家。

123 却說晁蓋聽說宋江進兵不利，派吳用和五個頭領下山助戰。吳用領着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和呂方、郭盛，帶領一批人馬到了大寨。



130 到了第三天夜裏，兩個人伏到四更時分，身體困倦，剛要睡着，忽然聽見窩弓發響。他倆一看，見一隻猛虎中了藥箭，躺在地上亂滾。兄弟倆拿了鋼叉，衝了過去。

127 解珍、解寶作好擒虎準備：整頓窩弓、藥箭、弩子、擋叉，穿了豹皮褲、虎皮套體，拿了鋼叉，直奔登州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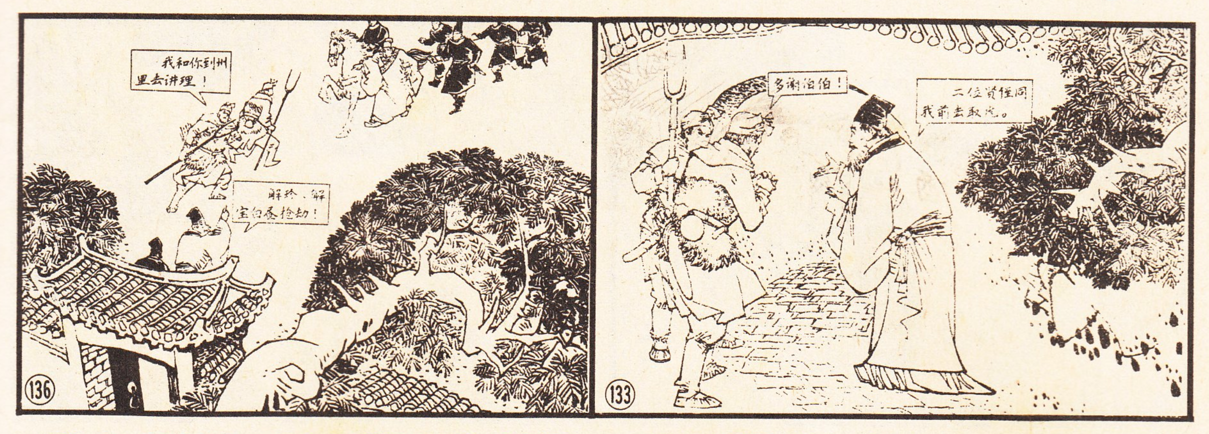
131 那虎見有人來，帶着藥箭便走。兩個人追到半山。那虎因爲藥力發作，大吼一聲，骨碌碌滾下山去。

128 兩人下了窩弓，在樹上等了一夜，沒有動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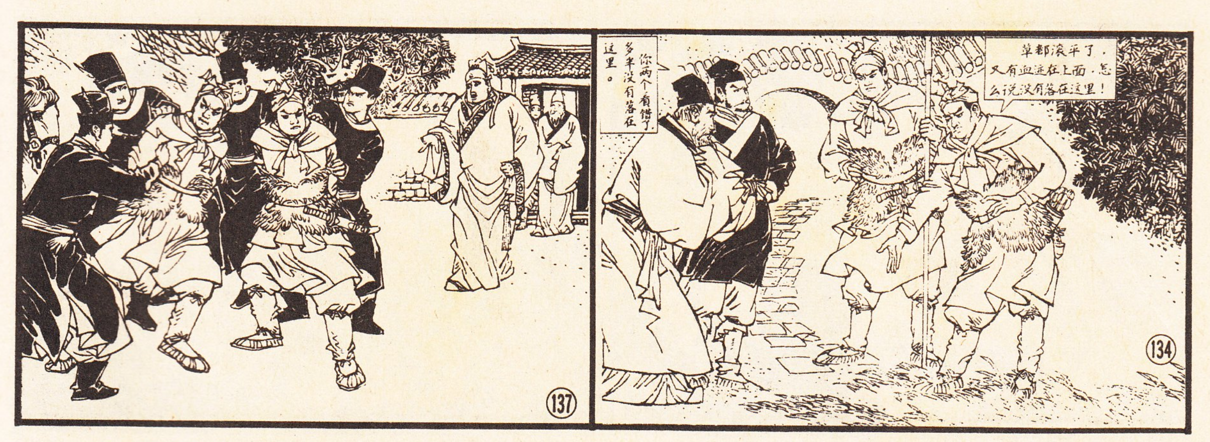
132 解珍、解寶向山下看時，見那虎落在山莊的里正毛太公家後園裏。

129 次日，二人帶了乾糧，爬上樹去，等到五更，又沒有動靜，把窩弓移到別處，坐到天明，又等不着。兄弟倆不禁焦躁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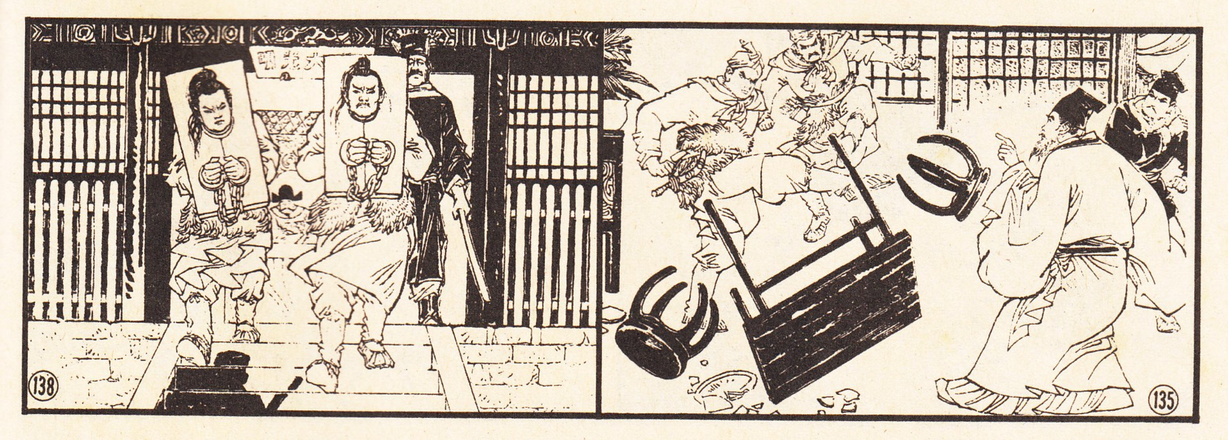
136 毛太公喊叫起來。解珍、解寶衝出莊門，劈頭遇見毛太公的兒子毛仲義領着州裏的公人趕來。

133 天色明了，解珍、解寶到毛太公莊上討虎。毛太公先安排酒飯讓他們吃，又叫莊客獻茶，扯些閒話，拖延了好久，才領着他們到後園去看。



137 毛仲義不容分說，叫公人綁了二解，押到州衙去了。原來毛仲義五更時就把死虎抬到州裏去了，却帶了公人來捉獵戶。

134 解珍、解寶到處查看，却是尋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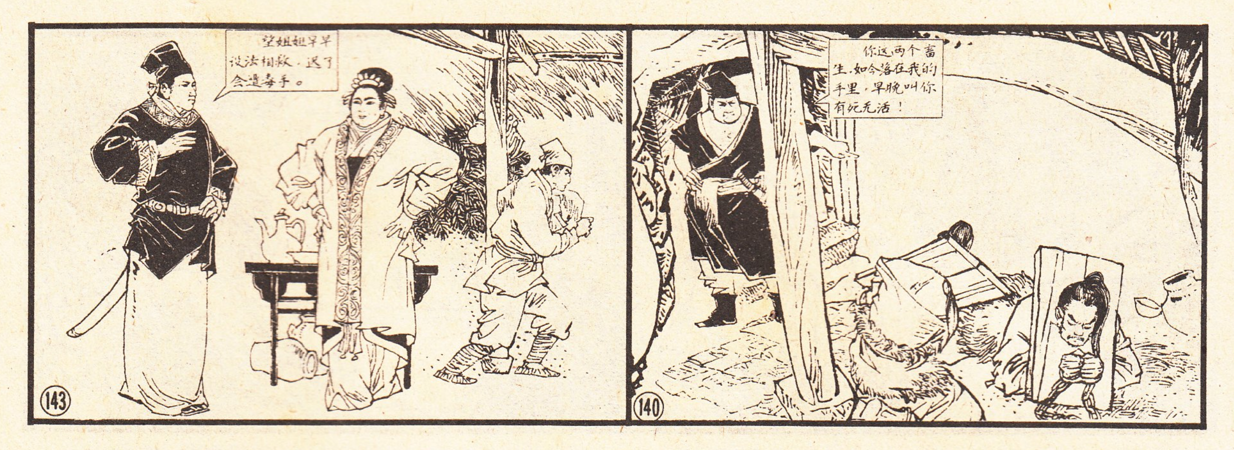
138 知府受了毛家的賄賂，不問情由，把解珍、解寶拖翻重打。兩人被打不過，只好依着知府，屈招爲"混賴猛虎、搶劫財物"。知府叫人取兩面重枷給二解枷上，押到死囚牢裏。

135 他二人料想是毛太公賴去猛虎，連累自己要挨限棒，便好言求告。毛太公不聽。解珍、解寶大怒，使起拳脚，一路打進廳堂。



142 樂和自幼愛習槍棒，又會唱一口好曲，人稱“鐵叫子”。這天他出了城門，來到酒店，看見顧大嫂正在櫃上忙着做生意。

139 登州府衙裏有個吏目王正，是毛太公的女婿，毛太公叫他斬草除根，就在大牢裏結果二解。



143 顧大嫂武藝高强，敵得過二三十個人，和丈夫孫新在城外殺牛賣酒爲生。樂和把解珍解寶被害的經過說了。顧大嫂聽罷，慌忙叫人把孫新找來。

140 登州大牢管牢的包節級，得了王正送來的銀子，先把解珍、解寶折磨了一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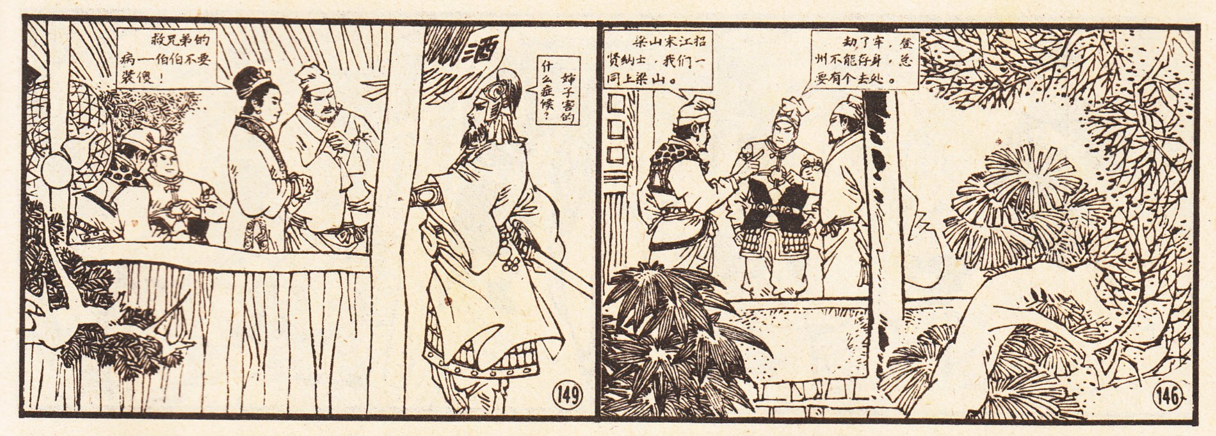
144 孫新和顧大嫂請樂和吃了酒飯，拿出一包銀子，交給樂和，叫他在牢裏使用。樂和告辭走後，孫新和顧大嫂商議，要救出解氏兄弟，只有劫牢。

141 小牢子樂和見解珍、解寶是好漢，要救他們。樂和是州裏兵馬提轄孫立的內弟。孫立的兄弟孫新在登州城外開酒店，孫新的妻子顧大嫂是解珍、解寶的表姐。解珍叫樂和去找孫新和顧大嫂商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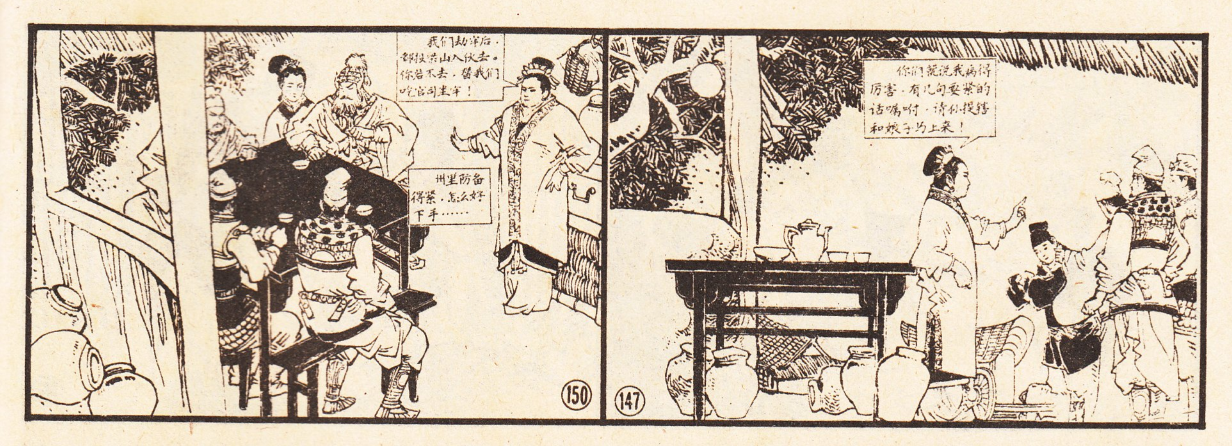
148 且說登州兵馬提轄孫立，弓馬嫻熟，武藝過人，江湖上人稱“病尉遲”。這天，聽說弟婦病重，他和妻子樂氏即刻趕到酒店。

145 孫新生得身强力壯，慣使一手好鞭槍，人稱“小尉遲”。他一向和登雲山的好漢鄒淵、鄒潤叔侄二人要好。如今爲了劫牢救二解，孫新便想到去登雲山請二鄒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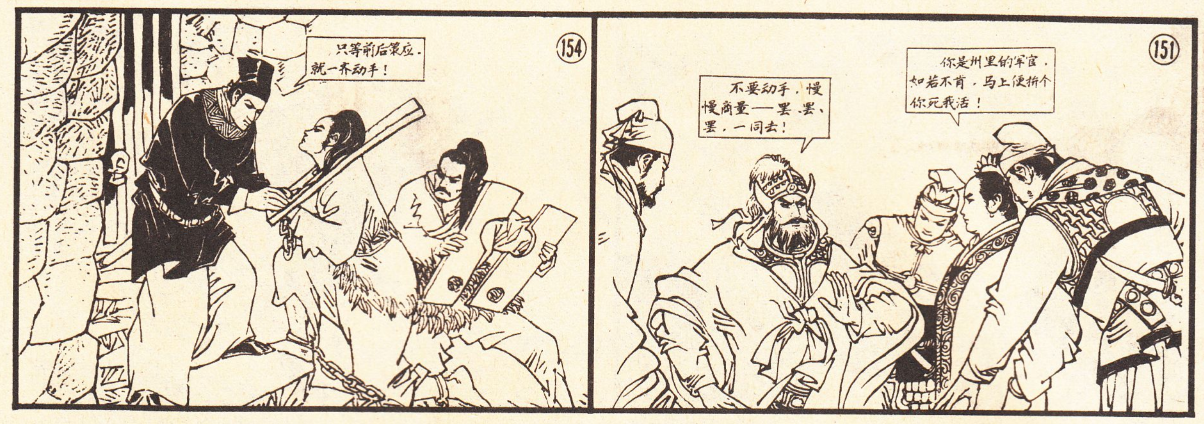
149 孫立見顧大嫂沒有病，心中疑惑。

146 鄒淵爲人慷慨仗義，心性剛强，江湖上人稱“出林龍”。侄兒鄒潤，年紀和叔叔相近，江湖上人稱“獨角龍”。兩人因得罪了官府，在登雲山落草。孫新說明來意，二人慨然應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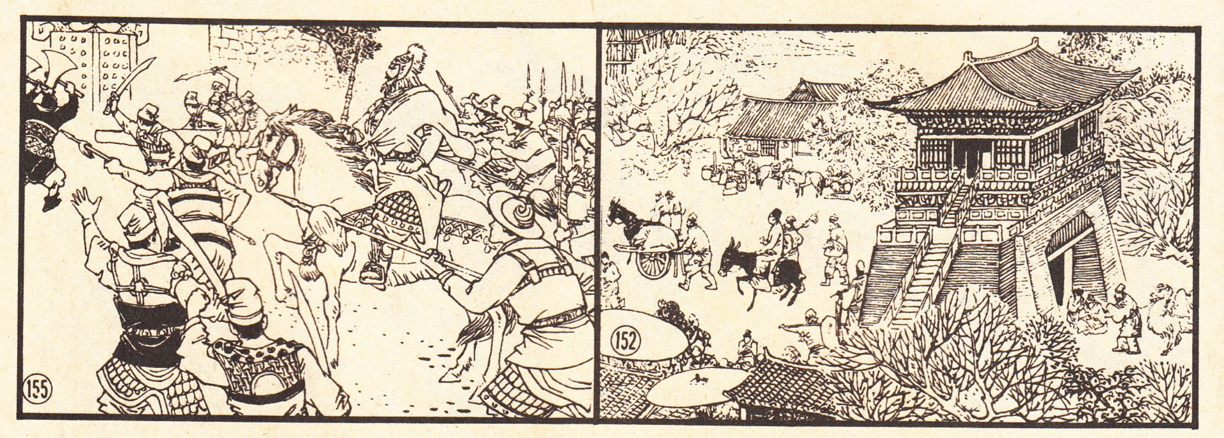
150 顧大嫂說出劫獄救人的事，求孫立相助。孫立想到自己是州裏的軍官，此事有碍前程，不敢答應。

147 鄒氏叔侄隨孫新回到酒店。顧大嫂派人到州裏去請孫立，同時備了車輛，把嫂嫂樂大娘子也接來。



154 樂和裝做替顧大嫂送飯，向解珍、解寶透了消息，又悄悄給他們開了枷鎖。

151 衆人見孫立躊躇不決，一齊拔出刀來要和孫立拚命。孫立只得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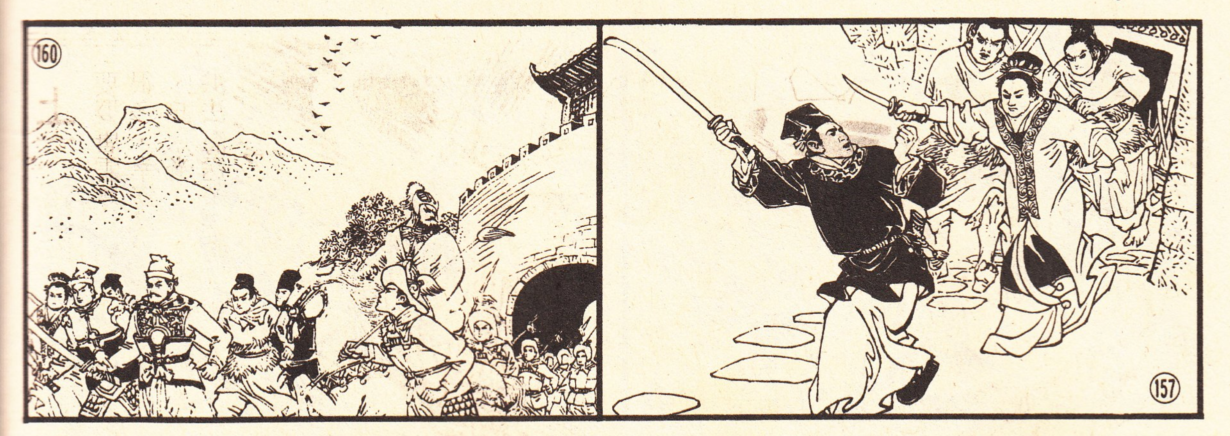
155 這時，孫立帶軍士來到牢門口。幾個軍士用力推門，小牢子報與包節級，包節級叫他不要開門。

152 當下商議決定：鄒淵、鄒潤回山寨去打點人馬，孫新進城去見樂和，讓他通消息給解珍、解寶。大家在店裏聚齊以後，分成兩起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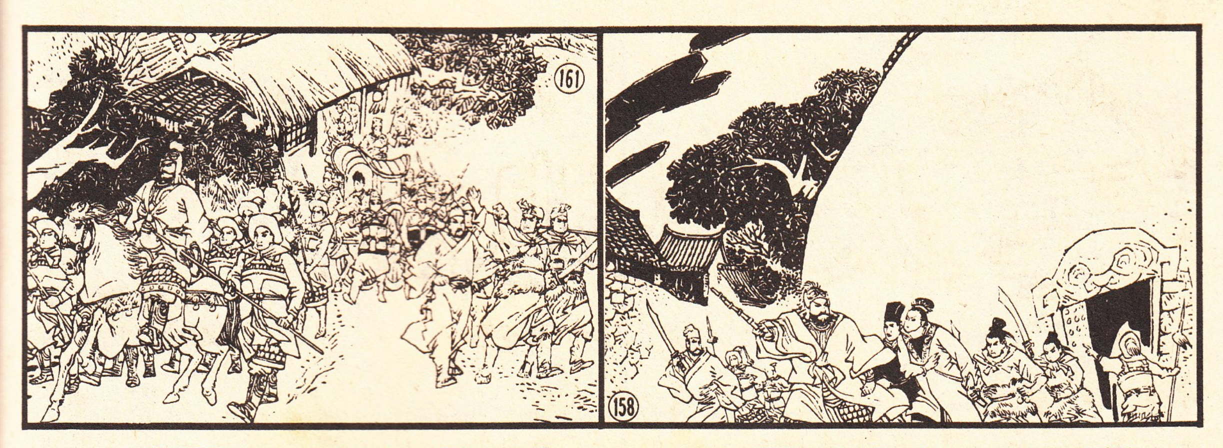
156 顧大嫂見時機已到，抽出刀來。包節級一見，嚇得要逃，解珍、解寶從牢裏打出來，正迎着包節級。解珍一枷梢將他劈死了。

153 顧大嫂身上藏了短刀，扮做農婦，先進城到牢裏給解珍、解寶送飯。樂和放她進來，被包節級喝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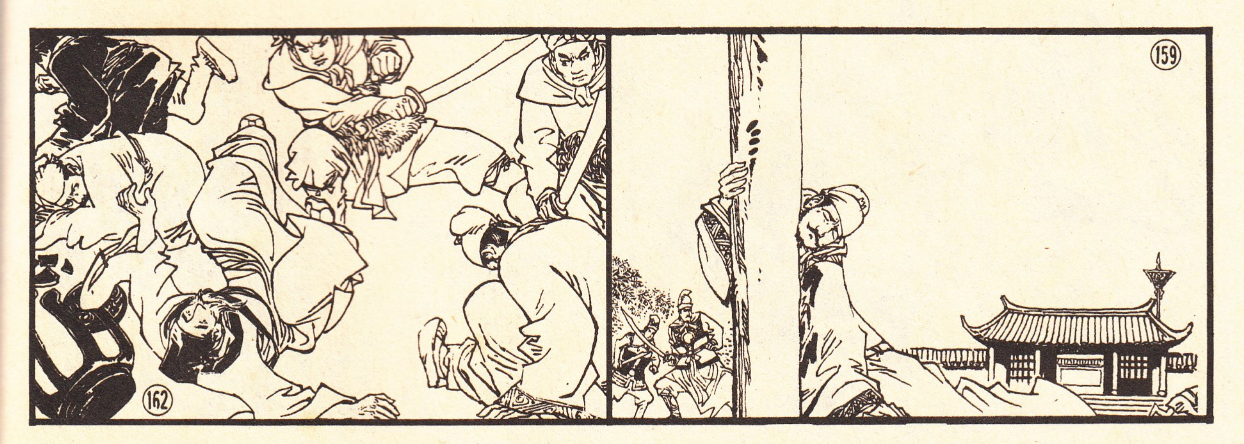
160 鄒淵、鄒潤衝出州衙，遇見衆人，合成一路，由孫立斷後，衝出城去。州裏的人見是孫提轄反了，誰也不敢阻擋。

157 顧大嫂、樂和、解珍、解寶，一齊發喊，打出牢去。



161 他們到了孫新店裏，收拾車輛，接了樂大娘子，往梁山進發。解珍、解寶領着孫新、鄒淵、鄒潤去找毛太公算賬。

158 孫立、孫新把着牢門，迎住他們一同往州裏走。



162 毛太公正在莊上慶壽飲酒，不提防一夥好漢衝進來。解珍、解寶殺了毛太公和毛仲義。其他人早都嚇得逃掉了。衆好漢放火燒了莊院，檢了幾包金銀財寶和馬匹，連夜奔往梁山。（待續）

159 鄒淵、鄒潤早在州衙裏尋到使目王正，一刀將他殺死。

上文提要：

金生明因唐雪鳳被「殘堡」的人捉去，在路上遇到神偷許華山去探聽殘堡的虛實，知道堡主要娶唐雪鳳爲如夫人，內心很急躁，但殘堡是江湖上一個幫派，高手很多，幸好經過神偷協助，又得在殘堡中臥底的白道高手冷如冰護法、丘永光、洪法海作內應，先將唐雪鳳救出，他們仍然藏在洞中，由洪法海送茶送飯，伺機配合外邊攻殘堡……



二期完俠情故事／司馬彬·文　可飛·圖

天殘地缺（下）

天殘鬥地缺　洞中殊死戰

那少女冷冷一笑，道：「不要臉，誰跟你是同道？」

她一聲不要臉的，罵得太過自然，許華山不覺老臉一紅道：「姑娘可千萬別要誤會，老朽的意思是……」

那少女突然嘻嘻的一笑道：「我知道，你的意思是在說我們都是『殘堡』的敵人，是不是？」

許華山冷笑道：「正是，正是，姑娘貴姓？」

那少女又是一笑道：「反正我不跟你作對就是啦，何必問我的姓名，我去啦！」

那少女說去就去，嬌軀一閃，已消失於夜幕之中。

三人互看了一眼，又回至石洞之內，許華山嘆道：「眞是英雄出少年，看來這少女的武功，是不在我之下。」

金生明道：「能得她幫助，我們也可以增加一點實力。」

許華山點點頭道：「不錯，她雖有些刁蠻任性古怪，看來絕非邪惡之輩。」

唐雪鳳突然打了一個呵欠，問道：「許老爺子，我們今晚……」

許華山微微一笑道：「弄些乾草，就在這石洞中將就一晚吧！」

金生明正待出洞尋找乾草，突見不遠有數十個火把，蜂湧而來，急叫一聲：「不好了，他們找到這裡來了。」

兩人大吃了一驚，許華山向外望了一望，果見有數十個火把，一路搜索而來，不由的說：「看情形他們並不知道我們確實的藏身處，我們向洞內躲一躲，靜待其變。」

他一邊說，一邊率領二人向洞後便走。

這石洞寬約二丈，深約七八丈，再向後便是一道僅容一人側身而過的石縫，壁間滿含着由石中分泌出來的水珠。

金生明悄聲的道：「如果他們將洞口封閉，我們是死路一條了。」

許華山道：「到那時唯一辦法，就是向這石縫中擠進去。」

唐雪鳳道：「萬一這石縫從中而斷，我們三人豈不是被葬於山腹之中？」

許華山嘆道：「我們闖到這『殘堡』中來，本來希望回去就不大，到時衹有聽天由命了。」

他們邊談之間，那數十個火把越來越接近了。

其中有人大聲喝道：「我不相信那女娃娃會躲到什麼地方去？」

許華山悄聲道：「看來他們並不是發現我們，而是追查那少女的踪跡。」

金生明道：「不管他們追查誰人？我們的處境也異常危險的了！」

許華山點點頭道：「你說得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相信我們不會走上絕路的。」

此際火把已接近石洞祇有二三丈左右，火光由那些荊棘空隙裡射入洞中。

突然有一個人大聲呼叫道：「稟堂主，這兒好像有個石洞。」

立刻有人喝道：「進去搜搜！」

聽那聲音，那說話的人，正是與許華山動過手的「白虎堂」堂主「斷劍」郝天雄。

許華山神色一緊道：「小心，我們的對頭到了！」

於是，急忙施展縮骨身法，全身發出一陣微微的响聲，身形突然的縮小了許多，竟向那石縫中鑽去。

金生明與唐雪鳳二人正待跟着進去，忽聽洞外有一聲吶喊：「在這裡啦！」

金生明一抽雙劍，便待出洞。

唐雪鳳一把拉住他道：「小心！不是發覺我們。」

金生明轉頭向外望去。果見數十人一齊向後山頭湧去。

不由的鬆了口氣，輕輕的叫道：「許老爺子，許老爺子！」

他連叫了幾聲，也未聽到洞中有人回答，於是不由惶急起來，悄聲道：「難道許老爺子出了事嗎？」

唐雪鳳搖搖頭道：「許老爺子是向石縫中擠去的，怎會遇到意外呢？等會兒許老爺子必會出來的。」

她說的沒有錯，不一刻工夫，那神偷許華山也由石縫中鑽了出來。向他們招手道：「你們跟我來。」

於是又鑽入那道石縫之中。

金、唐二人互望了一眼，立即隨後跟進，這道石縫約有七八丈長，越向裡行也越見寬闊，末端竟然是個兩丈方圓的石室。

四壁修飾的極爲齊整，室中有一石榻，一張石椅，一本破舊書本，一把古劍。

老神偷許華山道：「小子，這可是你的造化，也是武林的造化。」

金生明聽得一愣，莫名其妙的道：「許老爺子，你這是什麼意思？」

許華山微微笑道：「你先看看那柄劍及那本書，然後再問我是什麼意思。」

金生明借着室頂透下的天光，拿起那本破舊書本一看，書的封面寫着：「地缺劍譜」。

再打開來，裡面全是畫着各式各樣不同的劍招、劍式的姿勢。

他放下了書本，取起那柄劍，左腕一運力，錚的一聲便彈了出來，立刻有一股藍色光芒，照遍了全室，不由脫口叫了一聲：「好劍！」

許華山道：「你知道這地缺劍法的來歷嗎？」

金生明默默的搖着頭。

許華山又道：「這地缺劍法，乃是二百年前的『地缺老人』所創，後來那『地缺老人』突然歸隱，這套『地缺劍法』也隨之失踪，想不到今日却在此處發現，這不是你的造化是什麼？」

金生明道：「這『地缺劍法』究竟有何好處？」

許華山哈哈的笑道：「兩百年前的事情，也難怪你是不知道，那時候武林出了一個大魔頭，叫做『天殘魔君』，一身的武功，簡直是駭人聽聞，舉手投足之間，皆可致人於死地，尤其是不分善惡，忠奸邪魔，全憑一心用事，武林中人傷在他手中的更是不知凡幾？當時七大門派，各派出精英，聯合出擊，結果仍不免一敗塗地。

唐雪鳳道：「結果怎麼樣？」

許華山道：「結果就出現了『地缺老人』，那時的『地缺老人』年紀尚輕，自知不是『天殘魔君』之敵。便進入深山苦研武功，經過了三十年的苦心研練，終於創出了這套『地缺劍法』，一舉將那『天殘魔君』除去，『天殘魔君』所組成的『天殘幫』也跟着瓦解了。但奇怪的是自從『天殘魔君』死了之後，那『地缺老人』也隨之銷聲匿跡。此後再也未在江湖上露過面，想不到他那精心苦研的『地缺劍法』竟會被我們發現？」

金生明聽得一愣道：「許老爺子，那『地缺劍法』當眞有如此的厲害嗎？」

許華山正色的道：「如果那『地缺劍法』不厲害的話，那『天殘魔君』豈能那麼容易的授首，從現在起，我們三人皆可研練那『地缺劍法』，但這把『地缺劍』，則應歸你所有。」

金生明急道：「許老爺子……」

許華山雙眼一翻道：「你不用再說，我老人家來日無多，唐姑娘畢竟是個女娃娃，我們三個人中，祇有你前程無可限量，何況未來的武林中尙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辦？你可推辭不得。」

金生明聽得一陣默然，老神偷許華山便一方面開始與他們二人共同研練地缺劍法，一方面教他們一些內功心法。

每日飲食，仍由余破浪派洪法海送來。

余破浪知道他們有奇遇，因此將摧毀『殘堡』行動，暫且延遲。

這樣整整一個多月的工夫，他們不獨將『地缺劍法』練成了，而且金生明與唐雪鳳二人的輕功內功方面，也長進了許多。

這一天，他們又回到了前洞之中，正遇着丘永光送飯來，一談之下，才知道『殘堡』因爲上次那少女來擾亂之後，再加上唐雪鳳的失踪，因此防守特別嚴密，余破浪叫他們再等多幾日。

許華山當然是沒話可說，兩小都顯得有些不耐煩，但等不得也得等，因爲『殘堡』的勢力，確實令人不敢輕視。

金生明道：「許老爺子，如今我們已學會了『地缺劍法』還怕什麼？」

許華山雙眼一翻道：「小子，武功並不是決定勝負的主要原因，我們還得憑機智，等時機，這些事你懂嗎？」

唐雪鳳道：「許老爺子，如果憑機智，我自信還不輸於別人，只是這時機則不是我們所能夠操縱的。」

老神偷許華山道：「所以說我們必須要等余大俠的消息，祇要時機成熟，他一定會通知我們的。」

這時洞外突然有人嬌聲笑道：「喲！許老爺子，虧你還是馳譽江湖的『神偷』？連英雄造時勢這句話都不懂！」

洞外走進個少女來，看那體態，正是前幾天晚上追丟的人，但今兒可是大白天，他看得異常清楚。

這女娃不但樣子美，而且美中還帶着超然的氣質。

老神偷許華山微微一笑道：「姑娘還沒有走？」

那少女妙目一瞪道：「走，我憑什麼要走？這『殘堡』一天不消滅，我是不會走的！」

「哈哈！我們倒名符其實的志同道合了！」

「又來啦！就憑你畏首畏尾的樣子，又是憑機智呀！等時機呀！哼！本姑娘可就沒有那麼大的耐心！」

「姑娘既然沒有耐心，又因何遲遲不發動？」

「我之所以不發動的原因，不是等機會，而是要製造機會，只可惜我獨木不成林。」

「因此姑娘就找上老朽等了？」

那少女妙目又是一翻道：「許老爺子你說得不錯，本來我是想找你們的，可是看到你們畏首畏尾的樣子，我就沒有這個興趣啦！」

老神偷許華山哈哈一笑道：「妳說吧！祇要有道理，湯裡去，火裡去，老朽捨命陪君子！」

「你眞有那種胆子？」

「說我沒有胆子，那倒不見得，皇宮大內，我偷過玉獅子，親王府中，我盜過珍珠衫。」

「那些偷貓摸狗行爲，與這些眞刀眞槍的硬場面實在不能與之相提並論！」

許華山又笑了一笑道：「姑娘妳說吧！如果老朽沒有這個胆子，從此就丟掉『神偷之名』？」

那少女也笑了道：「既是如此，我就老實的說了吧！我們四個人分成四面向『殘堡』進攻，造成了疑兵之勢，另外讓人告訴給余大俠知道，叫他在堡內裡應外合，故意在堡內一個調派失當，另外再指使那丘永光與洪法海二人散佈謠言，擾亂敵人之心，然後我們會合在一起，直闖總壇，來個擒賊先擒王，你們如果學會了『地缺劍法』再加上我之力，要擒拿那個『殘堡』主人，我想不會是件難事。」

那少女滔滔不絕說了一番道理，許華山却哈哈大笑起來道：「好計策，好計謀，咱們就這樣辦，只要等待一切佈置妥當，恐怕要等到明天了。」

那少女道：「明天就是明天吧，能等了這麼久？還在乎這一天嗎？一切你看着辦，我走了。」

「姑娘，我們如何聯絡？」

「我隨時會來見你們的。」

「你貴姓芳名？」

「本姑娘姓周名輕雲是也。」

老神偷聞言雙掌互擊，發出拍的一聲大响！說：「對啊！周輕雲，周輕雲，她是當代三老之一，『黑旋風』周濤之孫女兒。」

「黑旋風」周濤以輕功著名，來去如一陣旋風似的。

這女娃兒可眞得了他的眞傳的。

金生明雙脚一蹬，已躍出洞外，他是在洞中悶夠了，站在洞口，向外一望，見有百多人齊向山上湧來，最奇的那百多人都是有手有脚，五官俱全，四肢不斷，看情形不似是『殘堡』中人。

他不由心中驚哼道：「難道是『殘堡』請來的援兵。或者是來找『殘堡』中人算賬的。」

但他轉念一想，又似覺不對。

因爲「殘堡」尚未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似是用不着請來那麼多的幫手。

何況「殘堡」中人性情乖戾，也極不可能會與這些人物有聯絡，他這一轉念之間，又返回洞中，將所見的情形，告訴了「老神偷」許華山。

許華山沉思一下道：「不好！這些人定是來找『殘堡』算賬的，他們這一鬧，足以影响我們全盤計劃。」於是又再說：「你且在這兒守着，待我去看看吧！」

老神偷的輕功本事已是到了登峯造極之境，足尖一點，穿出洞外，迎了上去，見這百多人當中，有僧、有道，也有俗，似是各大門派都有。

當頭一人身穿黃色袈裟，手持禪杖，不用說，這是少林寺的乾坤大師。

其次就是，手握長劍，身穿八卦道袍的道長，這是光明道長。

再從後的是華山的廣成子，峨嵋的正大和尚，青城的一塵子，長白山的余長春，以及各幫各堡的重要人物。

許華山迎了上去，一拱雙手道：「老朽許華山見過各位。」

華山廣成子怔了一怔道：「老偷兒，你怎地也會在此？」

許華山微微一笑道：「我只不過是比各位到早了幾天，各位來此莫非對『殘堡』有所不利？」

少林乾坤大師道：「不錯！難道你老偷兒加入了『殘堡』？」

老神偷哈的一聲狂笑道：「大師一定在說笑了，老朽五官端正，四肢不缺，如何會是『殘堡』中人？」

乾坤大師道：「不是的更好！如今那『殘堡』在各處大開殺戒，殺人放火，無所不爲，這短短十天內，共有十數個武林高手，遭到了他們的殘殺。」

神偷許華山不由大吃一驚道：「不知道是那些人？」

乾坤大師道：「本派掌門師兄乾元，武當光石道長、華山的廣信子，峨嵋的正元大師，青城的一元子，長白的余長富，嶺南的周光武大俠，伏波堡的文氏雙雄，秦王莊的秦大俠等等。」

許華山道：「想不到他們殺害的全是些武林知名人士。」

青城的一塵子插咀道：「正是，因此我們才集合各派精英，來此與他們一決勝負。」

老神偷許華山道：「老朽來此的原意，便是想制止這場浩劫，却未想到，他們會發動得這麼快。」

當下便將前來的經過說了一遍。

衆人互相看一眼，一塵子道長道：「以許老爺子的意見應怎麼辦呢？」

許華山道：「目前余大俠正與我們暗通消息，我們準備明夜發動攻勢。現在是白天，『殘堡』的巡查較少，想尚未發現各位，我們的意思是想各位先找一個地方藏了起來，等候我們的消息，然後一齊發動總攻擊，必可穩操勝券。」

乾坤大師點頭道：「許施主說得有道理，我們大夥兒就在左側峽谷之中，等候施主的消息。」

許華山道：「等一下『殘堡』中會有人給我們送食物來，各位可不能將他們當作敵人看待！」

乾坤大師道：「請施主放心，我們都知道了。」

接着乾坤大師便將原意報告各人，此

際，余長春突然叫道：「不好，我們已被『殘堡』中人發現了。」

乾坤大師聞聲望去，果見有三個殘廢人，在向南急奔而去。

他大喝一聲，道：「我們截下他來。」

立刻飛出數條人影，後發先至，將那幾個殘廢人困在當中，同時出手，不到十招，那五六個殘廢人已橫屍就地。

原來躍出去的人，是少林乾坤大師、武當光明道長，華山的廣成子，峨嵋的正大和尚，青城一塵子，長白山的余長春，這些人全是一派之長。

「殘堡」的幾個小脚色，那是他們之敵手？

少林乾坤大師在毀了「殘堡」的幾個巡查之後，立刻吩咐衆人掠入了峽谷之中，掩蔽起來。

老偷兒也回到了石洞中，將以上情形，告訴了各人。

金生明道：「這樣一來，我們這一仗更可以穩操勝券了。」

許華山告誡他們道：「但我們決不能存有僥倖之心，否則便難成大事了。」

金生明點點頭，唐雪鳳道：「那丘永光又送飯來了。」

許華山向外一望，果見丘永光提着一隻竹籃，急馳而來，忙向金生明道：「小子，你去知會他一下，免得他與峽谷中人發生誤會。」

金生明於是飛馳出去，將那丘永光接了進來。

老偷兒悄聲的問道：「情形怎麼樣？」

丘永光接道：「余大俠說這兩天他已經覺到堡中有許多主要人物都不在堡中，可能出去辦些機密的要事，因此要小的告訴老爺子，最好是明夜子時發動。」

許華山道：「這些人被派出去，余大俠事前一點兒也不知道嗎？」

丘永光搖搖頭道：「『殘堡』中是管縱不管橫的。」

老偷兒許華山沉思了半晌，才道：「難怪『殘堡』在武林人心目中，一直是如此之神秘，原來他們對自己人也是這樣的。」

丘永光答道：「不錯。」

許華山又道：「你回去告訴余大俠，就說我們這兒今天來了很多外援，明夜準備發動總攻勢，叫他準備接應我們，以便來個裏應外合。」

丘永光立即應了一聲道：「是。」，馬上返身便走。

於是老偷兒許華山又出了洞，將這個消息傳遞給峽谷中人，這一天晚上可算是緊張之極。

因爲「殘堡」中人，已發現堡中有幾個人被殺，竟然發動全體人員，大肆搜山，數百個火把，將「殘堡」中的四圍，方圓數百里之內，照得如同白晝一樣。

諸人齊隱身峽中，不敢露面。

此際，竟然有一小隊人，向峽中搜來，大約是二三十人之數，當頭一人，是個儒家打扮的青年，一襲白衣，隨風飄拂，手持一把破紙扇。

此人正是「殘堡」中刑堂堂主「獨身書生」胡有德，幾個跟隨的人，也是些四肢不全之輩。

乾坤大師低聲道：「大家小心，如果這些人萬一進了峽谷中，我們必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他們一擧消滅。」

此際，石洞中三人也走了出來，老偷兒許華山道：「大師小心，那白衣人正是堡中刑堂執法，武功與我在伯仲之間。」

乾坤大師哦了一聲道：「到時由老衲與光明道兄，正大道兄及余大俠等來收拾他。」

四個當代一流高手，要收拾「獨目書生」，保證不出一招，便叫他屍橫就地。

他們正談之間，那數十人已進了峽谷，數十個火把，立時將峽谷照得通明。

這時，乾坤大師輕喝了一聲道：「上！」

峽谷中人影翻飛，立刻展開了一場罕見的搏鬥，這場搏鬥來得快也去得快。

可以說連講話的機會也沒有，不到一刻的工夫，便已結束了。

這是以多數壓倒少數，佔絕對優勢的勝利。

許華山輕輕的大笑道：「對付這些人本無江湖道義可言，事急縱橫，大師可以說是做對了。」

乾坤大師也輕輕的一嘆道：「以殺止殺，老衲也是沒有法子的事情。」

廣成子急道：「你們聽，好像又是有人來了。」

老偷兒許華山向外一望，果見暗影中有二個人漸漸的向峽谷中移近，忙道：「各位別聲張，這可能是自己人。」

他可以說沒有說錯，來人正是丘永光與洪法海，兩人悄悄的走近低聲道：「許老爺子在嗎？」

許華山立即低聲道：「我在這裏，兩位莫非又有些什麼消息嗎？」

洪法海答道：「裏面情形不好，堡主對余大俠已生疑，因此余大俠秘密叫我們兩人向老爺子說，時間可不能再拖了，最好就是今天晚上，到時我們自會接應。」

老偷兒許華山道：「早一天與遲一天都是一樣，我們就這樣的決定吧！」

丘永光一轉身走了，另一條窈窕的黑影却從峽谷之頂飛了下來，她是周輕雲。

許華山道：「周姑娘來得正好。」

周輕雲笑道：「你終於猜出來了！」

許華山也笑道：「周姑娘的芳名，誰敢不猜？」

「剛才丘永光與洪清海二人到此，有什麼事情？」

「時間改爲今天子夜。」

周輕雲姑娘點點頭道：「這樣也好，免得夜長夢多，到時候我準到就是了。」

她邊講間，嬌軀未見作勢，人已飛空而起，向峽谷之頂飛去，那輕功身法，確是令人心驚。

乾坤大師看得一愣道：「這女娃娃是誰？」

許華山答道：「她是當今三代之一的黑旋風周濤的孫女兒周輕雲姑娘。」

乾坤大師朗唸了聲佛號道：「難怪她有這一份能耐，現在大概是什麼時候了？」

廣成子應道：「現在大概是酉末戌初了。」

乾坤大師又道：「既是今晚子夜發動

，我們也快準備一下了。」

他立刻將在場的百多人，分為四組。

第一組由乾坤大師率領四十人，由「殘堡」東面攻入。

第二組由武當光明道長及華山廣成子率領四十人，由「殘堡」南面攻入。

第三組由長白山余長春及神偷許華山率領四十人，由「殘堡」北面攻入。

第四組由周輕雲姑娘、金生明、唐雪鳳三人率領二十人，居中接應。

他們這樣一分妥當，已是亥初時分了，衆人立即出發，分成四個方面，慢慢的向「殘堡」接近，沿途遇到不少的暗樁，皆被他們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除去。

這時已進入了子初時分。

四組人皆已抵達「殘堡」，四週埋伏。

但見「殘堡」是處於山谷之中，四週山嶺縱橫，當中形成一塊小小的盆地，中間有一座極大的廢宅，佔他約數十畝。

看那氣魄，倒像從前退隱的王侯世家。

只見房屋多半倒塌，其中斷牆殘屋，到處均是，庭院中更是荒草滿徑，高過人頭。

這眞是名符其實的「殘堡」了，四處一片漆黑，不見半點燈火。

周輕雲與金生明、唐雪鳳三人，各執兵刃當先殺入，他穿過一道庭院，而進入了堡的中心，却見不着一些動靜。

金生明一抖「地缺劍」，發出一蓬淺藍色的光芒說：「奇怪，難道『殘堡』的人不居住此處嗎？」

暗影中突然有人冷哼了一聲，道：「誰說不在此處？太爺們在此等候你們很久啦！」

一連闖出數十人來，斷脚缺腿，少手殘臂，一應俱全，手中兵刃，全是破刀斷劍。

周輕雲冷冷的一笑道：「偌大的『殘堡』，就是你們這幾個人嗎？」

其中一個雙腿齊斷的人怒哼了一聲道：「本堡中多得是大爺們，對你們這些無名小輩，還用得着大陣仗麼？」

那人雖然雙腿齊斷，却裝上二支鋼拐，裏面好像還裝上彈簧，伸縮自如，右手操着一把斷了一半的七節鞭，雙目在黑影中射出閃閃的光芒。

周輕雲一聲冷哼道：「無知狂徒，只讓你嚐嚐我們這些無知小輩的手段。」

語聲落，劍光閃，嬌叱聲中，一連將那人逼了數步。

那人一揮殘鞭，面帶驚異之色喝道：「臭丫頭，看不出妳倒有兩下子，可報出你師門的名號，免得大家傷了和氣。」

周輕雲怒極而笑道：「別向自己面上貼金吧！武林中的名門正派固多，但以你們這些殘人殘心的東西，誰會和你有連絡，打交道，倒是你應該先將名字報了上來，本姑娘也好好的超渡於你。」

劍光再起，如旋風罩頂，向對方當頭壓下。

那人急欲將斷鞭揮出，一連使了三招，才勉强將周輕雲的劍招擋了開去，怒道：「臭丫頭，別以為老子怕了妳？」於是，止步進身，立即使出數道鞭影，反向周輕雲全身罩去。

這兩人一接上手，其餘數十個「殘堡」中人，分別向唐雪鳳及金生明二人及二十個武林高手圍攻而去。

黑夜之中，立時響起了一片喊殺之聲，驚天動地。

金生明手持「地缺劍」奮起神威，鼓其餘勇，與十數個「殘堡」中的人物戰在一起，打得甚為激烈。

唐雪鳳一把長劍，左閃右刺，前劈後架，亦擋住了十數個「殘堡」中的人物。

周輕雲的一把軟劍，與那斷腿人戰未數招，便展開家傳的旋風劍法，軟劍宛如銀龍，捲起了陣陣旋風夾着無比的威力，不斷的向着斷腿人連連施展而去。

斷腿人連退數步，高聲大喝一聲道：「住手！」

周輕雲冷笑道：「可有什麼遺言？你就趕快的交代吧！」

斷腿人嘿嘿的冷笑道：「臭丫頭，妳可別欺人太甚，我問妳，當今三老之一的『黑旋風』周濤是妳的什麼人？」

周輕雲笑道：「是我的爺爺，也是你的祖太爺！」

斷腿人大怒道：「別以為妳是周濤的孫女兒，本座就不敢宰了妳？」

斷鞭揮舞之處，立刻勢若江河，滔滔不絕，周輕雲的軟劍，隨着對方一片鞭影，長驅而入，兩人再次接手，聲勢比上次截然不同，鞭聲似雷，劍影如山。

這時，聽得唐雪鳳叫道：「生明哥，像這樣的打法，要打到什麼時候才能完？」

金生明道：「雪鳳，我們用『地缺劍法』。」

他突然將「地缺劍」招式一變，立刻有一蓬淺藍色的光芒，在夜空中慢慢散開，慘叫之聲也隨之而起。

一聲！二聲！三聲！「殘堡」中人也跟着聲音向下倒去。

唐雪鳳的劍法也跟着一變，上指三十三天，下指九幽十八獄，銀虹環繞，金芒乍閃，立即就有數人倒地。

他倆人這一施展，不到一刻工夫，已將數十個「殘堡」中人物，斬殺殆盡。

此時，周輕雲已將那旋風劍法，施展得風雷隱隱，斷腿人的額角上也隨之見汗，足部踉蹌，身形不穩。

他突然的將斷鞭一收，飛身而退，迎頭遇上乾坤大師一干人趕到。

乾坤大師朗誦了一聲佛號，說：「我佛有靈，讓你早日超昇。」

揮起一拳，迎面打去，平地間倏地捲起了一陣狂飈，斷腿人被這一陣狂飈捲得連退了七八步，哇地一聲吐出了一口鮮血。

周輕雲飛起一劍，當場就把那斷腿人了結。

此時，東南西北的四組人馬，也紛紛的搜到了「殘堡」中心。

但他們所見除了那些斷垣殘壁之外，再沒有看到「殘堡」中有什麼人物出現。

乾坤大師高聲道：「難道這使人聞名喪胆的『殘堡』就是這區區幾個人嗎？」

唐雪鳳說：「不！據我所知，他們囚我之處，屋宇非常之齊整，絕對不是目前這些殘垣敗瓦的破敗景象。我想其中定是

另有所在。」

青城一塵子道長道：「如果貧道猜得不錯，可能這『殘堡』之下，另有一處『殘堡』。」

武當光明道長又道：「假如這『殘堡』之下，另有『殘堡』的話，定必另有秘門而入，我們何不搜查一遍？」

華山廣成子道：「光明道兄說得不錯，我們不妨把人手分爲五組，分五個方向，每組人燃上十個火把，仔細搜查，定可以搜出地下『殘堡』入口之處！」

峨嵋的正大和尚道：「洒家與老偸兒負責紮火把，各位稍候？」

他邊講邊與神偸許華山，帶了二十個武林人物，去準備火把。

那知道他們尚未動身，突見一處倒塌的八角亭之下，冒出一縷紅色的火燄，直冲起五丈左右，方始散開。

乾坤大師道：「這可能是佘大俠打出的信號，我們到那邊看看。」

於是，百多個武林人物，立即擁向那座殘破的八角亭而去看個究竟。

這座八角殘亭，佔地數丈，朱紅欄杆亦已損壞，亭子中間有一圓形石桌，八個圓形花鼓櫈，分八方排列。

「神偸」許華山燃上火摺了在亭子四週圍察看一陣。突然以手擊桌，石桌微微震動一下，立即從中而分。

當中現出一條很長的甬道，鑽入地底。

乾坤大師輕呼一聲：「相信就是在這裏了。」

華山廣成子舉步就要向下走去，老偸兒許華山一笑道：「道長且慢！」

廣成子一愣道：「有什麽事？」

老偸兒許華山道：「這些鷄毛蒜皮的事，我老偸兒自信比道長懂得多些，還是先讓我走在前面。」

廣成子猶豫了一下，側身一退，於是，老偸兒不客氣的逕自擧着火把急步而下。

但是這一道石堦，約有數十節之多，走完了石堦，便是一條平坦的隧道，衆人隨老偸兒急步而行。

不到一刻工夫，便已到了盡頭之處，出口是一處空谷，這谷並不大，衹有數十丈方圓，四週全是絕壁懸崖，高可千仭。

老偸兒許華山看了一下立時出洞。後面的人也接着跟了出來，百數十人正將走出洞口之際，突然聽得砰的一聲大响，出口竟爲鐵閘所封。

接着便聽到了一陣鵰翎破空之聲，約有千支羽箭，向着衆人迎面飛來。

衆人齊一聲驚呼，各自舞兵刃，撥打來箭，這一陣箭羽過後，便又聽到一陣鑼响，突然四週燈火通明，照如白晝。

衆人此時才看清楚，原來這石室之中屋宇連綿，繁花遍地，算得上是一處絕妙的所在，可惜被這些殘缺不全的人佔着，倒是有點美中不足之感。

他們正看間，突見那火光之下，走出一批人來，約有數百人。

當頭領先之人，鋼手鋼足，赤髮虬鬚，年紀總在七十以上，後面跟着的人不是斷手便是斷足，或者是缺耳、瞎眼的……不一而足。

乾坤大師當先一步，雙掌一合，唸了一聲佛號，「閣下大概是『殘堡』主人了。」

那人冷笑一聲道：「正是，荒山野嶺，能得各派掌門人到來，平添不少聲色，請到後堂小坐奉茶。」

光明道長道：「不敢，貧道等此來，只是向『殘堡』主人請教一件事情。」

「殘堡」主人神色一變，道：「請說！」

光明道長道：「閣下組此『殘堡』，不知其最終目的何在？」

「殘堡」主人又是一愣，隨又嘿嘿的冷笑兩聲：「本堡亦算武林一派，與諸位的少林、武當、峨嵋、華山、青城、長白等派，並無不同之處。」

廣成子冷笑一聲：「我等門派，祗是爲了延續武林命脈，所作所爲，莫不體念上天有好生之德，行俠仗義，除暴安良，這些事貴堡是否已經做到？」

「殘堡」主人面色一變道：「原來各位的目的，並非是來『殘堡』作客，而是考察『殘堡』的功行而來的。」

長白派佘長春道：「如果我們眞的誠心手不攜帶兵刃，毫無防範的來此作客，恐怕早已傷在你們亂箭之下了。」

「殘堡」主人冷冷一哼道：「那是祗怪你們不自量力！」

少林乾坤大師道：「我們此來『殘堡』，或有自不量力之處，但亦是不得而已爲之，貴堡在外面的所作所爲，諒也不必要老衲再加詳述？」

「殘堡」主人突然陰笑道：「大師所說，莫非指最近武林中所死的那些知名之士？」

正大和尚搶着道：「不錯！你這樣爲了一逞私己之慾，殘害無辜，弄到武林中人人自危，這難道就是你組成『殘堡』的目的嗎？」

「殘堡」主人又是一聲陰笑道：「那些人自命爲名門正派，所行所爲，却專與『殘堡』中人作對，『殘堡』爲了自保，不得不如此做，此事尚祈諸位見諒！」

青城一塵子怒極而笑道：「你無故殺人，反要請別人原諒，這不是被窩裡放屁，自以爲腔了？」

「嘿！嘿！依道長之見呢？」

「剛才我們已見過陣仗，這場是非想避也避不了啦！」

「殘堡」主人也嘿嘿的陰笑道：「各位一定要以兵刃相見，敝堡身爲主人，焉能不奉陪？」

少林乾坤大師突然大喝了一聲：「慢着！」

「殘堡」主人道：「未悉大師有何見教？」

乾坤大師雙掌合什道：「不敢！閣下既身爲『殘堡』主人，當不是無名之輩？」

「殘堡」主人陰笑了一聲道：「多蒙關懷，在下易天行，原屬『天殘魔君』第四代傳人，大師滿意了吧！」

各人皆悚然一驚，想那「天殘魔君」，兩百年前便已聞名江湖，不獨心性兇殘，而武功更是高不可測。

易天行既是「天殘」門第四代傳人，其武功之高，亦可想而知了。

乾坤大師又朗誦了一聲佛號道：「原

來堡主乃是天殘門下的易天行，確眞是逆天而行事了。老衲當眞的失敬了，如此說來，今日的殘堡，也就是當年的『天殘帮』復活了。」

易天行大笑一聲：「好說！」

說字才出了口，身形突然一退，數百個殘堡中人物，各執破刀殘劍，斷鈎，爛鞭等，一齊湧了上來，將衆人圍在當中。

周輕雲突然軟劍一揮，嬌叱一聲：「上啊！」

於是劍尖起處，已向殘堡中人攻去。

她這一開始攻擊，百多個武林人物，各執兵刄殺將起來，這石谷之中，立即引起一番驚天動地的惡鬥起來。

「殘堡」主人易天行反而退向一邊，凝目注視當場的戰況，如以人數而言，「殘堡」可以說是佔絕對的優勢。

只是來的這批人，除去各派老一輩的人物，其武功奇佳不算，就是其他隨來之人士，莫不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因此每人都可以，以一敵三的局面支持下去，於是石室中殺聲與慘叫之聲混成一片。

少林乾坤大師力敵「殘堡」主人易天行手下兩個堂主。這兩人一個是斷腿、一個是缺臂，斷腿手提雷公殘拐，缺臂的獨握流星鎚。

雖是兩個俱是殘廢者，但其內功與招式，皆異常驚人。

武當光明道長則敵住「殘堡」的右護法，兩人打成平手。

老偷兒許華山却與化名冷如冰的余破浪動上了手，兩人眞戲假做。

華山廣成子則敵住了三個殘堡屬下及一個舵主，那舵主身穿杏黃衫，手持八角鎚，凶狠之極，但雙目皆瞎，與敵過招，全憑聽覺之功。

其次如峨嵋正大和尚，青城一塵子，長白余長春，以及各堡各莊的武林英雄人物，每人最少是一敵三。

周輕雲的一支軟劍，却纏住了「殘堡」中的前後巡查使，這兩人武功怪異，招式也怪，因爲他們的臂皆斷，對敵之間，竟用雙足。

因此周輕雲倒不必顧慮敵人的上盤，軟劍盡向下盤出擊。

金生明與唐雪鳳二人聯手，敵住了七八個「殘堡」中的舵主以下人物，兩支長劍，不停的閃着銀光，聲勢凌人。

此際，那化名冷如冰的余破浪已與老偷兒許華山急鬥了百招，「老偷」突然將長長的旱烟管兒一旋，劃起了一陣凌厲的聲勢。然後用傳音入密的功夫道：「余大俠，這『殘堡』之中的人，盡在此處了嗎？」

余破浪也用傳音入密功夫回答道：「殘堡中除了已派出去之外的人，大部份都已集中在這裡了，我們且向右側打，我尚有話要跟你說。」

於是「老偷」右足一移，互相交換了兩招，連退三步，他這樣邊打邊退，已靠近右石壁之邊。

余破浪悄聲道：「許老爺子，你還記得武林中在十年之前，曾發生了一件大事。」

許華山道：「你是指各大門派掌門人失踪之事？」

余破浪道：「是啊！那些掌門人至今仍無下落？」

老偷旱烟管打出一招，接道：「不錯！這件事情直到今天，尚仍是一個謎？」

余破浪閃身避飄開，立時又揮手反擊道：「這個謎馬上就要拆穿啦！」

「神偷」閃身讓步，旱烟管反手打出道：「怎麼？難道那件事也與『殘堡』有關係嗎？」

余破浪止步上身，揮出兩拳道：「你注意你身後的石壁，那石壁中間有一塊彩色較異的石子，這便是石壁的暗鎖所在，撞動了暗鎖，石壁必然會向西邊分開，裡面有一處很大的石室，那些十年前失踪的掌門人，全在裡面。」

「他們困住那些掌門人目的何在？」

「易天行欲統一武林，收服各派掌門人，要他們加入『殘堡』工作。」

「不可能啊，光是自殘肢這一項，他們就不會答應！」

「易天行對他們倒是非常優待，祇要他們答應爲『殘堡』工作，可以不殘肢體，仍可回去領導各派。」

「各派掌門人如何回答？」

「各派掌門人來個緩兵之計，他們要易天行成了一統現業之後，才願意俯首稱臣。」

「老偷」揮起了旱烟管，又打出凌厲的兩招式道：「這種回答法，難道易天行就不能洞悉天機嗎？」

余破浪退出二步又揮出一掌道：「以易天行這樣狡詐的人，如何不能洞悉機先，只是此人一向好大喜功，他決心要擺一點顏色給各派掌門人看看，因此才先將他們囚禁起來，一日三餐，準時送到。」

「各派掌門人受到這樣的折磨，這十年來，不死也差不多了？」

「許老爺子你錯了，據我所知那各派掌門人，在這十年當中，韜光養晦，潛心默修，武功已到了另一層境界。

「只是他們因時機尚未成熟，不便發動攻勢。」

「如此說來余大俠混入『殘堡』，也是爲了這件事？」

「不錯，老朽混入『殘堡』，不到一個月已與他們取得聯絡，只是『殘堡』太大，一直不敢發動而已。但目前情況不同了，我們外援已到，已不必再等待下去，你且承受我一掌，然後將身形故意撞向石壁的暗鎖。開門放人，現在我將鎖匙交給你。」

余破浪說到這裡，突然大喝一聲：「遭打！」

立時有一縷銀光，向許華山飛去。

神偷許華山反手一接，旱烟管如天花亂墜，一連打出八招。

余破浪朗聲一笑，竟然是不閃不避，急穿而入，一掌向許華山的前胸打去。

神偷許華山一聲驚叫，身形立時向石壁間暗鎖處撞去。

他們這幾下，配合得天衣無縫，耳際聽到一陣軋軋的大响，石壁便突然左右分開，當中現出一門。

神偷許華山朗笑一聲，立即竄入門內，行未數步，果然見到一間極寬闊的大石室。

室中分立七道石樁，樁粗如笆斗，每樁上用鐵鍊分鎖一人，其中僧、道、尼、俗皆有。

於是，老偷兒許華山分別一一爲他們打開了鎖，七人才活動了一下手脚，突然聽到「殘堡」主人易天行冷冷哼了一聲道：「冷護法！」

余破浪立即回聲道：「屬下在此！」

「你因何將密室打開，讓敵人進去救人？」

「稟堡主，這是無意的巧合。」

「嘿！嘿！無意的巧合？你以爲我不知道，老實說，你的行爲，我早就注意到了。」

突然兩條鋼拐一碰，一雙鋼手已疾向余破浪的頭頂抓去。

余破浪立即急閃後退，然後再奮力反擊，三招不到，就已落下風。

神偷許華山一見，大吃一驚，以余破浪那樣的功力，尚且接不到他三招，「殘堡」主人易天行的武功確也眞有些駭人聽聞了，於是急叫道：「煩各位掌門人急速救援余大俠。」

於是七人以迅速的身法，一齊躍出洞外，將易天行困在當中，余破浪單掌一揚，也加入戰圈。

易天行一聲冷哼道：「被囚十年，你們尚有再戰之能嗎？」

武當上代掌門人慧光子朗笑道：「老殘廢，不信你且試試吧！」

慧光子立即雙掌開碑，已向易天行撲去。接着其餘六位掌門人以及余破浪等，一齊合力攻上。

易天行怒道：「冷護法，難道你眞的想背叛『殘堡』？」

化名冷如冰的余破浪大笑道：「易天行，你是瞎了眼啦，老夫明明是姓余名破浪，那個是你的冷護法？」

此時，易天行情知上當，不由大怒，兩隻鋼手一擺，便向余破浪撲去，他的身形才動，七位上代掌門人，亦齊向他身後攻來。石壁上，立時展開了一場罕見的搏鬥，但是掌影如山，勁風四溢。

老偷兒許華山却趁機溜入場中，遇上了丘永光與洪法海二人，正聯手合力與長白派掌門人余長春大打出手，於是立即大喝一聲：「丘、洪兩位，余大俠已表明身份，你們還與那些兔崽子混在一起做什麼？」

丘、洪二人聞言，立即後退一步向余長春一恭手道：「余大俠剛才多有得罪，那兄弟就此謝過了。」

三人說罷立即執起殘刀斷鈎，反向「殘堡」中人撲去。

此時，「殘堡」中數百人，已死二百多人，殘餘的仍在奮力苦撑。

此際忽聽得一聲大叫，「殘堡」中右護法，被武當光明道長一掌劈破了腦袋，前後巡查亦被周輕雲軟劍使出的旋風劍法，攔腰斬爲兩斷。

少林乾坤大師奮起神威，一掌劈了個「殘堡」的青龍堂主。

這時，「殘堡」中的主要人物，已死傷大半，剩下的人也不多，但並無後退跡象。

少林乾坤大師又誦了一聲佛號道：

「看來老衲眞的要超渡他們了。」

峨嵋的正大和尚突然高聲呼道：「你們聽着，『殘堡』已瓦解在即，如能回頭向善者，立即放下屠刀，可以留你們一條生路。」

他這幾句話倒是立時生了效，「殘堡」中的屬下，於是便紛紛棄去殘刀斷刄，走出「殘堡」。

祇有幾個主要人物，仍在奮力抵抗，作垂死掙扎。

乾坤大師眉頭一皺道：「讓老衲來超渡他們吧！」

提起禪杖，運足數十年純功內力，將禪杖橫掃過去，不到一刻工夫，已將那幾個主要人物迅即解決了。這時，大家一齊走向石壁處集合起來。

此時，余破浪與七大派上代掌門人，仍圍攻易天行不下。

易天行鋼手鋼脚，祇要他護住前胸後背及頭頂，一切兵刄，皆無法傷他，再加上他武功本高，因此場中八人，對他都無可奈何。

這時老偷兒衝着金生明一笑道：「『地缺』劍法乃是『天殘』門中的尅星，小子，現在該你出風頭的時候啦！」

金生明眉頭一皺道：「憑我一人之力能行嗎？」

老偷兒許華山道：「你懂得一物治一物的原理嗎？在目前情況而言，那『殘堡』主人易天行不忌別人，祇忌你，何况他那雙鋼手鋼脚，非你的『地缺』寶劍不能削斷，現在是速戰速決的時候了。」

金生明略一猶豫，立即仗劍上前躍入戰場，叫道：「各位前輩請退下，讓晚輩來鬥鬥這個『殘堡』主人吧！」

武當上一代掌門人慧光子正待有所言，忽見金生明手中的寶劍，面色一喜道：「小兄弟的手中可是那『地缺』寶劍嗎？」

金生明笑道：「前輩果眞好眼力。」

各人一聽到「地缺劍」，情知「地缺劍法」是天殘門中對頭尅星，於是，衆人急忙躍出圈外，金生明仗劍而立，朗聲一笑道：「易天行，待小爺陪你玩幾招。」

一道光芒起處，已向易天行攻去，易天行面色一變，向後連退數步，金生明却一步也不讓，直追撲上。

易天行突然身形一停道：「小子，你冒充的吧！」

金生明冷笑一聲道：「是不是冒充，你一試便知？」

易天行也冷笑一聲道：「要老夫試試也不難，但你先得將手中的『地缺劍』給老夫看看，如果眞是『地缺劍』，老夫甘願服輸，否則，老夫再與你大打一場，也不算遲。」

金生明突然大聲笑道：「老殘廢，你的如意算盤打得眞好，如果是眞劍，你會還給我嗎？如果是假劍那時可穩操勝算，自然可以與我大打出手，我不是三歲半小孩子，老殘廢，你認了吧！」

老偷兒許華山也聽得哈哈的大笑起來。易天行面色一沉，怒道：「小子，你當老夫是什麼人？」

金生明亦不示弱道：「我當你是個四肢不全，心性凶殘，奸狡的老殘廢物。」

易天行突然怪笑起來道：「普天之下，不下數萬武林人物，你是其中唯一能知道我的人？」

於是鋼手一挫，立即撲向金生明。

乾坤大師驚叫一聲：「小心！」

眼前光芒閃爍，金生明手中的「地缺劍」已斜斜的掃了出去。易天行一退一進，旋又向他背後抓到。

這時，金生明躬身前竄，倒提「地缺劍」反手削他的雙脚。

此際，兩人越打越快，瞬息過了五十多招，唐雪鳳担心金生明的安危，緊緊握劍站在一邊，其餘百多個武林人物，也全都目不轉睛的注視當場

因兩人動作太快，祇見白光藍芒互相輝映，急鬥間忽聽得一聲悶哼。

易天行倒退了八步，原來他左邊一隻鋼手，已被金生明的「地缺劍」削斷，同時易天行前胸亦被劃了一道七寸長的血糟，鮮血從衣襟中向外滲出來。

老偷兒哈哈的大笑道：「老殘廢，『地缺』劍法的滋味不錯吧！」

易天行冷哼了一聲，突然身形急起，急向金生明撲去。

唐雪鳳驚叫一聲道：「生明哥，小心！」

金生明身形一側，手中「地缺劍」低低的掃出。

噹的一聲響，易天行左邊的鋼腿也被金生明手中「地缺劍」掃斷，這時，他祇剩下了一手一腿，却趁金生明一閃之間，已闖入了石壁中的石室之內。

金生明仗劍急追，接着各派的兩代掌門人及神偷許華山，唐雪鳳等人，也隨後追入。

易天行目下祇有一隻鋼腿一隻鋼手，當中雖裝有彈簧，畢竟行動不便，因此當他到達山腹中石室之時，金生明已仗劍當門而立。

易天行陰陰一笑道：「小子，你敢進來嗎？」

金生明冷笑道：「我爲何不敢進來？」

他正待舉步，老偷兒大聲叫道：「小子，小心他的暗算。」

金生明微微一愣，見石室中突然冒出一股濃煙，老偷兒急叫一聲道：「急退！」

身形一躬，已向後倒竄出外，接着七大門派的兩代掌門人及金生明唐雪鳳等人，一齊向洞外退出。

他們將抵洞外之際，山腹中已聽到一陣轟轟的爆炸之聲。

余破浪急叫道：「大夥兒還得急向後退，據我所知這山腹中埋藏的火藥，異常之多。」

百多個武林英雄人物，又退了十數丈始站定。

少林乾坤大師道：「余大俠，那老殘廢在這山腹之中，埋藏大量火藥，不知是何用意？」

余破浪道：「此處原是囚禁各派掌門人之所在，他怕各派掌門人居心不測，故而預埋火藥。」

各人哦了一聲，耳邊忽然聽得驚天動地的一聲大响，石壁立時被炸得四分五裂，崩塌下來。

武當光明道長嘆息道：「一代魔君，竟然就這樣的結束了這一生！」

各人互望一眼，紛紛走出「殘堡」，各自回轉所在，洪法海與丘永光却隨着余破浪去。

神偷許華山衝着金生明，笑道：「小子，你我心願已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金生明道：「許老爺子，你準備何往？」

「我嗎？四海飄泊，到處爲家，你呢？」

「我準備回去一次。」

「那麼我們再見啦！」

老偷兒說走就走，脚下抹油，如飛而去。

金生明拉着唐雪鳳的手笑道：「雪鳳，我們還是一起回去捉迷藏吧！」

唐雪鳳嬌柔而含情的笑笑，兩人施展輕功，飛離「殘堡」。

只見一輪紅日，正由東方升起，萬道金芒，照遍了這個大地。

（完）





上文提要：

岳光輝的策略功虧一簣，雖然抓着獨孤美可作人質，但鏢局的人都去了飛鷹堡，大蔴案一定被揭發，部下殺手都作鳥獸散，岳光輝無奈決定殺獨孤美和白則七，這時，柳花花、皇甫霏出現擋截，二人得救跌在地上沒有死，柳花花因輕敵幾乎被岳光輝的刀鞋殺死，幸皇甫霏搶救，柳花花殺了岳光輝，然後會同她們去找尋朱媚的……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肅清大蔴毒　聲名噪江湖

如果是，那就不妙了，敵人勢必會以此來誘柳花花墜入他們的重圍。

她深信柳花花如果知道自己未死，必不肯獨自逃走的。

所以她急急的往崖上望。

但是她什麼也看不到。

除了一片濃深的霧，她什麼也看不到。

她屏住氣息，一動也不敢動，她深怕因爲自己的掙動而發出了聲響，引來敵人的注意那就大大不妙了。

當她確定崖上已寂無人聲時，她這才舒了一口氣。

她這時候才敢確定自己的抉擇是對的。

——她已經知道柳花花已經逃走了。

只要柳花花能順利逃走，那麼敵人便肯定是會被殲滅，那麼自己的死也就有代價了。

她覺得很欣慰。

但，就在她意志一鬆懈的時候，她也已熬忍不住噬心痛楚而昏死過去了！

* * *

朱媚素來不肯相信人世間有鬼神。

她不認爲孔老夫子說的話都是對的，但是她最欣賞他那句「敬鬼神而遠之」，以及子不語「怪、力、亂、神」。

單憑這一點，便能確定孔子是從不提倡迷信的。

——正宗的儒家思想根本否定鬼神，奇怪的是口口聲聲以儒家思想自居的人，却十之八九皆迷信鬼神。

現在，朱媚倒眞希望人死後能變成鬼。

這樣她便能看到她的姑姑朱海靈。

然而，朱媚却看不到朱海靈。

因爲她根本就沒有變成鬼。

她一睜開眼時，她立刻知道自己沒死。

令她驚異的是，她還發現自己居然正躺在自己的房間！

這，是不是夢？

不是！

因爲她一抬眼便見到了柳花花正坐在她床前，還有獨孤美也在！

「賊花花！獨孤美！」朱媚用力閉了閉眼，然後用力咬了一下舌尖，發現的確不是置身夢中時，她欣奮的狂叫起來：「告訴我，這不是夢，我沒死！這，究竟是不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獨孤美撲上前去抱住她，哭着喃喃道：「妳當然沒死，妳幾時見過世上有會說話的死人？朱媚，妳是個壞女人，閻羅王不要妳，所以妳又活過來了，懂嗎？」

朱媚緊緊摟抱着獨孤美，滿眶淚水的說：「妳居然也沒死，哈，原來妳也是個壞女人，陰曹地府不要我們這種女人，我們都沒有死，我們眞的都沒有死……」

朱媚高興得哭了起來！

「妳是個福大命大的女人，」獨孤美不肯放開她，兀自緊摟着她，喜極而泣道：「那麼高的深崖，妳正好掉在一棵長在崖壁上的大樹上……妳足足昏迷了將近半個月了哪，朱媚，我就知道妳會活過來，好人不長命，禍害千萬年，妳這個壞女人不

會這麼短命的……」

朱媚沒有說話。

她高興得說不出話來了……

這時候，已有人去通報朱魯東，朱媚醒了，朱魯東急急前來，抱住朱媚痛苦失聲道：「孩子……是爹不好，是爹害了妳與海靈……孩子，原諒爹，爹對不起妳，爹對不起妳……」

「爹……」

父女抱頭痛哭！

* * *

人，任何人，一生中只能死一次。

朱媚却能大難不死，死而復生，那種喜悅當然是筆墨難以形容的。

但是，她的喜悅很快便化爲烏有。

——因爲，她發現自己不但瞎了一隻眼，而且，還跛了一隻脚！

天，她竟然變成了一個獨目跛脚的女人！

朱媚又哭了。

這次却是傷心的哭。

她悲痛得難以自制，聲嘶力竭的哭喊起來：「天啊！我竟成了一個單眼瞎子，不良於行的女人，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我寧願死！你們爲什麼要救我？天呀！我這副樣子怎能見人哪！……」

終於，她只覺眼前一黑，又昏死了過去！

* * *

朱媚實在希望自己永遠也不要再醒過來。

但她還是醒了。

房間沒有點燈，一片漆黑。

窗戶是開著的，有陣陣濃馥的玫瑰花香傳來，而且一抹像牛奶的月光也越窗而入。

好美的夜。

朱媚眼裏緩緩滴下一顆淚水。

再美好的夜色也引不起她對人生的興趣。

她又忍不住伏在枕上啜泣起來……

忽然，她聽到了一聲嘆息。

那嘆息聲好熟悉，是柳花花的。

「你沒走？」朱媚這才發現柳花花原來立在窗角茶几邊，正靜靜的凝視是窗外的夜色。

柳花花緩緩轉過身，想去燃點桌上的燈，朱媚却大聲怒喝：「不要亮燈，我不准你點燈！」

柳花花微楞，只好說：「不亮就不亮，喏，這樣還比較有詩情畫意哪……」

朱媚翻過身去，背對住他，冷聲道：「你爲什麼還不走？」

「如果妳是我，妳會走嗎？」柳花花忽然走前來，一把扳過她的身子，聲音也極冷：「妳把我柳花花當成什麼人？」

「我不管你是什麼人，」朱媚閉著眼，不肯看他，怒喝道：「你即刻給我滾，我這輩子再也不想見到你！滾！你給我滾得遠遠的！再也不要讓我見到你！」

柳花花沒有滾。

相反的，他竟坐上了床沿，一把扶著朱媚的香肩，用力搖晃著，大聲道：「張開眼，看著我！」

朱媚沒有張眼。

她已經決定，她這生人再也不要見到任何人，包括柳花花在內。

柳花花沉聲說：「不管妳變得怎樣，即使妳兩眼全瞎，兩腿全跛，在我心目中，妳永遠是最勇敢、最美麗的女人！」

「賊花花！」朱媚嚶嚀一聲，忍不住撲進他的懷抱裡痛哭失聲。

「妳哭吧！」柳花花緊緊抱著她，柔聲道：「換做是我，我也會哭，妳盡量哭吧……」

正當她哭得起勁時，忽見獨孤美推門而入，身後跟著一名婢女，手裡捧著一碗瓷盅。

「朱媚，」獨孤美端過瓷盅，然後示意那名婢女退下，「如果妳哭累了，那麼就吃一點東西吧……」

「我不吃！」朱媚又翻過身去，把臉埋躲在床角，大聲道：「我寧願餓死也不吃任何東西！」

獨孤美忽然嘆了一口氣：「唉，只怕妳沒餓死，有人先被妳累死了……」

朱媚楞住，脫口問：「什麼意思？」

獨孤美幽幽道：「在妳昏迷的十來天裡，柳花花始終不曾離開妳一步，除了如厠沐浴外，他吃與睡都在……」

朱媚心中滾起一股熱意，忍不住打斷獨孤美的話道：「獨孤美，妳說得可是眞的？」

「我爲什麼要騙妳？」獨孤美又是一嘆：「妳爲什麼不翻過臉來仔細看看他？」

朱媚猶疑了一下，於是慢慢翻過身來，怯怯的向柳花花望去——

天，柳花花居然變成了那副樣子。

只見他眼眶深陷，兩頰削了下去，一臉憔悴，彷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又瘦又累的病人似的！

朱媚心中激動不已，她幾乎認不出柳花花來了，他本是個既瀟洒又强壯的男人，怎會一下子變成了這個模樣？

這一刹，朱媚只覺心中一陣溫暖，她知道柳花花是爲她而憔悴的，她忍不住抱著柳花花哭道：「賊花花，對不起，是我累壞了你……」

「喏，」獨孤美像哄小孩子般的對朱媚說：「妳如果不吃，那個賊花花也不肯吃，妳吃一口他便吃一口，來，讓我來餵你們兩人吃好不好？哦，不，我也要吃，我也餓壞了哪。」

「獨孤美，」朱媚終於含淚道：「對不起，是我累了你們，我吃，我吃……」

朱媚終於被柳花花與獨孤美的眞摯友情感動，總算肯進食了。

獨孤美一面細膩溫柔的餵食朱媚，一面將那次慘烈的「青山戰役」述說給朱媚聽。

* * *

「大藏事件」總算結束了。

不，只能說告一段落而已。

因爲罪魁禍首岳光輝雖已死，但眞正幕後製造大藏的人並未查出是誰，皇甫霏雖是「大藏集團」的核心份子，可是她也只是負責與岳光輝接手大藏，然後將之販賣而已，實際上也不清楚製造大藏的人是誰。

不過，由於她在緊要關頭挺身而出三番四次救了柳花花，而且還失去了手臂；更重要的，她向五大門派及飛鷹堡與冷星

堡聯合組成的「肅毒小組」交出了「快樂山莊」的所有大蔴，並接受了「百醉書生」賀萬杯的「天竺神油」戒除毒癮，而且還供出了就她所知潛伏在江湖上的毒梟巢穴，以致令「肅毒小組」的掃蕩清勦的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

當然，要說完全根除毒梟是不可能之事，至少就有不少當日參加「青山戰役」的毒梟們由於預先知道狀況，而化明爲暗，各自逃生去了。然而無論如何「大蔴集團」受到了一項前所未有的嚴重打擊，那是無可置疑之事。也因爲如此，皇甫霏將功折罪，受到了免除懲罰的殊遇。

至於太湖的岳家，當家的也就是岳光輝的父親岳白勝，於事件發生後，公開譴責其子之罪行，表示事先毫不知情，並接受「肅毒小組」的搜查與調查，發現並無直接証據顯示岳家涉嫌販毒；加諸岳白勝極體恤「青山戰役」被害之死難者遺屬，並再捐出了一筆善金讓吸毒者購買「天竺神油」戒除毒癮，於是整個「大蔴事件」告一段落了。

當然，這件事也揪出了「大漢鏢局」的醜聞，朱魯東死了一個妹妹，殘了一個女兒，無疑身心兩方極受創傷，只怕這輩子都將悔恨不已。

至於柳花花與獨孤美，當然是這次事件的關鍵人物，聲名更噪理所當然；而獨孤美，却因此一夜成名，比在「姬重生事件」更加揚名江湖，從此成了江湖上令人津津樂道的奇女子。

朱媚呢？

大家對她的評價如何？

也許，譽與毀都有。

保守的人認爲她刦親生父親的鏢車，十足大逆不道，不足爲法。

開明的人認爲她有魄力，敢於反叛自己父親的迂腐短視，義助朱海靈與關山月結合；而且，更多人頌揚她敢於緊要關頭犧牲自己，藉以幫助柳花花逃走，咸認她是個有情有義的勇敢女人。

* * *

天氣慢慢涼快起來了。

蟬聲已伏，早秋的脚步已近。

不知不覺，柳花花與獨孤美已在大漢鏢局住了兩個多月了。

這段日子，他倆盡心盡力的照顧朱媚，朱媚心中那股創傷總算能漸趨平靜。

在外傷，朱媚那顆左眼無論如何是無法復明的，不過，腿傷在朱魯東重金遍請名醫延治之下，總算起色很多，雖不能完全康復，但若不細仔看，實在也瞧不出她走路微微跛蹶。

最重要的是，聰明的獨孤美爲朱媚設計了一個獨特而美麗的髮型，將那隻盲了的眼遮去，若非認眞看，眞還看不出她盲了一眼；而且，這種新式的髮型令朱媚看來反而更有嬌俏的女人味。

朱媚自然很開心。

至少她不像當初那樣消極了。

然而，朱媚心中還有一個結。

——那個結就是，如果柳花花和獨孤美離開了她，她是否還有信心活下去呢？

柳花花與獨孤美會不會離開她？

會，當然會，世上那有不散之筵席？

就在一個夕陽無限好的黃昏，獨孤美

告訴她：「朱媚，我有件事不能不告訴妳……」

「我知道，」朱媚很敏感，立刻截口道：「是不是你們要走了？」

獨孤美握著她的手，輕嘆一聲道：「我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見到我爹了，而且飛鷹堡爲我爹重蓋的新居也即將落成，他們希望我回去看看……」

朱媚緊緊握著她的手，喉嚨已哽住：「獨孤美，我，我會很想念妳……」

「傻丫頭，」獨孤美伸手拭去她眼角上的淚珠，含笑道：「妳幾時變得這樣愛哭了？喏，我很快就會回來看妳的啊，而且我還會專程來邀請妳到我的新居去住上一年半載的哪，爲什麼哭？」

獨孤美說著，自己也忍不住滑下了一顆晶瑩剔透的淚水……

朱媚强顏歡笑：「妳什麼時候走？」

「現在。」

「現在？」

「是的，」獨孤美努力微笑：「車子已在外面等著，其實我早幾天前已經決定了，一直想告訴妳，但我就知道妳會難過，所以……」

「我不難過，」朱媚强忍著眸中的淚水，打斷她的話說：「我心中有數，你們遲早會離開我的，你們總不能一輩子陪著我呀，妳走罷，我不會難過的……但，我不送妳了，獨孤美，原諒我不能送妳，我怕見分離，我怕說再見……」

說著，說著，眸中的淚水已決然而下，她倏然轉身奔向自己的房間裡，吞聲道：「順便代我向賊花花說一聲，說我會想念他……」

* * *

朱媚鎖上門，伏在被枕間放聲痛哭。

她哭了很久，哭累了，不知不覺就伏在被褥上睡著了……

突然，她聽見窗門被人推了開來，立即驚醒，抬頭看一看，却見柳花花正坐在窗沿上！

「你，」朱媚訝道：「你怎麼在這裡？」

「妳鎖上了門，我只好從窗戶進來啦。」柳花花朝她似笑非笑道。

「不，」朱媚睜大了眼：「我是說，你不是和獨孤美一起走了嗎？」

「誰說的？」柳花花搖蕩著脚，淡淡道：「我幾時跟妳說過我要走了？」

「但是，」朱媚跳下了床，奔前去挨著他：「獨孤美明明跟我說要走的啊？」柳花花笑眯眯的捏了捏她挺直的鼻尖：「她走她的，我可沒說我要走呀。」

朱媚呆住。

半晌，她才問：「你眞的不走？」

「我爲什麼要走？」

「你爲什麼不走？」

柳花花忽然一本正經說：「妳好像忘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什麼重要的事？」朱媚茫然。

柳花花一臉認眞：「難道妳忘記曾經邀請我陪妳上床？妳怎麼這麼快便忘了？妳想，這麼重要的事情妳還未向我兌現，我怎捨得走哪？」

「你……」朱媚羞紅了臉，吶吶道：「那，那是跟你說著玩的……」

「喲，」柳花花一把她攬入懷裡：「什麼事都可以說著玩，這種怎能說話不算數哪？難道妳沒說過君無戲言嗎？」

朱媚沒有回答，她已經無法回答，因爲她那張紅灩灩的小嘴兒已被柳花花緊緊吻住。

她被吻得渾身無力。

她想掙扎。

可是柳花花却眞的抱她上床了！

她做夢也想不到，居然有男人要她這個瞎了一隻眼與跛了一腿的女人！

朱媚很激動。

她的反應很强烈。

她春情蕩漾。

她主動而笨拙的去脫柳花花的衣服……

可是，當柳花花脫下她的肚兜時，朱媚却忽然用力推開他，大喊一聲：「不！……」

柳花花呆住。

他隨即柔聲道：「放心，我會很溫柔的，妳別怕，我……」

朱媚將赤裸的身子藏在被褥裡，冷聲截斷他的話：「下去！如果你不下去的話，我可要喊救命了！」

柳花花呆了一呆，只好依言下床去，吶吶：「妳怎麼了？」

「你出去！」朱媚忽然哭了起來：「我不要你同情我！我不要你可憐我！你出去，你給我滾出去！我再也不要見到你！」

柳花花一臉正色，沉聲道：「妳錯了，我沒有同情妳，更沒有可憐妳，我已經決定，我今生今世都不會離開妳，我要娶妳爲妻！」

「什麼？」朱媚傻住：「你要娶我爲妻？你瘋了？你在開玩笑？」

「沒有，我沒有瘋，也沒有開玩笑。」柳花花一臉肅穆：「我已經向妳父親表明心意了，否則我怎敢在這裡跟妳上床？」

「那，」朱媚睜大了眼，脫口問：「那獨孤美呢？她怎麼辦？」

「獨孤美？」柳花花淡淡道：「我娶妳，是我們之間的事，跟她有什麼關係？」

「爲什麼沒有？」朱媚緊緊迫視著他，彷彿要穿透他心裡：「我一直都知道，你其實非常愛獨孤美，獨孤美也深愛你，她同意你娶我嗎？」

「我和她並無婚約之承諾，爲什麼需要她的同意？」柳花花避開她的眸光：「不過，我曾經將這件事告訴她，她當然同意，我有權選擇任何人當我的妻子，不是嗎？」

朱媚冷淡的搖搖頭：「我也有權拒絕你的選擇，不是嗎？」

「爲什麼？」柳花花一臉疑惑：「妳爲什麼要拒絕我，妳不愛我？」

朱媚忽然喃喃自語：「怪不得獨孤美忽然會忽然離開我，原來……」

「她本來就要走的，」柳花花說：「她總不能一世人在這裡陪着妳啊。」

朱媚翻過臉去，「請你出去，我想一個人靜一靜……」

柳花花張口欲言，朱媚又補充了一句：「求你……」

柳花花只好穿上衣服，默默的退出房間。

* * *

柳花花的心情痛苦而矛盾。

他不知道他這樣做對不對。

他從沒有想到他這生人會成家，當年皇甫霏絕情而去之時，他就認爲自己的愛情已死。

他雖被稱爲花花公子，其實內心深外對愛情是相當執著的。

在外表上，他像花叢裡的蜜蜂，享盡人間艷福，江湖上流傳著他多采多姿的緋聞，然而這是他的外表而已。

——人的外表和內心往往是截然不同的。

至少柳花花的感情生活便是這樣，他雖擁有過衆多女人，但他認爲那只是逢場做作戲，要不便是男女間的「情慾關係」而已。

當然，他喜歡過很多女人，就拿聽雨樓的「傾城劍」白霜霜來說，柳花花的確是喜歡她，但由於他們彼此間都經歷過感情的創傷而產生相憐相惜，彼此慰藉，那是一種只能意會而不能言喻的旣單純又複雜的「矛盾感情」，或許比不上「正統的愛情」。

——愛情，本就是極端單純而又不複雜的。

不過，柳花花確定，直到獨孤美的出現而介入他的生活圈子，他才再次激發愛情。

他愛獨孤美。

十二萬分的愛他。

可是他始終壓抑著這份感情。

也許，他怕再次受到傷害，他總認爲獨孤美還年輕，對人生的體驗與愛情的感受是在「摸索階段」，因此他從不在她前面表露自己的感情。

所以，若非獨孤美對他赤裸而大胆的向他示愛，甚至主動的吻了他，否則他只怕到現在都不會去「染指」她；其實，一直到現在，柳花花仍然力圖保持與獨孤美的「淸白關係」，他從沒想到去佔有她，就是不願日後彼此受到傷害。

——被傷害過的人，永遠都怕再次被傷害，同時也懼怕傷害了別人。

朱媚呢？柳花花對朱媚感情態度又如何？

在外形上，她是個成熟而又豪放的美麗女人，若說柳花花不喜歡她那是假的，但無論如何喜歡和愛仍然有一段距離的。

「青山戰役」裡，朱媚表現了大勇的果敢精神，寧願犧牲自己讓柳花花逃命，只要是人都會感動與感激的，柳花花是人，他當然也如此。

特別是朱媚現在瞎了一眼，跛蹶了一腿，身心受到嚴重的傷害，柳花花認爲這生人當中，他絕對不能棄她而不顧。因此他決定娶她爲妻。

是否，正如朱媚所說的，柳花花只是同情她，甚至是可憐她才娶她？

柳花花不知道。他只知道當一個人肯爲你付出生命之時，那麼他也應該同樣付出生命去回報她。

——仇，可以解；恩，却絕不能忘。

這是柳花花的做人原則。

他不認爲這是什麼「大仁大義」，這不過是最起碼的做人基本態度。

——人與人之間本就存在著一些「互惠的基本原則」，和仁和義根本無關。

——某些時候，一些旣淺顯又簡單的基本原則被冠上了艱深而又遙不可及的「文字戲法」，拐彎抹角的去强調它，歌頌它，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讓人覺得那些東西是「聖賢君子之專利品」。

人，本就天賦有善與惡的一面，仁與義也包括在裡面，這根本毋庸强調或歌頌的。

因爲人本就是感情的動物，一到他認爲需要表現出來的關頭，他自然而然便表現出來了。

就像朱媚一樣，誰也不曾指示或命令她「以死求仁」，「捨身取義」，但只因她對柳花花的感情，因此她一到時窮節見的關頭，很自然而又毫無怨尤的表現出來了大仁大勇、大義的犧牲精神了。

現在，柳花花也以同樣的精神回報朱媚，他認爲那是天經地義，理該如此之事。想不到朱媚却拒絕了。

——也許，朱媚不願接受他「施捨的愛」或是「同情的愛」；也許，她認爲這樣贏得了柳花花對獨孤美來說是不公平的。

至少，獨孤美在「青山戰後」裡所付出的絕不會比朱媚少。最重要的是，在那次戰役裡，朱媚與獨孤美患難與共，福禍同担，而且事後獨孤美不遺餘力的幇朱媚心理復健，讓她重新面對新人生，朱媚當然對她產生了極爲濃厚的感情。

她不想也不願傷害獨孤美。

她認爲裡爲了「報恩」而娶自己，對獨孤美無疑是件不公平的傷害。所以她拒絕了柳花花的要求。

她否認自己這樣做是「法聖效賢」，她只覺得靠別人的施捨與同情而得到了愛情，對她來說，那是一種「侮辱」，嚴重侮辱了她的自尊。

愛情，是絕不能靠施捨與同情的，朱媚始終是雄心勃勃要與獨孤美一較長短，她絕沒想到會在這種情況下得到柳花花。

這種愛情，她寧願不要。她就是這麼一個有魄力的女人。

* * *

夕陽已落山。

柳花花獨自在花園裡來坐。

他的心情痛苦而矛盾。

他很自然的想起了獨孤美。

當他把決定告訴獨孤美時，他原以爲她會痛苦萬分，難過的支撐不下來。

沒有，她沒有難過的樣子，她反而朝他微微一笑，第一句話問：「你眞的決定這麼做？」

第二句話：「如果我是你，我想，或許我也會做出這個決定。」

第三句話：「我祝福你們。」

然後，她就走了。

她眞是個奇女子。

結果，柳花花看不到獨孤美哭，那晚他却關在自己的房子哭了。

現在，獨孤美已離他而去，他又覺得自己又回復到內心深外的孤獨寂寞的日子。

他忍不住又哭，心哭。

天已黑了。

婢女也已經來請過兩次柳花花吃飯了

，柳花花都回絕了，之後，朱魯東也親自前來，柳花花仍然不肯前去飯廳進食。

他此刻眞的什麼也吃不下。

忽然，他又聽到有脚步聲走來。

他以爲又是使婢女前來噢請吃飯，忍不住輕嘆一聲，只好起身，無論如何不好意思吃頓飯讓人叫了這麼多次，而且他這時也想到朱媚也一是關在房裡不肯吃飯，自己想該前去看看她……

可是他一轉身，却呆住！

來的竟是獨孤美！

柳花花急忙奔前去，脫口說：「獨孤美，妳怎麼又回來了？妳不是走了麼？」

獨孤美穿得很漂亮，她本來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人，但她那美麗的眼眶裡却有淡淡的哀愁：「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所以又回來了。」

「什麼事？」

獨孤美在一叢茶花樹旁的石椅坐下：「我忘了問你與朱媚什麼時候成婚。」

「很快吧。」柳花花低下頭。

「那一天，」獨孤美望着天際的小星星：「我想，我大概不會來參加你們的婚禮了。」

柳花花沉默。

在那一天，他也不希望見到獨孤美，他只怕自己難過得失態。

獨孤美靜靜的坐著。

忽然，她緩緩起身，淡淡的說了一聲：「沒事了，我就是專程來告訴你這件事，我走了。」

柳花花沒有挽留她。

他只怕這一挽留，也許一輩子不肯讓她走了。

他黯然神傷的目注著獨孤美那美麗而熟悉的背影，心如刀割……

他知道獨孤美其實是有千言萬語想對自己訴說，而他也有滿腹說不盡的情意想對她傾訴，只是，此時此刻，說再多的話豈非已是多餘？

但，眼見獨孤美的身影就快消失時，柳花花還是抑不住自己而開口了：「獨孤美……」

柳花花喉結顫動：「妳恨不恨我？」

「恨！」獨孤美忽然淚水狂流，大聲回道：「但，我愛你更深！」

她說完了這句話，立刻拔步奔出了花園……

柳花花沒有追上去。

──他已難過的蹲下身子，將臉埋在兩隻手心裡。

淚水正從他不住顫抖的指縫間流出。

＊ ＊ ＊

不知什麼時候，一隻溫暖的手輕撫著柳花花的頭。

柳花花抬頭一看，竟是朱媚。

柳花花把她攬入懷裡，柔聲道：「妳怎麼穿得這麼單薄？小心著涼哪，妳吃過飯沒有？」

朱媚輕摟著他，却答非所問：「你爲什麼不跟她一起走？」

柳花花微楞，佯裝不知：「跟誰走？」

「獨孤美，」朱媚說：「她方才回來的意思，其實就是希望你能改變主意跟她走，你不認爲是？」

「妳都看到了？」

「我其實一直都在對面的花園角落裡。」

柳花花沉默了一下，說：「朱媚，不管怎樣，我已決定與妳成親，誰都無法改變我。」

朱媚輕撫著他的衣扣：「你這麼有自信，誰都無法改變你？」

「是的。」柳花花語氣堅定。

「你以爲我會嫁給你？」朱媚忽然離開他的懷抱，在獨孤美方才坐的地方坐了下來。

「妳不肯嫁我？」柳花花很驚異。

朱媚笑了笑。

「妳不是一直都很愛我的麼？」柳花花走到她面前，灼灼注視着她：「妳爲什麼不肯嫁給我？」

「我的確是愛你，」朱媚淡淡一笑：「但我絕不會答應做你的妻子。」

「因爲，以你這種花花公子，本來就只適合當女人的情人，無論如何不適合當女人的丈夫。」朱媚態度極爲認眞。

柳花花呆住。

他張了張口想說話，朱媚却又先他開口：「離開我吧，像你這種男人絕不屬於任何一個女人或一個家庭的，天下這麼大，江湖這麼亂，正需要你這種人去撥亂反正，濟弱扶傾，多爲天下蒼生做點事，畢竟你是天下獨一無二的柳花花……」

「不！」柳花花打斷她的話：「我不是英雄，我不是大俠，我已厭倦江湖生涯，我只想這下半輩子與妳長相廝守！」

「取之江湖，用之江湖，這本就是江湖兒女的本色；」朱媚握住他的手，一字一句道：「你不用顧慮我，我已能適應新生活了，喏，我的武功還在，我還會再站起來的，如果你一直呵護我，你想，我豈不成了一個軟弱而無用的女人？」

柳花花把她細嫩的手湊在咀邊輕吻着……

「當你眞的有一天厭倦江湖想成家時，而我又還沒嫁人的話，那時候你再來向我求婚吧，也許我會答你也說不定。」

「朱媚！」柳花花忍不住又把她抱入懷裡：「妳爲我付出太多了，如果我不能照顧妳，我這輩子絕不能心安的！」

＊ ＊ ＊

結果，柳花花還是堅持不走。

但是，朱媚却走了。

誰都不知道她去了那裡，她只留了一封信，聲明自己只想到一個無人的地方靜一靜，也許三五個月，也許一年半載便會回來。

於是柳花花只好懷着一股哀傷的心情去尋找朱媚的下落。

究竟，他最後又爲何會回到獨孤美身邊，而朱媚究竟去了那裡，請讀者老爺注意拙作「南宮雪傳奇故事集」，將會給您滿意的交代。

（全文完）

上文提要：阿光、阿麥、蘇姍來到墳地治鬼，遇到全家福的大小殭屍，最可怕的遇到福水這具兇殭屍，最後阿嬌趕來亦遇到險阻，幸好茅山堅及時趕到制服福水，這時阿光等才將亞歷山大抬走金縷玉衣殭屍之事說知，茅山堅擔心亞歷山大遇險，叫蘇姍回去打探，却不知亞歷山大此時找來英國考古學家鍾士來洽商買賣金縷玉衣國寶……

詭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中國第一具殭屍

胡思坐享其利　未防殭屍番生

這種混賬邏輯阿光阿麥當然不能夠確定，也怎也想不到小瓶所載的才是黑狗血，大罈所載的乃是黃狗血。

* * *

夜漸深。

阿歷山大、老杜吃過飯，閒着無聊，又跑到偏廳研究那個穿着金縷玉衣的殭屍祖宗。

看着看着他們突然發覺要很接近才看得清楚，稍遠便一片模糊。

阿歷山大一試再試，忍不住拿下眼鏡，揉了揉眼睛：「怎麼會這樣的，近的看得清楚，遠的便看不清楚？」

老杜聽着不由接一句：「我也是啊，怎麼好像發鷄盲的？」

說着他們無意對望一眼，然後一齊脫口驚叫起來。

「你的眼睛怎麼綠色的？」阿歷山大隨即問。

「你的也是啊！」老杜吃驚地回答。

他們的眼睛事實變成碧綠色，散發着陰慘慘的光芒，令人看來很詫異。

「糟——」老杜不由拉高了衣袖：「難道被殭屍抓傷了變成這樣子？」

「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又嚇了他一跳，他手臂被殭屍抓出來的傷口赫然亦變成慘綠色。

「怎麼是綠色的？」老杜目光連隨轉向阿歷山大。「老闆，看看你的傷口怎樣？」

「我沒事——」阿歷山大心裏着慌，一下子轉過身子。

老杜跟着轉過身子，嘟喃着：「被殭鷄抓傷發鷄盲，要是被殭屍抓傷，你說會怎樣？」

「廢話——」阿歷山大叱喝着：「殭屍怎會復活呢？別聽那個茅山堅胡說八道，我看全都是那個茅山堅搞鬼，天下間那兒來的殭屍殭鷄？」

「老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老杜話未說完，一雙手便搭住他們的肩膀上，不由他們一齊驚呼起來。

蘇姍也被他們嚇一跳，他實在想不到他們這樣胆小，她進來一心只是要把他們誘出去。

她隨即一句：「是我啊——」

阿歷山大、老杜應聲回頭，看清楚眞的是蘇姍，齊叫一聲：「是你啊——」

蘇姍也這才看清楚他們的綠眼睛，呆一呆。「嘩！你們的眼好亮啊！」

阿歷山大、老杜不由互望一眼。

蘇姍隨又兩句：「怎麼這樣胆小的？我只是跟你們鬧着玩。」

「玩我們？」阿歷山大手一指鼻子。

老杜那邊立即推波助瀾的接上口：「老闆，我們也玩她。」

「好——」阿歷山大鷄性大發，「咯咯」的叫一聲。「讓我們由頭到脚玩一個痛快。」

他跟着雙手互搓，露出色迷迷的表情，老杜亦露出色迷迷的樣子。

蘇姍一看，連忙往後退：「我才不跟你們玩——」話才說完，轉身便跑。

「跑，看妳跑到那兒去！」阿歷山大隨後追上，一雙手張開，眼中却只見一片模糊。



老杜亦一樣，但仍然張開雙手往前摸索着追去。

＊　＊　＊

看見已經是時候，堅叔繩子往上一拋，勾住了飛簷，手足並用，迅速上了瓦面。

阿麥跟着爬上，阿光看着不由嚷：「你們這樣，我怎樣了？」

「平日叫你好好的練好身手，你就是不放在心上，現在知道好處了。」阿麥說着縮進了瓦面暗躲。

阿光左右看一眼，抓抓頭，一旁跑開，一心找其他進去的方法。

翻過瓦面，往下一看，阿麥不由一句：「師父，離地好高啊。」

「少担心，下去——」堅叔輕喝一聲，繩子往下拋，一個翻身，往下躍去。

阿麥依樣畫葫蘆，雖然沒有堅叔的敏捷，但雙脚着地也並無損傷。

他們才着地，那邊大門「依呀」的一聲推開，阿光傻頭傻腦的走進來。

堅叔阿麥應聲回頭，一眼瞥見，齊皆一呆。「你是怎樣進來的？」

阿光抓抓腦袋：「大門根本沒有關上，一推便開。」

堅叔奇怪地。「怎麼大門也不關？」

「他們是官，這兒等於是官邸，難道還有賊敢偷進這兒來？」阿麥這樣說也有道理。

堅叔不由點頭，阿麥接一句：「師父，看他多麼輕鬆，我們這樣進來，是不是太笨？」

「多嘴，還不進去找殭屍？」堅叔喝一聲，伸手接着一下敲在阿麥頭上。

阿麥捧着頭，嘟喃着。「去吧去吧——」

＊　＊　＊

這時候，那個殭屍祖宗已復甦，指甲從玉甲縫中標出來，口張處，一股白烟冒出，雙眼紅光閃逝，然後石破天驚的從床上站起來。

阿歷山大、老杜當然不知道，這時候正在走廊外找尋蘇姍，他們看得既然並不遠，當然用雙手摸索，樣子滑稽極了。

蘇姍也不知道殭屍已復甦，東奔西跑，來到了儲物室，推門一閃而進。

阿歷山大、老杜很快找到來，雙手往前摸索，東一倒西一搖的，並沒有發現殭屍祖宗正在他們來路的彎角上轉出，向這邊走來。

殭屍祖宗脚步並不太重，但走來笨拙，遇上花盆擋路，手一掃，那個花盆便連架子碎落地上。

阿歷山大、老杜應聲回頭，老杜立即一句：「在那邊——」

「噓——」阿歷山大以指按唇。

「不用緊張。」老杜妙想天開的。「說不定他是存心引我們過去的。」

阿歷山大立時眉飛色舞，老杜方欲上前，已被阿歷山大喝住：「別動——」

老杜一呆，當然不敢不服從，才停在那裏，阿歷山大雙手已往他的胸前摸去，面色迷迷的：「小一點，矮一點——」

老杜到底是聰明人，立時明白阿歷山大是在計算蘇姍胸脯的位置。

阿歷山大算準了位置，雙手也是那個

姿勢，半蹲着身子摸索向前，準備一遇上蘇姍，雙手便抓上蘇姍的胸脯。

與他動身同時，老杜亦動身，雙手亦是阿歷山大那樣子伸向前面。

兩個人也就那樣子一步一步向前摸索，完全不知道那個殭屍祖宗正向這邊摸索過來。

蘇姍一樣不知道殭屍祖宗的事，却知道阿歷山大、老杜轉身往來路走回去，暗暗失笑。

阿歷山大、老杜摸索着已到了轉角的地方，隨即紮好了馬步，等待對方現身便伸手抓去。

殭屍祖宗亦同時停下來。

阿歷山大、老杜隨即相顧一眼，老杜尚未開口，阿歷山大已喝問：「你在幹什麼？」

老杜呆一呆，看着自己的雙手，傻笑。「老闆不喜歡，我摸她摸她的小腿好了。」跟着蹲下身子。

阿歷山大半身一轉，隨又拉開架式。

老杜亦擺開姿勢，那邊殭屍祖宗即時好像聽到人聲，停住在傾聽。

雙方隨即再移動。

蘇姍那邊也就在這時候將門拉開，探頭看一眼，一聲：「我在這兒呢！」語聲一落，又閃身躲回房間內，把門掩上。

阿歷山大、老杜應聲轉身，殭屍祖宗即時撲至，一撲撲了一個空。

老杜那邊一些感覺也沒有，一聲在那邊，張開雙手摸索前去，才知道他已被阿歷山大一把抓住。「我先上，跟着——」

「是——」老杜連忙退後一步，再蹲下身，也就在他一蹲同時，殭屍祖宗雙手抓至，正好在他頭上抓空。

老杜並沒有回身望，跟着阿歷山大急急的往前走去。

殭屍祖宗再抓亦落空，伸長了脖子，好像看得見的，在分辨老杜、阿歷山大二人的去向。

阿歷山大、老杜這一次走得很快，很快便在那邊的轉角處走了過去。

殭屍祖宗好一會才舉步。

也就在這時候，蘇姍拉開了半邊門，她是想出去，但再細想，還是將門掩上。

門掩「啪」的一响，殭屍祖宗彷彿聽到，往門的方向頭一側，走進去。

蘇姍望了一會，終於再將門打開，探頭往阿歷山大、老杜二人的去向望一眼，舉步走出去，蘇姍不知道殭屍祖宗就站在門的旁邊。

殭屍祖宗也沒有動，靜靜的立在那兒。

蘇姍也只是稍作考慮，轉身便要向相反的方向走去，一轉身，便看見殭屍祖宗站在那裏。

她的眼沒有事，完全知道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脫口驚呼一聲。

殭屍祖宗口張處，一股烟霧噴出，雙手一張便向蘇姍抓去，蘇姍及時避開，轉身便跑。

*　*　*

阿歷山大、老杜二人這時候已摸索到大堂那邊，聽得蘇姍的尖叫聲，齊齊大叫：「那邊——」轉身便往那邊撲去。

堅叔阿麥阿光亦因爲聽到蘇姍的尖叫聲同時向這邊走過來。

雙方也就在前面相遇，一齊嚇一跳。阿歷山大、老杜一定神看清楚是堅叔三人，不約而同，一齊打一個「哈哈」。

「是你們啊——」

堅叔不由奸笑一聲。「兩位，我們——」

阿歷山大馬上截住。「不用解釋？阿杜，你曉得怎樣招呼他們的了。」

「曉得——」老杜隨即上前手一擺。「三位要咖啡還是奶茶？」

他以爲阿歷山大所說的招呼是那種招呼。

堅叔三人立時一呆，不約而同，齊應一聲：「不用客氣了？」

老杜尚未答話，阿歷山大已一巴掌打在他後腦上，接喝一聲：「把他們鎖起來！」

「是——」老杜手摸着後腦，急應一聲。

堅叔阿麥阿光三個人擺開架式，阿麥堅叔不用說拳脚使出，阿光手捧一罎一瓶黑狗血，亦當作武器使用的，看來威勢十足。

他們三個人呼喝着突然一呆，架式一收同時舉起了雙手。

老杜那邊手槍已經拿出來，馬步紮開，手槍正向着堅叔三人，他拔槍很快，一槍在手，官氣十足。

堅叔三人知道手槍的威力，也同時省起了面對的是兩個地方官，那裏還敢反抗。

他們隨即被鎖起來。

將軍府中很多刑具，阿歷山大特別挑了一個大木枷，那木枷成長方形，當中三個圓洞，正好將老杜三個人的脖子鎖住，還垂着三個鐵球。

多了那三個鐵球，三人連頭也抬不起來，只因爲那鐵球拖着的鐵鍊子只有三尺許長短。

木枷仍然放在架上，否則三個人要用手捧着那個木枷才可以站着，在他們來說，這還是那頭兒第一次受到這種待遇，阿光不由歎一聲：「師父，這一回眞的是丟盡臉了。」堅叔還未回答，阿歷山大已手搖着那木柄鑰匙，奸笑着走近來。「丟臉！未算，明天早上我將你們帶到街上遊街示衆，控告你們非法入屋，意圖强姦，因姦不遂——」

他興奮起來當眞是語無倫次，想到便說，堅叔却聽得已心驚胆戰，脫口一聲：「你……」

一個「你」字出口，那邊阿光阿麥已一齊大叫：「你們是男人啊——」

老杜一時口快，衝口而出：「那控告你們鷄姦！」

阿歷山大一呆，一巴掌即拍在老杜的後腦上。「鷄你的頭！我們的蘇姍難道不是女孩子！」

堅叔三人不由啼笑皆非，阿歷山大這時候才醒起蘇姍。「她人呢？」

話未說完，蘇姍的驚呼聲已傳來，他們循聲望去，只見蘇姍從那邊通道轉出，一隻受驚的兔子也似的急急向這邊奔來，經過阿歷山大老杜二人，躲進了旁邊柱子的布幔後面。

阿歷山大呆一呆，手指堅叔三人，接問：「發生了什麼事？那一個欺負你，是不是他們？」

蘇姗探頭出來，省起了堅叔，連忙大嚷：「堅叔——」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已被阿歷山大截住，阿歷山大奸笑着大叫：「啊，堅叔這一次看你如何解釋？」

堅叔突然瞪大了眼睛，他是看見蘇姗進來那邊出現的殭屍祖宗。

阿光阿麥亦看見，一齊傻了臉。

穿着金縷玉衣那麼特別的殭屍他們到底還是第一次看見，那能不驚奇。

阿歷山大腦後沒有長着眼睛，看見堅叔三人那麼驚怕，更加得意，大笑。「害怕了？」

老杜幫着腔：「現在害怕了——」

阿歷山大接一句：「還有你們害怕的丟臉的——」

說話間，殭屍祖宗已來到了他們身後，蘇姗忍不住尖叫起來：「殭屍在你們後面啊！」

阿歷山大、老杜被她這一叫嚇一大跳，一齊回頭，他們雖然發鷄盲，那麼近的距離如何看不見，一呆之下，大驚失色，驚呼還未出口，殭屍已伸手抓來。

他們不約而同矮身閃避，閃過了那一抓，却閃不過殭屍雙手的反撞，隨即被撞飛丈外，摔在地上。

殭屍跟着示威也似的一陣張牙舞爪。

阿光驚駭的忙問：「師父，怎麼辦？」

堅叔連隨喝住：「別作聲，殭屍的嗅覺是離開地面三尺的，別往上呼吸便是，低下頭！」

阿光阿麥忙將頭垂下來，那邊阿歷山大老杜聽說連忙亦伏在地上，不敢作聲。

殭屍祖宗立時失去了目標而四顧，那邊蘇姗探頭外望，看見有趣，差一點笑出來。

阿麥一眼瞥見急叫：「快拿鑰匙打開。」

蘇姗一聽忙向阿歷山大那邊招手：「鑰匙啊——」

殭屍祖宗立時露出凝神傾聽的樣子，各人都沒有在意，聽說要鑰匙，連忙叫老杜：「阿杜，拿鑰匙給他！」

老杜應聲往身上亂翻亂抄，然後突然發現鑰匙串在阿歷山大的手指上。

「老闆，在你手上呢。」

「哦——」阿歷山大連忙將鑰匙丟出去，那鑰匙在半空，叮噹一陣响聲，殭屍祖宗的頭亦隨着移動，隨着那串鑰匙落在木枷前面的地上。

蘇姗並沒有在意，隨即跑出來，探手拾起地上的鑰匙，要把鎖打開。

那串鑰匙大大小小數十柄，蘇姗要一下子將木枷上那個銅鎖的鑰匙找出來，談何容易，她試罷一柄再試另一柄，手忙脚亂，與之同時那串鑰匙很自然的「叮噹」作响。

殭屍祖宗立時側着頭傾耳細聽的。

蘇姗沒有在意，阿歷山大老杜發鷄盲看不到那麼遠，堅叔亦沒有在意，阿麥只管催促蘇姗，唯獨阿光看着看着，脫口一聲：「師父，他好像聽得到的。」

「那有這種事？」堅叔不假思索便說這一句。

阿麥隨即接一句：「要清楚還不容易？」手指往口裏一放，吹出响亮的一下哨聲。

那個殭屍祖宗立時彈起來，隨即向木枷這邊撲近，來勢洶洶。

阿光脫口大叫：「真的聽得到的。」

蘇姗一見連忙站起來，連跑帶跳到那邊柱子後面，阿麥叫也叫不住，抬頭一望，殭屍祖宗已高舉雙手迎頭拍下來。

堅叔三人不約而同捧起木枷一齊倒退。

「嘩啦」一聲木枷被拍碎，堅叔三人及時閃開，分三面奔逃，那知道木枷雖然碎了，還有一條拖着鐵球的鐵鍊子鎖着他們的脖子，而他們的脖子與脖子之間亦有鐵鎖相連，根本分不開。

阿麥阿光左右一齊便倒摔回去，堅叔也不好受，被他們兩個左右一拉，幸沒有摔倒地上。

殭屍祖宗一口接向堅叔咬至，堅叔也可謂手急眼快，雙手捧着鐵球往前一送，正好擋住殭屍祖宗的向下咬。

殭屍祖宗雙手緊接拍至，阿麥阿光兩個左右及時擋住，一左一右，雙手抓住了殭屍祖宗的雙手，阻止殭屍祖宗下拍之勢。

他們合三人之力總算擋住了殭屍祖宗，雙方一陣爭持，殭屍祖宗雙手突然一揚，硬硬將他們三人揚飛起來，從他的頭頂上飛過，摔翻地上。

這一摔當然隆然作响，殭屍祖宗的頭馬上回過來，雙手一伸，疾衝前去。

堅叔三人連忙掩住鼻子，停止呼吸，殭屍祖宗從旁邊衝過，沒有發覺。

阿麥阿光這才鬆一口氣，與之同時，他們聽到了一下奇怪的响聲。

阿光居然立即分辨得出那是什麼聲响，盯着阿麥：「你是怎麼搞的，這時候放屁？」

阿麥呆了一呆。「那可不是我放的。」

然後他們突然一齊望向堅叔，只見堅叔一臉尷尬，圓瞪着一雙眼。

「看，看什麼——」堅叔老羞成惱，板起臉。「要看便看那殭屍——」

阿麥阿光不由往那邊一看，不看猶自可，這一看正好看見殭屍祖宗排山倒海的往下壓來。

他們連忙滾身，殭屍祖宗一旁壓下，正壓在鐵球與他們脖子之間的鐵鍊上。

堅叔果然勇猛，一個翻身將殭屍祖宗壓住，接喝一聲：「阿麥阿光，快拿黑狗血屍符來！」

他們被鎖在木枷上，攜來的一罎一瓶黑狗血，還有那些治屍符都被搜出來，放在那邊的桌子上。

阿光阿麥不約而同一齊冒起來，也這才省覺被鐵鍊子鎖在脖子上，一冒便撞回去。

阿麥接一句：「我們被鎖着，一下子走不開呢。」

堅叔無可奈何的一問：「那麼壓着他。」

三個人於是一齊用力往下壓，與殭屍祖宗糾纏在一起。

殭屍祖宗掙扎了一會，身形猛往向上

，堅叔三人便再也按不住，一齊飛開。

堅叔先着地，撞碎了一張桌子，阿光阿麥相繼壓下來，只聽得堅叔叫苦連天。

他們却很快收住了聲音，殭屍祖宗已經向他們迫近了。

連番摔撞下來，他們已知道殭屍祖宗力大無窮，絕不是他們能夠制服，而他們又鎖在一起，行動難得自由，要撲過去那邊拿黑狗血也不可能。

到這個地步，他們唯有靜觀其變，也很自然的一齊捏住鼻子，停止呼吸。

殭屍祖宗失去了目標的呆了一會，一個頭突然往下移。

「胡說——」堅叔很自然的說一句。

「我看就像了。」

「那裏像？」堅叔還是不由自主的伸出手往殭屍祖宗的面前移動。

殭屍祖宗的頭跟着移動。

堅叔手再移動，看見那殭屍也是這樣子，不由嚇一跳。

「他眞的看得見的！」堅叔脫口叫出來。

一般的殭屍只能夠跳，能夠嗅到生人的氣息去襲擊生人的已經是很厲害，聽得到看得見的只是傳說中才有，那已是殭屍中的帝王。

堅叔到現在爲止，也是第一次遇上這樣的殭屍，怎能不震驚。

看見被殭屍抓傷的福水馬上變成殭屍，他已經知道那條殭屍厲害，却是怎也想不到這麼厲害。

一句話出口他跳起來便要閃避，殭屍祖宗雙手已抓到，抓住了他脖子上的鐵鍊子，一下子把他從地上提起來，張口便咬去。

他大喝一聲，雙脚猛提起來，撐住殭屍祖宗的胸膛上，硬硬將殭屍祖宗撐開。

殭屍祖宗探頭再往前咬，又被他撐開，阿麥阿光左右齊上，托住了堅叔的身子。

殭屍祖宗探頭一咬再咬都咬不中，雙手一緊，那兩條鐵鍊子便斷去，阿麥阿光重心驟失，一齊飛開，摔翻在地上，堅叔却跌回原地。

殭屍祖宗隨即往前衝來，雙手一探，堅叔急退，再插又被他們避開。

這一插正插在他後面的牆壁上，立時土垩紛飛，堅叔一顆心幾乎跳出來。

殭屍祖宗跟着伸手再插去，這一次眼看堅叔不知道如何閃避，槍聲突響，接連三槍射在殭屍祖宗的後背上。

殭屍祖宗的動作立時停下來，那槍聲實在太响亮，既然有聽覺，又怎會覺察不到。

他身子一震再震，停下來同時雙手一縮，再伸出，身子已轉過去。

那邊老杜這時候馬步已紮開，準備發射第四槍，蘇姍也就在這時便衝到，一面叫：「別開槍，你已經是鬥鷄眼，現在更就發鷄盲，這麼不準確，萬一誤傷了他們怎麼辦。」

老杜一想也是，不由呆一呆，那邊阿歷山大已走近來。「別管她，殺掉那條殭屍——」

「老闆——」老杜信心大失的。

「開槍開槍——」阿歷山大大叫。

老杜只好開槍，接連再三槍居然無出錯，全都正中殭屍祖宗。

殭屍祖宗若無其事，雙手一縮一伸，作出撲狀，迫向老杜他們。

老杜阿歷山大雖然看不得太遠，到底並不是全瞎，隱約看見殭屍祖宗迫來，大吃一驚，急忙開溜。

殭屍祖宗急步迫近，老杜阿歷山大蘇姍一齊蹲下身子，停止呼吸，避向桌子一側。

這本來可以瞞過去，那知道老杜一個不小心，踢翻了一張櫈子，發出聲响，殭屍祖宗立時察覺向這邊疾追過來。

蘇姍來不及往前奔，往側一閃，却正撞在桌子邊緣。立時仆跌在桌面上，殭屍祖宗緊接撲到，雙手一伸，正落在她的裙子上面。

那邊阿光阿麥也算得眼快手急，齊上前，探手抓住了蘇姍的雙腕，用力往後拉，將蘇姍從桌面上拉過。

蘇姍很自然的倒在阿光身上，阿光溫香輭肉抱滿懷，不由得心蕩神搖，連殭屍也忘掉了。

他半閉上眼睛，全是享受的神態。

蘇姍開始的時候沒有在意，突然在意，雖然洋化，一張俏臉也不由紅起來，她一掙便要起身，阿光已一句：「小心殭屍——」

蘇姍的動作立時停頓，那邊阿麥看着實在忍不住，脫口罵出來：「你這個小子，這時候來佔便宜？」

「小心殭屍啊——」阿光又是這一句。

阿麥不由回頭一看，正好看見那個殭屍祖宗向這邊衝來，連忙滾身避開。

阿光一眼瞥見，摟着蘇姍急忙地上一滾，正好滾到殭屍脚旁。

殭屍也就在他們當中走過，脚步只差一點沒有踏在他們身上。

堅叔那邊看見危險，連忙大喝：「快躲到殭屍後面。」

阿光三人聽說不敢作聲，連滾帶爬，一齊躲到殭屍的後面，那邊阿歷山大老杜兩個也不敢怠慢，一齊動身，都躲到殭屍的後面。

五個人一齊掩住了鼻子，唯恐被殭屍察覺。

殭屍也沒有理會他們，轉向堅叔，方才堅叔那麼大聲呼叫，他又怎會不覺察。

堅叔立時一呆，架式擺開，一輪拳脚，裝腔作勢，然後一脚踢在旁邊屏風上，「嘩啦」一聲，那面屏風立時碎裂，飛摔地上。

殭屍祖宗隨即搖頭搖腦的，突然一掌拍在旁邊的紫檀桌子上。

那張紫檀桌子立時轟地飛向堅叔那邊，聲勢驚人，堅叔如何敢硬接，飛身躍開，桌子便撞在他身後一條柱子上，片片碎裂。

阿光等看着心寒，却又不敢作聲，更不敢上前出手幫助。

堅叔也想不到殭屍有這種反應，一怔，架式再擺開，龍行虎步，氣勢奇勁。

阿光看着不由一句：「看，師父要跟殭屍拚一個高下哩。」

阿麥搖頭。「師父人這麼奸，怎會做這種沒有把握的事？」

顯然他是很了解師父的爲人，可是接着發生的事却還是他意料之外。

堅叔竟然探懷拿出了一個銅鈴來，隨手一搖，「叮叮噹噹」的一陣亂响。

阿光更興奮，低叫：「好，出銅鈴，出法寶了。」

那個殭屍祖宗聽到鈴聲立即大有反應，一下子雙手一陣伸縮，作勢向堅叔撲去。

在他撲到之前，堅叔雙眼奸險的目光一閃，突然一跳跳開。手一揮，將銅鈴抛開，躲在殭屍後面的阿歷山大。

鈴聲叮噹作响，殭屍的注意力亦隨着移動。

阿歷山大不知道堅叔目的只是要轉移殭屍的注意，以爲那個銅鈴是什麼法寶，伸手一把接下，很自然的學着堅叔方才的姿勢一陣舞動。

堅叔功架十足，他却是傻勁十足，動作看來當然非獨不像，而且滑稽。

這個時候當然沒有人取笑他。

殭屍祖宗目標當然轉爲阿歷山大，架式一開，又是張牙欲撲之勢。

阿歷山大因爲發雞盲，看不清楚殭屍的動作，繼續搖動銅鈴。

到他發覺不妥的時候，殭屍已迎面衝來。

他大驚失色，同時亦明白是什麼回事，手急將銅鈴抛出，接叫一聲：「阿杜！」

「我來了——」老杜應聲跳出，接過銅鈴，跟着一輪大動作，學着剛才堅叔那樣子。

他開始也是不知道銅鈴的作用，他的動作那麼大，殭屍的動作當然更加大了。

老杜也不是太笨的人，一明白要將銅鈴丢掉已經來不及，急急逃命。

殭屍緊追在老杜身後。

老杜左閃右避，連滾帶爬，幾次撞在柱子上，完全忘記了將銅鈴丢開，那個銅鈴也就隨着他的走動，「叮叮噹噹」的不住作响。

殭屍祖宗當然緊追在老杜身後。

老杜一雙眼睛發鷄盲，稍爲離開那個殭屍祖宗遠一些便已不知道那個殭屍祖宗在幹什麼，他跑着躲着，跳進了一個几子後面，一躲又探頭出來，急着問：「殭屍跑到那兒去了？」

殭屍祖宗也就在他面前不遠處，聽得他這樣大叫馬上有反應，雙手疾插了過去，那個几子立時碎裂，老杜幸好及時閃開。

殭屍祖宗隨即又追上，雙手一面追一面狂插狂抓，老杜總算是眼快手急，有驚無險。

阿光一旁看得心驚魄動，不由問：「師父，你看這怎麼是好？」

堅叔搖頭。「眞笨，將銅鈴丢掉不就解決了。」

阿麥一旁接一句：「怎麼他這樣笨？」

「你問我這個問題？」堅叔搖頭，又是一句：「眞笨——」

說話間，殭屍已追近老杜，老杜居然猶有餘力，一個前衝，又將殭屍祖宗抛開。

堅叔看着直搖頭：「人笨眞是無可救藥。」

這句話尚未說完，老杜已向他這邊奔來，他一呆便要閃開，老杜已箭一樣衝到，手一探，將銅鈴塞進他手中，接一句：「堅叔，你聰明，這個送你——」

堅叔又是一呆，手抓着銅鈴正不知如何是好，殭屍祖宗已撲至，他連忙閃避，殭屍祖宗緊追不捨，緊追在他後面，撲擊的動作更激烈。

堅叔只顧閃避，完全忘記了將銅鈴丢開便可以解決那回事，一面退着一面呼喝。

殭屍祖宗當然不會被他嚇倒，攻勢只有更激烈。

堅叔一退再退，已到了條柱子旁邊，再退，後背便撞在柱子上，也算他反應敏捷，一躍便上了柱子，一隻猴子也似的迅速往上爬去，冷不防手一滑，一個身子便往下墮，殭屍祖宗雙手即時拍至。

堅叔也算敏捷，及時往上爬回，殭屍祖宗雙手一下拍空，在柱子上拍出了兩個洞。

堅叔一口氣鬆過，銅鈴仍然不住的搖動，給殭屍祖宗這一嚇，他非獨手足無措，連思想也暫時停頓。

阿光那邊看着不禁叫出來。「師父，將銅鈴丢掉不就成了。」

阿麥接一句：「是啊，怎麼，這樣笨——」

堅叔如夢方醒，一揮手，銅鈴望向阿光。

阿光很自然的伸手接下，然後才省起什麼回事，大叫一聲：「阿麥——」將手中銅鈴向阿麥丢去。

（未完·七）

上文提要：

壇主自稱于眞，因南宮白寧犯幫規撤退，表示愛意，願意洩露幫內秘密云云。南宮白奉勸海天雙醜一番，才將二人放走。小紅作紅娘爲小姐柳飛燕南宮白扯線，于眞擄走南宮白，雖然破壞了好事，南宮白才能和樓兩層再到龍宮分舖，將司馬英挖眼割鼻以報七大金人之仇，躡跡搬運金人到秘窟，發現當舖主人是自己的媽媽，經過相認才知道母親的苦衷……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魔傘風雲

母子恩怨成仇　當舖分裂兩黨

「什麼？『魔傘神女』之女？」

「是的，不過孩兒那時還不知道『魔傘神女』是誰，只知道她的爹爹叫軒轅斌。

「第二次是在『龍宮分舖』湖底，無意中進入一個山洞，洞中是一個死峽，沒想到黃哲夫前輩在那裏修道，且已經修成元嬰，不久即將大功告成，竟被孩兒衝散，元嬰化成兩道白氣，鑽入孩兒鼻孔之中，從此功力已陡增數倍。

「第三次在泰山明月嶂石縫之中，遇上萬年虬龍，進入虬龍腹中，無意中向一個大肉球搗了一拳，那知大肉球化做一股液體之箭，射入孩兒口中順喉而下，從此功力更加精純，不知是什麼原因？」

「孩子，你簡直是洪福齊天，天下的奇遇福緣都被你遇上了，你那裏知道，那條虬龍本是千年靈物，你喝的液體，正是龍胆之汁呀！不要說喝了那麼多，就是一點一滴，也能脫骨換胎，看起來你的內功已經超過媽媽所想像的了。」

「媽！爹爹是否還有希望復活？」

「只要能找到那個綠髮綠睛的人，大概沒有問題。」

「如果他不肯告訴我們復活之法呢？」

「那只有用强了。」

「妳不是說他的武功高不可測麼？」

「是的，但也可以智取呀！」

孫寒香携着南宮白的手，母子兩人都好像獲得了失去的瑰寶，內心的歡悅，是難以形容的。

三人來到聚義廳，大廳中已經站滿了百十個高手。喧嘩之聲立刻停止，千百道目光一齊投在南宮白的身上。

孫寒香仍然携着南宮白的手，走上虎皮交椅，南宮白和樓兩層站在兩旁，但孫寒香並沒有坐下。

一干黑道高手大都目射兇芒，因爲南宮白曾經對他們下過辣手。

大廳中死寂一片，幾乎落針可聞。

孫寒香沉聲道：「本舖能有今日，各位的功勞實不可沒，本主人謹向各位致謝。」她目光一掃，續道：「現在我要聲明一事，南宮白是我的兒子，今日重逢，本主人十分高興，待會請各位飲一杯水酒，慶賀一番。」

但一干魔頭未顯出喜色，相反地竟有些人發出冷笑之聲，尤其是「黑燈追魂」冷清秋，「雲煙叟」席足樂，「烏雲」漆二及「朝月」牛陽等人。

孫寒香繼道：「從今以後，南宮白就是本舖的副舖主，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此言一出，人羣中發出一片冷嗤之聲，顯然以南宮白爲副舖主，有很多人不服。

南宮白道：「媽！孩兒無意當這副舖主，只要能協助媽媽就行了，不必要這名義。」

「不！媽媽一生說一不二，我想沒有人敢反對。」

她已看出有些人不服，立刻冷峻地道：「本主人令出如山，決定任命南宮白爲本舖副舖主，有不服的只管提出意見，本主人可予以考慮。」

「雲煙叟」陰聲道：「以南宮白的功力，當一名副舖主自是綽綽有餘，但他以前曾處處與本舖中人作對，連小主人都曾遭

他迫害，恐怕不太妥當。」

孫寒香道：「席大俠說的也有道理，但俗語說：兩國交戰，各為其主，練武之人雙方動手，最後的目的就是殺敵致果，自然難免傷亡，況且他以前不知道本主人的眞正身份。」

「黑燈追魂」道：「如果一定要任命他為副舖主，本人宣佈退出武林當舖。」

此言一出，有很多都跟着響應，而且有部份人躍躍欲試，準備動手，情勢非常險惡。

突然，一聲厲喝，司馬英形同厲鬼，站在大門口，獰視着向南宮白緩緩欺進。

* * *

情勢急轉直下，一干魔頭唯恐天下不亂，冷眼旁觀。

孫寒香沉聲道：「英兒，你要幹什麼？」

司馬英不理不睬，緩緩欺近，他左目已瞎，變成一個黑窟窿，鼻樑下塌，簡直可怖已極。

孫寒香厲喝一聲道：「英兒你再不聽話，我可要按舖規行事了。」

司馬英冷峻地道：「大不了不過一死，這小子與我有海樣的血仇，有他就沒有我，有我就不能有他。」

「大哥，」南宮白一臉歉然之色叫了一聲，道：「你且聽小弟解釋。」

「啐！誰是你的大哥，你這個狗賊，得了便宜還賣乖，你以為找到了靠山是不是？嘿嘿！只要我司馬英振臂一呼，這大廳中全是你的對頭。」

孫寒香電目一掃，知道司馬英說得不錯，一干魔頭個個都現出極不友善之色。

但南宮白却泰然不懼地道：「大哥，你可知道我們是親兄弟麼？」

「什麼？我司馬英是你的兄弟？」

「是的英兒，他是你的弟弟呀！」

「不，」司馬英跳着說道：「我沒有這樣的弟弟，我要殺死他。」

「大哥，你且聽我說明，然後你再懲罰小弟不遲。」

司馬英厲笑一陣道：「你以為花言巧語就能逃過這一關麼？嘿嘿！我司馬英落得這個樣子，生不如死，不能收回十倍代價，絕不罷休。」

「英兒，你們是親生兄弟啊！以前他不知道，你該原諒他才是。」

「不行！」司馬英厲聲道：「此仇不報，我司馬英就白活了這麼大。」

南宮白肅然地道：「如果我確是你的兄弟，你也要報仇麼？」

司馬英道：「我沒有你這樣的兄弟。」

南宮白道：「大哥，我們的爹爹就是『風雷客』南宮柳，當年被仇人害死，而小弟則被爹爹送與『逍遙先生』呂逸民扶養，大哥你就一直在媽媽身邊。」

「住口！」司馬英厲聲道：「你分明是一派胡言，你姓南宮，我姓司馬，怎能是一父所生，況且媽媽從來沒有和我談起此事。」

孫寒香道：「英兒，白兒說的都是實話，媽媽因為時機未到，所以沒有告訴你。」

「嘿嘿！你不告訴我，就說時機不到，他一來了，時機就到了，哼！我死也不相信。」

南宮白極力忍耐，壓住一腔怒火，道：「大哥，我們雖是一父所生，却不是一個母親，大媽生下你就去世了，小弟是這位媽媽所生。」

「哈哈哈……」司馬英狂笑一陣，醜惡的臉不停地扭曲着，好像兇神惡煞一般，厲聲道：「不要說了。」

「那麼大哥相信我們是親兄弟了吧？」

「相信了。」

「那太好了，小弟感覺太對不起你。」

「哈哈哈！你以為相信了就沒有事了麼？嘿嘿！你太自作聰明了，我司馬英不知道還好，知道了更要報仇。」

孫寒香不由一怔，道：「英兒你這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妳問自己好了。」

孫寒香道：「英兒，你雖然不是媽媽所生，但我對你却像我生的一樣，從小把你扶養這麼大，你感覺我有對不起你的地方麼？」

司馬英厲聲道：「當然有。」

「媽媽那裏對你不好？」

「妳偏心。」

「我何時偏心來？」

「就是現在，哼！我的左手和眼鼻都被他毀去，妳却不懲罰他，還說一些風涼話，哼！不是親生的到底不一樣啊！」

孫寒香氣得熱淚盈眶，嬌軀瑟索顫抖不已。

「大哥，」南宮白忍無可忍地道：「大哥說話請客氣一點，不管小弟犯了什麼滔天大罪，媽媽可沒有錯，你這樣大聲斥呼媽媽，不覺太過嗎？」

「住口，她不是我的媽媽。」

此言一出，孫寒香頹然坐在虎皮交椅之中，而南宮白也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怔了一下，沉聲道：「難道媽媽把你扶養這麼大也是假的麼？」

司馬英人性已泯，冷峻地道：「當然是假的，她為了鞏固她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利用我，如今有了你，就不要我了。」

「胡說！」南宮白已經怒不可遏了，他走下木台，站在司馬英面前沉聲道：「你若再敢說一句侮辱媽媽的話，小弟就對你不客氣了。」

「哼！不要仗勢欺人。」「黑燈追魂」冷冷地說。

「本人也願為司馬少俠的後盾。」「雲煙叟」也不假思索地說。

接着又有很多人表示支持他們兩人的意見，好像馬上就要動手似的。

司馬英獰笑一聲，道：「看見了沒有？你母子兩人有如甕中之鼈。」

南宮白見他如此侮辱自己的媽媽，再也忍耐不住，一下扣住司馬英的脈門厲聲道：「你再說一遍。」他聲色俱厲，如果目光也能殺人的話，司馬英早就濺血當地了。

司馬英大聲道：「你們母子有如甕中之鼈。」

南宮白一加勁，司馬英立即顫抖起來，面孔泛紫，大汗直淌，但他未哼一聲。

一干魔頭在「黑燈追魂」示意之下，竟緩緩欺近。

「白兒，你放開他，他既然不認我這個媽媽，也不要勉强他。」

南宮白一撤手，將他震退兩步，冷峻地道：「你這種人，豬狗不如，我南宮白如果殺了你，太不值得了。」

他向一干魔頭掃了一眼，厲聲道：「站住！」

但「黑燈追魂」和「雲煙叟」仍然步步欺進。

南宮白劍眉一挑，冷笑一聲道：「別以為你們幾個敗類從中挑撥，就能興風作浪，我南宮白若不露一手給你們看看，諒你們也不知厲害。」

語音未畢，暗納八成眞力，向「黑燈追魂」面前地上一劃，只聞「刷」地一聲，地上青磚磚屑暴濺，立即顯出一道半尺的深溝，「黑燈追魂」立即悚然止步。

南宮白厲聲道：「如有人越過此溝一步，我就叫他濺血當地。」

他一字一字的說出，語氣之冷，眞使一干魔頭打心底昇起一股寒意。

他們知道南宮白出手之時，可能連抗拒之力也使不出來，但武林中人最要面子，爲了名，他們有時寧願捨命以赴。

「黑燈追魂」向「雲煙叟」、「烏雲」及「朝月」等人掃了一眼，一交眼色，同時撤出了兵刃，就要跨過那道深溝。

這時眞是危如壘卵，千鈞一髮，只要一干魔頭跨過一步，一場混戰就立即爆發。

南宮白和孫寒香及樓兩層三人武功雖高，畢竟不能與百十個高手相比，孫寒香畢竟是經驗豐富之人，立即厲叱一聲「且慢！」

「黑燈追魂」等人立即止住，但他們臉上已經沒有尊敬之意了。

孫寒香電目一掃全廳，沉聲道：「本鋪主人一向待人寬厚，除非觸犯本鋪法規，絕不輕易處罰，今天各位既然有脫離本鋪之意，本主人也不能勉强，人各有志，自應給你們機會。」

她微微一頓，大聲道：「願意留在本鋪之人，請站到這邊來。」

此言一出，大廳中開始騷動了，首先「陰陽八奇」走了出來，站在南宮白兩側，接着「海天雙醜」也移動一下身子，想站出去，却又拿不定主意。

「黑燈追魂」沉聲道：「兩位既然不想出去，就不必再動。」他這話分明是有威脅作用，這兩個魔頭本來就意志不堅，經此一說也就停止下來。

南宮白對「海天雙醜」厲聲道：「鋪主對你們如何？」

兩個怪物經此一問，也走了出來，站在「陰陽八奇」身後。

這樣一來，情勢又自不同了，大廳中雖然不下百十個高手，但夠份量的也不過二三十個，「陰陽八奇」加上「海天雙醜」，南宮白這邊就變成十三個人了。

南宮白深深佩服媽媽的機智，有時候略用心機，確比用武更爲有效，本來局面非常險惡，這一來却轉危爲安了。

「黑燈追魂」等見大勢已去，不敢冒殺身之險，一齊向司馬英望去。

司馬英切齒向南宮白和孫寒香道：「我們之間的母子和兄弟之情已斷。」說畢一揮手對一干魔頭道：「咱們走！」

以「黑燈追魂」冷清秋爲主，不下五六十人之多，一齊湧出大廳。

南宮白劍眉一挑，對孫寒香道：「媽哥哥既然如此絕情，你也不必生氣，但那些魔頭却不能讓他們走。」

「爲什麼？」

「他們此去可能是投奔『綠毛幫』，將來我們要大費手腳了。」

孫寒香道：「讓他們走吧！這些人的底子我清楚得很，絕對成不了氣候的，除非他們的長輩再出山，那就不好對付了。」

「以他們這把年紀，師父還能活在世上？」

「有幾個師父仍然健在，如果他們一齊出山，投靠『綠毛幫』，那就不簡單了。」

「媽，我們要趕快行事，可否在他們到達『綠毛幫』之前就先趕到了？」

「當然可以，不過媽媽認爲『綠毛幫』短期內不會信賴他們。」

「怎見得呢？」

「試想，武林當鋪雄峙武林十餘年之久，突然之間全部瓦解，而且大半離開本鋪向他們投靠，他們一定會以爲是詐降。」

「對！媽媽，妳果然是一方的霸才。」

「白兒，你倒誇獎起媽媽來了。」

「黑心員外」道：「鋪主若能採納本人的主意，一定能叫他們自食惡果，即使不被『綠毛幫』殺死，也會被逐出。」

「你說說看。」

「黑心員外」道：「『綠毛幫』雖然定下九月重陽的論劍大會，但他們仍不免對本鋪有所忌憚，所以此番當鋪十數高手前去投奔，他們可能十分歡迎，在下有一個『以毒攻毒』的好計，能叫他們這些不講道義的叛徒和『綠毛幫』先拚個你死我活，然後我們再一鼓而下。」

「不！」孫寒香道：「此法雖好，但英兒是他們的領袖，一旦火拚，英兒首當其衝，本主人實在不忍，再說這些人之中，除了『黑燈追魂』、『烏雲』漆二、『朝月』牛陽及『雲煙叟』之外，其餘都是沒有成見之人，他們是被蒙蔽的無辜之人，以這種計謀陷害他們，本主人於心不忍。」

南宮白道：「對，媽媽，白兒也是這樣想，反正『邪不勝正』，『綠毛幫』決不會成什麼大事，以我們的實力，不難消滅他們。」

「黑心員外」道：「在下十分佩服賢母子的光明磊落，就憑這一點，咱爺們是跟定主人了。」

孫寒香帶着南宮白，「大力神」，樓兩層起程，留下「海天雙醜」和「陰陽八奇」看家，並告訴他們這僅是前往查探一下，將來參加論劍大會，當叫他們全部隨行。

傍晚，孫寒香等人已來到伏牛山附近。

南宮白道：「娘，『綠毛幫』在伏牛山之中？」

「不錯！但伏牛山連綿數百里，他們的老巢在那裏却不知道。」

「那麼我們瞎闖也不行呀！」

「白兒，你以爲媽媽會像你們年輕人

一樣，凡事不加考慮，蠻幹一番麼？」

「如此說來，媽媽已經成竹在胸了？」

「當然！」她說着自身上取出一個布包打了開來。

南宮白一怔，道：「媽，這些綠頭髮是幹什麼的？」

「這就是我們混入『綠毛幫』的護身符。」

「啊！妳是說我們都戴上綠髮，喬裝混入？」

「不錯！但他們是否尚有切口（黑話）還不清楚，總之，一切都要小心。」

「現在連他們的老巢在那裏都不知道，要這綠髮又有何用？」

「你別急呀！媽媽自有辦法，」她自懷中取出一個油紙包，道：「你們快去找些乾燥的枝葉來，媽媽就要變戲法了。」

南宮白和樓兩層半信半疑，找了一大堆枯枝枯葉，堆了一人多高。

孫寒香把油紙包的粉末撒在枝葉堆上立即燃起火來，「轟」地一聲火舌伸出兩丈多高。

這種火燄呈深綠色，火苗聚而不散，一縷綠煙直上霄漢。

南宮白不由大奇，道：「媽，這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一種『狼煙火粉』，以狼糞和火藥製成，燃起來火燄都呈深綠色，且能見風不散，直衝牛斗，古代帝王有事，都是以這種狼煙為傳信的方法，看吧！不久就有人來了，你們快把假髮戴上，一切都看我的眼色行事。」

於是，孫寒香又為樓兩層和南宮白易了容，樓兩層變成一個醜婦了。

果然，不到盞茶工夫，已經有五個大漢疾馳而來，相距五六丈之地站定，同時手向天，作為招呼暗號。

孫寒香心念電轉，不知他們這種暗號是代表他們的身份，還是代表「綠毛幫」的連絡暗號。

但時間不容她多加考慮，立即也一手向天，卻將拇食兩指曲起，只賸三個指頭豎在空中。

五個大漢微微一怔，面色肅然，一齊躬身施禮，道：「小的們恭迎壇主大駕。」

南宮白不由大為嘆服，知道媽媽在這剎那之間，猜出了對方五指豎天的含義，那是代表他們是第五流人物，而媽媽伸出三個指頭，代表三流人物，大概也就是壇主了。

「壇主請隨小的們來。」

五個大漢一齊轉身，向深山馳去，孫寒香和南宮白一交眼色，隨後跟去。

這五個大漢，身法都很快捷，而且都是一頭綠髮，披到肩際，奔馳起來，迎風飄展，十分可怖。

約莫走了三五里，五個大漢一指前面山峽中的一片松林道：「請壇主再過第二卡。」說畢，回頭馳去。

孫寒香以傳音之術對兩人道：「看來要想進入『綠毛幫』重地，非經過五六道關卡不可，你們千萬要小心。」

說畢，首先向山峽中松林掠去。

「察！」一支棕綠小旗，高可半丈，長約尺，插在三人面前地上，迎風招展，旗上繡着「第四壇第三堂——皮厚。」八個血紅大字。

南宮白不由一怔，心道：「難道此人是『蟹面老祖』皮厚？」

他意念未畢，林中已經掠出三人，為首之人正是身着滾龍大袍，身背大旗，面紅如血的「蟹面老祖」皮厚。

南宮白連忙把綠髮垂到面前，擋住了面孔，而「大力神」樓兩層也早經孫寒香為他易容，變成一個奇醜無比的婦人了。

「蟹面老祖」伸手向天，伸出四個指頭。

孫寒香心中一動，忖道：「如今這紅臉人顯然是個堂主，如果自己再冒充壇主，可能會露出馬腳，我何不再高一級，冒充護法？」

她立即伸手向天，伸出兩個指頭，而且冷冷地哼了一聲。

這一哼是以無儔內力發出，有如無形的利錐，敲擊着對方的心弦，「蟹面老祖」不由一怔，沉聲道：「本幫護法有三位，請問尊駕是那一位？」

孫寒香冷峻地道：「一個小小的堂主，竟敢藐視護法，難道你活膩了？」

聲如冰窖裏吹出的寒風，令人不寒而慄。

「蟹面老祖」微微震顫了一下，略一猶豫，道：「護法請！」

孫寒香又重重地哼了一聲，展開絕頂輕功，一掠十五六丈，穿林而入。

南宮白恐怕樓兩層露出馬腳，一拖他的右臂，跟着斂起身形，這一掠也不下十五六丈，進入林中。

南宮白抬頭一看，不由暗吃一驚，只見林中站了二十餘個彪形綠髮大漢，兩行縱行，目不斜視，懷中各抱着一面大旗。

孫寒香步履如行雲流水，夷然不懼地進入兩行縱列之中，二十餘個大漢同時大喝一聲，巨旗指地，隻手向天。

南宮白吃了一驚，以為他們看出自己的馬腳，要發動攻勢，那知是一種奇異的見面禮。

三人通過兩道人牆，出了松林，孫寒香道：「這種方法只能使用一兩次，再來這一套就不靈了，況且第三道卡可能是由壇主把守，一個壇主的身份，應當認識護法，我總不能冒充副幫主呀。」

南宮白道：「難道我們要半途而廢不成？」

「不，我想不經過關卡，一定也有捷徑可尋，只是難走一些，但以我們的身手，大概沒有問題。」

她四下打量一陣，道：「跟我來。」

孫寒香帶着兩人向一堵絕壁走去，只見這道絕壁高約百丈，但上面籐葛甚多，以樓兩層來說也不難爬上。

只聞陣陣喧嘩之聲自裏面傳來，三人立即隱於一株大樹之上，向裏面望去。

只見這個幽谷方圓不下數里，四週峭壁插天，形成一個天然隱秘之所，谷內笙歌處處，樓閣連雲，紅花綠葉，襯映成趣。

眞是個人間仙境，世外桃源，想不到這種勝地竟被「綠毛幫」盤據，實在是可惜之事。

孫寒香略一打量，立即對南宮白道：「此谷佔地太大，一時之間不能走遍，我

們還是分開行事，你們往東，我往西，此刻目的是盜取『冬眠大法』復原之法，如果此幫幫主就是那綠髮綠睛之人，那就沒有錯了，但要特別小心。」

南宮白道：「媽，孩兒會小心的，但妳老人家也要小當心啊！我看還是讓孩兒和妳在一起，也有個照應。」

孫寒香拍拍他的肩胛，無限安慰地道：「白兒，不是媽媽偏心，你比英兒可孝順多了，就憑你說這句話，媽媽就十分高興了，放心吧！媽媽雖然技不如人，但經驗却比你多，只要你們能小心，媽媽就安心了。」

「媽，我們在那裏會面？」

孫寒香自懷中取出一個小筒，交給南宮白道：「這是一筒訊號箭，只要遇險，就按機簧，立即射出三支黃紅紫三種顏色的小箭，媽媽就會接應你們，如果你們發現此箭，也就表示媽媽遇上了平生大敵，以明夜三更為限，必須到達此處會面，一同出谷，千萬不要誤了時間。」

「是的，媽！孩兒記住了。」

孫寒香說畢，無限慈愛地看了南宮白一眼，順着犬牙交錯的絕壁，進入谷中。

南宮白見媽媽離去，黯然良久，他自幼失去父母，在他稚子心靈中留下了一個暗影，使他失去人生的溫暖，如今母子重逢，給他帶來了無限的溫情和勇氣。

「走！老樓，咱們下去吧！」

兩人下了絕壁，往東面走去，只見行人來來往往，都是一頭綠髮，雙方打招呼，都是舉手為禮，南宮白和樓兩層也依樣葫蘆。

穿過幾道大街，只見一個大門外擁擠着很多人，正向門內走進。

兩人近前一看，大門上掛着一個巨匾——「綠毛別府」四個金漆大字。

門內屋宇重重，曲欄迴閣，水榭花房，佔地極廣，那些人走進大門之後，就失去踪跡，好像石沉大海似的。

南宮白一拉樓兩層，也進入大門，繞過一個假山，只見樓閣入雲，花香鳥語，塵念頓消。

他們跟着幾個綠毛幫之人向內深入，約走了一里多路，才隱隱聞到喧嘩的人聲。

不久，兩人來到一片草坪之上，這片草坪佔地不下數十畝，正中有一個大拱門，門上掛着一個招牌，上寫「入聲第一站」。

旁邊有一個小屋，屋中冒出騰騰的熱氣。

南宮白近前一看，只見一個彪形大漢自大鍋中舀出一勺開水，倒在盆中，旁邊站着三個人，這三個人正是武林當舖中的三流角色。

「過來！」

彪形大漢一招手，其中一個走了過來，彪形大漢抓着他的頭髮，就按進大盆之中。

那人喊了一聲「娘啊……」猛地顫抖了一下。

那彪形大漢大聲道：「怎麼？還涼？」

他又自巨鍋中舀出一勺滾水倒在盆中，又把那人的頭按了進去。

「啊呀！娘呀！」那人又叫了一下。

彪形大漢冷哼一聲道：「這樣熱的水你還說涼，好吧！我乾脆就叫你熱一下！」

他說著就用那個大桶在鍋中灌了一桶滾開的水，「嘩」地一聲，直接倒在那人的頭上。

「啊呀……娘啊……」

啊字未了，聲音已微，好像昏了過去。

彪形大漢，又取了一瓢冷水，倒在他的頭上，順手一把抓住他的頭髮，嘿！連皮帶肉，整個拔了下來，變成白皚皚一根毛也沒有了。

「好！」彪形大漢拿起一個瓶子，往他頭上一撒，立即洒出一蓬綠粉，道：「再來一個！」

接着又走上一個，如法泡製。

南宮白不由大搖其頭，心道：「原來參加『綠毛幫』還要受酷刑，無怪他們都長出一頭綠髮了，原來是把頭髮全部拔去，再撒上生髮之藥物，大概就可以坐出綠髮了！」

「走！老樓，我們再到前面看看！」

又走了不遠，只見一個大土台，高可一丈五六，方圓不下十餘丈，台旁有一個大木牌，上面寫着「回頭台」三個字。

南宮白不覺茫然，不知「回頭台」是甚麼意思，只見人山人海，圍在大土台四周。

兩人擠入人叢之中，向台上望去，突然，一聲吆喝，台上已經站定一人。

南宮白定睛一看，不由暗暗一嘆，心道：「這魔頭當年也是一號人物，想不到如今弄得這等狼狽！」

原來此人正是「黑燈追魂」冷清秋，頭上白皚皚的，牛山濯濯，卻又撒了一頭綠粉。

他抱拳作了個羅圈揖，道：「在下冷清秋，鄭重表示絕不回頭，請高人上台賜予考驗，以定職位！」

他話音剛落，那邊人叢中已經拔起一條身影，以「寒塘鶴渡」之式，平掠上台。

此人身高八尺，濃眉環眼，身背沉重的鑌鐵板櫈，正是「鐵板櫈」胡不開。此人在飛熊堡中曾敗於「大力神」樓兩層手中，但今天他是主人，雖知「黑燈追魂」不易對付，卻沒放在心上。

他冷冷一笑，大有睥睨天下之慨，道：「你當真不回頭麼？」

「黑燈追魂」道：「在下心意已決，決定投靠貴幫！」

「好！那麼請你先接我三招！」

說着，火辣辣地拿下沉重的鑌鐵板櫈，道：「亮傢伙！」

「黑燈追魂」道：「在下就空手接尊駕三招！」

「鐵板櫈」冷笑一聲，掄起鐵板櫈就當頭砸下。

「黑燈追魂」不慌不忙，斜退半步，大袖一甩，袖中立即飛出五盞黑燈，滴溜溜地在「鐵板櫈」四周轉了一週。

「鐵板櫈」膂力過人，不須撤招，橫掃過去，只聞「叭叭」數聲，五盞黑燈被掃得粉碎。

他得理不讓人，鐵板櫈接着風雷之擊，壓頂、搗胸、卸肩、撩陰，眨眼工夫，

遞出三十餘板櫈，立把對方逼退三大步。

「黑燈追魂」大喝一聲：「來得好！」剎那間袖中又飛出十餘盞黑燈，有如漫天飛蝗。

「鐵板櫈」胡不開也不敢小覷，以「橫掃六合」、「三花蓋頂」兩招施出，只聞「叭叭」之聲不絕於耳，十餘盞黑燈又告粉碎。

而「鐵板櫈」在一陣如雷掌聲之中，奮起神威，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冷清秋壓去。

南宮白這時倒有些同情冷清秋了，雖然他曾挑撥其他高手脫離了武林當舖。

冷清秋冷哼一聲，暗吸一口眞氣，張口噴出一道血箭。

血箭疾射而出，台下一片嘩然，這正是他全部功力所集的罡氣，名爲「血口噴人」。

說時遲那時快，「鐵板櫈」只感壓力大增，集平生之力於板櫈之下，猛迎而上。

只聞「蓬」地一聲，血花四濺，人影乍分，「鐵板櫈」虎口血出，再也把持不住，跟蹌退了一丈多遠，鑌鐵板櫈竟掉落台上。

而「黑燈追魂」冷清秋卻僅退了三步，但他這手「血口噴人」絕招，也十分耗損眞力，如果對方再來一次，他就無能爲力了。

「鐵板櫈」紅着臉撿起鐵板櫈，向「黑燈追魂」一抱拳道：「冷兄技高一籌，胡某甘敗下風！」說畢，下台而去。

接着台下爆起一陣掌聲，同時有人大聲道：「冷清秋考驗已畢，奉幫主之命，派爲堂主，請即到第一壇報到！」

「黑燈追魂」立即下台而去。

南宮白看了半天，也未看出剛才說話之人是誰，但聽口氣，不是「綠毛幫」的護法，也必是副幫主。

接着「烏雲」漆二也一掠上台，頭上也是光禿禿的十分可笑，他正要抱拳客氣一番，那知風聲已來自背後。

此人生得奇特，橄欖頭，兔子嘴，鷹鈎鼻子，鐮把腿。

「烏雲」漆二微微一怔，道：「原來是『八臂雷公』史不秀史大俠！」

史不秀道：「嘿嘿！漆二，把吃奶的勁兒使出來，也許可以得個堂主之位，不然的話，恐怕被『黑燈追魂』專美於前了！」

「好說！史大俠手下留情就是！」

「八臂雷公」鐮把腿一挫，像一陣風似地，已經欺到漆二面前，伸出烏黃的爪子就抓。

「烏雲」漆二卸肩橫閃三步，正待還手，對方烏爪挾着銳風，一式「上下交征」，上取雙目，下取陰囊，快得不可思議。

漆二吃了一驚，知道人家這些年來又精進不少，卻也不再退讓，立即施出「烏雲罩」掌法，打在一起。

雙方以快打快，力道雄渾，黃土飛濺，「蓬蓬」有聲，台下觀衆幾乎看不清他們的身影。

「大力神」樓兩層道：「少爺，您看他們誰贏？」

南宮白道：「現在看不出來，可能是平手之局！」

「不分勝負？」

「不！也許兩敗俱傷！」

「蓬蓬」兩聲，人影乍分，「烏雲」漆二肩頭中了一爪，血肉橫飛。「八臂雷公」史不秀左耳鮮血淋漓，已被撕下一半，迎風飄盪。

漆二抱拳道：「小弟無心失手，史兄莫怪！」

「八臂雷公」也抱拳道：「漆兄還是快上點藥吧！史某這爪子上是不大乾淨的。」

漆二面色一變，立即感覺肩頭一陣痳木，知道對方爪上一定淬有劇毒。

掌聲雷動，立即有人大聲道：「『烏雲』漆二已被任命爲堂主，請到第一壇報到！」

漆二抱拳一揖，下台而去。

* * *

三場下來，武林當舖的幾個敗類，除了一個和對方兩敗俱傷之外，「朝月」牛陽和「黑燈追魂」、「雲煙叟」都佔到上風。

倏地，一條頎長身影，以「一鶴冲天」之式，拔起十二三丈之高，蜷腿疊腰，頭下腳上，疾掠而下，躍地一丈，昂首挺胸，再次拔起五丈來高，然後在空中划了一個半弧，輕飄飄落在台上。

台下狂呼叫好之聲撼山震岳，良久始停。

南宮白不由一怔，但立即認出此人正是司馬英。

這時他面罩黑紗，身着寶藍長衫，左袖紮起，頭上戴着文生巾。

奇怪的是他並未被剃去頭髮，顯然他以武林當舖少主的身份，投靠「綠毛幫」，已被重視，可以享有特權。

他抱拳當胸，瞧着遠處一座高樓朗聲道：「司馬英謹謝幫主破例施恩，准蓄髮遮面上台領教，並准今後永遠如此！」

他說畢，又作了個羅圈揖，朗聲道：「那一位上台賜教！」

他聲音沉着，態度從容，眞有名家風範，夜風吹起他的長衫，發出「刷刷」之聲，更顯得氣度不凡。

台下一片死寂，俱都互相觀望，卻沒有一個人上台。

司馬英負手在台上踱了一週道：「那一位上台賜教？」

他又站在土台正中，負手仰天而立，令人心折。

南宮白暗叫一聲「要得」，心道：「哥哥雖然與我勢不兩立，但我仍然十分佩服他！如果他不是對媽無禮，我今天或者能助他一臂之力！」

驀地——一條火紅身形疾掠上台，乍看這手輕功似乎沒有什麼奇特之處，但在南宮白看來卻大謬不然。

此人兩足着地之時，幾乎整個身子是平躺着，卻緩緩直了起來，較之「鐵板櫈」功夫高出多多。

來者是個女人，一身火紅勁裝，面目姣好，身段婀娜，台下千百隻眼睛都好像生了根，再也收不回去。

來人正是「血嫦娥」于眞，也就是「綠毛幫」第四壇（最末一壇）壇主。

司馬英微微抱拳道：「姑娘是……」

「第四壇壇主『血嫦娥』于眞！」

「哦！在下失敬了！」

「司馬少俠請！」

「于壇主請！」

「血嫦娥」不再客氣，出手疾擊，駢指如戟，眨眼之間，戳出三十餘指，全是指向司馬英的要害大穴。

司馬英身法如行雲流水，連讓三招，並未還手。

「血嫦娥」不由粉面一紅，知道人家技高一著，立即絕招盡出，全力施爲。

剎那間土台上每一寸空間，都有如被撕裂一般，罡風懾耳，指勁加力，使台下的觀衆也不由驚呼、暴退。

二十招一過，司馬英也不再客氣，長嘯一聲，身形竄起一丈來高，右手一收一吐，一道傘狀紅芒電罩而下。

「血嫦娥」知道這是「天魔傘」絕學，心中暗吃一驚，集平生功力戳擊一招「飛指留香」。

只聞「蓬地」一聲，兩人各退了一步，但「血手嫦娥」的右臂，卻奇痛如折，而且又多退了一步。

她那裏知道司馬英僅出了七成力道，不然的話，恐怕她這一招也接不下來。

但「血嫦娥」在「綠毛幫」能高據壇主，也不是浪得虛名之輩，她還有最後兩絕招尚未施出呢！

她落了下風，不由柳眉一挑，左手五指箕張，五道勁風，逕奔司馬英胸前數大要穴。

力道之强，即司馬英也不由吃了一驚，他深深體會到自己如在未習「天魔傘」絕學之前，可能不是她的敵手。他再集八成眞力，推出「天魔傘」絕學第六式。

只聞「蓬」地一聲，司馬英暴退三步，「血手嫦娥」卻退了七八步之遠，嬌軀搖晃不已。

南宮白這時也不知爲誰擔心，總之，他希望兩人都不要受傷，因爲「血嫦娥」雖曾想以不光明的手段接近他，但她畢竟看在他的面上，放過了飛熊堡。

司馬英打出眞火，冷哂一聲，再集九成眞力，推出第九式。

只聞罡風激地而起，排出倒海，地殼震動，一蓬深紫色的傘芒，當頭罩下。

「血嫦娥」知道凶多吉少，再以最後一絕招——「指天劃地」迎去。

「轟隆」一聲，煙塵暴捲而起，觀衆一陣大亂，因爲土台一角已被震場，差點活埋了人。

司馬英退了三大步，「血嫦娥」卻跟蹌退到台邊，身形搖搖欲倒，檀口中血漬斑斑，顯然內腑已經受傷。

司馬英抱拳道：「承讓，承讓！于壇主請恕在下收手不住！」

「血手嫦娥」道：「那裏！司馬少俠技高一著，本壇主不是敵手！」

說畢，下台而去，這一次台下並無狂呼，因爲于眞在「綠毛幫」深得人心，不忍使她難堪。

司馬英再次抱拳，道：「還有那一位上台賜教？」

突然有人大聲道：「司馬少俠如果就此罷手，幫主有令，任你爲壇主，若你仍願再試一場，幫主也甚爲高興！」

司馬英又向遠處抱拳道：「司馬英絕不負幫主的期望，願再接再勵！」

遙遙飄來劃空之聲道：「好，請繼續參加考驗！」

司馬英又踱了一週，朗聲道：「那一位上台賜教？」

連喊三聲，台下仍然一片死寂，顯然，他們已經看出司馬英身懷絕技，而且未出全力。

驀地——一條身影冉冉虛空飄了過來，好像一片枯葉，左右迴旋飄盪，有如四兩棉花落在土台之上。

來人身段婀娜，分明是一個女人，卻不是「血手嫦娥」，因爲她也蒙着藍色羅紗，無法看到她的面目。

司馬英不由一怔，道：「在下司馬英，請教姑娘是……」

「本幫三大護法之一！」

「護法的芳名是……」

「你不配知道本護法之名！」

「如此說來，在下也不必勉强了，請吧！」

「且慢！」

「你爲甚麼要戴面具？」

「這——也許和護法的理由相同！」

「不見得！」

「怎知不見得？」

「我以爲你已被毀容！」

「妳既然知道又何必再問？」

「問問你可以使你心裏難過一下！」

司馬英本是心高氣傲之人，此番毀容正感十分暴躁，最怕有人揭他的瘡疤，不由大怒，道：「在下與護法素不相識，當然也不會有仇，護法爲何出口傷人？」

「不但出口傷人，待會還要出手傷人！」

南宮白不由大大地一震，他傾耳仔細聽那女子的口音，一顆心逐漸向下沉去，因爲他聽出是某一個少女的口音。

「護法先別自負太高，勝敗還是未定之數呢！」

「不錯，在未動手之先，只有這一句話可以安慰一下自已。」

「哈哈哈哈！」司馬英狂笑一陣，道：「本人前來投靠貴幫，承幫主厚待，自當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但如有人無理取鬧，本人可也不是怕事之人！」

「不錯，正因爲你是武林當舖的小主人，所以本幫幫主另眼相看，但如果當舖主人也來投靠，本護法相信必能得個副幫主之位！」

「這一點也許護法比本人更清楚，在下不便置詞！」

「你置不置詞都是一樣，因爲你和當舖主人都是見不得人的陰險傢伙，只能背後暗算於人！」

司馬英不由暴怒，厲聲道：「在下暗算誰來？」

「回去問問武林當舖主人也就知道了，哼！她若不暗算於人，『天魔傘』絕學從那裏來的？」

「嘿嘿！本人已經脫離了武林當舖，護法儘管去找當舖主人算帳！」

「當然要算帳，不過今天先要在你身上收回一半的代價！」

「在下不是掃你的興，妳可能要大失所望！」

「你以為把『天魔傘』九式全部學會就能所向無敵？」

司馬英不由一怔，道：「難道妳也曾『天魔傘』絕學不成？」

「也許你不久就會知道，你的『天魔傘』絕學是那裏偷來的！」

「護法說話最好放尊重點！」

「這已經是很尊重了！」

這時南宮白不由暗暗叫苦，原來他早已聽出這個護法是「火山仙子」朱麗葉的聲音。

只要她一出手，就可以證明是不是她，南宮白這時眞希望不是她，因為如果是她，萬一不是司馬英的敵手，自己不能出手援助，而司馬英這時又正在氣頭上，出手之下必然非常狠毒。

況且，據南宮白所知，朱麗葉僅會「天魔傘」前三招，怎能與司馬英相比，如果她不敵怎辦？

然而，現在他就可以證明這個蒙面少女正是朱麗葉，因為他不但聽出聲音是她，而且身段和輕功都不會錯。

南宮白心中一急，不由抓耳搔腮起來。

「大力神」樓兩層低頭懷疑地看了他一眼，道：「少爺，你……你怎麼回事？」

「我？我……沒有什麼。」

但他越聽越證明她是朱麗葉，由於朱麗葉父親軒轅斌的摯友黃哲夫「元嬰」被衝散之事，南宮白仍然負疚在心，如果今夜不能為她援手，自己實在於心不安。

這時司馬英怒不可遏，厲聲道：「不必口頭逞強，見過眞章就是！」

「那個怕你不成！」

兩人各開了一個門戶。

司馬英不由一震，道：「妳也會『天魔傘』絕學？」

「談起『天魔傘』絕學，你應該是孫子輩！」

司馬英强抑一股怒火道：「請賜告大名！」

「你不配！」

「我看妳是不敢說出名字！」

「你那一套快收起來，本護法就是不吃那一套！」

這時「大力神」見南宮白更加不安，又問道：「少爺，你有點心神不寧！」

「嗯！」

「為什麼？」

「告訴你也沒有用！」

「不一定，別看我渾渾噩噩的，但有時也有點鬼主意！」

南宮白這時方寸已亂，覺得告訴他有利無害，立即簡略地向「大力神」樓兩層說了一遍。

「大力神」低頭想了一下道：「這樣吧！必要時讓我暴露身份，上去助她一臂之力！」

「不行！那樣你絕逃不出『綠毛幫』！」

「逃不出也沒有關係，我乾脆就投降！」

「甚麼？」

「投降呀！總能保得一命呀！難道我樓兩層這一身蠻力他們不要麼？」

「你快別說了，我以前還以為你……」

「少爺，你想錯了！」

「我沒有想錯，而是你太沒有氣節了，這和『黑燈追魂』等人有甚麼兩樣？」

「當然不一樣，因為我是詐降呀！」

「詐降？」南宮白吃驚了，他沒有想到樓兩層還有這一手，不管這條路能否行得通，總比沒有辦法好！

「你怎樣詐降？」

「這個太容易了，待會如果朱姑娘落了下風，我就上台給他個冷不防，揍他一頓！」

「不行，他是我的哥哥，我也不忍叫他挨揍！」

「我不會揍死他的，只是把這一場比試攪散，不分勝敗就行了！」

「你以為『綠毛幫』會相信你麼？」

「他們為什麼不相信，第一，朱姑娘不認識我，『綠毛幫』不會以為我是有心幫助朱姑娘！」

「那麼你為什麼出手？」

「只是看不慣司馬英的目中無人！」

「哼！難道司馬英沒有長嘴？」

「他長嘴又怎麼樣？」

「他會說你是武林當舖主人的心腹，是來詐降的！」

「不會！我有辦法使他們相信！」

「說說看！」

「我就說在武林當舖之中我也有意脫離，只是不願和司馬英一道，所以等他們走了之後，我也偷偷脫離了武林當舖！」

「嗯，行是行，只是有點冒險，須知一旦你失陷在此幫之中，我沒有把握能把你救出去！」

「不，少爺，只要你按照我的計劃行事，如果一旦失陷在該幫之中，我還有辦法救你出去。」

南宮白看了樓兩層一眼，深深感到人不可以貌相，他以前只認為樓兩層是一個只知道飽肚子不辨是非的飯桶，那知他對事情的看法和分析，卻有過人之處。

「好吧，看看再說吧！」

這時司馬英冷笑一聲道：「看招！」聲音甫出，「天魔傘」絕學已經施出，正是第一式「鍾馗開傘」。

蒙面女子不閃不避，也施出第一式「鍾馗開傘」。

只聞「轟隆」一聲，土台又被震塌一角，砂飛石走，罡風呼嘯，瀰漫了方圓十餘丈之地。

司馬英退了三步，而蒙面女子也不多不少退了三步。

南宮白不再懷疑，知她是朱麗葉，但他不明白，朱麗葉為什麼要投入「綠毛幫」當一名護法呢？

現在他更加焦急，不停地抓耳搔腮。

「大力神」道：「少爺，你不必著急，待會就照我的主意行事！」

朱麗葉接了一招，不由芳心大震，她眞想不到被竊去的武功，反比自己高出了一籌。

因為兩人雖然打成平手，但在朱麗葉來說，卻稍落下風，因為她學「天魔傘」絕學比司馬英還早幾年，由於她是女子，內力受到限制，所以僅扯成平手。

她心中不服，再集八成眞力推出「天魔傘」第二式「火傘大壯」，同時功貫雙目，隔著面紗射出兩道紅芒。**（未完・九）**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

浪子劉三與七寸婆婆冷如冰用明珠寶骰來一次世紀大豪賭，終由劉三勝出，並勅令她必須於翌晨前搬離再來賭坊，可是，她却賴着不走，且於一夜間籌措得二百四十萬両，定要與浪子劉三再賭一把，雙方爭持不下，已交上了手，浪子等人遂以游擊戰法向七寸婆婆進逼……當下正想用火來趕走此老婆子時，失踪了的風塵俠隱張子樵突飄身而至，由於二老昔年曾有過節，遂撇下劉三等人，到賭坊外先來一次決鬥。上官小雲帶領九門提督胡風及大隊人馬到來，禁衞軍指揮馬永成亦答應了谷大用前來助陣，看到兩股勢力即將展開火併，劉三樂極了，豈料……

名爲宴客　實則籠絡

「所以，趙御史特別商請二爺，請將你的朋友，挑一個有體面的介紹給他女兒的。」胡風道。

這本就是劉三的計謀，事先說好的，此刻却故作驚訝道：「胡將軍，這是咱家與趙御史之間的機密大事，胡兄是如何得知的？」

胡風將軍自鳴得意的道：「實不相瞞，是小弟花了一些銀子，從趙府的一個丫鬟那裏買來的消息。」

旣是花錢買來的消息，胡瘋子自然深信不疑，這也正是劉三高明的地方，可謂天衣無縫，故意破口大罵：「臭丫頭，該死的奴才，這一來可害苦了咱家。」

九門提督胡風又添了二萬両銀子，道：「君子有成人之美，請二爺務必鼎力成全。」

劉三歎一口氣，道：「唉，心有餘而力不足，只怕我帮不上忙。」

「帮得上，一定帮得上，只要劉董說一句話，趙雅芝就會成爲小弟的老婆。」

「胡大人，你誤會了咱家的意思，我是說別人已經捷足先登，答應了另外一個人。」

「是誰？」

「禁軍指揮馬永成。」

「原來是劉公公的乾兒子，谷大用的兄弟。」

「是呀，此馬來頭不小，咱家可得罪不起。」

胡風再加了二萬両銀子，凑足五萬，道：「帮帮忙，拜託拜託，無論如何不能讓姓馬的娶到趙雅芝，不然，小弟一定會活活氣死。」

劉三裝出一副很爲難，也很同情的樣子，道：「有什麽辦法，已經答應別人了，根本收不回來，除非姓馬的從地球上消失不見。」

胡風的反應好快，道：「對，叫他死，一個死人自然不可能對胡某構成任何威脅。」

「無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主意是

不錯，乃釜底抽薪之計，問題是如何進行，你總不能明目張胆的闖進皇宮大內去殺人吧？」

「二爺智慧如海，請指點迷津。」

「這是缺德的事，咱家不幹，再說，萬一你們疑心生暗鬼，懷疑是我劉某人在挑撥離間，從中搧風點火，在下豈非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縱然有一百條大命也活不成。」

胡瘋子眞有點瘋相，拍着胸脯道：「劉董，儘管大放寬心，不論發生何事，絕不會怪到二爺的頭上來。」

「胡將軍這話可當眞？」

「如有半句虛言，天打雷劈！」

「咱家忽然想到一計在此，可以用決鬥來解決。」

× × ×

「咱家忽然想到一計在此，可以用決鬥來解決！」這句話是再次出自浪子劉三之口。

却不是在再來賭坊的辦公室內。

而是在五福樓的一間秘密的小房間裏面。

對象也不是九門提督胡風。

是禁軍指揮馬永成。

還有錦衣衞指揮谷大用在一旁陪着。

桌子上擺着一大堆的禮品，是馬永成送的。

無疑，所談的也是與胡風相同的一件事。

而且，已經談到重要的關鍵問題上。

禁軍指揮馬永成聞言與谷大用互換一道眼神，臉色陰晴不定的道：「除此之外，難道別無良策？」

劉三以肯定的語氣道：「咱家已經答應替胡提督做媒，覆水難收，除非他嗚呼哀哉，捨此別無他途。」

「可是，那姓胡的身手不凡，只是單打獨鬥，馬某恐怕沒有置他於死地的絕對信心。」

「笨蛋，爲什麼要單打獨鬥。」

「劉董，你不是說要決鬥嗎？」

「傻瓜，那只是幌子。」

「二爺的妙計是——」

「你可以在決鬥的地方，預先設下一支伏兵，倘若能夠殺得了他，就按兵不動，否則就一湧而上，將他碎屍萬段，血染黃沙。」

「高明，高明，的確高明，但不知需要多少人馬？」

「愈多愈好，最好是禁軍、錦衣衞的精英能全部總動員。」

「對付一個胡瘋子，用不到這麼多人吧？」

「馬大人，多一分準備，就多一分勝利的把握，咱們想到的事，誰敢保證胡風沒想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十之八九，姓胡的也會帶人去，太少的話，你不怕被他連皮帶骨吃掉？」

馬永成連連頷首稱是，對劉三的「高見」佩服得五體投地，道：「二爺足智多謀，小弟遵命就是。」

谷大用道：「也不知道姓胡的肯不肯出面決鬥？」

浪子劉三心忖：「你娘，老子是導演，你們都是演員，誰敢不聽指揮？」

表面上則道：「這一點無須二位大人操心，拿人錢財，爲人消災，咱家自會安排。」

馬永成興奮的道：「事成之後，尚盼二爺多進美言，以便早日與雅芝姑娘拜堂成親。」

媽的，鬼門關的大門已開，還在做花燭夢，劉三道：「包在咱家身上，只要胡風一死，沒了競爭的對手，半月之內，就可以當上新郎，娶新娘子了。」

谷大用道：「地點最好是選在咱們的地盤之內。」

劉三道：「這可能有困難，姓胡的不會答應。」

馬永成道：「起碼不能在胡家的勢力範圍之內。」

「當然，咱們現在是一條陣綫上的人，不會吃裏扒外，一定會選一個理想的中立地帶。」

「時間決定那一天？」

「先選定地點，再決定時間，到時候咱家會通知你們雙方的。」

「夜晚較佳，這樣便於隱藏兵馬。」

「咱家理得，還要地形複雜一些。」

「大功告成，老婆娶進門後，馬某答應再補送一個大紅包。」

「客氣，客氣，馬兄已經送了十萬兩，不少啦。」

「應該的，應該的，區區之數，微不足道，成婚之日，小弟收的禮當在十倍以上。」

× × ×

天才，眞是天才，劉三略施小計，便將北京城的兩位大人物，九門提督胡風，與禁軍指揮馬永成當猴子來耍，分明是個坑人的陷阱，却拚着老命往裏跳。

更可笑的是，還大把大把的，將白花花的銀子往人家手上送，把劉三當作了智囊、軍師、大媒人。

就憑着一張嘴皮子，一夕之間，劉三又進帳十五萬兩，這樣的際遇，眞不知會羨煞多少笨兄笨弟，笨姐笨妹。

不過，想要把事情做的完美無缺，能夠順利的挑起兩股惡勢力的火併，將他們的主力在未來的這一場惡鬥中損兵折將，相互抵消，却必須要多費一番心思。

首先，面謁文儀公主朱雅蘭，報告經過，請示機宜。

接着，召集鐵牛、鹵蛋、小猴子、小叮噹．神丐唐威等核心心腹，舉行了一次策略性的重要會議，以收集思廣益，衆志成城之效。

會中決定，第三勢力這一次也準備要主動出擊，由翠雲山與丐帮以及冷九的手下弟兄中，抽調五百名高手，組成一支突擊隊，請唐帮主當總指揮，集中待命，伺機而動，決心利用此一良機，將禁軍、錦衣衞、九門提督府兵馬的主力徹底埋葬。

鹵蛋道：「老大，打鐵趁熱，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利用這個機會，將劉瑾、胡來這兩個老混蛋也揪出來砍掉算啦。」

鐵牛亦道：「是嘛，要幹就大幹，殺掉兒子，放過老子，事情始終還是沒有解決。」

小猴子也投下一張贊成票：「沒錯，所有的毒瘤作一次來割，這樣才痛快，就

像老大賭錢一樣，一擲定乾坤，多爽！」

浪子劉三却不以爲然，罵道：「蠢！蠢！你們都是蠢才，此乃君國大事，事關朝廷安危，怎麽可以拿賭博來比，須知大同的五萬精兵未到，三龍寨的弟兄仍在途中，此刻只宜小玩，不可大幹。」

英雄所見略同，唐帮主道：「少俠所言極是，凡事應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我們所面對的，不單只是劉瑾、胡太師，還有以上官嵩、司徒鰲爲首的兩股江湖惡勢力，必須處處設防，步步爲營，方可立於不敗之地。」

二人言之成理，羣小皆啞口無言。

會議一完，馬上分派任務，唐威師徒負責調兵遣將，小猴子坐鎮指揮中心，劉三、鹵蛋、鐵牛出外去偵察地形。

費了三天的時間，一支突擊隊始告組織完成。

與此同時，劉三也在西郊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決鬥好所在。

於是，立即通知雙方，將決鬥的時間就定在翌日的子夜時分。

×　×　×

子夜。

天上無雲，有月。

能見度不算很差。

地點很好，是一個早已廢棄不用的養馬場。

中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廣場，足以容納上千的人在此厮殺拚鬥。

四週有數不盡的破舊馬廐，後面是一片森林。

馬永成手下的人隱藏在左邊森林馬廐內。

胡風的兵勇校尉則躲在右邊馬廐森林內。

兩方的人馬早已各就各位，皆極端隱秘謹慎，雙方彷若幽靈鬼魅，誰也沒有發現誰。

稍後，不遠，有一道山坡，第三勢力的重兵就佈置在那裏。

唐威、小叮噹、鹵蛋、鐵牛等人都伏在山坡上，只要劉三作一個手勢，一大羣武林高手便會殺下來。

劉三已到，就站在場子的正當中。

不久，九門提督胡風也出現了，他是從馬場的右邊放步行來。

行至劉三面前時，目光四下一掃，道：「咦，姓馬的怎麽還沒有來，是不是胆怯黃牛啦？」

劉三欲語未語，耳畔脚步聲起，馬永成在谷大用的陪伴下，已狼行虎步而至。

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胡風臉一沉，馬上開炮：「谷大用，今天是胡某人跟姓馬的決鬥，你算老幾，跑來幹什麽？」

有身後的伏兵作後盾，雖是以一對二，胡瘋子的心裏却篤定得很，懼意全無。

谷大用也同樣有所憑恃，根本不吃他這一套，傲然道：「老子是來看熱鬧的，怎麽，不可以？」

胡風怒道：「當然不可以，滾！」

谷大用立即以牙還牙：「老子不走，你能把我怎麽樣，要不要咱們兩個先打一架？」

胡風恍然大悟道：「他媽的，原來你們是想用車輪大戰的手段對付胡爺爺，卑鄙！無恥！不要臉！」

一扭頭，又對浪子劉三高聲道：「我提出嚴重抗議，閑雜人等，請立刻驅逐出場！」

浪子劉三苦笑一下，道：「咱家只是居中穿針引綫的一個中間人，一個媒人，又不是裁判，恐怕沒有這個權力。」

九門提督胡風立道：「本提督現在就恭請劉二爺當裁判。」

浪子劉三悄悄瞄了馬永成一眼，道：「這——」

這是他聰明的地方，故意欲言又止，靜待馬永成的反應。

禁軍指揮馬永成毫不考慮，道：「劉董，別推辭，你是當裁判的最佳人選。」

劉三客套了一下，一口答應下來，道：「旣然兩位大人皆如此信任在下，咱家現在就開始執行裁判任務，爲了公平起見，請谷大人即刻退出馬場。」

谷大用遲疑一下，掉頭就走。

胡風死盯着他的背影不放，直至谷大用在視綫內完全消失不見後，方始說道：「二爺，如何決鬥？有無規則？最好先講清楚。」

禁軍指揮馬永成搶着說：「姓胡的，旣有決鬥，自然是各展所長，盡力搏殺，逞狠鬥辣，不擇手段，直至有一方蒙主寵召，上了西天爲止，根本用不到規則。」

劉三眞賊，巴不得他二人同歸於盡，却虛情假意的道：「天涯何處無芳草，爲了一個女人拚死拚活，實在不値得，咱家也於心不安，兩位是否可以談判解決？」

九門提督胡風道：「劉兄有所不知，我們彼此積怨已深，並非僅僅是爲了一個女人，今天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沒有妥協的餘地！」

馬永成吼道：「不錯，是沒有妥協的餘地，姓胡的，別光說不練，拚吧！」

「拔刀！」

「拔刀！」

「殺！」

「殺！」

一樣的年輕氣盛，一樣的血氣方剛，喊殺聲中，刀光如雪，兩個人已短兵相接幹上了。

打得好兇，招招都是殺手，刀刀皆砍向對方致命要害之處，恨不得一刀就將對方解決掉。

打得好快，看在劉三眼中的，只是萬道刀光，一團黑影，根本分不清誰是誰。

身手的確不凡，絕不在番將沙漠之虎林沐兒、塞外神龍達木拜耳之下，難怪能爲他們的老爸保住半壁江山，橫行朝野。

怎奈事有巧合，命運弄人，胡風與馬永成，同樣是爲了一個紅粉佳人，捨命相搏，將要步上番將命歸九幽的後塵。

不！這兩位仁兄比達木拜耳、林沐兒要聰明得多，交手不足五十合，眼見取勝不易，幾乎是同一時間，立即下令將伏兵調上來。

好像伙，雙方皆聲勢浩大，約有數百之衆，就在廣場上展開一場血戰。

天昏地暗！

鬼哭神號！

血肉橫飛！

命如糞土！

血！處處都是鮮紅的血，血流成渠。

人！一撥接一撥的栽倒下去，屍積盈野。

慘！眞慘烈！令人怵目驚心，不忍卒睹。

交手也不過才片刻工夫，便倒下去百十來人。

爲免遭池魚之殃，更爲了能掌握全盤戰況，劉三這個裁判，早已臨陣脫逃，上了小山坡。

唐威、鹵蛋、鐵牛、小猴子、小叮噹等人也下來了，大家聚在一起，居高臨下，隔岸觀火，以一種欣賞鬥牛的心情來觀看這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鹵蛋嚷嚷道：「殺啊！殺掉一個少一個！」

鐵牛喳呼道：「宰啊！宰掉一對少一雙！」

小猴子說？「爽啊！最好是全軍覆沒，鷄犬不留！」

小叮噹也湊趣道：「打入十九層地獄，叫他們永世不得超生！」

鹵蛋看得技癢，磨拳擦掌，躍躍欲試的道：「老大，乾看眞乏味，咱們也下場去，帮帮忙吧。」

浪子劉三搖頭道：「現在還不需要咱們多管閑事，該咱們『帮忙』的時候，咱家自會下令。」

鐵牛甚感失望的道：「那要等到什麽時候才能一展身手？」

劉三道：「等到一方佔得優勢，將另一方徹底消滅之時。」

神丐唐威補充道：「或者，雙方皆貪生怕死，準備鳴金收兵時。」

言語間，場中的戰況又有了變化，砍砍殺殺中，死傷的人已超過半數，馬場幾乎已經變成了屠場、墳場。

然而，彼此依舊旗鼓相當，勢均力敵，誰也沒有佔得絕對的優勢。

惡鬥仍在繼續，較前更爲慘烈兇狠。

隱身暗中的鹵蛋等人，則在小聲的，却很賣力的爲他們助威。

「加油！加油！雙方加油！」

「拚命！拚命！大家拚命！」

「提前向閻王報到的有獎！」

「遲報到的小心記過受罰！」

人家打得殺聲震天，頭破血流，他們則興高采烈，樂不可支，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

猛可間，有四名漢子，抬着一頂軟轎，以超高速度，比奔馬還快，抬進馬場。

後面塵土飛揚，射來五十匹快馬，上邊坐着五十名鐵塔似的彪形大漢。

劉三是老北京，一眼就看出來是誰的轎子，臉色驟然一變，急聲道：「娘哩，劉瑾帶着他的衛隊來了，胡提督馬上就會翹辮子，傳令下去，準備出擊，咱們今天要將這個閹官葬在這裏！」

神丐唐威身爲總指揮，親自去執行命令。

鐵牛、鹵蛋等人大爲振奮，終於等到一展身手的機會，齊皆翹首以待，等待九門提督府的兵馬全部完蛋後，便殺將出去，埋葬劉瑾那一夥人。

劉瑾已經下轎，鷹鈎鼻，三角眼，氣宇偉岸，不怒自威，由於他的身份太高，權威太大，場中的惡鬥立告停頓下來。

馬永成、谷大用忙不迭的迎上去，躬身叫了一聲：「乾爹！」

啪！啪！劉瑾好大的火氣，給了馬永成兩個耳光子，怒不可當的駡道：「混蛋，爲了一個女人，竟敢如此蠻幹，平白損失了這麽多人，心目中可還有我這個乾爹存在？」

馬永成硬着頭皮說：「乾爹請息雷霆之怒，並非單爲爭風吃醋，主要的目的是想給胡家父子一點顏色看看，將他們的主力毁掉，爲你老人家出一口氣，也爲日後的大事舖路。」

劉瑾的話簡短有力：「哼，自以爲是，馬上給我撤退！」

馬永成以爲是自己聽錯了，追問一句：「撤退？」

劉瑾斬釘截鐵的道：「撤退！」

谷大用楞了一下，道：「乾爹，眼前形勢大好，加上你老人家的衛隊，兩三下就可將他們吃得清潔溜溜。」

劉瑾怒冲冲的道：「嘴上没毛，辦事不牢，你們只知蠻幹，不知虛實，胡老兒正在校場點兵，他的大軍一到，吃大虧的是咱們！」

此話一出，馬永成、谷大用皆大吃一驚，那還敢再多言爭辯，立即率衆火速退走。

有劉瑾的生力軍衞隊斷後，胡瘋子不敢追擊。

劉三耳聞目見，也同樣未敢輕舉妄動，空自勞師動衆，設在山後的伏兵並未派上用場。

一場大戰就此告終，僅僅達成劉三計劃中的一半目標。

× × ×

青面龍馬千里派人來報，三龍寨的人馬已進駐西山分寨，劉三認爲眼前京裏並無大事，實地瞭解一下這一羣土匪的虛實，乃當務之急。

於是，與唐帮主師徒，以及丐帮的殘七、醉丐、楚雲三位長老，在烏面龍黑貴的引領下一同前往。

足足帶去數十大車的豬羊鷄鴨，醇酒佳釀，以示慰勞之意。

住了三天，深入基層，分訪各處營寨，發現三龍寨的弟兄們確有棄暗投明，報效朝廷的誠意，大寨主青面龍馬千里、二寨主赤鬚龍古人，三寨主烏面龍黑貴的表現更是赤胆忠心，堅貞不二。

劉三心下甚安，未再久留，第四天便與黑貴返京。

唐威師徒、殘七、醉丐、楚雲則留下來，仿照翠雲山的樣兒，決定作一次整訓，以備來日之用。

孰料，一回到指揮中心，便有情況，小猴子遞上來一張大紅請帖。

劉三一楞，接着問道：「是那一家辦喜事？」

小猴子道：「不是辦喜事，是請客吃飯。」

浪子道：「誰呀？」

鐵牛說道：「懶蟲，你爲什麽不自己看？」

劉三自己也笑了，道：「咱家忘了，你們他媽的都是文盲，看來以後得請一位

女秘書才行。」

打開請帖，劉三傻眼了，請客的人赫然是九門提督胡風的老爹，太師爺兼兵馬大元帥胡鶴圖。

八荒神君上官嵩的名字與胡鶴圖並列，係由二人共同具名邀請。

乖乖，一個當朝太師，一個是武林翹楚，任誰也不會想到，居然聯名請浪子劉三吃飯。

這事太突然，也太意外，劉三呆呆地僵在那裏，不知所措。

鹵蛋道：「老大，發什麽呆，時間就是今晚，你沒回來以前，我們幾個急得差點要發瘋，快去準備一下，別躭擱。」

鐵牛道：「洗一個三溫暖，上一次理容院，快把這一身風塵弄掉，第三勢力的首腦應該很神氣，不能讓人家看扁了。」

浪子劉三的答覆很簡單，只有四個字：「咱家不去！」

小猴子道：「為什麽？」

劉三道：「宴無好宴，這兩個老狐狸準沒有安好心。」

突聞一個銀鈴似的聲音接口道：「少俠應該去。」

話出文儀公主朱雅蘭之口，人隨聲至，已姍姍而入。

劉三忙起身相迎，道：「公主贊成在下到太師府去赴宴？」

朱雅蘭沒有坐下，就站在客廳裏，正容道：「是的，胡賊以太師之尊的身份，請少俠吃飯，事非等閑，定有重大因由，有去一探究竟的必要。」

鹵蛋一本正經的道：「公主姐姐，俺突然覺得事情怪怪的，還是不去為妙。」

文儀公主一怔神，道：「鹵蛋，你躭心什麽？」

鹵蛋憂心忡忡的道：「俺怕這是一個陷阱，老大會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鐵牛罵道：「童言無忌，小狗放屁，最好閉上你的臭嘴。」

文儀公主笑盈盈的道：「沒有這麽嚴重，胡賊想要殺人，用不到下帖子，他兵權在握，一聲令下，就可以將這個地方夷為平地。」

浪子劉三是個絕頂聰明的人，這會兒也弄不懂胡來，上官嵩攪的是什麽玄虛，道：「依公主看，老賊意欲何為？」

朱雅蘭思量一下，道：「這兩個人向來心機極深，很難測度，時有驚人之擧，不過！——」

「不過怎樣？」

「可能是胡瘋子不死心，還想要少俠牽紅綫，做媒人。」

「好啊，果眞如此，咱們還可以在中間大做文章。」

「其次，也可能是為了少俠的終身大事。」

「可是，這事跟胡太師八桿子也打不着呀。」

「却跟上官嵩有關係。」

「哦，難道公主以為是上官小雲在作怪？」

「聽說小雲姑娘對少俠很痴？」

小猴子道：「那是她單相思，請誰出面都沒有用，白搭。」

朱雅蘭道：「但是，最好不要拒人於千里之外，要留一個廻旋的餘地。」

鹵蛋傻呼呼的道：「愛就愛，不愛就不愛，為什麽要虛情假意，轉彎抹角？」

文儀公主瞅了劉三一眼，幽幽然道：「人，尤其是有身份的人，為了種種原因，必須將自己眞實的感情隱藏起來，況且這也是一種策略上的運用。」

鐵牛聽不懂公主的弦外之音，道：「什麽策略運用？」

朱雅蘭道：「簡而言之，目前國舅的大軍未到，還不宜跟胡賊、劉瑾撕破臉，正面衝突。」

浪子劉三道：「常勝將軍徐良所率領的那五萬精兵，差不多也該到了吧？」

文儀公主道：「大軍五萬，人數衆多，又要行動隱秘，免得驚動了那兩個奸賊，是以行動緩慢，日前本公主得到密報，到京之日，尚須半月之久。」

「安置這五萬人，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公主可有萬全的準備？」

「屆時將化整為零，分駐京城內外，由少俠統一指揮。」

「咱家出身寒微，年事又輕，恐怕難當此重任，以免誤了公主的大事。」

「少俠客氣了，英雄不怕出身低，自古英雄出少年，業已經歷了這麽多大風大浪，本宮相信少俠可以勝任愉快，游刃有餘。」

從侍女的手中，取過來一個黃綾小包，交給劉三，道：「這是赦免驍騎將軍劉文龍之罪的聖旨，即日起劉將軍便繼承乃父劉謙武威侯的爵位，待其返京之日，將另有封賞，請即刻派人前往大漠頒旨，至於赴宴之事，少俠隨機應變即可，以盡可能不要正面衝突為原則，本宮不再打攪，就此告辭。」

× × ×

傍晚。

天還沒有黑。

街上行人不多。

有一頂轎子十分搶眼。

因為，不僅轎子的本身甚是華麗，而且奔行甚速，人們誤以為是達官貴人，紛紛閃避。

其實，坐在轎子裏的並非那位大老爺，而是浪子劉三。

抬轎子的亦非一般脚伕，是鹵蛋、鐵牛、小猴子與飛毛腿燕青。

這倒並非劉三有意擺架子，而是深入虎穴，由於情況不明，這樣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可是，這一來，却便宜了劉三，累壞了小猴子他們。

鹵蛋喘着氣，揮着汗，口中罵個不停：「衰！衰！眞他媽的衰透啦，大概是祖墳埋錯了地方，才淪落到這種地步。」

鐵牛的牢騷也不少：「倒霉！倒霉！倒了八輩子的血霉！老大去吃香的，喝辣的，咱們却要受苦受罪。」

小猴子唉聲嘆氣的道：「豈止是受苦受難，可能還要忍饑挨餓，老大吃肉，咱們可能連一碗湯都喝不到。」

這只是玩笑話，實則他們四個，早已塞飽了肚皮，還帶着傢伙，以防萬一。

穿過三條大街，越過兩條橫巷，一座高大壯麗的宅第已遙遙在望。

這就是太師府，黑漆大門，金環玉階，十二名守衛，分站兩旁，夠氣派，也夠威風。

轎子沒有停，直往裏闖，被守衛攔下來。

其中一人不敢怠慢，恭恭敬敬的道：「轎內不知是那位大人？」

小猴子直接了當的道：「不是大人，是大王。」

那人呆了一下，道：「朝中只有公侯將相，沒聽說過有大王。」

鐵牛冷哼一聲，道：「哼，沒見識，是絲綢大王。」

鹵蛋神氣活現的道：「還有輪船大王、鋼鐵大王、古董大王，一大堆哩。」

那人被他們唬得一楞一楞的，道：「你們來太師府做什麼？」

飛毛腿燕青受了感染，也學會了他們說話的調調兒，趾高氣揚的道：「不是我們大王要來，是你們太師爺請來的。」

那人追問到底：「可有請帖？」

小猴子拿出帖子來給他看，道：「當然有，沒有帖子豈不是故意來碰釘子。」

那人不敢加以留難，作勢道了一聲：「請！」

四人連一句「謝」都懶得說，抬着轎子，進了太師府。

早已有人通報進去，九門提督胡風親自出迎。

手上縛着白布，頭上貼着膏藥，走路一拐一拐的，顯然，馬場一戰，災情慘重，傷勢至今未癒。

劉三掀開轎帘，歉然一笑，道：「胡將軍，眞是抱歉得很，人算不如天算，煮熟的鴨子給飛了，沒料到姓馬的也有伏兵，不然，此刻趙雅芝已是胡太太了。」

胡風自我解嘲的笑笑，道：「那裏，此事與三爺無關，全怪劉瑾攪局，雖然功敗垂成，小弟還是萬分感激。」

劉三的眼皮子一翻，道：「這事尚未完全絕望，依然大有可為。」

九門提督胡風大搖其頭道：「算啦，算啦，為了此事，損兵折將，被家父臭罵一頓，從今以後，再也別提趙家姑娘的事了。」

卻令劉三如墜五里霧中，不談婚事，老太師要談什麼？

庭院深廣，華屋無數，豪門巨室，的確氣象萬千，在胡提督的親自引領下，停在一棟小巧的精舍前。

屋內杯盤碗筷，俱已齊備，只差尚未上菜。

主人未到，只有幾名使喚的婢僕在旁侍候。

浪子劉三一臉迷惘的道：「請帖上具名的是老太師與上官前輩——」

言猶未了，爽朗的笑聲已起，有一個洪鐘也似的聲音說道：「沒錯，聯名請小英雄的正是老夫與上官老弟。」

話說一半時，人已從側門進來，正是老太師胡鶴圖。

八荒神君上官嵩緊隨在後。

上官嵩的身後還有一個母的。

是上官小雲。

胡風忙上前介紹道：「這位是家父，這位就是絲綢大王劉三先生。」

老太師皮笑肉不笑的道：「歡迎，歡迎！」

浪子劉三言不由衷的道：「久仰，久仰！」

胡提督本欲再引見上官嵩，八荒神君搶先道：「我們是舊識，早已見過。」

分賓主坐定，吃過幾道菜，喝過幾杯酒後，劉三抱拳道：「老太師，上官前輩，今夜喚在下來此，不知有何訓誨？」

許是受了朱雅蘭的影響，這小子一向粗里八啦，口沒遮攔，從來沒有這樣文氣過，「訓誨」二字竟然也會出自浪子劉三之口。

老太師哈哈一笑，道：「豈敢，大家隨便談談，據聞劉公子是做國際貿易的，生意做得很大？」

浪子劉三從容不迫的道：「那裏，是經常出入波斯、天竺、大漠一帶，生意不小，分支機構甚多，在商場上亦小有地位，但在老太師的面前則微不足道。」

江山易移，本性難改，謙虛之餘，還是夾帶了不少吹牛的話兒。

肉香飄送，酒氣四溢，苦候在外面喝西北風的鐵牛等人，本來已經填飽了五臟廟，這會兒也不免口水直流，又告餓腸轆轆。

鹵蛋他們在心裏暗罵：「姓胡的眞不是東西，小氣鬼，勢利眼，單單只是招待老大一人，把我們當垃圾，扔在這裏就不管了。」

只聽胡太師笑說：「據老夫所知，劉公子不但得意商場，也結交了不少江湖朋友？」

浪子劉三很謹愼的說道：「交朋友是在下的嗜好之一。」

「賭博是另一種專長？」

「偶而玩玩。」

「酒色如何？」

「酒，會喝；不近女色。」

「難得，難得，也難怪小雲姪女會吃你的閉門羹。」

「希望上官前輩見諒。」

「九千歲冷九，認得吧？」

「認得，是地面上的知名人物。」

「你們的交情怎樣？」

「還不錯，馬馬虎虎啦。」

「據聞翠雲山上的強盜，跟你也有來往？」

劉三嚇一跳，心說：「不妙，這個老傢伙怎麼知道的這樣清楚，假如被他探知，咱家是替公主辦事，曾去大同調兵，這一條小命恐怕是死定了。」

當下字斟句酌的說道：「區區曾經被他們搶過一次，但沒有成功，後來彼此談得投緣，自動送了一筆銀子給他們，勸爾等改邪歸正，別再為非作歹，僅是如此而已。」

胡提督道：「現在還有沒有來往？」

劉三道：「沒有，咱家的事業忙得不可開交，那有時間跟他們打交道。」

老太師道：「既然曾經幫助過他們，小友若是有事相求，翠雲山上的人應該不會拒絕？」

劉三含混其詞的道：「大概吧。」

八荒神君上官嵩道：「小友神通廣大，博學多才，是商場上的一位大亨，也是

武林中的一位人物，一向獨來獨往，我行我素的神丐唐威，相傳與小英雄之間亦過從甚密。」

對方知道的事情實在不少，直聽得劉三胆戰心驚，強作鎮定的道：「我們只是道義之交。」

胡提督道：「道義之交更可貴，比酒肉朋友要管用得多。」

有意無意間，劉三放了一炮：「胡兄之言不差，朋比爲奸的朋友，就更等而下之了。」

老太師的臉色微微一變，敬了劉三一杯酒，藉以沖淡一下不太濃的尷尬氣氛，道：「老夫請少俠來，是想跟小友談一件事。」

來了，終於談到正題，劉三小心翼翼的應對：「請老太師明示。」

「老夫在想，我們彼此之間是否可以携手合作？」

「不知老太師指的是那一方面？」

「希望少俠的這一股勢力，能够站在老夫這一邊來。」

浪子心忖：「你娘，打了半天的啞謎，放了半天的狗臭屁，原來是想收買第三勢力，你想得美，門也没有。」

表面上却故意裝糊塗：「老太師高抬在下了，想我劉二，身邊固然有一批弟兄，都是舍弟劉三生前的故舊友好，市井混混，馬路英雄，根本上不了枱面，那裏够資格談勢力。」

太師胡鶴圖老眼一翻，射出來兩道寒芒，撫弄着及胸的白髯，緩緩説道：「本太師指的是冷九、吳法、吳天以及唐帮主手下之人，粗略估計，約近萬人之衆，且都是已懷絕技的武林高手。」

劉三道：「這是事實，却與區區在下毫無關係。」

上官小雲嬌聲道：「你太客氣了，在再來賭坊，冷九就曾經帮過你的忙。」

劉三道：「那是交易，按件計酬。」

胡太師道：「老夫也可以按件計酬，付出相當的代價。」

「這事老太師應該跟九爺直接談。」

「甚盼少俠能居中撮合。」

「中人難做，一個不小心就會變成豬八戒，就像胡提督的婚事——」

「不必提這件臭事，現在談的是冷九，相信只要少俠肯盡力，姓冷的一定會聽你的。」

劉三裝傻，哼哼哈哈的，未作正面答覆，因爲，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不便斷然拒絕，自然也不願意一口答應下來。

八荒神君上官嵩道：「翠雲山上的那一撥子人，小友對他們恩重如山，不論如何，想必會言聽計從。」

浪子劉三否認道：「未見得，這一羣傢伙都是亡命之徒，説翻臉，就翻臉，誰也拿他們没法度（没有辦法）。」

「小英雄起碼具有足够的影響力。」

「咱家無此自信。」

「用錢收買總可以吧？」

「也許。」

「這個工作，還要借重大力。」

「這——」

劉三依舊裝傻打哈哈，未敢作正面回答。

菜已上完，酒宴將近尾聲，鐵牛、鹵蛋、小猴子、燕青一直苦候在外面，喝西北風，繃着一張苦瓜臉，鼈着一肚子的氣，説多窩囊就有多窩囊。

沉默片刻後，胡太師道：「最重要的正是丐帮，丐帮乃天下第一大帮，徒衆無數，遍佈各地，有呼風喚雨之能，務請少俠能居中説項，大力鼎助，期使唐帮主能爲老夫效力。」

浪子劉三雙眉一挑，順着胡來的話頭，探隱索秘道：「老太師乃兵馬大元帥，擁有千軍萬馬，上官前輩是一代宗師，手下高手如雲，在下百思不解，有什麽大不了的事，需要假手他人？」

胡太師神秘兮兮的笑笑，道：「少俠有所不知，有些事老夫與上官大俠皆不便出面，需要他人代勞。」

上官嵩説的更明白：「再説，只要小英雄的這一股力量能够投效老太師了，在與劉瑾、司徒鰲的這一場鬥爭中，就可以取得絕對的優勢。」

劉三「哦」了一聲，没有説話。

胡太師説道：「但不知少俠意下如何呢？」

浪子無可迴避，只好勉爲其難的道：「承兩位前輩看得起，是我劉二的榮幸，但恐力有未逮。」

八荒神君上官嵩道：「只要小友答應盡力，相信不會有任何困難，當然，貨賣識主，老太師絕不會虧待你。」

胡太師接口道：「咱們打開窗子説亮話，不要客氣，少俠有什麽條件，不妨直説。」

劉三推辭道：「在下很想爲兩位前輩效力，但權在人家冷九、唐威與吳家兄弟手中，恐怕使不上力。」

上官嵩道：「盡你的力量，去游説甚至收買總可以吧？」

劉三無可逃避，只得正面答説：「這一點在下倒可以試試看。」

胡太師追問道：「大約需要多久，使可以回覆老夫？」

浪子劉三想了一下，道：「這種事急不得，要慢慢來，可能費時頗久。」

老太師神色一緊，道：「半個月應該已經足够，到時候希望少俠別再支吾其詞，務必要提出一個肯定的答案來，他們想要多少銀子，或者有什麽要求，都可以提出來，在可能範圍之內，本太師會儘可能使他們滿意的。」

劉三道：「請恕在下斗胆直言，不敢作任何承諾，但一定會盡力。」

上官嵩道：「只要小友肯盡心盡力，相信不會令老太師失望。」

太師胡來忽然換了一張陰沉沉的臉，冷厲的聲音道：「有一句醜話，本太師願説在前面，你若足踩兩隻船，跟劉瑾、司徒鰲也勾勾搭搭，或是自命不凡，企圖建立一支屬於你自己的力量，在北京城，你將無立足之地。」

劉三暗暗罵道：「媽的，門縫裏看人，你太小看我劉三了，將來抄家滅門，在北京城站不住脚的是你胡來，絕不會是咱家。」

口中則道：「在下知道。」

胡太師道：「知道就好，你去吧，老

夫願敬候佳音。」

劉三巴不得及早離開這個鬼地方，當即告辭而出。

× × ×

「恭喜老大，賀喜老大，天大地大的好消息！」

話是鐵牛說的，從外面一頭撞進客廳去。

劉三、鹵蛋、小猴子都在裏面，聞言齊皆一怔，不約而同的從椅子上跳起來。

浪子道：「有什麽好消息？喜從何來呢？」

鐵牛沒頭沒腦的說道：「你的老婆來啦。」

浪子劉三一臉迷惘的問道：「我老婆？誰？」

鐵牛道：「你老婆就是你老婆，還會有誰。」

劉三喜形於色的，道：「莫非就是冬冬？」

「不！不是冬冬！」話出他人之口，人已到了門口。是佟玲！

但此刻係男裝，是邋遢公子的身份。

劉三驚喜交集，好不興奮，道：「冬冬，妳——」

話被佟玲打斷，語冷如冰？「劉公子，你是不是有毛病，還是吃錯了藥，男女不分，在下是邋遢公子，再指鹿爲馬，胡言亂語，我馬上就走，永不相見！」

在場之人，只有劉三和鹵蛋曉得她是冬冬，鐵牛與小猴子還被蒙在鼓裏，聽她這樣一說，鹵蛋、劉三皆噤若寒蟬，鐵牛、小猴子也就只好繼續糊塗下去了。

小猴子沒好氣的道：「鐵牛，你在發什麽神經，老大的老婆在那裏，難不成會是這個骯髒的傢伙？」

鐵牛大聲道：「眞的，我沒有說謊，老大的老婆是來了嘛。」

小猴子不信，道：「在那兒？」

冬冬接口道：「在這兒！」

邁步入內，將門口讓出來，同時朝外面招招手。

陡覺眼睛一亮，香風一掠，果然進來一位「帥當當」的大美人。

還不止一個，後面又緊接着跟進來兩人。

正是韃靼國的天香公主樹不開花，以及傻妞、呆妹。

「傻妞！」

「呆妹！」

「鹵蛋哥哥！」

番邦女子眞熱情，鹵蛋也很新潮，就當着大夥兒的面，三個人緊緊的摟抱在一起。

「二哥！」

「番婆！」

劉三和天香公主反而落在後面。

而且還是天香公主主動的投入劉三懷中。

有冬冬在，劉三覺得很窘迫，很惶急，也很內疚，有一種偷吃東西的罪惡感。

想推開天香公主，却於心不忍，也有點捨不得。

鐵牛、小猴子從來也不曾見過這種場面，齊聲取笑道：「羞羞羞，不要臉，這麽猴急，乾脆進房上床去吧，別在這裏獻醜。」

鹵蛋抱抱傻妞，摟摟呆妹，這時候才喘過一口氣來，正經八百的道：「土包子，草地郎，沒有見過世面的鄉巴佬，這是禮貌，國際禮貌，你們懂不懂？」

冬冬也在一旁帮腔，道：「沒有錯，這是國際禮貌，男女見面通常都會摟摟抱抱的。」

鐵牛聞言睜大了眼，張開了手，嚷嚷道：「旣然是禮貌，俺鐵牛也不能失禮，應該有所表示。」

不管三七二十一，一把就將傻妞給抱住了。

小猴子有樣學樣，亦不會「失禮」，将呆妹摟在懷中。

這一來，可打翻了醋瓶、醋罐、醋罎子，鹵蛋急得像火燒屁股似的，拉開鐵牛，再推走小猴子，機關鎗一樣的吼道：「亂來，亂來，國際禮貌也有一定的分寸，只有情人才可以摟摟抱抱，朋友只能拉拉手，身體碰一碰而矣。」

劉三一直沒有開口・天香公主很納悶，深情欵欵的瞅着他，道：「駙馬，本番婆來看你，你好像很不開心，爲什麽不說話呢？」

浪子如夢初醒的道：「啊，是太高興了，高興的說不出話來。」

事實當然不是如此，而是因爲他的心思，全部放在冬冬身上，正爲不知如何來面對這兩個女人而發愁。

鹵蛋摟着傻妞、呆妹的脖子，一邊一個，還親了他們一人一下，親暱的說：「好高興，也好意外，你們怎麽會跑來內地的？」

傻妞道：「還不是爲了想你們。」

呆妹道：「我們兩個想你，公主想駙馬爺。」

浪子劉三對天香公主道：「可曾得到大王的同意？」

天香公主道：「起先不同意，經本番婆力爭後，才勉強答應下來。」

「打算住多久？」

「不一定，也許不久，也許會長期住」

「此話怎講？」

「父王說，如果駙馬的表現很好，就准許我們在內地結婚，住下來。」

劉三正不知如何作答，冬冬及時肅容滿面的道：「公主千里迢迢的趕來會情郎，所爲何來，不必等，乾脆馬上辦喜事算啦。」

天香公主樹不開花道：「不行，不行，當初父王跟二哥有約定，必須做出成績來，才可以拜堂成親。」

冬冬一怔神，道：「什麽約定？又是怎樣的成績？」

天香公主猛搖着螓首道：「這是機密大事，不能隨便說。」

劉三怕冬冬難堪，給她使個眼色，意思是說，此事稍後自會言明，繼續問樹不開花，道：「你們是幾時到的？」

天香公主道：「剛到。」

「這麽巧，一到北京就遇上這位邋遢公子？」

（未完・十五）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上文提要： 姬夫人出面攔截丁伯超、丁少秋，加上十八鐵衛苦纏，幸遇救星姬青萍詐作人質嚇退姬夫人，二人才能順利脫險，出了鐵衛村，先到雷嶺武德堂看看，又改成嶽麓觀分院，都是道士，經過查問，知道武功門總堂易主和失鏢事有關，又見常清風老道和盛世民同時出現，丁少秋乾氣護身，敵住盛世民，伯父敵住常清風，雙方劇鬥。

佈局追踪截擊　挺身仗義解圍

丁少秋自己因是徒手，不敢和盛世民的長劍對抗，只是仗着避劍身法在對方劍光中出沒閃避，如今對方又加上了鶻手，劍光已夠綿密，手影更是似抓似啄，專攻要害，自己展開身法，對方一劍一手雖然攻不到身上，但記記都擦身而過，看來也十分驚險。

南天一鶻盛世民劍手同施，依然傷不得對方分毫，心頭怒甚，口中沉笑道：「丁少秋，你不是也學過劍法嗎？怎麼一直東躲西閃，一招也不敢使出？是不是你師父沒有教你？」

他知道丁少秋只是一個大孩子，年輕人經不起激，所以故意拿話激他。

果然，丁少秋少年氣盛，經不得他一激，突然哼道：「在下難道還會怕你不成？」

他身邊只有一柄八寸長的短劍，起先一直不敢用，那是因為以八寸的短劍那能和人家三尺長劍較量？

但這回心頭一氣，靈機一動，暗想：我不和他搶攻互比招式，但伺機削他劍又有何不可？」

因此喝聲出口，右手已悄悄握住劍柄，覷準盛世民攻來的劍光，突然揚手劃出！

這一記根本沒有什麼招式，只是迎着對方劍上削去，但他在發劍之前，早已蓄勢以待，這一劃「乾天眞氣」也陡然間隨着意念而發，但見一道寒光應手飛起！

南天一鶻盛世民久經大敵，陡見丁少秋手中飛起的一道劍光，寒鋒砭人，光芒有異，要待收劍，已是不及，耳中聽到「嗒」的一聲輕响，只覺手上一輕，一柄百煉精鋼的長劍已被齊中削斷！

這一下直把南天一鶻看得心頭一凜，急急往後躍退！

丁少秋也沒想到八寸長的短劍在自己一劃之勢，竟會發出七八尺長的一道寒光，而且居然一下就把對方長劍削斷，眼看盛世民急急後退，這一機會，他豈肯錯過？口中大叫一聲：「大伯父，侄兒來助你一臂！」

雙足一點，縱身朝嶽麓觀主常清風撲去，人還未到，短劍擺動，使了一招「飛龍出雲」，一道寒光凌空下擊！

常清風和丁伯超正在互相搶攻之際，但覺一道森寒的劍光飛刺而來，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他連人影還沒看清，只聽到「嗒」的一聲，手中長劍立被截斷！

等到丁少秋飛身落地，寒光倏斂，依然只是一柄八寸短劍，他兩次出手，當眞快若掣電，沒有人看清他使的是什麼招式。

丁伯超眼看他小侄兒一舉削斷常清風長劍，還把對方逼得往後連退，心中又驚又喜，急忙低喝一聲：「少秋，咱們走！」一手握住丁少秋手臂，正待縱起！

突聽姬夫人怒喝道：「公孫總管，快截住他們，不論有多大的犧牲，絕不能讓他們活着出去！」

公孫軒左手抬處，本來雁翅般排立在兩旁的鐵衛武士，迅疾朝兩人圍了上來！

一共是四隊，有四十個人，（每隊有八名武士，和正副領隊兩人，合為十人）分成東西南北四方，佈下四座刀陣，緩緩

逼近。

這四座刀陣，由正副領隊居中，八名武士分爲八個方位，像輪盤似的滾轉，八把雪亮的朴刀，耀目生花，宛如一個巨大的刀輪，緩緩朝身前輾來。只要看他們游走的身法，和互相配合的刀法，就可知道這些人都是久經訓練的合搏好手。

刀光滾滾，來勢凶猛！

南天一鵰盛世民、嶽麓觀主常清風、副觀主白靈風、和站在對面的姬夫人、言鳳姑、總管公孫軒、副總領隊荀吉等人，也隨着四座刀陣後面，逼近過來。

丁伯超久經大敵，立即要丁少秋和他背貼着背，才好迎敵，一面偏着頭道：「對方有四座刀陣，分明是久經訓練，善於聯手作戰，咱們若是硬衝，那就墮入他們計中了。」

丁少秋道：「那該怎麼辦？」

「對方人多，咱們只宜智取，不宜力敵。」

丁伯超目光注視着輾來的刀陣，說道：「四座刀陣，只是堵住咱們而已，他們每座刀陣，自成一組，不可能四座刀陣的人，會同時朝咱們攻擊，因此咱們就可以把他們各個擊破……」

說話之時，四座刀陣已逼近兩人，只有一丈來遠。

丁伯超續道：「咱們要出其不意，先朝南首刀陣發動，我以百步神拳擊潰他們遊走的刀陣，你就趁勢衝上去，點他們的穴道。」

說到這裏，突然低喝一聲：「少秋，你快準備了！」

喝聲出口，左手握拳，手臂連振，一口氣凌空擊出了五記「百步神拳」！

這五拳可說記記都用上了他十成力道，威力之强，非同小可！

那十名鐵衞士練成的刀陣，乃是專門對付强敵之用，一經被他們困住，不亞於少林小羅漢陣，武當太極劍陣。

他們的作用，當然是以聯手合搏爲主，以陣勢循環爲輔，每一個人都能在最有利的角度，發出最凌厲的一刀，所以一旦陷入陣中，你就很少有還手的機會。

但刀陣雖然厲害，只要你不陷入他們的刀陣，他們就發揮不出合搏的力量來，何況組成刀陣的總歸是十個人，人是個體的。

丁伯超這五記「百步神拳」，出手極爲神速，發如迅雷，五記拳風，發有先後，但也只是電光石火般一瞬間的事！

像金輪般輾來的南首一座刀陣，首當其衝的一名武士但覺得劈出的朴刀受到一股極强的震撞，連刀帶人被撞得踉蹌後退了三四步。

他們是循環着圓圈轉動的，第一個人受到攻擊，第二個人就迅疾補上一道刀光也隨着劈出，但這第二個人也遇上了一團强猛拳風的撞擊，鏘然刀鳴，也被跟着震得跌撞出去，第三個人跟着遞補上來，也同樣被拳風撞擊得後退不迭！

五記拳風，擊得三人跌撞開去，流轉的陣脚立時爲之一滯！

站在八人刀陣中央，指揮的正副領隊正待閃身補上缺口，丁少秋那還怠慢，身形一晃，疾快的衝了過去，右手點動，一下就點中了兩人穴道，他展開避劍身法，飄忽有如魅影，隱現無常，不過轉眼工夫，就把這座刀陣的十名武士全制住了穴道。

丁伯超看得大喜，喝了聲：「衝！」

兩條人影疾若飛矢，衝出刀陣，朝姬夫人站立之處衝了過去。

姬夫人等人做夢也想不到久經訓練的鐵衞武士「無敵刀陣」，竟會如此經不起一擊，眼看兩人迅快衝了過來，口中冷喝道：「你們還想走嗎？」

手中長劍一振，劍芒顫動，刺出七劍，一片劍光截住了兩人去路。

丁伯超大喝一聲：「讓開！」奮起全力，使了一招「鐵騎突出」，迎着劍光朝前劈去。

登時響起一聲金鐵狂鳴，兩人功力悉敵，誰也沒有被誰震退。

姬夫人冷哼了聲，左手抬處，一掌劈了出來。丁伯超左手握拳，迅疾直擣過去。

兩人拳掌又迅疾接觸上了，丁伯超這一記「百步神拳」用足了八成勁力，震得姬夫人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

丁伯超也在此時陡覺對方掌力甚是陰柔，拳風擊上了，竟然有用不到力道之感！

不，似有一絲陰寒之氣循臂滲入，心頭方自一怔，陡聽一聲大喝，有人凌空飛撲而來，那是南天一鵰盛世民的聲音！丁伯超急忙斜退一步，轉過身去。

丁少秋眼看盛世民凌空朝大伯父撲來，不覺怒道：「你敢偸襲我大伯父！」右手揮處，一掌迎空拍去。

公孫軒笑道：「丁少俠這不算偸襲嗎？」

右手鐵骨摺扇隨着話聲遞出，朝丁少秋左脅點來。

丁少秋左手五指一攏，立掌朝左揮出。

這一下他右掌凌空拍向南天一鵰盛世民，左掌却揮向公孫軒點來的鐵扇，雙手分擊兩大高手，在江湖上還沒有人敢如此托大過。

南天一鵰凌空朝丁伯超當頭飛撲而來，他外號一鵰，自然以空中撲擊最是擅長，這一撲人還未到，雙手箕張，正待向丁伯超抓落，陡覺一道勁風凌空朝自己湧來，掌力居然極强！

心中方自一怔，目光一瞥，發現發掌的竟是丁少秋，不覺冷笑一聲：「好小子，你還以爲老子南天一鵰是浪得虛名之輩了！」

身形輕輕一側，雙手在這電光石火之間突然轉變方向，十道尖風一下捨了丁伯超，迎着丁少秋的一記掌風抓下！

丁少秋方才凌空拍掌之際，原不過使了五六成力道，是以在南天一鵰的感覺上，並不覺得如何凌厲，但丁少秋練的「乾天眞氣」，遇上外來壓力，不須主人刻意加强力道，內勁就會自動增强。

但聽「砰」然一聲，爪掌乍接，南天一鵰只感對方湧來的力道陡然增强，掌風之中含着極大震力，心頭猛吃一驚，急切之間，身形再次扭轉，一個觔斗翻了出去。

這時丁少秋揮手之間，從手上發出的

一股無形潛力居然一下逼住了公孫軒的扇勢！

言鳳姑看機不可失，身形一晃而至，掠到丁少秋背後，右手五指箕張，落指如電，一下點了丁少秋身後五處大穴，口中陰笑道：「小子，你認命吧！」

丁少秋還不知道她使的是排教最歹毒的「陰手點穴」，五縷陰氣透穴入骨，也就破了你一身氣功。

但她怎知丁少秋練的是道家「乾天眞氣」，乃是旁門陰功的剋星，「陰手點穴」如何傷得了他？

丁少秋只感到有人欺近身後，閃電般點了自己五處穴道，他略一吸氣，發覺自己並未被人所制，(這時正好是南天一鴨在空中翻身出去的同時)身子突然轉了過去，喝道：「你們這些人都只會乘人不備，出手偸襲！」

右手抖手一掌，迎面推出。

丁少秋會不受「陰手點穴」，自是大出言鳳姑意料之外的事，先前還自鳴得意，等到丁少秋忽然轉過身來，豎掌擊出，她再待閃避，已是不及，急忙伸手一格，掌勢總算格開了，人也被震得斜退出去兩步之多。

這一段話，說來好像極長，其實只是丁少秋看到南天一鴨朝大伯父凌空撲來，忍不住朝他拍出一掌，公孫軒及時以鐵扇點他左脅，言鳳姑欺到身後，以「陰手點穴」連點了他五處穴道。

丁少秋左手揮出，逼住公孫軒鐵扇，身向後轉，右手一掌逼退言鳳姑，前後只是眨眼之間的事而已！

姬夫人和丁伯超此時各自展開劍招，以快打快，但見劍氣刀光，互相交織，拚搏得十分激烈。

嶽麓觀主常清風、師弟白靈風、和鐵衛士副總領隊荀吉三人虎視眈眈的圍在丁伯超身後。

南天一鴨盛世民瀉落地上，巨目射向丁少秋，雙手揚處，洪笑道：「小子，你是白鶴門徒，對不？來，咱們試試老夫神鴨手厲害，還是白鶴爪厲害？」

口中說着，雙手高擧，宛如大鵬展翅，高大人影已經縱撲而下，一雙鴨手隨着疾落，疾風颯然，勢道極强。

公孫軒、言鳳姑因南天一鴨已經出手，他們就不好出手，站在邊上。

丁少秋但覺他雙手五指併攏，一前一後朝自己啄來，這一招不用說是他南天一鴨最厲害的殺手了。

自己沒有敵對經驗，不知該用那一招才能破他？

在這一瞬間，那有思索的時間，丁少秋不慌不忙，身形一蹲，擺了一個騎馬式，左手五指上翹，朝左外揚起，正好一下格開對方右手啄向面門的鴨手，緊接着右手直立如刀，朝前劈出，這下又正好和南天一鴨啄向前胸的左手鴨手交接上了！

他這一招外觀極像「白鶴掌法」中的「鶴舞空庭」，其實却是老道長教他的一記掌法。如今他學會「乾天眞氣」，雖然還只有三成火候，但這招掌法本身，就有極大威力，再加上三成「乾天眞氣」，豈同小可？

南天一鴨右手鴨手被他格出，已發覺丁少秋這一格力道奇猛，心中已感到有些不對，等到左手鴨手啄出，遇上丁少秋直劈的掌，陡覺一道奇猛無匹的掌風有如浪濤般捲撞過來，自己簡直無法與之抗衡，口中哼了一聲，一個高大人影被震得就像斷線風箏，一下直摔出去一丈以外。

這還是南天一鴨經驗老到，發現丁少秋這一掌自己難以抗拒，就功凝全身，雙足一點，順着雙方掌勢，順水推舟，朝外飛出，直等丁少秋掌力將盡，才施展「千斤墜身法」，落到地上。

這樣才算沒被震傷內腑，却也驚出一身冷汗，心中暗道：「這小子明明使的是白鶴掌法，但白鶴掌法那有如此厲害？」

公孫軒、言鳳姑兩人驟覩南天一鴨才攻出一招，就點足直飛出去，兩人不約而同及時出手，公孫軒鐵骨扇一記「鳳凰入洞」朝丁少秋背後「入洞穴」敲落。

言鳳姑方才施展「陰手點穴」，連點了丁少秋身後五處穴道，丁少秋竟然絲毫無損，這回當然不會再使陰手，她一聲不作，從身邊抽出一柄兩尺長的短劍，手腕一振，幻起三點劍芒，迅疾無儔的刺出。

丁少秋雖然缺乏敵對經驗，但兩人一下欺近身來，金風襲體，自然很快就察覺了，右手抬處，八寸長的短劍及時出匣，一道像秋水般淡淡青光，發出森森寒氣，從他身邊飛起，一閃而沒！

公孫軒、言鳳姑根本連丁少秋手上是一件什麼兵刄都沒看清，耳中聽到「嗒」、「嗒」兩聲，頓覺手上一輕，公孫軒手上一柄百煉精鋼的鐵骨摺扇，和言鳳姑手中一柄兩尺長的短劍，都在這一瞬間變作了兩段，跌落了地上。

兩人兵刄驟然被丁少秋削斷，心頭一驚，急忙往後躍退。

丁少秋目光一注，發現大伯父和姬夫人動手，顯然已經落了下風。

他使的是劍招，但手上却是一柄朴刀，本來就使得不大稱手，如果對手武功較弱，倒也罷了，但他此時的對手却是姬夫人，一身武功幾乎還在南天一鴨之上。

這一陣工夫下來，丁伯超一個人幾乎已被她圈入在一片綿密的劍網之下，攻少守多，除了盡力發劍撑拒之外，早已欲振乏力，着着後退！

不，他幾乎連後退都十分困難！

丁少秋看得心頭一急，立即擧步朝大伯父走去，但他才一跨步，嶽麓觀主常清風、他師弟白靈風和鐵衛士副總領隊荀吉三人，品字形圍了上來！

常清風喝道：「小子，你還不站住？」喝聲中，幾乎有五件兵刄同時出手，朝丁少秋圍攻而來！

那是常清風，白靈風師兄弟兩人的一劍一拂，(常清風前先被丁少秋削斷長劍，此時已經換了一柄)和荀吉的一支鐵手。

常清風和白靈風是師兄弟，左手兩柄拂塵使展開來，就聯成了一張網罟，右手兩柄長劍是側身發劍，劍勢在網罟之內，再加上鐵手既似點穴鐝，又似鐵掌，有時可以點人穴道，有時直擊橫拍，可以硬打硬砸。

這五件兵刄乍然出手，當眞沒有你還手的機會！

丁少秋心急大伯父安危，驟見三人圍了上來，五件兵刃交匯成一片，朝自己急攻而上，一時心頭大急，根本沒看清楚對方招式，口中大喝一聲：「你們給我滾開去！」

他現在對老道長送給自己這八寸短劍有了信心，喝聲出口，腳下却絲毫沒停，右手揮處，八寸短劍一下劃出一道數尺長的寒光，朝迎面三人平掃出去，人也隨勢衝了過去。

他只是仗着「乾天眞氣」三成功力，隨劍劃出，劍就會化作數尺長一道森寒光芒，這道森寒光芒掃過之處，對方五件兵刃簡直不堪一擊，宛如催枯拉朽，在一陣嗤嗤嗒嗒的細响聲中，悉被齊中削斷！

要不是三人見機得快，發現丁少秋手上飛出一道劍光，森寒有異，急忙各自向後躍退，只怕三個人都非掛彩不可！

丁少秋一劍逼退三人，身形絲毫不停，一下掠了上去，短劍揮處，一招「鶴唳長空」，劍光飛閃，朝姬夫人劍上攔截過去！

只聽鏘然劍鳴，姬夫人手腕劇震，好像被人推了一把，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急忙低頭看去，自己一柄平日削鐵如泥的七星劍上，已多了米粒大一個缺口，心頭不禁又驚又怒，目光一注，才發現丁少秋手上只是一柄尺許長的短劍，但青光氤氳，有如一泓秋水，不覺又是一怔，忖道：「這姓丁的小子手上，莫非會是寒鐵青霓劍？」

丁伯超驟然停下手來，不由自主的腳下一個蹌踉，朝前衝出半步。

丁少秋一下掠到大伯父身邊，低聲道：「大伯父，你沒事吧？」

丁伯超站住身子，緩緩吸了口氣，說道：「沒什麼。」

這一瞬間，南天一鵰盛世民、公孫軒、言鳳姑、常淸風、白靈風、荀吉等人，有的雖被削斷兵刃，但各自迅快換過兵刃，又圍了上來。

姬夫人臉色鐵青，手中七星劍一指，冷喝道：「姓丁的，今天要是讓你們逃出手去，就沒有天南莊！」

突聽有人輕嘿一聲，接口道：「我說讓他們走。」

這人聲音不响，但聽到每人耳中，却鏗鏘有力！

姬夫人等人迅即轉臉看去，只見從石首鐵衛武士所列的刀陣中，緩步走出一個人來！（此時四周列有四座刀陣，已與外界隔絕）

鐵衛武士所列的刀陣中，居然任人出入，這座刀陣，豈不已被人制住了？

這人是個中年人，身穿一襲青布夾袍，臉色黃中透青，冷漠得毫無表情，只是雙目炯炯有神，手中握一柄摺扇，神態安閒。

姬夫人一怔，問道：「你是什麼人？」

青衣人微哂道：「在下是什麼人並不重要。」

南天一鵰沉哼道：「你敢到這裏來擋橫，自然自以爲有一手了？」

隨着喝聲，右手似抓似啄，朝青衣人左肩抓去。

青衣人輕哼道：「盛世民，憑你還差一點！」

右手衣袖忽然拂起。

這一拂，盛世民只覺自己抓去的五指，宛如碰上犀利的刀風，若非收手得快，五根手指差點就被削斷。

南天一鵰暴退之際，青衣人目光一抬，朝丁伯超、丁少秋二人沉聲道：「你們還不走嗎？」

丁伯超只覺此人好像在那裏見過，只是一時想不起來，心中暗暗嘀咕，不知此人究竟是誰？

姬夫人冷哼道：「你要他們走，總有所憑仗吧？」

南天一鵰不待他開口，大笑道：「朋友果然有些門道，來，來，盛某劍上領教。」

手中長劍一領，已朝青衣人刺出。

青衣人看了他一眼，微哂道：「在下說過，你還差一點。」

身形一動不動，直到盛世民長劍到離前胸只有四五寸光景，才右手一探，手掌輕輕拍在對方刺來的劍脊中間。

盛世民長劍和他手掌乍接，登時感到此人掌心似有一股極大吸力，把劍脊吸住了，心頭不由一驚，急忙運起功力，把長劍往後抽回，這一下因爲他用上了全力，長劍才脫出對方吸力，收了回來，但目光一注，不由又使得見多識廣的南天一鵰神色爲之大變！

原來收回來的長劍，經青衣人手掌貼過之處，好像經過猛火煅煉一般，已現出一片被燒毀的斑綠之色，心頭暗暗一沉，迅速忖道：「會是鑠金掌！」

天下武功，只有「鑠金掌」才會煅燬金鐵。他心念一動，立即右腕輕輕一抖，這一抖，這支百煉精鋼長劍果然從被燒燬之處，拍的一聲齊中折斷，跌落地上。

盛世民這下証實了對方使的果然是「鑠金掌」，立即趨近姬夫人身邊，低聲的說了兩句。

姬夫人寒着臉色，隱有異容，沉聲道：「咱們走。」

話聲一落，立即偕同言鳳姑等人往後退去。

荀吉手臂向空一揮，四座刀陣的武士也迅速隨着退去。

青衣人咀角噙着冷冷的笑意，目視他們離去，才緩緩回過頭來，朝丁伯超道：「丁總鏢頭，你們也可以走了，邵掌門人和丁老爺子都在玉皇殿。」

說完，正待轉身行去。

丁伯超突然跨上一步，說道：「尊駕究竟是何人，可否把大名見告。」

青衣人微哂道：「在下只是看不慣南天莊的人仗勢欺人，才把他們趕跑的，在下不敢居功，也不想高攀丁總鏢頭，區區賤名就不用提了。」

舉步朝前行去。

丁伯超道：「你……」

但人家業已去遠，說也沒用，這就朝丁少秋道：「少秋，我們走吧！」

丁少秋道：「大伯父，這人方才用手掌拍在南天一鵰的劍上，就把他長劍中間一段毀蝕了，竟有這般厲害？」

丁伯超沉吟道：「此人使的好像是鑠金掌……」

他思索着自己對這青衣人好像在那裏見過，印象極深，只是一時之間，竟然一點也想不起來。

武德堂，屋宇依舊，如今已被改爲嶽麓觀分院，丁家莊則被改成了天南莊。看來盛世民是聽命於他妹子姬夫人的，姬夫人要盛世民派人持了珠寶前去武威鏢局投保，再派人中途刦鏢，到底圖謀什麼呢？

她和武功門無怨無仇，爲的是武功門武德堂的一片房舍？如果僅是爲了兩處房舍，姬夫人何用如此大張旗鼓？

不，其中一定別有用心！

「大伯父……」

丁少秋眼看大伯父望着武德堂怔怔出神，不覺輕輕叫了一聲，說道：「你在想什麼呢？」

丁伯超道：「沒什麼。」舉步往山下走去。

雷嶺山下，丁伯超自是最熟悉也沒有了，他領着丁少秋走了十來里光景，這裡有一處小鎮甸，兩人在一家小麵館裏吃了兩碗，會帳出門，天色已經漸漸昏暗下來。

兩人默默的走了一段路。丁少秋問道：「大伯父，我們要去那裏過夜呢？」

丁伯超笑道：「練武的人，大樹下，大石上，都可以坐歇過夜，不一定要去借宿。」

丁少秋聽得甚感新鮮，喜道：「大伯父，今晚我們就是要找一處大樹下坐歇過夜嗎？」

丁伯超含笑點頭道：「玉皇殿離這裡還有百多里路，只有找一避風之處，坐歇一晚再走了。」

不多一回，來至一處茂密的松林前面，丁伯超伸手一指道：「少秋，這片松林相當茂密，咱們就到林中去。」

說完，領着丁少秋朝林中走去，找到一棵大松樹底下，腳步一停，說道：「就在這棵樹下吧。」

這一陣工夫，天色已經全黑，林內更是黝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他在一根粗大的樹根上坐下，說道：「少秋，你也坐下來，背靠着樹身，可以休息一回。」

接着又壓低聲音道：「今晚咱們還有事待辦，你務必在這時候養足精神才好。」

丁少秋矍然道：「大伯父，今晚要去那裡呢？」

「武德堂。」丁伯超低低的道：「大伯父剛才才想到，姬夫人和武功門往日無仇，近日無怨，她以託鏢爲名，中途刦鏢，目的究竟何在……」

丁少秋不待他說下去，急急問道：「她有什麼目的呢？」

丁伯超輕輕歎息一聲道：「她的目的，是爲了併吞咱們武功門的武德堂和丁家莊，但這兩處地方，只是兩片山坡而已，並無什麼用處，她要千方百計加以霸佔，又有什麼用意……」

丁少秋道：「是啊，她爲什麼呢？」

丁伯超道：「這就是大伯父要去調查的原因，我想其中必有一處，是他們要得到的地方，因爲大行山丁家莊和武德堂相距不遠，他們要的雖然只是一處，但另一處不在他們手裡，就未免碍手碍脚，所以要把兩處都拿下來。要霸佔這兩處地方，最好的辦法就是找武威鏢局託鏢，再中途刦鏢，武功門賠不起百萬鏢銀，他們就順理成章的可以接管這兩處產業了。」

丁少秋不解的道：「他們要這兩處地方有什麼用呢？」

丁伯超道：「這就是咱們今晚要去查的原因了。」

丁少秋道：「姬夫人不是把武德堂捐贈給嶽麓觀了嗎？」

丁伯超笑了笑道：「不錯，但你沒看出來？常清風只是姬夫人的手下而已！」

丁少秋興奮的道：「大伯父，那我們快去。」

丁伯超道：「孩子，你從沒在江湖上行走過，所以不懂，一般夜行人總要在二更以後方可出動，因爲去得太早了，人家還沒有睡，行動就不方便，現在連初更還沒到哩！」

說到這裡，「哦」了一聲，問道：「少秋，你不是在白鶴觀學藝嗎？但大伯父看你一身所學，已不在大伯父之下，松陽道長教了你一些什麼？」

丁少秋道：「侄兒三年前離開白鶴觀，又跟另外一位老道長學了三年內功。」

「跟另外一位老道長學了三年內功？」丁伯超奇道：「這件事你爺爺知道嗎？」

「爺爺和師父都知道。」少秋就把三年前自己跟老道長回轉丁家莊，正好遇上姬夫人、南天一鵰等人找上丁家莊，自己如何一劍擊敗南天一鵰，老道長如何帶自己到一處山洞中，教自己練習內功，和「避劍身法」，扼要說了一遍。

丁伯超心中暗自哦了一聲，小侄兒果然另有奇遇，無怪小小年紀，一身所學還强過自己了，一面問道：「這位老道長沒告訴你名號嗎？」

「老道長的道號乙淸子。」丁少秋道：「他說從前號稱武林四友……」

武林四友，丁伯超自然聽說過，不覺驚噢一聲道：「這位老人家和你曾祖父同輩，少說也有近百歲了，他還在人間？」

丁少秋笑道：「這位老道長看起來比師父（白鶴觀主松陽子）還要年輕些呢！」

丁伯超點頭道：「你能得蒙這位老道長垂青，可說福緣不淺，好了，現在你可以休息一回了。」

丁少秋道：「侄兒還不累，大伯父，你只管休息好了。」

話剛說完，忽然輕聲道：「大伯父，有人來了！」

丁伯超側耳傾聽，却聽不到一點聲音，心知小侄兒跟乙靑道長練的內功，看來眞還勝過自己甚多，這就迅即站起，低聲道：「咱們到樹上去。」

兩人同時拔身而起，隱蔽好身形，丁少秋以「傳音入密」說道：「大伯父，來人已經到松林前面去了，好像有十來個人！」

現在丁伯超也聽到脚步聲了，不，松林外已有燈光透射進來，人影幢幢之間，好像還有一頂軟轎，在樹林下停了下來，這就急忙低聲叮囑道：「少秋，在未明對方來意以前，咱們不可露了形跡。」

現在，他們在松林外面停下來之後，

外面明亮，林內黑暗，從暗處往明處看，何況還居高臨下，就更清楚了！

一頂黑色軟轎，四名青衣少女挑着四盞淡粉紅紗燈，另外是四名一身黑衣勁裝漢子，和兩個抬轎的大漢，正好十個人。（轎中的人不算，丁少秋聽到的是十個人的脚步聲。）

丁伯超心中暗暗忖道：「這些人好像不是姬夫人的手下，不知又是什麼路數？」

軟轎停下之後，四名青衣少女立即在軟轎兩旁分左右站停。

四名黑衣勁裝漢子不待吩咐，擧步分頭朝松林中走入。這一情形，不用說也可知道他們是入林搜索，有沒有人隱身林內了。

差幸丁伯超、丁少秋早就隱身樹上，樹枝茂密，紋風不動，不易被人發現，如果在他們入林之前才躲到樹上去，枝葉就會晃動，那就瞞不過他們了。

這四人穿行松林，身法極快，只要看他們的行動，就可知道有一身極高的武功。

不過是一回工夫，偌大一片松林，已被他們搜索迨遍，人影閃動之際，已經回出林去。

丁伯超身爲武威鏢局總鏢頭，見多識廣，在他們入林之時，早已屏住了呼吸，丁少秋練的是「乾天眞氣」，自然不會讓他們聽到呼吸，是以他們雖從樹下經過，却未發現樹上有人。

現在他們也像皁隸一般，在軟轎前面站定下來。

丁伯超看得奇怪，不知他們把軟轎停在這裡要做什麼？看他們這般站着，當然不會是打算在這裡過夜的了。

這樣過了約莫盞茶光景，突聽丁少秋以「傳音入密」說道：「大伯父，又有人來了！」

這回此人來得極快，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適時響起：「屬下見過副座。」

聲音入耳，丁伯超才看到軟轎前面已經多了一個人！這人，赫然就是下午在武德堂前替自己兩人解圍，以一記「鑠金掌」驚走姬夫人的青衣人！

丁伯超聽他稱轎中人「副座」，心中覺得奇怪，忖道：「不知道轎中人是什麼組合的副座？」

軟轎中適時響起一個嬌柔的女子聲音說道：「總管查得如何了？」

丁伯超心中暗道：「原來這青衣人是她們的總管！」

青衣人道：「盛世民名義上雖是南天莊的莊主，實際上只是掛名的莊主，他妹子盛錦花才是南天莊的眞正主人。」

軟轎中女子聲音唔了一聲道：「這點，咱們早就知道了。」

青衣人又道：「但雷嶺却由常清風所主持。」

軟轎中人問道：「盛錦花謀奪武功門的雷嶺，必然已經得到了那張東西，總管是否查清楚，他們有沒有找到地方？」

「目前好像還沒有……」青衣人抬頭道：「據屬下三天來暗中觀察，盛錦花帶着盛世民、常清風兩人已經找遍整座雷嶺，依然一無所獲，但屬下却發現一件事……」

軟轎中人問道：「總管發現了什麼呢？」

青衣人道：「屬下最近發現盛錦花後面，另有靠山。」

軟轎中人輕哦道：「那會是誰？」

青衣人道：「屬下還沒有查到，因爲有人向盛錦花傳達命令，屬下發現之後，那人迅即逸去，屬下沒有追上……」

軟轎中人道：「這人能夠在總管眼皮下逃逸，想來輕功一定高人一等了，不知總管要不要人手支援？」

青衣人道：「目前僅是暗中監視，人手不宜太多，屬下自問還能勝任。」

「那就好。」軟轎中人道：「我還要趕回去覆命呢。」

青衣人道：「屬下告退。」身形閃動，迅快的退去。

兩名抬轎漢子不待吩咐，抬起軟轎，四名黑衣漢子立即走在轎前，四名手提紗燈的青衣女子護轎而行，飛快的奔馳而去。

丁伯超心中暗道：「他們說的會是什麼東西呢？盛錦花謀奪武德堂，竟然是爲了這件東西……」

就在此時，只聽刷刷兩聲，兩條人影疾如飛隼，一下從左側林中掠出，落到林前！

丁伯超急忙凝目看去，那是兩個身材瘦小的黑衣蒙面人。

兩人飛身落地之後，左首一個哼道：「看來覬覦『風雷寶笈』的人還眞不少。」

此人一開口聲音尖細，分明是年輕女子！

右首一個道：「聽他們總管的口氣，『風雷寶笈』傳言所說：『藏之雷府』果然在武功山的雷嶺之中！」

左首一個道：「武功門在雷嶺開宗立派，已有兩三百年，他們怎麼會一直沒有找到？」

右首一個道：「這是最近幾年的事，有人掘到一方石碑，碑上指出昔年崑崙妻眞人手著『風雷寶笈』乃是崑崙派無上降魔神功，藏之雷府，以待有緣，下面還有一張符籙般的東西，筆劃複雜凌亂，有人懷疑它就是藏寶笈的地圖，聽方才那總管的口氣，這張圖大概落到盛錦花的手裡，是不會錯的了。」

突聽一個低沉的聲音接口道：「在下調查來的消息，自然不會錯的了。」

兩個黑衣人聽得一驚，霍地分開，轉過身去，只見那個被稱爲總管的青衣人手持一柄摺扇，神情冷漠的站在林下，一雙烱烱目光，望着那兩人。

右首黑衣人叱道：「閣下是什麼人？」

青衣人微哂道：「在下就是二位口中的那個總管。」

右首黑衣人一手緊握劍柄，冷然道：「你待怎的？」

青衣人道：「也沒什麼，只是二位似乎知道的太多了！」

兩個黑衣人在他說話之際，一左一右倏然欺進，但聽「錚」「錚」兩聲，長劍出匣，就像靈蛇亂閃，朝青衣人刺去。

青衣人大笑一聲，左脚斜退半步，就不再後退，手中摺扇豁的打開，左翻右轉

，一連擋開兩人閃電攻擊的九劍，就立還顏色，配合他摺扇的攻勢，身形飄然欺進，倏然側退，青衫飄飛，盤旋在兩人之間，以攻還攻，把一柄鐵骨摺扇，使得大開大闔，內勁拂拂，有如開山大斧一般！

那兩個黑衣人揮舞長劍，左右夾擊，忽聚忽分，此守彼攻，出手之快，眞如電閃風飄，配合無間，深得聯手合擊之妙！

三人這一戰，松林前劍光扇影，和人影此起彼落，先前還分得清一青二黑三條人影，漸漸化成了一幢光影，分不清是劍、是扇、是人？

青衣人的武功，應該勝過兩個黑衣人，但黑衣人有兩個，以二敵一，也就扯過了。

丁伯超暗暗感到慚愧，自己身爲武威鏢局總鏢頭，在江湖上也走了二十幾年，平日還自以爲和江湖同道，黑白兩道人物，都有個交情，縱然有些人未曾謀面，也有個耳聞。

那知今晚遇上的這兩撥人，似乎都有相當規模的組合，武功之高，也足可列入一流高手，自己竟然絲毫說不出他們的來歷來！

激戰中，突聽兩聲清叱和一聲暴喝同時響起，劍光扇影隨着倏斂，三條人影也及時分開，兩個黑衣人不約而同轉身掠起，化作兩點流星，一閃而逝！

青衣人左手大拇指和食指一撮，從執扇右手的手背上拔下一支細如牛毛的鋼針，迅快探手入懷，取出一個小瓷瓶，傾了幾粒藥丸，在口中嚼爛，敷在手背上，目送兩人遠去，沉哼道：「花字門的小丫頭，妳們給我記着。」

左手執着鐵骨摺扇，騰身飛起！

丁伯超心中暗道：「那兩個黑衣女子原來是花字門的，只不知這青衣人會是什麼路數……哦！」

他在這一瞬間，突然浮現起十八年前，老三(季友)結婚那天晚上，曾在南首屋脊上出現過三個人，那中間一個，豈不就是這個青衣人。

他……

「大伯父。」丁少秋低聲叫着，說道：「我們可以走了吧？」

「啊！」丁伯超從沉思中回過神來，啊了一聲問道：「你說什麼？」

丁少秋道：「侄兒是說，我們可以到武德堂去了。」

丁伯超道：「咱們不用去了。」

丁少秋問道：「爲什麼呢？」

丁伯超道：「因爲咱們要去調查的，如今都已有了答案，就是咱們找去雷嶺，能夠探聽得到的，大概也不會比方才聽到的多了，掌門人和你爺爺都在玉皇殿，咱們還是早些趕回去的好。」

丁少秋道：「大伯父，方才那兩個黑衣女子說的話可信嗎？」

「應該不會錯了。」

丁伯超道：「這兩個女子在花字門的身份，不會太低，這可以從她們的武功上看得出來，她們此行，大概就是查証『風雷寶笈』來的了，近幾年來，江湖上確實盛傳着寶笈出土的謠言，沒想到它竟會在雷嶺之中，才給咱們武功門帶來了偌大的麻煩。」

丁少秋好奇的問道：「大伯父，風雷寶笈上載的是武功嗎？」

丁伯超笑道：「你沒聽她們說，這是崑崙派的無上降魔神功嗎？唉！如今尚未出土，已有這許多人心生覬覦了，眞要給他們找到了，更不知會引起多大的血雨腥風，江湖上就是這樣，才會擾攘不安。」

丁少秋道：「大伯父，我們既然不去雷嶺，那就可以走了。」

丁伯超道：「這時候才不過初更方過，此去玉皇殿，都是山路，夜間不好走，不如等天亮再走不遲，咱們下去，好好休息一晚……」

丁少秋忽然壓低聲音道：「大伯父，慢點，又有人來了！」

丁伯超已知小侄兒所練的是「乾元眞氣」，耳目敏銳遠勝自己，果然不再言語，屏息凝神，朝林前看去，只見夜色之中，果然有兩條人影飄然行來。

一回工夫，已經走近松林前面。藉着星月之光，還可辨認來的是一男一女，男的星冠羽衣，面貌白晰，黑鬚飄胸，肩背長劍，看去很有仙風道骨之概！

女的身穿雲裳，秀髮如雲，披在肩後，生得臉如芙蓉，眉目如畫，手執一支白玉拂塵，一路行來，宛如凌波仙子，好不妖嬈多姿。

這兩人如果站在晴峯煙嵐之間，身邊再加上一兩隻白鶴，當眞把他們看成神仙眷屬；但他們却是武林中出了名的桃花雙妖——東海桃花島飛雲羽士秦飛雲，凌波仙子凌巧巧！

丁伯超雖沒見過，但兩人的形狀總聽人說過，不禁暗暗攢了下眉，心想：「這兩人大概也是聽到傳言，覬覦寶笈來的了。」

只聽一個又嬌又柔的女子聲音問道：「你說是盛世民兄妹有一個紮硬的後台，那又會是誰呢？」

這說話的當然是凌波仙子凌巧巧了。

接着只聽飛雲羽士秦飛雲發出一聲清朗的敞笑，反問道：「盛世民的妹子夫家姓什麼？」

凌巧巧眨着一雙秋水般的眼睛，問道：「不是姓姬嗎？」

飛雲羽士又是一聲敞笑道：「那不就結了嗎？」

凌巧巧一怔道：「她丈夫不是早就死了嗎？」

飛雲羽士笑道：「她丈夫有個姑媽沒有死。」

凌巧巧又是一怔，說道：「難道會是……」

飛雲羽士點頭道：「一點不錯！」

凌巧巧驚疑的道：「這麼說，咱們……」

飛雲羽士笑道：「崑崙寶笈本是玄門之物，有緣者得之，盛錦花有個夫家的姑媽，天下人就該拱手讓她了嗎？」

只聽一個蒼勁洪亮的聲音，從遠處傳了過來：「哈哈，道兄要拱手讓誰？」

這句話差不多還在數十丈外，但話聲入耳，一道人影宛如飄浮在地面上，迅即到了面前！

這人高大身軀，濃眉蒼髯，身穿一襲長僅及膝的黃衫，手拄一支龍頭杖，雙目

烱烱如電，一掠兩人，大笑道：「凌波仙子也來了，眞是難得得很！莫非二位也是聞風而來？」

這人額頭正中突起一個肉疱，就算不認識他，也總聽過獨角龍王敖天佑的大名，江湖上出名難惹的怪傑。

丁伯超心中暗道：「看來寶笈在雷嶺的消息，已經在江湖上傳開了，不然這些成名多年的人物，不會不約而同的都趕到武功山來。」

凌波仙子凌巧巧秋波一抬，嫣然笑道：「你敖老哥不也是聞風趕來的嗎？」

「哈哈，仙子人比花嬌，冰雪聰明，一猜就着！」

獨角龍王大笑道：「兄弟聽說崑崙寶笈就在雷嶺之中，所以也來湊個熱鬧，瞧瞧究竟，不想却在這裡和二位仙駕相遇，幸何如之？」

他居然毫不掩飾，直截了當的承認下來！這教桃花雙妖一時頗難置詞。

敖天佑目光一抬，微笑道：「樹上還有兩位朋友，也可以請下來了。」

丁伯超但覺他目光直向自己投來，顯然已發現自己兩人隱身之處，那就乾脆出去了，一面朝丁少秋道：「少秋，咱們下去。」

一手握住他手臂，縱身飛下。那知自己想往下躍落，突覺一股大力傳了過來，身形反而騰空而起，越過十幾棵高大松樹樹杪，再緩緩向林前飛落！

（他們隱身之處，是在松林內的一棵大樹上。如果不是如此飛越樹杪，就要先從樹上躍落，再步行穿林而出）

這一式飛越樹杪，說來容易，實則可不簡單，因爲必須先行騰空升起三丈來高，再向前平飛，升起三丈來高不難，難在升高之後，再向前平飛，這不是一般人精擅內功就能辦得到的。

獨角龍王敖天佑和桃花雙妖乍覩兩人飛越樹杪，仿如天外飛來，也不禁爲之一怔！

丁伯超直等身形落地，才朝三人拱拱手道：「三位武林前輩在此，丁伯超和舍侄少秋本來不敢現身打擾，但敖前輩說出來了，在下叔侄又不能不遵命下來，還望三位前輩見諒。」

獨角龍王烱烱雙目望着兩人問道：「二位是那一門派的高人？」

丁伯超抱拳道：「在下叔侄是武功門下。」

凌波仙子輕笑一聲道：「武功門下，也來覬覦寶笈？」

她笑得雖然嫵媚，但口氣却含有輕視之意！

丁伯超冷聲道：「在下叔侄並無覬覦寶笈之心。」

凌波仙子抬眼問道：「那你們是作什麼來的？」

丁伯超道：「在下叔侄只是經過此地而已！」

凌波仙子嗤的笑道：「經過這裡，會躲在樹上？」

飛雲羽士沉哼道：「凌波仙子問你的話，你還不老老實實的說？」

丁伯超道：「在下已經說了，在下叔侄只是經過此地而已。」

飛雲羽士仰天朗笑一聲道：「你以爲本眞人會相信你的話嗎？」

丁少秋道：「大伯父，他們既然不相信，我們走吧！」

飛雲羽士微哂道：「本眞人沒點過頭，你們就想走嗎？」

丁少秋道：「我們要走，你也管得着？」

飛雲羽士大笑道：「連你們兩條命都捏在本眞人手掌心裡，你相不相信？」

丁少秋哼道：「我不相信。」

丁伯超道：「少秋，不可得罪了秦道長。」

丁少秋道：「侄兒那裡得罪他了？是他不相信大伯父的話，還說沒他點頭，我們別想走……」

獨角龍王含笑道：「小朋友，你可知道咱們三人來歷嗎？」

丁少秋搖搖頭道：「不知道。」

獨角龍王笑道：「你總聽長輩和你講過一些武林知名人物吧？譬如桃花雙仙……」

丁少秋道：「我師父從沒和在下說過武林人物。」

飛雲羽士哼道：「敖道兄和一個孤陋寡聞的小子，有什麼好說？」

目光一下落到丁伯超的臉上，沉喝道：「姓丁的，你說是不說？」

丁伯超抗聲道：「道長要在下說什麼呢？」

飛雲羽士一張本來溫文如玉的臉上，陡露殺機，沉笑道：「本眞人看你不要命了！」

一隻右手緩緩提了起來！

丁少秋突然跨上一步，氣憤的道：「看你還蠻像是個有道之士，怎麼如此蠻不講理？開口就是不要命，大概在你心目中，從不把人命算一回事，難道你從師學藝，你師父沒告誡過你，練武學藝是爲了什麼？」

他這一氣憤，俊目放光，說得理直氣壯，有凜然不可侵犯的氣慨！

一時之間，倒把飛雲羽士看得不禁一怔！

他從師學藝，至今算來已是五十年以前的事了，從沒有人敢這樣責問過自己，如今竟被一個乳臭未乾的毛頭小夥子責問他從師學藝，是爲了什麼？

這口吻豈不是在教訓他了？飛雲羽士心頭怒極，沉喝一聲：「小子找死！」抬起的右手，突然朝前拍了出去。

丁伯超在飛雲羽士未出手之前，已經看出他面露殺機，急忙喝道：「少秋快退下來。」

丁少秋回頭道：「大伯父，侄兒不怕他。」

他雖然沒有江湖經驗，但聰明過人，方才大伯父稱他們「前輩」，就已知道這三人武功一定極高，飛雲羽士右手緩緩抬起，他已暗作準備，在說話之時，左手早就豎掌斜立胸前。（他豎掌斜立胸前，飛雲羽士自然早就看到了）

這時飛雲羽士右手朝前拍來，丁少秋那敢怠慢，豎立的左掌五指上翹，忽然朝左外揚起。

（未完・七）

上文提要：

秦君燕循琴聲覓得一黑衣女子冷霜梅，此人正是當日自其二師兄楊興家劍下所救的女子，而她亦曾以琴聲引開葛丹丹；冷霜梅一直緊隨着秦君燕是希望他能向其師父懇求，容許她重歸門下。興隆客棧內，冷霜梅瞥見鬼秀才逼恩師虞雪練效力統一盟，未幾，虞雪練身受重傷，冷霜梅出手相救……虞雪練將冷霜梅的身世道個明白……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統一盟例會滙報　千帆幫聚義偷襲

此言一出，秦君燕與冷霜梅互望一眼，兩人都羞澀地垂下頭去，虞雪練看在眼內，心中暗暗高興，却不說破，續道：「我明天下山，你們繼續練習，千帆幫欲與統一盟對抗，爲娘希望你們屆時能助他們一臂之力！」

秦君燕道：「孩兒與統一盟有仇，自然不會坐視不理，乾娘，您欲往何處？」

「我要先下山等郭郎，順便探一探武林形勢！」

冷霜梅忙問：「娘，你要去多久？」

虞雪練含笑道：「如今娘對你已放心得很，反正你有燕兒照顧，至於娘，你們不用担心，若無事自然會回來，但說不定，日後咱們在江湖上再見！」

秦君燕與冷霜梅請她小心，又送她到山下才分手，兩人回山時，想起虞雪練的話，都有點尷尬，反而一句話也沒說。

兩人回竹舍之後，冷霜梅便溜進灶房燒飯，秦君燕唯有獨自一人練武。吃飯時，秦君燕道：「師姐，下午咱們繼續切磋合擊之術吧！」

冷霜梅道：「小妹與你非同一個師父，你何稱我師姐？」

秦君燕微微一怔，仔細體會一下，方明其意，當下大着胆子道：「那愚兄以後便稱你梅妹吧！」

「秦大哥……」冷霜梅羞不可仰，忽然抓起他的飯碗，進灶房爲他添飯。秦君燕望着她的背影，心頭泛起一陣甜蜜的感覺。

此後兩人日夕苦練武功，虞雪練不覺已下山三個月，仍未回來，兩人都有點焦慮，又恐下山之後，與她分岔，更錯過見面之機，不過這三個月對他倆來說，無論是武功或感情，都有很大的收獲。

＊　＊　＊

「千帆幫」秘密在東海聚義，準備與「統一盟」決一死戰的消息逐漸在白道中傳開，於是各方來投的豪傑亦漸增多。「統一盟」耳目遍佈天下，秘密亦不成秘密，手下探明情況，立即向總舵呈報。

司馬彤在唯四海主持的例會中，向唯四海轉報，唯四海目光如刀刃，在階下衆手下臉上掃過，反問：「諸位認爲如何？」

風五娘立道：「屬下願帶一支精兵，掃平千帆幫那些小醜！」

唯四海轉頭問左首的鬼秀才。「老四，你認爲如何？」

鬼秀才城府較深，知道唯四海這樣問必有原因，是以沉吟一下方道：「屬下有兩個看法，但一時間難以取捨！第一，如五妹所說，趁他們未成大氣候，立即派人將他們殲滅，第二，故意裝作不知，讓他們的人越聚越多……」

風五娘截口道：「屆時將增加咱們不少困難！」

唯四海臉色一沉，道：「等老四說畢你再說未遲！」

風五娘立即閉嘴，鬼秀才續道：「第二個方案，雖然會增加咱們的困難，但假如『千帆幫』能將所有的漏網之魚全網羅去，咱們再一鼓殲滅之，便可收一勞永逸之效，武林將世世代代永屬『統一盟』！」

唯四海臉上閃過一絲喜色，道：「本座要的是一勞永逸的做法，哼，何懼他們

人多？郭丹青不知下落二十多年，料屍骨已寒，禤紅衣已死，少林武當已滅，天下間還有誰可阻擋得住本座的步伐？老四，這件事由你全權負責，一有新情況便上呈，必要時本座親自出馬！」

鬼秀才心內又喜又憂，喜的是獲重用，憂的是怕自己應付不來，要受責罰，但是總是喜多過憂，當下忙行禮，口稱遵命。風五娘雖然不高興，却也不敢當面發作。

唯四海又道：「符堂主，本座要你辦的事，有回音沒有？」

「笑面虎」符百堅踏前一步，惶恐地道：「啓稟盟主，屬下派出去的人，尚未有佳音回報！」

唯四海寒聲道：「你即親自出馬，人力財力由你分配，未能得手，便不用回來見本座……哼，叫你的手下帶你的首級回報！」

符百堅一向笑臉迎人，就算他不笑，他的嘴巴也像在笑，但此刻却一絲笑意也不見，當下跪下道：「屬下遵命，今日準備，明朝立即出發！」

唯四海長身一拂袖，道：「散！」他轉身便隱沒在金椅背後的屏風。

廳裏羣魔這才鬆下一口氣，風五娘走前，低聲問道：「符堂主，盟主要你辦什麼事？」

符百堅垂首道：「請副盟主明鑒，盟主下令屬下守秘！」

風五娘面色不好看：「難道對本盟亦要守秘？」

符百堅沉吟一下，走前一步，輕聲含笑道：「副盟主欲知，屬下自然可以奉告，不過請您代守秘密……」

風五娘嬌笑一聲：「這個自然，難道本座還要你吩咐？」

「盟主要屬下去關外長白山找一枝千年野山人參和一本七色靈芝……」

話音剛落，忽然廳裏响起一聲巨响，丹墀上面的屏風四分五裂，「蓬」的一聲倒下，只見唯四海站在金椅後面，如標槍一般挺立着，雙眼如電，望着符百堅，右掌伸出，尚未收回。

符百堅與風五娘臉色齊是一變，符百堅更是呆若木鷄，嚇得他雙脚不斷顫動着，風五娘一呆之後，立即定下神來，雙眼閃過一絲殺機，倏地拍出一掌，印在符百堅的背後。

符百堅毫無防備，被擊個正着，雙脚拿不住椿，蹭前幾步，張口噴出一股血箭！風五娘冷冷地道：「老娘故意試驗你是否對盟主忠心，哼！果然一試便試出虛實來，像你這種人，留在世上，尚有何用？」

風五娘剛說罷，符百堅嘴角又湧出幾縷血絲，接着，「砰」的一聲，跌倒地上，不能動彈！廳裏羣魔看後都噤若寒蟬，人人自危。

唯四海臉色稍霽，乾咳一聲，道：「五妹，你且隨愚兄進來！」言畢轉身進內，風五娘應了一聲，她不知其喜怒，凶吉未定，心頭忐忑，難免猶疑了一下隨唯四海進內堂。

鬼秀才望着風五娘的背影，臉色露出了一絲得意之色；道：「快將屍體抬下去！」羣魔至此亦方魂魄歸體。

忽然一個大漢走了進來，道：「啓稟副盟主，屬下又探到消息。『海天三劍』的徒弟展劭和括蒼派的莫紫薇也在光復島上！」

「哦？」鬼秀才目光一亮，道：「本座正不知他跑去何處，他如今自動出現，倒省却咱們不少工夫！」

司馬彤立咬牙道：「家父是死在劍心手下的，子侄正要拿他來報仇雪恨！」

葛丹丹在旁問那大漢。「可有秦君燕的消息？」

那大漢低頭道：「屬下探不到消息，有人發現虞雪練在閩北附近出現過，但後來又失去踪跡！」

鬼秀才道：「諒她是去光復島，繼續打探，暫且莫打草驚蛇！」

＊ ＊ ＊

秋日肅殺，山上樹葉或黃或紅，配着依然蒼翠的竹樹，在天高雲淡下，更添幾分嬌艷。虞雪練下山已半年，秦君燕和冷霜梅正想下山找她，但虞雪練却突然回來了。

冷霜梅驚喜萬分，勾着母親的手臂，撒嬌地道：「娘，你怎地去了這麼久才回來？女兒和秦大哥還以爲你出了事哩！您再不回來，咱們便準備下山尋您了！」

虞雪練笑罵道：「死丫頭，咒爲娘發生意外，娘若眞的出了事，你們還來得及解救麼？」

秦君燕忙道：「乾娘，孩兒與梅妹，的確十分担心您的安危！」

虞雪練聽他們一個叫秦大哥，一個口稱梅妹，知道他們已種下情根，心頭大是快慰，笑道：「娘去了一趟光復島，他們已決定在今冬與統一盟決一死戰，娘取得了確實消息，便回來通知你倆！」

「乾娘，咱們幾時去光復島？」

「不必，他們決定在重九出擊，第一個目標是杭州分舵，然後再擇日與統一盟作殊死戰，是故你們只須在重九趕到杭州就行！」

冷霜梅道：「重九距今尚有兩旬，那麼咱們月初才下山去吧！」

「能否下山，端得視你們武功的進展！」虞雪練道：「來，你們先在娘面前演習一遍，燕兒，由你先來。」

秦君燕依言在虞雪練面前，將所習武功，由頭至尾演習一遍，他盡力施展，事畢只見額角稍現汗跡，虞雪練不斷點頭：「燕兒，你內功進步甚快，梅兒，你來吧！」

冷霜梅自然不讓秦君燕專美，亦盡力將所能施展出來，虞雪練亦頗感滿意，但嘴上却不讚一句，冷霜梅撒嬌地道：「娘，你怎不說一句話？」

虞雪練故意板着臉道：「你這半年神魂不附，進步强差人意，要娘說些什麼？」

冷霜梅急道：「娘，你冤枉女兒了，梅兒每天均與秦大哥練武，最低限度也練四個時辰，還說女兒什麼？」

虞雪練笑嘻嘻地道：「就是因爲你一顆心都放在秦大哥身上，阻礙了進展。」

冷霜梅「嚶嚀」一聲，鑽在母親懷中，嬌羞不能言，秦君燕也十分尷尬。虞雪練

正容道：「大家都是武林兒女，用不着惺惺作態，只要你們相親相愛，娘便高興……嗯，待消滅了統一盟後再說吧！」

這些話等於肯定了他倆的關係，兩人都很尷尬，都不敢望對方，虞雪練將冷霜梅推開，道：「丫頭，你與燕兒用合擊之術跟娘練一陣！」

秦君燕忙將柳葉刀拋與冷霜梅，虞雪練也不敢托大，抽出一根柳葉刀來，與他倆周旋，這次與半年前大不相同，因秦君燕和冷霜梅已能緊密配合，兩人心意相通，攻守進退，有板有眼，才十餘招虞雪練已落在下風，待他倆使到第二十四招，因爲這招是他倆所創的，因此虞雪練一個失着，衣袖便被割裂！

秦君燕叫道：「乾娘小心！」第二十五招又攻出，虞雪練見他簫管來得奇妙，忙扭腰一閃，冷霜梅的刀又至，她沒奈何揮刀來格，不料冷霜梅刀鋒突然一沉，下斬虞雪練的大腿。

虞雪練剛一猶疑，秦君燕的簫管已至，在其手腕上輕輕一敲，虞雪練手中刀應聲落地，秦君燕連忙退後，抱拳道：「乾娘請恕罪！」

虞雪練不怒反喜，連聲讚道：「好好，這招創得很妙，你們可以下山了。嗯，還創了什麼新招？」

冷霜梅道：「咱們只再創了三招！」接着兩人又將另外兩招在虞雪練面前表演一番。

虞雪練道：「很好，咱們三人再琢磨一番，希望用十天的工夫，再創一招！」

自後十日，他們費盡心力，可惜都得不到成績，虞雪練也知道困難，令他們停止，只練習原來三招，並每天給他們餵招。

九月初三日，虞雪練招他們到跟前，道：「你倆今日下山去吧。」她指指桌上的包袱，道：「換了衣服，扮成乞丐下山。」

冷霜梅道：「此去杭州，不外四天脚程，如今下山太早一點吧！」

「你們先到杭州埋伏，暗中準備，免得千帆幫多費手脚，損了實力，最好初七到達，先休息一天！」

冷霜梅聽他老提你們，不提自己，便道：「娘不跟咱們下山？」

「娘當然不會留在山上，但分開上路，方不會太引人注目，看需要的話，娘自會現身，快換衣服下山吧！」

＊　＊　＊

秦君燕與冷霜梅化裝成爲一對行乞的中年夫婦，步行去杭州，兩人經過近年的相處，感情大增，結伴同行，互相照顧，更是樂也融融。

他們依虞雪練之命，在初七黃昏到達杭州城，由於他們扮成乞丐，不便到客棧投宿，因此前往城隍廟，準備在廟內過夜。不料到了那裡，只見廟裡坐滿了老少的乞丐。

秦君燕向冷霜梅打了個眼色，正想在石階坐下，忽然一個中年乞丐道：「這地方是誰給你坐的？」

秦君燕忙道：「對不起，咱們不知道這是你的位，妹子，咱們在院子裡蹲一夜吧！」

那中年乞丐冷冷地道：「對不起，這裡院子已全讓咱們包下了！」

冷霜梅道：「大家份屬同行，何必欺人太甚？」

那中年乞丐臉色微微一變，正待開口，人叢中一位老乞丐忽然長身道：「劉川，你坐下！」他轉頭改向秦君燕：「兩位是從何處來的？」

秦君燕見他身材極其高大，似一座鐵塔，心頭一動，想起一個人來，問道：「閣下可是丐幫幫主高凌霄高長老！」

中年乞丐道：「你們先亮『海底』！」

秦君燕略一沉吟道：「晚輩乃括蒼派弟子秦君燕！」

羣丐臉色齊是一變，轉頭互相交換一下眼色。老丐道：「可是眞的？你旁邊那位便是莫掌門的千金？」

秦君燕微微一窘，道：「敝師妹與展劭跟千帆幫一道，這位冷姑娘是晚輩的女友！」

老丐似仍有懷疑，續問：「令師與誰最談得來？」

「家師性孤獨，但他與雲和縣的『雷音庵』的鐵鍊師太都最談得來！」

老丐再無疑問，哈哈一笑，道：「原來是自己人，幾乎大水沖倒龍王廟，事關非常，請秦少俠恕罪，老叫化便是高凌霄！」

秦君燕忙道：「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故晚輩與冷姑娘方扮作貴幫弟子！」

高凌霄問道：「兩位難道不是爲了統一盟而來的？」

「正是爲此而來，聞說日期是訂在後晚。」

「不，崆峒派龔掌門爲恐消息外洩，所以決定將日期提前，就在今晚動手！」

高凌霄道：「本幫忝爲武林一份子，自然不能坐視，是故借此召集分散在附近的弟子！」

冷霜梅道：「幸好咱們提早到達，否則豈非要錯過？」

高凌霄道：「秦少俠，老叫化正恐實力不足，有兩位加入，便再好不過了！今晚就請與敝幫一道進行如何？」

秦君燕忙道：「固所願也，不敢請矣！能與高長老並肩作戰，乃晚輩之榮幸！」

高凌霄見他說話得體，哈哈笑道：「莫長門有徒如此，亦可含笑九泉矣！他們約定三更動手，兩位請坐下休息！」

＊　＊　＊

二更過後，高凌霄便率領門下弟子出發，秦君燕和冷霜梅亦混雜在丐幫弟子中，衆人來至大街後，高凌霄立即指揮他們匿在暗處，他指着一座巨宅，道：「秦少俠，咱們的目標便是那裡？咱們負責進攻後宅，並堵截此院的人，要求全殲敵人，一個不漏，以免走漏風聲！」

冷霜梅問道：「其他三方面，由誰負責？」

「老要飯的也不知道！」

話音剛落，前頭半空已綻開一團七彩烟花，高凌霄喜道：「咱們來得眞是及時！」

烟花剛熄滅，前頭已傳來一陣喊殺之聲，高凌霄急道：「秦少俠，老要飯的將

一半弟子交由你調動，負責堵截漏網之魚，老要飯的則帶人殺進去！」

秦君燕道：「不，晚輩與長老對調一下，因為晚輩對貴派弟子不熟悉！」言畢已拉着冷霜梅飛身躍進圍牆。

高凌霄望着他的背影，喃喃自語：「難怪這小子近來名頭越來越响，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當下忙分出一半弟子進攻巨宅。

秦君燕與冷霜梅因為行動快，須臾已進入後院，因前頭的喊聲，驚動了後宅的守衞，所以一見有人飛進來，便發出一聲喊，揮動兵器殺過去！

秦君燕與冷霜梅早已掣出兵器，一陣揮舞，將襲來的兵刃格開，一個臉有刀疤的漢子喝道：「瞎了眼的乞丐，竟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秦君燕冷笑道：「我連你們前盟主木劍道人都敢殺了，還會怕你？」他與冷霜梅刀簫合擊，威力巨大，那些蝦兵蟹將，又如何是他們敵手，只聞慘叫聲不絕於耳，眨眼間已有五六個大漢，倒在地上！

那刀疤漢看來是位香主，見狀心頭大悸，但仍不斷命令手下上前：「誰退後，老子便殺誰！」

冷霜梅柳葉刀一擺，砍倒一位嘍囉，排衆而出，手臂一長，刀鋒已將之籠住：「姑娘便先殺了你？」

刀疤漢不敢戀戰，鋼刀一陣亂砍，叫道：「還不快來助我？」他手下見狀忙又殺過來，自己則乘機抽身，向內堂方向奔去！

與此同時，由劉川率領的丐幫弟子亦紛紛越牆進來，秦君燕忽然自人叢中飛起，急追那刀疤漢，只一個起落，已至其身後，刀疤漢回頭一望，立即魂飛天外，胡亂向後揮刀！

秦君燕簫管擊在其手腕上，鋼刀落地，手腕再一抖，已封住了他死穴，他回頭道：「丐幫兄弟們請守在此處，待在下殺進去配合裘掌門他們！」劉川本來對他尚不大服氣，但剛才秦君燕露出的那幾招，就連高凌霄亦望塵莫及，對他觀感大為改變，轟應一聲接令！

秦君燕與冷霜梅踏上暗廊，一前一後的中間挺進，暗廊裡的伏樁，遇到他們，彷如豆腐遇到快刀，毫無招架之力，不一刻，已讓他倆殺到中院。

只聽葉峯的聲音自前廳傳來：「統一盟殘殺武林忠良，大家都不可客氣，不拋械投降者，格殺無赦！」

冷霜梅道：「秦大哥，咱們快過去！」但路上卻遇到統一盟的敗軍，秦君燕大喝一聲：「丐幫弟子在此，誰也逃不了！」

一個統一盟的香主也嚷道：「兄弟們，咱們若不拚命便沒有活路！」

秦君燕立即向他飛去，冷笑道：「如今便請你嘗嘗拚命的滋味！」那香主見他如虎似狼，慌忙舉鋼鞭招架！秦君燕志在殺一儆百，出手絕不留情，只五招每一掌將其擊斃，冷霜梅隨他殺進人叢，揮刀砍殺。

那些統一盟的敗軍，乍見後路被封，吃了一驚，待驚魂稍定，見對方只有兩個人，又燃起希望之火，鼓其餘勇，拚命攻擊！

冷霜梅一時間也被迫得手忙腳亂，幸好秦君燕殺死那香主，立即回身助她，刀簫合擊，威力陡增，須臾即有幾個大漢死傷，其他人發一聲喊，拚命向後堂竄去。秦君燕與冷霜梅雖盡力堵截，仍有漏網之魚，但後院有劉川率領的丐幫弟子把守，料可應付。當下秦君燕與冷霜梅又殺向前廳。

恰在此時，葉峯亦率人由前廳殺過來，黑暗中看不清楚，只道秦君燕與冷霜梅是丐幫弟子，乃問道：「高長老於何處？」

「高長老守在外面！」秦君燕掃除殘餘份子，依然威風凜凜，葉峯覺得這位丐幫弟子的武功好得出奇，不覺多望了幾眼，秦君燕道：「葉副幫主，認不出在下麼？」

葉峯聞聲耳熟，仍不大敢肯定，乃問道：「你是秦少俠？」

秦君燕道：「正是，副幫主，前面情況如何？」

「有裘掌門押陣，已控制了大局，兩邊亦有人堵截，相信一個也漏不了！」葉峯望了冷霜梅一眼，心中詫異，因為丐幫不收女幫徒，是以問道：「秦少俠，這位……女英雄是誰？」

冷霜梅道：「江湖後進冷霜梅，請副幫主指教！」

葉峯謙虛一番，當下情況混亂亦無暇多談，心中暗道：「希望她是秦君燕的新對象，那就好了……」他帶着秦君燕與冷霜梅重新殺回前廳。

此刻，裘致遠帶來的人已將前廳的敵人全部解決，廳裏點了好幾根兒臂粗的蠟燭，光如白晝，忽然人叢中衝出一位少女來，驚喜地叫道：「你可是秦師兄？」

秦君燕以為會見到莫紫薇，沒想到見到的卻是凌雪蓮，當下只好含笑問道：「凌師妹一向可好？」接着又見林啓之走了出來，秦君燕向他們道賀一番，凌雪蓮一對眼睛只瞪着他背後的冷霜梅。

冷霜梅笑道：「凌女俠認不出我？」

凌雪蓮「啊」地叫道：「你便是冷姑娘？」

冷霜梅頷首，問道：「你那位莫師姐呢？」

凌雪蓮瞥了秦君燕一眼，道：「她跟展少俠、鄒掌門、徐艮玉、元琦等人去攻打蘇州分舵？」

葉峯連忙解釋：「由於咱們最近增添了好些好手，所以兵分兩路，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撲滅統一盟，以免曠日持久，讓對方有了準備！」

秦君燕問道：「下一步又攻打何處？」

裘致遠道：「下一步咱們攻打合肥，然後與鄒掌門那一組聯合攻打汴州，因為統一盟總舵在河南，估計是必駐重兵。」

葉峯接道：「為了爭取時間，咱們先休息一下，天亮之前，但離開杭州向合肥進發！」

冷霜梅問道：「鄒掌門那一組又攻打何處？」

「他們下一步攻打徐州，至於三槐莊和常家莊則在湘贛一帶反擊，一谷二寨則分別在川中和秦陝反擊，以牽制對方！」

當下裘致遠分配人手看管俘虜和巡夜，其他人都席地坐下運功調息，以恢復體力。凌雪蓮本擬詢問一下秦君燕的近況，

又礙於冷霜梅一直跟着他，只好打消主意。林啓之低聲道：「以愚兄之見，秦少俠與那冷姑娘，必有不尋常關係，否則以他之爲人，決計不會與她這般親熱！」

凌雪蓮心頭微微泛上一絲酸意，但迅即又覺安慰：「冷姑娘武功高强，與秦師兄倒也相配！」

未幾，天之將亮，龔致遠下令出發，羣豪趁黎明前的那一刻黑暗，離開了杭州。爲了避人耳目，出城之後，分組上路，秦君燕、冷霜梅、林啓之和凌雪蓮被編爲一組，走在最前面，羣豪決定走山路，到天目山下才會合。

次日午後，羣豪在西天目山聚首，一路無驚無險，在山上休息了半天，然後越山進入皖境，再分批乘舟，相約在合肥城東的撮鎮集合。

一切如羣雄事前之估計，由於他們行動迅速，統一盟毫不知情，五天之後，六撥人馬已先後在撮鎮集合。

撮鎮距離合肥四十里路，說遠不遠，說近不近，羣豪剛到撮鎮，早已有探子從合肥回來報訊：「合肥城內，統一盟的人並不多，據查悉，武功較好的也只有七八位而已。」

龔致遠道：「武功好到什麼程度？爲何城內弟子不多？」

探子道：「爲首那個叫『獨臂猿』是分舵主，另外副舵手『花臉豹』，據說亦頗紮手，其他人都不足畏懼，本來還有幾個比較紮手的，但聞說前兩天已被調去贛州分舵，至於是何原因，則不清楚！」

葉峯喜道：「那一定是三槐莊王氏兄弟已在贛境，發動攻勢！」

龔致遠道：「不管如何，咱們總不能掉以輕心，大家先飽餐一番，入夜之後，立即進發合肥！」

羣雄在撮鎮住的不是客棧，而是事先賃下的幾棟民宅，當下羣雄飽餐之後便紛紛覓地休息，入夜之後，重新又分六批出發。秦君燕等四人依然是第一批。

羣豪一鼓作氣，趕到合肥城，才剛三更，稍爲休息一下，在探子帶領下，直趨統一盟分舵，當他們飛進圍牆，除了幾位巡夜的大漢之外，其餘人等，都尚在睡夢中，待巡夜之人被殺光，聲响驚動裡面的人。

秦君燕與冷霜梅首先衝進去，四五個聞聲倉皇出來的統一盟嘍囉睡意未消，便讓他們斬殺了。直至此刻，「獨臂猿」和「花臉豹」才提着武器出來，立即爲秦君燕和冷霜梅截住。

合肥分舵的人雖然被臨時調走了一批，但恰總舵的「北七省巡堂」堂主「黑心潘安」廖慶棠帶着姘頭五香夫人蒞臨。他們在好夢中被驚醒，匆忙披衣，提着兵器，悄悄躍上屋頂觀察。

不料屋頂上已有丐幫弟子把守，立即上前攔截，喝道：「惡魔，那裡跑！」

廖慶棠能在統一盟高操要津，自非泛泛之輩，見丐幫弟子圍過來，也不打話，揮動鋼鞭，見人便打，那幾個丐幫弟子一遇到他，不死便傷！

高凌霄見狀，尖喝一聲，飛身過去，喝道：「敢傷我丐幫弟子，快報上名來！」

廖慶棠鋼鞭迎面擊去，道：「你死後，閻羅王自然會告訴你！」高凌霄連忙帶起打狗棒一格，他一時大意，「四两撥千斤」之功力未曾完全發揮，幾乎着了道兒，急切間連忙向旁挪開一步！

說時遲，那時快，五香夫人已自廖慶棠身後閃出來，揮右掌望高凌霄擊去，高凌霄腳跟未定，不能再閃，只好帶掌迎上去！

那女人看來甚是嬌柔，高凌霄又生得特別高大，是故高凌霄全沒將她看在眼內，怎料雙掌將觸未觸之際，五香夫人的右袖一拂，一股黃烟飛出，向高凌霄頭面罩去！

高凌霄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切之間抽身不了，只好在掌上再增幾分力，「蓬」的一聲，雙掌觸實，五香夫人借勢向後飄飛，高凌霄只退了半步，無意中吸了半口氣，只覺眼前一黑，幾乎暈倒！

廖慶棠標前七尺，鋼鞭一揮，「颼」的一聲响，擊在高凌霄後背上，高凌霄應聲跌倒！他推金山，倒玉柱地摔下，把屋頂也震穿，高大的軀體，直跌下去！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則快如白駒過隙，直至此刻，那幾個丐幫弟子才圍上來，見狀嘩然大叫，有的則揮動打狗棒，往廖慶棠身上招呼！

東海散人恰在此時飛上屋頂，立即截住五香夫人，一個丐幫弟子叫道：「散人，這婆娘袖管裡藏有毒粉，請小心！」

話音未落，五香夫人已經一袖拂出，一股黃烟直捲東海散人，東海散人不愧是有數的高手，只見他雙袖凌空一劃，借勢飄開七尺，腳尖在屋瓦上一點，射向五香夫人，人未至，掌先到！

五香夫人但覺他掌風凌厲無匹，壓得自己胸口發悶，心知厲害，急忙退後，不料她本已退至屋簷邊，一腳踩空，驚呼一聲，跌落院子中！

她雙腳剛落地，秦君燕及冷霜梅已至，刀簫並擧，將她圍住，屋頂上的東海散人見狀立道：「秦少俠，這婆娘擅使毒烟，兩位須閉住呼吸！」言畢一個倒縱，又截住欲逃之廖慶棠！

五香夫人擧目一見，火光下盡是敵人，不見一個同伴，饒得她向來善於做作，此際亦要花容失色，乾巴巴地道：「兩位不怕姑奶奶的毒烟麼？」

秦君燕與冷霜梅不敢答話，兩人互換了一個眼色，施展合擊之術，將五香夫人緊緊圍住，五香夫人見他倆刀簫之中，全無半點空隙，大吃一驚，來不及施放毒烟，急忙招架。

五香夫人一身武功不如虞雪練，只是她施放的毒烟，使人對她忌憚而已，但虞雪練在熟知刀簫合壁擊之下，仍然不敵，何況是她，只十二招，她肩上便吃了一簫，痛得她身形一歪，冷霜梅立即揮刀斬去，總算她知機，及時扭腰，但袖管仍然被割裂，袖裡的幾個藏毒噴管，也滾落地！

只見地上突然冒起五彩烟霧，旁人紛紛閃避，秦君燕和冷霜梅屏息呼吸，閉起雙眼，繼續攻擊，五香夫人自己視線亦受阻，一驚之下，頓足飛起！

秦君燕雖然看不到東西，卻從風聲感覺到她飛起，隨之抱簫躍上。順手一招「摘星採月」，飛擊其下身！

五香夫人淩空低頭一望，見簫管緊至，淩空沒法閃避，急切間別無良策，咬牙伸手至臂一格！

「卜」的一聲响，紫竹簫擊在其臂骨上，痛得她大叫一聲，眞氣一洩，嬌軀急墜而下，只見五彩烟霧中，白光一閃，冷霜梅的柳葉刀，閃電般劈至！「刷」的一聲過後，伴着一道嬌呼，五香夫人已跌在血泊中，雙腿已斷，但猶未斷氣，她喘着氣道：「請再給我一刀……」

秦君燕望了冷霜梅一眼，終於走前用簫管封住了她的死穴，然後吩咐千帆幫的幫徒，小心清理地上之毒烟。

東海散人一截住廖慶棠，便冷笑一聲：「你跑不掉了，今日便是你之死期！」

話音未落，廖慶棠已向後倒飛，不料裘致遠亦已趕至，大喝一聲：「速速投降，饒你不死！」

廖慶棠急急如喪家犬，忙又改個方向逃跑，但東海散人已趕到，雙掌一分，兩段掌風分襲其雙脅，廖慶棠沒法再退，沒奈何只好咬牙接戰，口中喝道：「單打獨鬥，本座也未必會輸與你！」

東海散人冷笑道：「你放心，某家交手素來不許別人助戰！」

廖慶棠心頭稍定一樣舞鋼鞭，與東海散人作殊死戰，他心知今日若不能殺死東海散人，伺機逃脫，自己將死無葬身之地，是以捨生忘死地進攻。

東海散人本有信心取勝，但被廖慶棠一輪强攻，也有點手忙腳亂，總算他知道廖慶棠的用意，沉住氣防守，心想你總有氣力不繼之時，屆時再反攻未遲！

廖慶棠一口氣攻了六十多招，將東海散人連連迫退，但因裘致遠一直在旁邊，使他沒法逃脫，心裡焦急，轉頭一望，見秦君燕等人已上了屋頂，將他緊緊圍住，心頭更是恐懼。

秦君燕道：「散人，天快亮了，晚輩助你一臂之力如何？」

羅友直忙應道：「秦兄的好意多謝了！」他將聲音壓低：「家師最討厭別人助他！」

裘致遠則向秦君燕打了個眼色，用「傳音入密」道：「秦少俠，咱們先將他迫落院子裡，一來他不容易逃脫，二來在院子裡目標不致暴露！」

秦君燕會意，先將裘致遠的意見告訴羅氏兄弟，羅氏兄弟不加反對，立即先跳落院子中接應。當下裘致遠、秦君燕和冷霜梅三人立即圍了過去，東海散人不知他們的用意，喝道：「你們快退開！」

廖慶棠趁他說話分神之際，立即加緊進攻，東海散人迫退一步，但裘致遠與秦君燕亦在此時一齊出掌，廖慶棠大吃一驚，不敢接戰，待要閃避，前有東海散人，後有冷霜梅，沒奈何只好躍落院子裡！

秦君燕叫道：「散人，他還是你的！」

東海散人這才會意，隨之躍落，只見他兩位徒弟，已與廖慶棠混戰起來，當下喝道：「退開，讓爲師來收拾他！」

羅友直羅友諒即時跳開，東海散人飛撲上前，這次他改變打法，極力爭取攻勢，與對方以快鬥快，火光下只見兩團人影，翻翻滾滾，武功稍差的，根本分不出誰是誰！

裘致遠吩咐守在屋頂的丐幫弟子匿在屋脊後，其他人則全部人則躍落院子裡，將廖慶棠團團圍住。未幾，有丐幫弟子入房，將高凌霄抬出來，只見他滿臉泛黑，早已毒發身亡！

秦君燕吶吶道：「幸而咱們已替高長老報了仇，他泉下有知也該瞑目了。」

丐幫弟子死亡，不得使用棺材，因此他們只將高凌霄的屍體，用草蓆捲起，找了一柄鏟子，便將他埋在後花園裡。

回頭再說廖慶棠及東海散人之大戰，兩人又鬥了百餘回合；廖慶棠雖然驍勇，但一來武功早就較對方稍弱；二來剛才一輪强攻，消耗了不少精力，此刻已逐漸感到力不從心。

東海散人摸熟了對方的路數之後，拳打掌舞，益發覺得得心應手，再過三十餘招，已大佔上風。

裘致遠借與秦君燕談話提醒東海散人。「秦少俠，小心這斷狗急跳牆，會不擇手段逃跑！」

秦君燕道：「今日若讓他逃出去，咱們也別想攻打他們的總舵了！」

話音未落，猛地聽廖慶棠大喝一聲，對東海散人擊來的那一掌，孰視無睹，鋼鞭急打對方頭顱！

東海散人身子如紙張一般，向後飄退，廖慶棠見他退，立即竄前幾尺，鋼鞭再度擊出，但東海散人早有所準備，雙腳一落地，立即運勁於雙掌，倏地向外一翻，兩股凌厲無匹的掌風從掌心湧出，如波濤般向廖慶棠捲去！

這兩掌他用了八成眞力，罡風如從天而降，不但將地上的沙石捲起，連他自己的頭髮亦飛揚飄盪不已！

旁邊觀戰者，都覺心頭如被巨石所壓，衣袂飄飛，雙腳難以站穩，禁不住往後退，只有裘致遠及秦君燕等人屹立如山。

廖慶堂見他這兩掌來得快，又不會與對方硬拚，及時決定，頓足凌空而起！可是他剛一動，秦君燕幾與他同時飛起，簫管凌空向他指去！

廖慶棠鋼鞭一移，沒法甩掉秦君燕的糾纏，只好一個沒頭觔斗翻下，再度落地！

東海散人叫道：「吃某家一掌！」

這次廖慶棠已絕了逃跑之念，連忙拋下鋼鞭，也舉起雙掌迎上去！四掌未曾接實，已發出一道巨响，猛見兩條人影向後分開！

東海散人只退了兩步便站穩，但廖慶棠因倉猝運功，未能運足，一連退了四步才站穩，只覺五內氣血翻騰不已，似欲奪腔而出。

東海散人不讓其有喘息之機，快步上前，再推出兩掌。廖慶棠作垂死掙扎，運足全身眞氣，舉掌迎上去！

剎那間，一道霹靂似的巨响在院中炸開，東海散人猛地向後倒退，隨即見他跌坐在地上，廖慶棠則如斷線風箏向後飛，只見他凌空打了個觔斗，接着穩穩站在地上。

秦君燕轉頭望去，只見廖慶棠嘴裡不斷湧出鮮血，雙眼直勾勾地瞪着東海散人，而東海散人頦下之灰白長髯，亦爲鮮血染紅。

千帆幫幫徒見狀都暗暗吃驚，生恐廖慶棠再上前發掌，東海散人沒法接戰，但裘致遠則放下心頭大石，道：「打掃戰場，休息一下，天亮立即離開！」話剛說畢，廖慶棠已「砰」地一聲跌倒地上，衆人這才發出一陣如雷般的采聲。

今日此役，秦君燕的武功已爲羣豪充份認同，當下羅友直在他肩上一拍，道：「咱們有秦兄加盟，何懼統一盟不能消滅？」

秦君燕連忙謙虛一番：「小弟武功尚未能登堂入室，屆時能當馬前卒，心願已足！」

羅友諒大聲道：「秦兄，你這樣說，不是當馬夫麼？」衆人大笑，秦君燕心中頗爲滿意，覺得自己幾年來的苦練並無白費。

裘致遠亦走了過來，道：「秦少俠請不必過份謙虛，今日武功中有你這等武功的人已寥寥可數！」

秦君燕連忙岔開話題：「裘掌門，散人傷勢如何？」

「廖慶棠臨死一擊，非同小可，他內臟受了傷，幸而並不太嚴重，咱們待他休息一陣才上路吧！」

* * *

由於恐怕行藏暴露，羣豪在天亮前便先分撥出城，最後一撥即是東海散人師徒。行軍路線和聚首的地點，一早已經釐訂，根據決定，裘致遠這一組人，應該到十溪集合，再與聚集在徐州的另一組人馬聯絡，然後作出最後的決定。

九月下旬，羣衆到達十溪城外，裘致遠安排各組人馬分散住在城外休養生息，他只帶幾個人進城，到城內的高昇客棧投宿。

裘致遠自然帶上秦君燕、冷霜梅和葉峯和峨嵋派俗家弟子王敎龍，另外還有幾位千帆幫的幫徒在後。城外的羣豪則由東海散人師徒統率。

裘致遠跟掌櫃接觸，他們要四個相連大房，掌櫃連聲沒問題，裘致遠又問道：「掌櫃，請問你們店裏是不是有個叫耀文的夥計？」

那掌櫃上下看了他幾眼，道：「是有這個人，客官……」

「在下是他的表叔，等下請您喚他來找我！」

掌櫃道：「他出去辦事，尚未回來，一回來老朽便通知他！小三子，快帶客官進房！」

秦君燕立道：「掌櫃，先叫小二備洗澡的熱湯！」

羣豪進房之後，都想將連日來的風塵洗掉，那個叫耀文的店小二，實際上是山東泰山派的掌門弟子，爲避統一盟的耳目，也爲了光復武林，隱於此地，作爲聯絡人，羣豪洗了澡，還不見耀文來聯繫，都有點心焦。

王敎龍焦急地道：「裘掌門，會否是他出了事？要不要派人去接應他？」

裘致遠道：「裘某也不知道，再等一下吧！」又過了好一陣，房門才被敲兩响，裘致遠沉聲道：「誰？」

房外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我是來找裘老爺的，他是小的表叔！」

裘致遠看了秦君燕等人一眼，續問：「你叫什麼名字？」

房外那人道：「小的叫耀文！」

「貴姓？」

「小姓武。」

「耀文有個乳名……」

房外那人再答道：「小的乳名匡正！」

裘致遠見暗號沒錯，便示意葉峯開門。門開後，房外走進一個沒有頭髮，面有疤痕，而且還貼了好幾張膏藥，衣衫染滿油汚，外相甚討人厭，他順手關上門之後，立即彎腰向裘致遠行禮。

裘致遠目光一變，倏地伸出右手，五指一翻，已抓住其腕脈，冷冷地道：「你到底是誰？」

那漢子毫不掙扎，凄然一笑：「裘掌門，你眞的認不出晚輩麼？哈哈，總算不枉我一番心血！」

裘致遠身子一震，驚訝地道：「你眞的是敬侄？」原來武耀文其實是姓敬。裘致遠輕嘆一聲：「如今見到你這模樣，有誰想得到你當年有齊魯第一美男子的稱號！」

敬耀文笑來帶點辛酸，道：「若非如此，晚輩那還能見掌門？莫說毀容，爲了報卻師門大仇，爲光復武林，再委屈的事，晚輩也肯做！」

秦君燕等人聽後，對他都肅然起敬，王敎龍連忙拉了一張椅子請他坐下，裘致遠乾咳一聲：「咱們爭取時間，以免暴露了你的身份！」

敬耀文道：「晚輩剛出去接過頭，鄒掌門那邊頗爲順利，攻陷統一盟蘇州分舵之後，剛剛又攻陷了徐州分舵，如今他們去宿縣等候這邊的消息！」

裘致遠點點頭，道：「他還有什麼話說？」

「他還說，假如您這邊順利的話，便請去宿縣與他們集合！」

裘致遠想了一下，道：「你通知他本人到商丘附近的閻集會齊合肥！嗯，請他們務必在十月初一日抵達。」

敬耀文計算了一下，道：「十月初一距今只有七天，等下晚輩立即將消息傳遞過去，裘掌門，你們這次行動順利麼？」

裘致遠道：「由於各方配合得好，牽制了統一盟的人等，所以出乎意料地順利，而且還解決了他們一位一級堂主和『北七省總巡堂』堂主廖慶棠！」

敬耀文興奮地道：「希望咱們這次能夠一舉而消滅統一盟，從此武林有平靜的日子！」

裘致遠臉上亦無喜色，道：「統一盟網羅了天下黑道高手，而白道近幾年慘被大量殺戮，實力大減，裘某信心並不大，只能盡力而爲！」

敬耀文微微一怔，訝然道：「既然如此，爲何倉猝行事？」

裘致遠嘆了一口氣，道：「因爲白道人材凋零，來歸的幾乎包羅所有高手，除非十年後，能培養出新一代的高手，否則如今舉事跟五年後根本沒有分別！」

秦君燕忙道：「掌門也不必太過悲觀，統一盟雖然人多勢衆，但他們佔地太多，實力分散，且不得人心，咱們逐個將之擊破，仍未嘗不能成功！」

龔致遠微微一笑道：「咱們輕裝出擊，所持的正是此點，以上駟對下駟，集中精銳，擊其虛弱之環節，自然能夠得到甜頭，但若對方集中力量，全力對付咱們，後果……咳咳，莫怪龔某長他人志氣，他們最低限度有七成勝算！」

葉峯道：「最可惜是咱們聯絡不到少林和武當兩派仍存之弟子，否則形勢可能不同！」

「一個唯四海，便足以牽制了咱們這邊的三四名高手……」龔致遠不想再撥冷水，便改口道：「不管如何，總之咱們大家盡力而為，不惜與對方同歸於盡！」

葉峯道：「咱們誓師出發之時，相信也沒有人準備活着回去！」

秦君燕乾咳一聲，道：「晚輩認為不宜作破釜沉舟之舉，若精英全失，二十年後亦未必有能力消滅他們！少林和武當的做法，値得咱們參考！」

龔致遠點頭道：「少俠之意，深合吾心，吾人不能單逞匹夫之勇！」他轉頭對敬耀文道：「敬侄，且先將消息傳出來，免得夜長夢多！」

當下敬耀文出去先交代掌櫃，侍候他們晚飯，然後伺機溜出客棧，與有關人員聯絡。

次日，衆人分批離開，先找到東海散人等人，又休息了兩天，第一批人馬首先登途。

九月廿五日，秦君燕率領的第一隊已到達閬集，為了掩飾行藏，他們或扮作小商人、小販，或扮作農夫，入住預先賃下之民宅。

到下午，一個千帆幫的弟子帶了一條漢子，闖進秦君燕的住所，秦君燕一見那人便喜叫道：「元弟，久沒你之消息矣！」

原來那漢子便是秦君燕在黃山結識的元琦，元琦一個箭步標前，緊緊握住秦君燕的手臂，喜形於色地道：「秦大哥，小弟也四處打聽不到你的消息，剛才進集，一知道你在此，便立即過來探望你！」

秦君燕忙問：「鄒掌門他們都來了麼？」

元琦道：「他們在集外，等候小弟之消息，待小弟出去迎接他們，今晚再來與你敍舊！」言畢又匆匆出去。

秦君燕便將結識元琦的經過告訴冷霜梅，冷霜梅道：「此人倒是個熱血漢子！」

秦君燕想起今晚將與小師妹及展砀見面，心情紊亂，想起前事，甚是尷尬，一個人在廳裏踱着方步。冷霜梅了解他的心情，低聲道：「秦大哥，展少俠和莫女俠都是明理之人，你又何必想得太多，大敵當前，須保持鎭定，集中精神！」

秦君燕見她不在意，輕鬆了不少，哈哈一笑，道：「梅妹說得也是，何況愚兄已得到你，小師妹若知道，也會高興！」

冷霜梅紅着臉輕啐他一聲，道：「人家跟你說正經，你反倒胡言亂語起來！」她向大門走去，又回頭道：「我去買些酒菜，讓你今晚準備款待貴賓吧！」

秦君燕忙道：「梅妹，此處離統一盟甚近，你可得小心！」

* * *

天剛入黑，大門便被人敲響，輕重有緻，秦君燕細聽一下，與事前約定的暗號無異，遂放心開門，門一開，便見到元琦帶着幾個人進來，其中既有展砀、莫紫薇、徐艮玉、還有萬山。

秦君燕連忙將他們迎進去，元琦最是高興，徐艮玉忙道：「兄弟，你輕聲一點，免得把敵人引來！」

莫紫薇沉吟道：「三師兄，你可好？」

「愚兄，一切相安，小師妹看來比上次略胖！」

莫紫薇道：「小妹今夏去光復島上見到你乾娘……咦，她怎沒跟你一齊來？嗯，聽說還有一個冷姐姐，她……」

秦君燕微現尷尬之色，吶吶地道：「她在灶房裏做菜，稍候再替你介紹！」

展砀悄悄向未婚妻打了個眼色，莫紫薇會意，忙道：「小妹去幫她造飯！」

秦君燕還想說話，莫紫薇已一溜烟跑了，展砀一把拉住秦君燕，道：「秦兄，小弟聽說你近來的武功大有進展，如今可有用武之地了，消滅統一盟的大任，將落在你身上！」

秦君燕忙道：「展兄確會開玩笑，小弟那幾手三脚貓的功夫，怎當得重任？」

萬山本來是恐他們見面又會起衝突，因此跟隨而來，準備作魯仲連，如今見他們已消除芥蒂，不由心花怒放，道：「這是賢弟親口對萬某說的，難道不實？聞說展少俠與莫姑娘雙刀合擊，威力巨大，散人好不高興，此乃武林之福！」

秦君燕忙又謙虛一番，萬山喜道：「昔日黃山雙秀，如今已是一代高手，將武林正義，端的要靠兩位大力匡扶了！」

展砀道：「聞說唯四海自號唯我尊，武功天下第一，小弟就是不服氣，欲邀秦兄聯手，與那老魔鬥一鬥，未知秦兄有此雄心否？」

秦君燕哈哈笑道：「展兄就是不邀小弟，小弟也有意去捋虎鬚！」

話音剛落，忽聽一道長笑聲傳來，「好，有志氣！」衆人連忙回頭，只見一道灰影由牆上飛掠進來，却是鄒不遜。

鄒不遜上下看了他一眼，道：「咦，小子，你頭髮未掉，為何可以斬斷煩惱絲？」

秦君燕甚是尷尬，吶吶地道：「掌門人見笑了！」

鄒不遜瞪了他一眼，「誰笑你？你能夠解除心魔，老夫替你高興還來不及呢！」

萬山忙岔開話題，「鄒掌門不是與龔掌門一道麼？」

「他等下也會來，今晚大家仔細計劃一下，」鄒不遜道：「咱們已査到統一盟的總舵，原來是在許昌！」

秦君燕興奮地道：「那咱們幾時去攻打？」

鄒不遜道：「你忘記剛才老夫說甚麼？今晚大家計劃！」

衆人在閒聊間，龔致遠東海散人師徒等人亦來到，未幾，冷霜梅和莫紫薇已燒飯菜，將之捧出來奉客，秦君燕見她倆態度自然親切，登時放下一塊心頭大石！

羣豪由於各負重任，因此對於美酒，只淺嘗即止，飯後便到房內商量最後一擊的細節，直至天亮衆人才散去。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關於高唐鏡的爭奪，突然出現梁四，聯想到鍾詩牛、蔡般若都需要這面寶鏡，爲自己女兒兒子的事操心，志在必得，可能會參加萬人敵的陣線，對將軍更是不利，將軍找王龍溪轉入中堂商議主動出擊，然後設宴爲沈虎禪洗塵，讓徐無害、蔡可飢繼續滙報沈虎禪帶着他們二人來到一處，遇到萬人敵的勁旅：「黛綠棕紅一潑風」的精兵……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將軍

聽滙報鼓舞　送人頭愕然

頭上也淌着血。

傷痕令沈虎禪更強大。鬥志，已燒痛了他的眼神。

他用手指在臉頰上一抹，然後放到嘴裏，舐了舐，吹了吹。

他們知道又欠了沈虎禪一次恩情。

這時候，那朵奇怪的雲，已到了樹林之上。

雨，便下來了。

再遲一步，他們便雨困林中——林中遇雨的情形會是怎樣？

他們不知道。但他們從沈虎禪的神情便了解：這場雨下着的時候，他們是萬萬不可以仍留在林中的。

雨，把楓葉林洗刷得更新亮，更清新，更艷絕人間。

他們都在雨中。

雨水羣起而喧，像一場箭的歡歌。

＊　＊　＊

聽到這裏，將軍忽向沈虎禪道：「你到後來，用的是『不惑之刀』？」

沈虎禪點頭。

燕趙一仰脖子，把盃中烈酒一乾而盡。

＊　＊　＊

雨細山色清。

雨後山色新。

在遠處眺望那舖滿楓樹的山坡，一簇簇沁人的黃，一簇簇醉人的紅，一簇簇明媚的綠，一簇簇迂廻的棕，美得就像是一場回憶。

不再擁有才會回憶。

將要逝去總想挽留。

蔡可飢歡愉的說：「逃出生天了！」

沈虎禪沉重的搖了搖頭。

他說：「逃亡現在才剛剛開始。」

逃亡剛剛開始。

他們一直在逃，也一直聽到一種聲音。

雷鳴。

——不是雷鳴。

初聽以爲是雷鳴，其實是馬蹄聲響。

——馬隊正在搜索着他們。

——李商一顯然已控制不住局面。

——萬人敵是要在沈虎禪突破他的地盤、進入將軍所控制的陣地前，要把這心頭大敵剷除。

沈虎禪已傷重，且已力戰而疲。

敵方高手如雲，不是蔡可飢和徐無害所能應付的。

馬蹄聲近了，像蒼穹裏的一陣雷，進天塹似的劈到腦門上來了。

沈虎禪等人急急的走着。

——任何作戰，要獲勝，都得要天時、地利、人和。

——人已負傷。

——不可戀戰。

——只好有求於天時、地利。

沈虎禪眼前一亮；

地上都舖着藥材。

——剛才的那一場雨，並沒下到這兒來。

這院舍顯然是採藥人家的，地面上舖着要經日晒雨淋的藥材。

院子裏後院旁還有八籮藥材，這戶人家可以算得上是豐收。

馬蹄聲已逼近了。

近得像一場夢魘。

這兒空蕩蕩的，連一根長得比較高的荒草都可以一覽無遺，沈虎禪只有決定藏身到藥材筐子裏，先躲一躲再說。

說到這裏，蔡可飢就停了下來。

他的雙頰因奮亢、激動而添紅了一片，這使得他看來有一股少年人的英氣之外，還有一種難言的秀氣。

徐無害接下去說：「該由我說下半段了。」

「蜻蜓劍客」徐無害雖比蔡可飢年長數歲，但也很年輕。

他的身子非常瘦削。

臉也很削。

劍更削。

但他說話，很沉着。

也很清晰，很有份量。

＊　＊　＊

蜻蜓點水，不費力氣，但也足可漾起一池漣漪。

可是徐無害在回憶白天的遭遇，在心湖所激起的豈是漣漪而已？

離開「落井竹」的時候，已過午時。

衝出楓林，已入未時。

當他們到了這曬晾藥材的院子時。

這數個時辰對徐無害而言：是一幕幕幻象、一場場夢魘，造成一次又一次的衝擊與震盪。

——如果他們還能活着，今天的遭遇，在一生之中是怎麼也忘不了的。

院子裏有七八個竹筐。

竹筐裏有的是藥材，有的則是空的。竹筐都有竹編成的蓋子，竹筐裏鋪有些竹葉。

他們找了三個竹筐，跳了進去，匿藏其中，蓋上了蓋子，用竹葉封住的較大的縫隙。

以下就是徐無害在竹筐縫隙裏看到的情境：

那一輪馬隊，像擂鼓墜落山坡般的轟隆着，可能因前頭曾下過雨之緣故，塵頭卻不算太大，但隊伍十分井然有序。

他們到了曬藥場，一齊勒馬，停了下來。

除了幾聲馬嘶，和錯落的蹄响，這百多名漢子，比一個人站在那兒更寂靜。

然後徐無害就看到有五六個人下了馬。

他們就是：千蠢和尚，八分道人，侯小周，杜園還有一個長相十分威嚴的人。

＊　＊　＊

李商一果然攔不住他們。

——然而李商一呢？他仍在「落井竹」？還是被萬人敵召回去了？

徐無害急急的從竹筐裏縫隙中轉換視綫的角度，又怕弄出聲响。

他急於要看一個人。

——只看一眼也無憾。

那人當然是狄麗君。可是，她沒有來。

姚八分、譚千蠢、杜園、侯小周還有那個威嚴的人，都走到院子裏來。

他們腳踏着青石板上的藥材。

這些晒着的藥材，有的十分罕有、珍貴，但自這些人的行動看來，對這些藥材卻不屑一顧。

——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究竟是誰晒這些藥材？

這五人已行近。

呼息調勻。

步伐沉穩。

甚至是步步爲營。

——莫不是他們已發現了竹筐中有敵人？

（該怎麼辦是好？）

（一切都應以沈大哥馬首是瞻。）

（如果沈大哥揭蓋而起，那就放手一拚！）

徐無害這樣思忖着，他的傷口劇烈的痛，他的心在狂跳。

這時候，他就聽到那五人的對話。

姚八分：「他們決走不遠的。」

譚千蠢：「沈虎禪已是受了傷的老虎，再跟『黛綠棕紅」潑風』在『秋詩林』裏一戰，他已是沒牙沒爪的病貓，咱們決不能放虎歸山。」

姚八分：「問題是：他們逃到那裏去了？」

威嚴的人：「這兒是誰看的舖子？」

姚八分：「走投有路。」

威嚴的人：「『走投有路？』」

姚八分：「王先生看守這隘口。」

威嚴的人：「有他守着，我就放心了。侯公子。」

侯小周：「在。」

威嚴的人：「聽說你有一種本領，你聽過的聲音、你看過的人、你聞過的氣味，都不會忘記，就跟張炭一樣。」

侯小周：「嗅覺我還行，若，若論視力與聽覺，張炭比我高明。」

威嚴的人：「你能以持平之心評人論己，難得……不過，張炭近日已遭了毒手是嗎？」

侯小周：「我曾聽沈虎禪提起：張炭已失了踪，情形有點是不大妙。」

威嚴的人：「沈虎禪的幾個兄弟，不是死了就是失了踪跡，他的情形也不大好。」

侯小周：「他得罪了萬大人，當然不可能會好過了。」

威嚴的人：「你跟他很熟？」

侯小周：「不算太熟，曾是朋友。」

威嚴的人：「現在他跟我們爲敵，你會不會有些爲難？」

侯小周：「我是萬大人的部屬，沈虎禪敢與萬大人作對，他就是我的敵人！」

威嚴的人：「不是朋友？」

侯小周：「不是朋友。」

威嚴的人：「既然不是朋友，你又曾經見過沈虎禪，一定能辨別得出他的氣味了。」

侯小周：「大概還辨認得了。」

「那麼？」威嚴的人好整以暇的道：「你認爲他會往那兒逃？」

當那威嚴的人問出這一句話的時候，徐無害就緊緊地握住了劍。

他知道：完了。

——侯小周一定會指認出沈虎禪匿藏之所在來。

——那個威嚴的人，到底是誰？怎麼連姚八分、譚千蠢、侯小周等對他都恭恭

敬敬的？

——難道他是……

「我看……」侯小周沉吟了一會，才道：「他不會在這兒附近。」

「哦？」

「如果他在，我總會知道的，」侯小周居然還帶點風趣的道：「我今天鼻子沒塞着，也沒傷風。」

「就算我信不過你，」威嚴的人道：「也信過你的鼻子。你看他會不會往『困雨溝』那兒跑？」

「不可能，」杜園搶着道：「誰不知道您老人家一出現，就風雲色變，一出手，就風雨交加，在『秋詩林』裏，算姓沈的溜得快，要不然……」

「就是您老人家一出現，人人都怕下雨，有雨就沒命，見雨就流血，所以我認爲沈虎禪反而會從『困雨溝』突圍，因爲——」

威嚴的人點點頭，道：「因爲他以爲咱們斷然料不到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才反其道而行之？」

侯小周道：「便是。」

威嚴的人道：「好，咱們立即去困雨溝！」

後面的騎士齊發一聲回應，然後策馬往西北方向，整隊列伍，只待威嚴的人一聲號令。

威嚴的人道：「杜青衣。」

杜園緊步向前：「在。」

威嚴的人却以商量的口脗：「不如你在這兒打點打點，待『走投有路』回來，讓他省惕一下也好。」

杜園大聲應道：「是。」

於是，這一隊人馬，忽然的來了，又忽然的走得像潮水一般，只剩下寂寞的沙灘。

* * *

這當然不是沙灘。

而是晒藥場。

杜園和留下的兩人，已進入了屋子裏。

過得了好一會，沈虎禪那兒，仍是沒有動靜。

太陽已漸西沉。

徐無害心裏不覺有些着急。

——沈大哥莫不是等到杜園他們離開了之後，才走出竹筐來？

——其實又何必浪費時間呢？單憑杜青衣和兩個手下，只要沈大哥一出手，必能輕易解決。

——爭取時間逃走，方爲上策。

徐無害已有些懲不住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人忽然在他竹筐外出現，把他嚇了一大跳。

那人一現身便貼住了竹筐，以致徐無害只能看見他下半個身子。

那人低叱道：「出來！」

徐無害知道自己已被發現。

他正要出劍——一劍自竹筐裏刺出去。

那人却似已感覺到殺機，飛退七尺。

徐無害終於看清楚那人的臉孔：沈虎禪！

——沈大哥不是還在井邊的那一只竹筐裏嗎？

——他是在什麼時候走出來的？

徐無害揭蓋而起，他又看見了一個人。

他絕對不會想到他會看到這個人的。

尤其是在這個時候。

除了在水邊和鏡裏，他一生都不會看到這個人的。

那個人就是他自己！

現在，徐無害不僅看到了他自己，還有沈虎禪，以及蔡可飢。

除此之外，兩個籮筐正慢慢掀開。

沈虎禪站了起來。

蔡可飢也冒了上來。

——看蔡可飢的樣子，可比自己更驚訝。

* * *

自籮筐裏出現的沈虎禪沉聲道：「是你。」

那「突然出現」的沈虎禪道：「我這也是不得已，請原諒。」

徐無害這才發現：這「沈虎禪」要比沈大哥矮了許多、文秀許多，而且背上掛的木鞘刀，也有點怪樣兒，並且沒有那種特有的檀香味。

沈虎禪道：「我躲在竹筐裏，侯小周一定聞得出我阿難刀的氣味，他是故意把『清明時節』余分分引走的吧？」

假沈虎禪道：「我猜他也是將軍派來的人。」

徐無害現在聽出來了。

他聽出「假沈虎禪」的聲音。杜園的聲音。

——杜園是戲子，他對假扮易容，自然精擅。

——只是，他爲何要扮成沈虎禪，甚至還着人扮自己和蔡可飢？

——無論如何，乍看假可以亂眞，但細看之下，沈虎禪的氣勢，是不管怎樣都扮不出來的。

——當然，扮成自己和蔡可飢的手法則更爲粗劣了。

只聽杜園又道：「因爲我也是將軍派來的。」

沈虎禪道：「他是不是你同路人，你們兩人自己也不知道的嗎？」

杜園道：「將軍不說，就一定有他的道理。」

沈虎禪道：「那你留在這兒要幹什麼？」

杜園道：「萬人敵已派手下，傾巢而出，四處兜截你——」

忽然，這時傳來三聲黑鴉的啞鳴，極爲難聽，然後，又响起三下清越的銳响。

杜園陡然住口。

他側耳聽了一會，然後在眼神裏閃過一絲喜色，道：「他回來了？」

沈虎禪雙眉一軒：「他？」

這時，砰的一聲，一人自屋內沖茅頂而出，又飄若無物的落在茅屋頂上，一站在那兒，天高雲閒，一副峯停嶽峙的氣勢。

那突然出現的人向下喝道：「是誰踏汚了我的藥材？」

杜園仰首向上，叫道：「王兄，是我。」

上面的人是呆了一呆，道：「青衣？

」說罷冉冉飄下，像只有一襲青袍，而沒有身體，所以輕不着力。

那人一落地來，見到竟有兩個沈虎禪，兩個徐無害，兩個蔡可飢，不由得又是怔了一怔。

徐無害也看見來人眉心一顆大灰痣，滿臉鬍子、滿臉油光、滿臉小瘡子，覺得很是熟悉，忽然記起來了，幾乎脫口呼道——

* * *

在席上的王龍溪已脫口呼道：「不從！」然後一把揪起了徐無害，一口酒氣都往徐無害臉上噴：「是不是我兒子？」

徐無害給嚇了一跳，一時失了重心，衣衽勒緊，幾喘不過氣來，那答得出話來？

蔡可飢忙道：「是。正是不從兒。」

「難怪了難怪了，我剛才聽到晒藥材，已覺得……」王龍溪喜得手舞足蹈的說：「我就知道是他！我就知道我兒子不會無聲無息，不明不白的就死在別人手裏的！」

他的兒子王不從已派去萬人敵部裏「臥底」多時，杳無音訊，很多人都以爲王不從已被發現身死，就連王龍溪自己也幾乎死了這條殷盼之心了。

沒想到，在這場轉迭裏，王龍溪知道自己的孩子竟然仍在活着。

——喜出望外。

——這絕對是件好事。

——對王龍溪而言，更是個大喜訊。

將軍對王龍溪說：「恭喜你。」然後對徐無害道：「你說下去。」彷彿，他有很多憂慮和隱衷，現在才剛剛開始。

王不從的驀然出現，徐無害終於還是忍住了，沒叫出聲來，但蔡可飢可真的叫了出來：「你不是已經死了嗎？」

王不從橫了他一眼，眼光便轉而落在沈虎禪身上。

他先看見沈虎禪的刀。

——應該說是刀柄。

刀柄總是高沈虎禪一個頭。

然後他再去看沈虎禪的眉。

之後，他向杜園道：「他是沈虎禪？」

杜園點頭。

王不從道：「萬人敵正要——這個人的命。」

杜園嘆了口不帶聲息的氣：「今晨我接到密令，將軍也正要保存這個人。」

王不從這回是打量杜園：「所以你就扮成沈虎禪？」

「若非必要，將軍絕不輕易向我們下令；」杜園似乎嘆了口氣：「你知道的，將軍叫我做的事，我一定全力去做。」

王不從加上一句：「而且從來不問爲什麼。」

杜園又嘆了一口無聲的氣。

王不從道：「他們已快進入將軍的地頭了。」

杜園道：「只還差那末一點。」

王不從道：「所以我們要完成這一點。」

「你也沒有選擇，」杜園道：「這兩人已認出你來了，要是他們給逮着了，難得不會把你在這兒臥底的事供出來，那你就……」

蔡可飢怒道：「我們才不會作這種出賣兄弟的事！」

杜園偏着頭反問他：「生死當前，你也不會？」

蔡可飢道：「死就死，出賣兄弟的人，還活來幹什麼？」

杜園道：「可是你還有榮華富貴、父母妻子，沒有兄弟，一樣可活。」

徐無害插口道：「在江湖上行走的人，決不能棄義於不顧；有史以來，不論帝王將相、市井走卒，無人敢藐視於義。無義的人，父母恥以爲子，妻妾恥以爲夫，兒女恥以爲親，是故將軍門下，無人敢不重視義氣。」

杜園哂然道：「你現在咀硬，可是到了生死關頭，骨頭只怕只跟舌頭一樣硬了。」

蔡可飢光火了：「你那麼喜歡出賣兄弟，你幹嗎不糾衆來把我們出賣掉算了！」

杜園冷笑道：「你値幾個錢？要賣，我賣沈虎禪。」

王不從也道：「我也只有兩條路。」

杜園道：「一條是跟我一樣？」

王不從道：「[illegible]法讓他們完全逃掉。」

杜園問：「另一條呢？」

王不從道：「就是在孟頂頂等人逮着他們之前，先殺了他們。」

沈虎禪忽道：「路不應由你們來選。」

王不從怪笑道：「難道由路來選我們？」

「都一樣。我們選刀，其實就是刀選我們。你在衆多的刀裏選擇了這一把，其實也是刀選擇了你。你選一條路來走，換一個說法，也是這條路選擇了你的脚步。」

杜園道：「有趣，有趣。」

沈虎禪道：「很簡單。你們要是選擇殺人滅口，問題是在殺不殺得了我們？如果要出賣將軍，你們早已做了，用不着在這兒廢話一籮筐。」

他下結論地道：「所以，你們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由杜園三人化裝成我們，引開追兵，王不從則帶我們往最可能逃走的地方逃走。」

「你說得對；」杜園苦着臉道：「要不是這樣打算，我也不必打扮成這個樣子了。」

「我要殺你只怕不易；」王不從沉吟一陣，道：「不過，我也不能帶你們一道走，最多只能告訴你應該從那裏走；徐望望和張看看也快兜截過來了，單是青衣一個人，未必能應付得了。」

於是，他們分頭。

沈虎禪等三人直撲海棠溪。

——過了海棠溪，就是將軍的地盤。

將軍在那兒屯下重兵，佈下陷阱，萬人敵在無充份準備，也決不敢貿然輕犯。

將軍的部下，早已接到命令，在「邊界」上守候沈虎禪。

只要沈虎禪一過「邊界」，他們就會全力保護。

可是他們也不敢逾越雷池一步。

——他們一旦越界，萬人敵部屬的埋伏也會發動，這不但是難有全身而退之機，而且必定會觸發一場大戰。

沒有必要，沒有必勝的把握，誰也不想開戰——萬人敵和將軍都是同一個想法。

杜園則反掠往困雨溝。

他的目的志在引走追兵。

王不從協助他。

大家分道揚鑣之際，蔡可飢還是忍不住問了一句：「你……不是已經死了嗎？連王總管都以爲你——」

王不從返首，澹澹然的道：「如果『天命難違』的不死，今天在萬人敵手上，又怎會有個『走投有路』？」

杜園接道：「因爲在這兒有個『走投有路』，你們才能眞的走投有路。」

* * *

海棠溪。

日已夕。

晚風送爽，寒鴉急掠在這暮未暮、日落未落的時候，兩岸的燈火都點起各自的燈籠，悠悠遨遨長袍古神而時正中秋……

——這像不像是個壯麗的朝代。

渡過河，彼岸就是將軍的地盤。

沈虎禪、蔡可飢、徐無害走到這裡，都已近筋疲力倦。

日西沉，他們正要以快速渡河。

可是他們反而停了下來。

因爲河中有石。

石上有人。

這一泓清溪，猶似玉帶一般，泗然而下，曲折地勾出了許多神清骨秀的遠山近景，像一篇詩經裏的纏綿。

人，到了一個地步，就會看開、看淡、看破、看化。

人生到了一個境界，就會高情忘情。

再傷氣的人，如果到了靈山秀水的天然絕景，亦會生起出世的情懷。

海棠溪，比海棠更美。

何況西風冷、夕陽斜，白鷺徘徊，昏鴉數點，這如夢的江河一般的海棠溪，溪彎如刀，直比夢還不眞實，比失戀還幽怨……

在水之湄的是沈虎禪、徐無害、蔡可飢。

只要再過一條河，他們就到了安全地。

日偏西，他們面對這樣一條美麗的河灣，難免都有些感慨：江湖秋水多，是不是到了該撒手的時候了？

他們却沒有馬上渡河。

因爲河上的石。

石上的人。

那個人肥大得就像一座彌陀佛，一對火燒眉，背後一把刀。

大刀。

刀大石小。

他所坐的石塊很小。

他整個人坐在那塊小石子上，就像一個大象一屁股坐在一堆糞上一般。

那美麗的風景給他這般一坐，全給破壞無遺。

* * *

沈虎禪猛然止步。

手攔住徐無害與蔡可飢。

然後踏前一步，護在他們身前。

他的手已搭住刀柄。

徐無害隱約聽到一種不易辨析的聲音。

直到後來，他回想的時候，才能斷定是沈虎禪在說話前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蔡可飢却沒有聽見。

他的內力還遠不如徐無害。

接着他們都聽到沈虎禪問：「大名鼎鼎？」

那「彌陀佛」沒有應，他只拔出了刀。

就算在這將暮的殘暉映彩裏，這一刀只拔了出來，連溪水也爲之失色。

人人都只看見他手上的刀。

眼中已無流水。

這條河的生命，似都被他手上的刀吸去。

那人在反覆的看他的刀，然後火燒似的眉毛一聳，向沈虎禪笑咪咪的道：「你在叫我？」

沈虎禪點頭。

那人笑得像拾到元寶一般的開心：「你錯了。」

他手一掣，橫刀撫鋒，道：「這把刀的大名就叫『鼎鼎』，我不是，我是孟頂頂。」

他又笑道：「所以你剛才是叫我的刀，不是叫我，我不需要應你。」

他和氣生財般的補充道：「正如我不能叫你爲阿難刀，而應該喚你作沈虎禪。」

然後徵詢似的問：「你說對不對？」

沈虎禪不慍不怒，不浮不躁的道：「你說的是。」

徐無害發現孟頂頂一直在笑，但也可能根本沒有笑過。

因爲他生了一張完滿的笑臉。

不止臉是笑的，還有一雙笑眼，一對笑耳，一隻笑鼻，就連法令，也是笑紋。

除了眉毛。

眉毛是憤怒的。直如火燒。

所以他就算不是在笑，只要他一說話，一移動、牽動臉肌，別人看去，都會以爲他在笑。

——這種人，通常都會讓你以爲他在對你友善的時候狠狠地一口氣吞掉你，保管連骨頭都不剩！

徐無害只覺一陣心寒。

然後他發現可能是溪寒。

最後他知道，眞正的寒意是來自刀。

孟頂頂手中的刀。刀名「鼎鼎」。

孟頂頂「飛」起一只眉毛：「過河？」

沈虎禪愼重地點頭。

孟頂頂嘆道：「人生的路程裏總會有些路，碰上險境，有些河，遇到急湍。」

沈虎禪道：「可是在人生裏，有些山，是非跋涉不可，有些河，是非渡不可的。」

孟頂頂又「笑」了：「總是這樣，人生裏有的前路，總會有人擋着的，你不把他擠下去你自己便過不去，看來今天我就是那阻着你前路的人。」

沈虎禪道：「就是爭在你把我擠下去，還是我把你擠下去而已。」

「我這麼胖。」孟頂頂心疼地撫着他手中的刀：「你以爲能把我擠下去嗎？」

沈虎禪道：「我是用刀的。」

孟頂頂道：「當然，要不然怎稱作『禪刀』沈虎禪。」

沈虎禪道：「但如有人稱我為『魔刀』沈虎禪。」

孟頂頂道：「禪到極處便成魔。」

沈虎禪道：「魔到極處便是禪。」

孟頂頂道：「這世上本來就忠奸不辨，神鬼不分的，更何況是禪與魔。」

沈虎禪道：「你也是用刀的。」

孟頂頂撫刀笑道：「有的刀一向要比我的人有名，鋒頭就叫它給搶光了。」

沈虎禪道：「所以你是你，刀是刀。」

孟頂頂道：「當然，刀不是人，人不是刀，這是誰都知道的事，硬要把人當作是刀，刀化作為人，那不是偽飾就是強辭，說與刀共存亡、同生死，那更是妄誕的事。刀只是我的夥伴，我跟我的刀，只是合作、配合、運用、運使而已，刀斷了，只要人未死，還可使用第二把刀，不必腐迂，不必覺得羞恥。」

沈虎禪道：「好。」

孟頂頂眉毛一揚：「什麼好？」

沈虎禪道：「說的好。」

孟頂頂道：「說的好不如做的好。」

沈虎禪道：「所以不管寶刀古刀，能殺人的就是好刀。」

孟頂頂呵呵大笑。他這回可真的是『笑』了，「果然不愧是用刀的沈虎禪。」

沈虎禪道：「那麼，我們可以動刀了。」

孟頂頂眉毛又是一聳：「你迫不及待？」

「『深綠棕紅一潑風』的馬隊已經逼近，我們再不動手，渡的恐怕就是血河了。」沈虎禪道：「你的緩兵計也確已成功地拖延了好些時候了。」

徐無害聞言，大喫一驚。

——原來馬隊已經掩近！

——怎麼連塵頭、蹄聲都沒有？

孟頂頂低頭。

他一直盤膝而坐的。

刀就架在他的雙膝上。

他垂下頭來的時候，只有一對眉毛，像不屈的怪火，騰動焚燒。

「你早看出來了，」他似在暮裏擲出一聲歎息，寥落地墜於水中：「既然如此，我們就爽快乾脆點。」

沈虎禪平靜地望着他。

孟頂頂道：「你出刀，三招內，我殺不了你，我就撤走，決不攔你。」

徐無害忍不住叱道：「狂妄！」

「不是狂妄，是自量！」孟頂頂立即毫無慍色的糾正：「如果我傾盡全力的三刀內還殺不了他，那就三十刀亦殺不了他，三百刀也未必收拾了他，既然如此，何不速戰速決，利己利人？」

沈虎禪道：「好。」

孟頂頂眉毛一剔：「好什麼？」

沈虎禪道：「你練的是佛刀？」

孟頂頂笑道：「佛刀用以降魔，我只修到了屠刀的境地。」

沈虎禪忽然伸手一指。

衆人不禁扭頭望去，只見一輪紅日，已漸被大地吞噬。

大家一時都不明其所指。

就在衆下「回首觀日」的刹間，沈虎禪已飛掠過河了，半空收刀，駢掌疾取孟頂頂之頭頂。

戰況瞬即結束。

其實雙方交手，最重要的關鍵是在「距離」，最難克服的問題也是在「距離」。

只要把「距離」縮短，就可以把敵手擊倒。

道理很簡單：不管你武功有多高，若不能克服距離的問題，一樣制不住對方。就算一個人精通掌功，可是若不能有辦法把自己的掌力印在對方的身子上，掌功再好也沒有用。同理，拔劍而鬥就是要把對方的身子刺着，要是刺不着再好的劍術也只是花式巧飾，毫不實際。

也就是說，只要你能縮短距離，把對方的身子往你的武器上送，你便能擊敗或格殺對手。

所以距離最重要。

要是沒有「距離」這回事，只要你心念一動，對方就命喪在劍下，這就根本不需要有「武功」了。

對手是活的。因而「距離」是會變的。時遠時近，時高時低，當你意圖想縮短「距離」將之擊倒的時候，你自己也同時縮短了「距離」致使對方有機會將你擊倒。有時候，「距離」只是一個陷阱，實則虛之、虛則實之，很難捉摸，不易把握。

一個人若「距離」把握得不好，那麼，武功決不會高到那裏去。

「距離」有時候也會閃挪騰避，甚至會被封擋擋格，如何以最快、最短、最奇特的方式達到距離，以及如何克服解決。達到距離目標的障礙，就成了武學的要義。

這些，徐無害自然都懂。

不過懂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得到又是一回事。

徐無害看了沈虎禪這一次出手，才知道眞正武術上的「縮短距離」是怎麼一回事。

* * *

沈虎禪一騰身，就到了孟頂頂身前。

他們之間本來隔了一條河。

孟頂頂是坐在河心石上。

沈虎禪是站在河邊岸上。

他們中間至少隔了丈餘距離。

可是沈虎禪一跨而越，彷彿他們之間，完全沒有距離。

沈虎禪也沒有出刀。

他出掌。

可是徐無害卻聽到刀風。

是孟頂頂出的刀。

然後情勢急變，位置互易。

孟頂頂已到了這邊的岸上，恰好在沈虎禪原來所立之處。

沈虎禪却到了石上。

他停立在江心，如一座塑像。

* * *

日落西風冷。極目蒼茫。暮泣。

然後徐無害發現，沈虎禪所站立之處的河水，漾起了幾縷鮮紅，冉冉的浮升擴染，然後又被河水沖淡。

那當然是沈虎禪的血。

——他受傷了？

孟頂頂却沒有傷。

他只摸了摸頭頂。

他們位置互易，孟頂頂變得跟徐無害和蔡可肌站得極近。

所以孟頂頂沒有受傷，他們看得很清楚。

他只是忽然間，似是蒼老了許多。

「我知道沈虎禪名聞天下的有『不惑之刀』，沒想到還有『逾矩之掌』，」孟頂頂拍了拍頭頂，道：「如果你不是留了手，我這顆頂上西瓜，恐怕就成了一堆和稀泥！」

沈虎禪人在江上，衣袂飄飛，並未言語。

「你手下留情，可是我以爲你要取我性命，所以毫不客氣的出了刀，」孟頂頂漸漸又回復了笑容，笑意先自皺紋間漾起，「我的刀大名鼎鼎，一向都不空回。」

他頓了頓，又道：「連你也不例外。」

沈虎禪沉聲道：「你的刀法要比刀更好。」

「一個人刀法好，用什麼刀都會變成好刀，只有在兩個人刀法都同樣好的時候，好刀才會派上用場了。」孟頂頂笑意更濃了，「但你沒有出刀。」

沈虎禪道：「我不想出刀。」

孟頂頂道：「爲什麼不出刀？」

沈虎禪道：「我不必出刀。」

「你不想殺我？」孟頂頂道：「還是你認爲不必出刀就殺得了我？」

「我如果要殺你，的確不必出刀，」沈虎禪道：「我爲什麼要殺你？」

孟頂頂道：「因爲我擋着你的去路，一個眞正的刀客，遇神阻則弑神，遇佛阻則弑佛，人鬼不留，六親不認，這才能成爲眞正的刀客。」

「在我眼中：你根本就沒有擋着我的去路，而且，你要擋也擋不來：」沈虎禪道：「如果我斬殺了你，豈不是太看得起你了？而且，一個人非要刀下無情始能成爲刀客，那只是刀的奴隸，只有刀下留情的人，才是眞正控刀在手的主人！」

孟頂頂沈默了半晌，忽道：「謝謝。」

沈虎禪道：「何所謝？」

「一是謝你掌下留情，不殺之恩：」孟頂頂道：「二是謝謝你給我的意見，那對我實在很管用。」

他臉肌一抖又笑道：「你的『逾矩之掌』成就恐猶在『不惑之刀』之上。」

「世上既有規矩，便有逾矩：」沈虎禪道：「人可以按照規矩把事情辦好，但只能在破壞規矩再作重建裏才能把事情辦得更神妙。」

孟頂頂點點頭道：「你說的是，可惜你仍做錯了一件事。」

沈虎禪道：「說的對本來就不一定也做的對。」

孟頂頂道：「你不殺我，恐怕是一大錯事。你已爲我所傷，我是要把你們三人一併格殺，我敗在你手下的事就天下無人知了。你說是不是？」

沈虎禪什麼也不說，只說：「那好，請，請請，請請請。」

孟頂頂不笑了：「你眞以爲我不敢？」

沈虎禪道：「不是不敢，而是不會。」

孟頂頂道：「不會？」

沈虎禪道：「你要是會幹這種事，就不是『大名鼎鼎』了。」

孟頂頂跺足長嘆道：「罷，罷，罷，你們就幫個忙，快走吧。」

沈虎禪遙向他一拱手。

就在這時，驀地，水裏激出一道水花，捲起一柱奇浪在夕暮裏幻化彩麗萬端，直罩向沈虎禪！

夕照如春花美麗。

水花在半空，似一場彩虹的雨。

流星的夢。

在水花裏同時夾雜了一聲大喝：「走？我可不放行！」

水花變成一陣雨。

怪雨。

每一滴雨都似是一件暗器，倏忽莫定的向沈虎禪身上螫！

奇雨。

每一抹雨都像是一片閃麗的刀。

鬼雨。

那水流分成幾注，每一注俱有狂飈千點，一簇一簇的分頭湧襲：沒有一種武器或暗器，能夠那麼無常，那麼無端，那麼詭異，那麼綿密。

雨和水中，一人如蛟龍，長身而起，掩擊沈虎禪。

沈虎禪大喝一聲，整個人都不見了。

變成了一把刀。

刀如一把火。

他的刀就是火。刀光如火。

人就是刀。

水影包圍了火光。

火在水中。

——誰能在水中取火？

——誰可以在火裏掏水？

* * *

「結果怎樣？」王龍溪、沐浪花、舒映虹都忍不住問。

「結果他受傷更重，」將軍接道：「但也擊退了『清明時節』余分分，而回到這裏。他的傷，也因而更加沉重。」

燕趙道：「那麼，那匹馬……」

沈虎禪等三人是騎馬回來的。

——在渡河前，三人原無坐騎。

「我們一過了海棠溪，『黛綠棕紅一潑風』的馬隊就到了，但這頭岸上也奔出一匹棗騮馬，飛馳而至，」蔡可飢道：「馬鬃上掛了一張紙，紙上寫：『請坐』二字，署名畫了四劃，沈大哥那時已傷處迸發，便要我們一起騎上去，這馬也眞扛得住，這一番折騰，才能平安脫險……」

舒映虹輕吁一口氣：「這匹馬能馱三人，還可以比訊號還快的抵達將軍府，不愧爲名駒。」

燕趙沈吟道：「這是梁四公子的坐騎。」

王龍溪瞪着眼珠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燕趙似笑非笑地道：「他是向沈兄示好。」

王龍溪猶似不解：「示好？誰要他示好？」

燕趙淡淡地道：「他要沈兄欠他一個情。」

沐浪花忽道：「說不定，他是向咱們示好，要將軍欠他一次情。」

將軍捋髯道：「不管如何，梁四到目前爲止，還是似友非敵。」

沐浪花道：「可惜這種局勢，很容易發生變化，不易把握。」

舒映虹道：「但我們的形勢，總比萬人敵好些。」

將軍趣味盎然的問：「何以見得？」

舒映虹道：「咱們一個沈兄，已殺了他們張十文、齊九恨、挫敗了李商一、姚八分、譚千蠢，還和『四大護法』中的余分分和孟頂頂交過手，同樣佔了上風。」

沐浪花道：「不過，你也該心裏清楚，打敗他們的是沈兄，而不是我們。」

舒映虹道：「你的意思是說：如果沈兄不是我們的人，那我們就無功可言了？」

沐浪花臉上的笑容，也不知是慘笑而是自嘲。

舒映虹望向將軍：「沈兄不是已投效將軍了嗎？」

沐浪花的笑容是悲感多於歡樂：「就算是，要一個才加入的人來反敗爲勝，咱們也是夠悲哀的了。」

舒映虹爲之語塞，但又自豪的道：「我們還是佔了點優勢。」

王龍溪似比較樂意聽到對己方有利的事：「你說出來聽聽？」

舒映虹道：「咱們至少有四個人，已混入敵方陣容裏。」

王龍溪一拍大腿，意興風發的道：「對！狄麗君、杜園、侯小周，現在還外加一個不從，隨時可以給他一個窩裏反，萬人敵休想安枕入寢！」

將軍微微一歎。

王龍溪怔了怔，問：「我說錯了什麼？」

將軍笑了一笑：「你什麼也沒說錯。」

王龍溪仍追問：「那麼爲何歎氣？」

將軍無限倦意的一笑：「因爲我們只知道自己在萬人敵陣中安排的臥底，却對萬人敵派過來的奸細，却完全沒有頭緒，這不但對我們自己不利，對派過去的伏兵也一般危殆。」

沐浪花道：「所以，咱們的伏樁雖多，但很可能隨時都會被人連根拔起。」

將軍點頭。

沐浪花又道：「除非是先把萬人敵派過來的奸細找着，就像把自己體內的毒瘤割除，才能全力對抗外敵。」

將軍飲酒。

沐浪花道：「可是我們不知道身邊的人誰才是奸細。」

將軍這回接道：「若不能找出這個，我們便什麼上風都沒佔。」

舒映虹也明白了整個形勢，說：「所以有形的敵人並不可怕，無形的敵人才難應付。」

將軍緩緩的道：「外敵不足畏，心賊自難防。」

舒映虹恍然道：「萬人敵之所以難以應付，是因爲誰都不知道，誰才是萬人敵。」

燕趙忽道：「不過，我們也總算知道一些有關萬人敵的資料。」

將軍又饒有興味的望向他。

「一，萬人敵是蔡京這干人的心腹，只要密切注意蔡京，說不定就可以找出萬人敵來。」燕趙道：「可惜，蔡京權傾天下，座下更是高手如雲，爲人比狐狸狡猾，要從他那兒得到線索，只怕比自行找出誰是萬人敵還難！」

將軍道：「第二呢？」

燕趙道：「萬人敵曾有過兒子，多年前就死在與將軍的衝突戰役裏，因而，年紀絕不會太輕，而且武功定必高絕，並有威望收服得了李商一、余分分、孟頂頂這些豪傑高手，在武林中，有這些條件的人，還不算太多。」

舒映虹道：「簡直沒有幾個。」

燕趙道：「我們還有一個可以找出萬人敵的辦法。」

將軍道：「願聞其詳。」

燕趙道：「只要將軍親自出動，萬人敵一定也會出手。」

舒映虹道：「因爲萬人敵知道誰都制不了將軍。」

燕趙笑道：「或許，除了萬人敵自己。」

王龍溪怒道：「你要以將軍引出萬人敵？」

燕趙道：「萬人敵跟將軍有殺子之仇，自是非親自報仇不可。」

王龍溪斥道：「胡說！要將軍涉險，此事萬萬不得。」

將軍微笑道：「萬萬不得就得不了萬人敵，何況，將軍不戰，還稱什麼將軍？」

衆皆震動。

沐浪花沉聲道：「將軍的意思是……」

將軍還未說話，忽見一人神色張惶，行禮步入。

舒映虹一點頭。

來人在舒映虹耳畔迅速說了幾句話，然後退去。

舒映虹顯得有些神思不定。

將軍看在眼裏，問：「什麼事？」

舒映虹恭聲道：「稟將軍，有人送禮來。」

將軍「哦」了一聲，道：「什麼人送禮來？」

舒映虹道：「萬人敵。」

將軍問：「他派什麼人來？」

舒映虹道：「『清明時節』余分分。」

將軍又問：「送禮的人呢？」

舒映虹答：「已回到對岸去了。」

將軍撚鬚道：「看來，送禮的人不待回話，這禮也決不會是什麼好禮。」

舒映虹也有隱憂的道：「看來是的。」

將軍問：「可知道那是什麼禮？」

舒映虹道：「司馬不可已瞧過了，不會是炸藥，也不可能有機關。」

司馬不可是將軍的麾下，對暗器和機括最有研究的人，張十文以「假頭」飛擲沐浪花的時候，就是他一眼看出是「雷震子」，曾大聲喊破的。

將軍道：「爲什麼他不到席上來？」

——司馬不可也是在酷戰中死裏逃生的，他自是「有資格」在今晚「將軍之宴」裏列席。

「他的兄弟死了，」舒映虹用眼角微睨沐浪花，「不是每個人都像沐二爺一般堅強不折的。」

——沐浪花不僅愛子新喪，而且還是他親手將之斬殺的。

可是他依然出席，雖然神色沉鬱，但悲傷顯然未能把他擊潰。

將軍道：「既然司馬不可已經細察過，這禮物當然不會有暗算了——這可是什麼禮呢？」

王龍溪不耐煩地道：「將軍何不看看？一看不是都知道了嗎！」

將軍笑了：「說的也是。世上最複雜的事情，往往都是由最簡單的方法解決。」

＊　＊　＊

解決了。

他們拆開了「禮」。

人頭。

——沈虎禪的頭。

＊　＊　＊

一個人的頭，要是被斬了下來，那必然已是個死人。

聽說有些人的頭被砍了下來，眼珠子還會轉動，不過這樣並不代表他還可以活着，只是一時沒有氣絕，已然離死不遠。

可是沈虎禪仍然活着。

——他沒有死。

世上沒有兩個沈虎禪。

——沈虎禪只有一個。

所以死的不是沈虎禪。

那只不過是一個很「像」沈虎禪的人。

＊　＊　＊

杜園，杜青衣。

誰都沒有嘆息。

但都屏息。

他們看着絨緞裹的盒子、錦盒裏的人頭。

沈虎禪彷彿也覺得自己的頸項有些涼冷，他用手摸摸自己的脖子。

良久，將軍才說話了。

聲音很低沉。

「沐二弟犧牲了他的愛子，司馬兄弟痛喪了他的胞弟，如果沒有沈兄，可怕杏兒今番也不能活着回到我身邊，」將軍用手指着杜園的人頭，指尖彷彿有些微兒顫抖：「青衣也被揭破身份了，只怕不從也有危險……」

王龍溪握緊了拳頭。

他的指骨發出啪啪聲響。

「我現在確知有一個機會，萬人敵勢必會親自出動的，但我也必須要親自出手，才能引出他來；」將軍悲痛地道：「敵方聲勢，日益壯大，我們犧牲的人，日漸添增，決戰之期，不能再等，一擊不敵，不如成仁。」

然後他平視眾人：「這計劃絕對機密，就只有在座的諸位知道；而執行這計劃的，除了我之外，還須要一個人……」

舒映虹忽道：「將軍，你不能去。」

將軍道：「你沒聽到剛才燕兄的話麼？事已至此，我不能不去。」

舒映虹憂慮地道：「萬一……」

將軍道：「人生在世，做任何事，只能顧全一萬，不可只為萬一。」

沐浪花道：「為何不多帶點人手去，全力發動？」

「按照計劃，這樣反而打草驚蛇，而且，我要先無後顧之慮，就算我失手身亡，也要這兒基業不墜，才能一往無前，所以，這裏的根基還需大家把持大局，不讓萬人敵有可趁之機；」將軍沉着地道：「如果一切進行順利，我只需多一強援即已足夠。」

王龍溪大聲地道：「我去！」

燕趙忽道：「你去？你不適合！」

王龍溪連額上都暴起青筋：「我不適合誰適合？！」

燕趙只出一步，問將軍道：「將軍，燕某在此候命。」

將軍向燕趙拱手道：「燕兄好意，在下心領，唯此地安危，尚須燕兄明眼操心。」

他轉首向沈虎禪，道：「杜青衣可以說是因你而死的，萬人敵對你也志在必殺；」然後一個字一個字地道：「我要你去。」

＊　＊　＊

他要沈虎禪去：

去殺萬人敵！

沈虎禪才剛剛從萬人敵的圍殺中逃亡出來，身上還有傷未癒。

可是將軍什麼人都不選，卻就是選上了他。

——沈虎禪去不去？

沈虎禪會不會去？

（去殺萬人敵；）

（——或是為萬人敵所殺！）

（與將軍一道去殺敵；）

（——或是去保護將軍不為敵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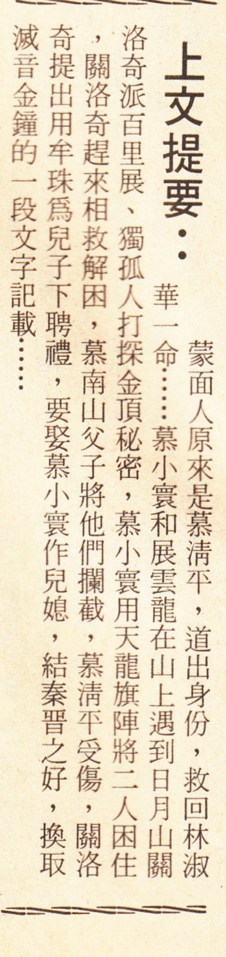
眾人都在錯愕中望向沈虎禪。

包括殷殷期盼而又憂懷滿心的楚杏兒。

沈虎禪到底答不答應？

沈虎禪究竟會不會去？

「將軍」全文完；請看下篇「破局」大結局



上文提要：

蒙面人原來是慕清平，道出身份，救回林淑華一命……慕小寶和展雲龍在山上遇到日月山關洛奇派百里展、獨孤人打探金頂秘密，慕小寶用天龍旗陣將二人困住，關洛奇趕來相救解困，慕南山父子將他們攔截，慕清平受傷，關洛奇提出用牟珠為兒子下聘禮，要娶慕小寶作兒媳，結秦晉之好，換取滅音金鐘的一段文字記載……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學得形象招式　撤除機關逃脫

人影晃動，青城山主和慕清平和吳忠身形已消逝在雲山間，慕小寶氣得在地上一跺脚，道：「我們也去。」

她自小嬌寵慣了，任性的時候誰也阻擋不了，纖纖的玉掌輕輕握着展雲龍的手掌，拉着他向前奔去。

路上，白雲茫茫一片，穿過一大片葱綠的的大林，眼前景物陡地一亮，一條麻石鋪成的小道直通一道孤起的墳墓之前，兩人踏着石地，輕輕走着。

在那青磚砌成的大墓前，兩個勁裝大漢手持兵刄，凝重的守在那裏，慕小寶拉着展雲龍的手在這裏出現，兩個漢子俱訝異抬頭望着他倆，心中暗暗嘀咕不已。

慕小寶悄聲的道：「這是通往金頂寶庫的另一條捷徑，等會你不要說話，讓我對付這兩個守墓弟子。」

展雲龍苦笑道：「知道了！」

那兩個漢子互相望了一眼，向慕小寶一恭身，同聲道：「慕姑娘！」

慕小寶冷冷地道：「我要進墓去看看我奶奶，請你們開墓。」

左邊那個漢子為難的道：「今天金頂裏連闖進好幾個人，現在裏面正鬧得很凶，山主有令傳來，任何人不准進去。」

慕小寶冷冷地道：「連我都不可以麼？」

「這——」那漢子猶疑的道：「小的作不了主。」

慕小寶冷冷地道：「你們讓開，等山主怪責下來，就說我硬闖進去好了……」

她在山中是出了名的鬼精靈，看那兩個漢子還在猶疑的時候，伸掌在墓中一個機紐上拍了一聲，只聽墓中傳來一陣叮咚叮咚之聲，墓碑一移，露出了一道門戶。

那漢子一急道：「慕姑娘，容小的通知山主一聲再……」

慕小寶向展雲龍一揮手，道：「快進來！」

那兩個漢子在一刹之間，展雲龍和慕小寶已消失在深長的大地道之中，墓碑一台，又恢復了原狀。

在那深長的大地道之中，兩傍松油火炬燃得通明，墓只是掩護，進得墓中，兩壁全是青磚鋪就，展雲龍隨着慕小寶一直走到地道盡頭，在左側出現一大個石屏風擋住了去路，慕小寶凝重的道：「現在我們馬上就要走進金頂藏寶之處，你沒有我的允許千萬不要亂走動，否則機關一發，非等我爺爺來才能出去。」

她對這裏像是很熟悉，在那石屏風上輕輕一推，一道濛濛的光暈自那閃開的屏風裏面射出來，展雲龍抬頭一望，只見在那頂壁之上，垂落下無數的鐘乳石，那彷如透明的鐘乳石，晶瑩可愛，自上面泛射起條條燦爛的光暈，迎着火光更是瑰麗奪目。

展雲龍在讚嘆造物之奇的時候，耳際已飄來淙淙的流水之聲，他扭頭一望，只見右邊一間石室裏有一副琉璃棺材，在裏面靜靜臥着一個老婦人，慕小寶淒然淚下，望着那死去的老婦人在怔怔出神。

展雲龍輕輕走到她的身邊，道：「小寶，妳怎麼啦？」

慕小寶搖搖頭道：「這是我的祖母，她死在寒泉裏已近二十年。」

在那琉璃棺材之下，泉水流進一個水潭裏，那冰寒潭雖然不大，却不會溢出來。

「嘿——」

一聲低嘿之聲由空中傳來，慕小寰神色一變，道：「來人已摸進裏面了，我們得趕快去看看！」

她身形一晃，蓮足輕點，和展雲龍已撲進一個通道之中，在那黝黑的大洞裏，一個身穿黑衫的中年人正向這裏奔來，他神色慌張，全身是血，顯然受到極重的傷。

慕小寰輕叱道：「站住！」

那漢子一怔，輕輕喘了一口氣，道：「你是誰？那寶庫到底在那裏？」

慕小寰冷冷地道：「我還沒問你是誰呢？你倒先問起我來了。」

那漢子冷冷地道：「在下關天虹已闖出『寒曲四十九轉大陣』，我帶來的人全部死了，只剩在下僥倖逃出！」

慕小寰冷笑道：「你眞是烏龜命活得那麼長，在這裏機關密佈，你縱是找上寶庫，也不能活着走出來，我看你還是棄劍投降，等着我爺爺的發落。」

關天虹嘿嘿乾笑道：「原來你就是青城山主的孫女，嘿——我想妳想瘋了，等我抄下滅音金鐘的武功口訣之後，再擒下你。」

展雲龍一聽大怒，叱道：「住嘴，你是什麼東西，竟敢說這樣不知恥的話。」

他自從和慕小寰結識之後，暗中已深深愛上了對方，只因對方高貴淡雅，自覺高攀不上，而不敢有所表示，現在一聽關天虹要強迫小寰去嫁給他，不禁怒不可遏，身形一挫，就要和對方動手。

關天虹不屑的瞪了展雲龍一眼，道：「好小子，你眞是不想活了。」

他手中長劍一抖，倏地化作了一縷寒光疾劈而來，展雲龍掄起金魔神往上一砸，叮噹一聲，雙方手臂同是一震，暗中驚嘆對方的武功，說起來這一交手是不分軒輊，可是展雲龍心裏則很明白，自己手中的是重武器，而對方長劍却是輕兵刃，雙方一擊，震得自己手臂發麻，可見對方功力要高出自己甚多。

關天虹一劍灑出，足下向前大踏一步，劍刃一翻，對展雲龍的肩上削來，這一劍又快又準，時間拿捏的正是時候，展雲龍心中一凜，腦海中疾快的忖道：「好厲害的劍招，出手的快速，竟比林大哥還要凌厲，假如林大哥在這裏，兩人相鬥，不知是那一個高強？」

忖念一逝，身形已經移出五步，輕靈無比的避過對方削來的長劍，關天虹咦了一聲，詫異的道：「你是那一派的弟子？」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難道看不出來？」

關天虹冷笑道：「你居然不是青城山弟子，怎敢進這秘道之中，莫非你也是來尋找滅音金鐘之人？」

展雲龍心中一震，忖道：「滅音金鐘，滅音金鐘……這個佛門至寶，關係我父母死去的眞相，我決不可表示出也在尋找此鐘。」

他冷哼一聲道：「你不要亂說，我豈是你那種人。」

慕小寰輕輕地道：「龍哥，我設法困住他。」

她對這裏機關密佈，消息埋伏的設施可說是熟悉異常，眸光輕輕一瞥，心中已有計較，淡淡地一笑道：「關天虹，你眞是自秘道中一路闖進來的麼？」

關天虹一怔，揚聲大笑道：「這個自然，我來時共帶着三十六名日月山的高手，在寒曲大陣中死去了十五名，餘下全落進死亡路裏，想他們也已死去，在這秘道之中，除了我之外，恐怕沒有人能連闖這麼多機關。」

慕小寰哦了一聲，道：「這麼說日月山的武功當眞是天下無敵，你居然能活着闖到這裏，必是有所依恃。」

關虹天嘿嘿冷笑道：「不錯，當世之中已沒有什麼東西可困住我。」

慕小寰不屑的道：「這個我倒不信！」她露齒淡淡地一笑道：「你只要敢退後三步，我就有辦法將你困住，如果你能自裏面闖出，我一定帶你去寶庫，見識那佛門聖物——　音金鐘……」

關天虹一楞，腦海中疾快的忖思道：「這倒不錯，也免得我再胡亂的去摸索，既然這裏陣法已沒有辦法奈何我，我不妨試上一試。」

他陰沉的笑了笑：好，不過我出陣之後，妳可得一切聽我的。」

慕小寰冷冷地道：「好，你若眞能走出來，我一切都答應。」

關天虹自恃功力蓋世，天下已無敵手，見慕小寰是個小女娃兒，根本不放在心上，想她縱是要花樣，也要不出什麼新奇的東西來，冷笑一聲，當眞是連退三步。

他的足尖才觸及地上的那條紅線上，突然響起一聲大響，只見自東南西北四方，突然疾湧來四塊厚約半尺的石板，將他圍進裏面而堵在當中，這四塊石板一現而合，啣接得密不透風，關天虹身在裏面根本闖不出來。

關天虹知道事情更糟了，正待向上躍起，頭頂上一塊大石當頭擊落，嚇得他神色一變，急忙刹住躍起之勢。

「砰——」地一聲大響過後，那落下的大石正好覆蓋在那四塊立起的石板之上，形成了一個四方形的石屋，使得關天虹狂吼數聲，竟是無法出來。

慕小寰冷冷的一笑道：「你光吼有甚麼用？要想辦法出來呀。」

關天虹在裏面怒吼道：「賤丫頭，我上了妳的當！」

只聽拳聲砰砰，擊得那石板搖顫直響，想是他在裏面憤怒難忍，妄想以本身渾雄的拳勁擊碎石壁出來。

慕小寰冷冷地道：「你最好少動出拳，石壁一碎，大石當空而墜落，那時候不將你壓成肉餅，也壓你重傷慘死。」

關天虹果然不敢再重擊石壁，只是在裏面狂怒漫罵，慕小寰正要再戲他一頓，此際已傳來青城山主和關洛奇激鬥之聲，並向這裏移來。

她神色一凜，道：「我們快到寶庫裏躲上一躲，我爺爺來了必會大怒，這裏忌外人進來，除非是青城山中之人。」

她深知青城山主的冷面無私，疾快的拉着展雲龍躍空而去，兩人的身形才在地

道裏消逝，關洛奇和青城山主已躍了過來。

關洛奇揮出一掌，憤憤地道：「慕南山，我兒子到底怎麼樣了？」

慕南山冷冷地道：「你不是看過那裏麼？你所派來的人大多已死，你那寶貝兒子雖然沒有找着，我想離死也不遠了。」

關洛奇狠狠地道：「我兒子只要有三長兩短，日月山魔宗弟子將血洗青城，尤其是你這老渾蛋，我必不放過你。」

慕南山冷冷地道：「連你都出不去，還敢在這裏吹噓。」

關天虹在裏面默默凝神聽了甚久，隱隱約約覺得外面傳過來的話聲有些像自己的父親，他再也沉不住氣，道：「爹——」

這一聲大喝，由裏面傳出，聲音減弱不少，但仍被關洛奇和慕南山聽到，同時一怔，身形雙雙撲了過來。

關洛奇心神一顫，道：「虹兒麼？」

關天虹苦笑道：「爹，我在這裏！」

關洛奇一個龍行虎步，落在那石板之處，雙目寒光一湧，妄想默運真力震碎那半尺高厚的石板。

關天虹在裏面一急，道：「爹，不可亂動，石板一碎我就會被壓死。」

關洛奇果然不敢再動，縮手而退，憤憤地道：「孩子不要急，爹爹想辦法救你出來！」

他緩緩的回過身來，目中眞欲噴出火來，寒光一閃，如刃的目光投落在青城山主的身上，狠狠地道：「慕南山，放他出來！」

青城山主這時也神色緊張的注視着對方，全身衣袍隆隆鼓了起來，單掌斜立，冷冷地道：「你作夢！」

關洛奇怒笑一聲道：「你兒子已中了我的『幽靈閃電掌』，在三個時辰之中得不到解藥，便要毒發死去，現在老夫想和你談個條件，不知可不可以？」

慕南山冷冷地道：「很好，本山主也有此意。」

關洛奇自懷中拿出一顆像綠豆大的藥丸，托在掌心之中，冷笑道：「你放了我兒子，我便將這顆解藥給你，這事如果談得成功，我馬上回日月山，從今以後再不踏進青城山一步。」

慕南山冷冷地道：「可惜我無法信得過你。」

關洛奇一聽大怒，道：「那你可叫你兒子來，我們當面談談！」

慕清平正在這時出現，他神色悽然，身形搖顫，提着長劍搖晃而來，顯然他所受的傷不輕。

青城山主雙眉一鎖，道：「清平，你怎麼不回去療養？」

慕清平苦笑道：「我不放心這裏，而小寶也進了這裏。」

「什麼？」青城山主面上一寒，怒道：「這丫頭當眞愈來愈不像話，連我的話都敢不聽，哼，她自小讓我給寵壞了，非好好教訓她一頓不可！」

他像是非常惦記慕清平的傷勢，回頭問道：「你傷得如何？是不是感覺呼吸沉重，頭重腳輕？」

慕清平深深吸了口氣，道：「不錯，這一掌之仇我必須要報回來。」

關洛奇不屑的道：「你少再充英雄了，憑你那點本事本宗主還不放在眼裏，若果你眞是心中不服，可上日月山找我。」

慕清平一擺長劍，道：「我們現在再試試……」

慕南山向他一瞪眼，駭得他急忙收口不語，青城山主瞥了關洛奇手中的藥丸一眼，道：「好！關洛奇，本山主答應你。」

關洛奇冷笑道：「先將我兒子放出來！」

青城山主不屑的道：「你的詭計太多，我不能過份相信你，你先給我兒子服下藥之後，看看反應如何我再放你兒子。」

關洛奇狠狠地道：「老殺才，這個仇我可忘不了。」

他狠狠地瞪了慕清平一眼，舒指將那顆藥丸彈了出去，慕清平伸手接過，急忙納入口中，不多時冷汗直冒，病態大減，身上的掌傷霍然而癒。

慕南山一笑道：「姓關的只此一次，下次令郎再不知死活，休怪本山主再不容情了。」

他在洞壁上輕輕一拍，響起一串怪異的銅鈴聲，那密密縫合的石板一開，俱自動的循着原路退了回去，製作之精巧，連關洛奇都暗暗嘆服不已。

關天虹一躍而出，道：「爹，我們還要闖麼？」

關洛奇冷笑一聲，揮了揮手，悶聲不吭的向洞外躍去，關天虹一怔，急忙晃身跟去，洞中響起青城山主的大笑。

慕南山一收笑聲，道：「清平，我要去看看那孩子去，你回去吧！」

他身形一晃，在洞中消逝。

＊　＊　＊

室中珠光如火，照得滿室金光一片。

在那金玉鑲壁的大室裏，滿地都是翡翠、瑪瑙，串着一串翠綠的大珠子，她眉飛色舞的道：「這些都是我出嫁時陪嫁之物。」

展雲龍對她的話聲彷如未聞一樣，目光畢直的望着隔室之中的一座龐大的金鐘，那鐘身上塗滿了黑漆，所以無法發出耀眼的金光來，只有一層淡淡的金霧繚繞昇起。

他茫然的望着那口金鐘，喃喃地道：「滅音金鐘，滅音金鐘，我總算看見你了。」

他想起父母爲着這口佛門聖寶所遭遇的慘害，心裏就有一股說不出的難過，他目中含淚，竟不自覺的步向滅音金鐘之處行去。

慕小寶一聲尖銳的驚呼道：「不要進去！」

展雲龍自茫然的痛苦中清醒了過來，回頭道：「爲什麼？」

慕小寶驟然見他目中滾動下兩行淚珠，不禁呆了一呆，惶悚的奔上前去，輕聲的道：「那是我爺爺藏寶的地方，所有的秘笈劍譜全放在那裏，你只要踏進一步，裏面機關立時發動，任何人都不能抵抗那連環毒矢及火藥燒體的埋伏。」

展雲龍堅決的道：「我必須進去看看那口滅音金鐘……」

慕小寶搖搖頭道：「我爺爺最忌有人進去，連我都不敢……你如果非要進去不

可，我只有拚着接受爺爺的責罵。」

她像是不願意違拂展雲龍的去意，銀牙一咬，在石門上的一個按扭輕輕一點，道：「裏面機關埋伏已經撤去，你進去吧。」

展雲龍本來還有些不好意思，經不起那座滅音金鐘的誘惑，急急奔了進去，他見這滅音金鐘除了上面刻滿梵文之外，什麼都看不出來，不覺有些失望，忖道：「我眞不明白，佛門各派爲何將這個大鐘看得那麼神聖，竟然爲了奪得此鐘，死去了那麼多的弟子。」

他拿起金魔神在滅音金鐘上輕輕一擊，居然沒有一絲聲音發出來，正在一怔之間，塗滿黑漆的鐘身突然現出了十二個奇形怪狀的形象，展雲龍心中大奇，只見那十二個形象頗像是人的姿式，在腦海中一轉，在不知不覺之中將那十二個形象全都印進腦海之中而能絲毫不忘。

他一收金魔神，那十二個形象突然隱去，不禁奇怪的忖道：「這是什麼原因，難道那些形象是因爲金魔神的關係才會突然出現，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太使人不可思議了。」

展雲龍楞了半晌，還在出神之時，這座石室中已多出一人，青城山主驟見展雲龍走進那封笈藏秘的大室裏，居然氣得髮鬚俱張，目中眞欲噴出火來，他暗暗罵道：「小寰這死丫頭簡直太不像話了。」

慕小寰和展雲龍站在大鐘前，並肩凝立，連青城山主到了身後都不知道，尚在各自沉思。

「嘿——」冷冷的低嘿聲在空中散佈開來。

青城山主氣得低嘿一聲，怒道：「小寰！」

慕小寰全身一顫，駭然的回過身來，顫聲的道：「爺爺！」

青城山主怒沖沖地道：「誰叫妳到這裏來的？」

慕小寰雖然極得青城山主之愛寵，可是她對青城山主既畏且敬，突然見他滿臉怒氣的向自己走來，不禁嚇得連着後退幾步。

她顫悚的道：「我……」

展雲龍見慕小寰因他而受到這樣的責罵，心裏覺得難過異常，他向前急行二步，恭身的道：「山主，請你不要怪責小寰，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要罵請你罵我好了，晚輩絕不怨山主。」

青城山主目中寒光一湧，道：「你爲什麼要到這裏來？」

展雲龍怔了一怔，道：「晚輩是因爲好奇。」

青城山主雙目有如利刃，緊緊逼射在展雲龍的臉上，彷如要看穿他心裏的事情一樣，沉聲道：「這不是理由，這寶庫連我兒子都不敢輕易進來，而你竟然逼使我孫女帶你進來，可見你來青城山確是有什麼目的。」

慕小寰搖搖頭道：「爺爺，是我帶他來的，你不要怪他。」

青城山主冷哼道：「住嘴，這裏沒有你的事！」他斜睨了展雲龍一眼，臉上罩上一層冰寒的霜氣，冷煞的道：「說！你到這裏到底要求得什麼？」

展龍雲暗暗地嘆了口氣，忖道：「我也眞是多事，怎麼會偏偏要走進這裏，現在山主已經發怒，連小寰都要遭到責罰，唉！但願山主不要再罵她了，一切的事我都願意承担。」

他絲毫不懼的道：「山主，晚輩是因爲那座滅音金鐘。」

青城山主嚴厲的問道：「滅音金鐘！你怎麼知這鐘在藏寶庫裏？」

展龍雲長嘆一聲道：「晚輩在未來貴山之時，並不知滅音金鐘在這裏，自魔宗宗主關洛奇出現之後，晚輩才知道這回事。」

青城山主嚴厲的問道：「滅音金鐘與你有什麼關係？」

他的口氣冰冷，一直是咄咄逼人之勢，展龍雲不願和這種仙流人物鬧翻，忍氣吞聲的嘆了口氣，道：「山主，晚輩也不需相瞞了，滅音金鐘乃是晚輩家中之物，晚輩父母曾爲這口金鐘而喪命。」

「哈哈……」青城山主聞言之後哈哈一陣狂烈的大笑，道：「爲了爭奪滅音金鐘而死去的人，不勝枚舉，此寶本非有主之物，你怎能說是你家之物？」

他詫異的哦了一聲，又道：「居然會有這種事？」

展龍雲冷冷地道：「滅音金鐘關係晚輩之身世，山主請不要嘲笑。」

青城山主冷笑道：「在這藏寶之庫，除了本山主及有數幾人之外，任何人都不得踏進一步，所有進此之人，必須是我們慕家的人，你犯了本山的大忌，我不能原諒你。」

慕小寰淒然的道：「爺爺，你不要怪他，一切都是我不好。」

展雲龍昂然無懼的道：「晚輩甘願由山主發落。」

青城山主冷漠的道：「你可不要後悔，我的處罰是相當重的。」

展雲龍正要說話，慕小寰突然惶急的撞了他一下，悄聲的道：「龍哥，不要答應。」

青城山主冷笑道：「我要親手殺死你，這便是我的處罰。」

展雲龍一怔，料不到青城山主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他個性倔强，自小在冷酷的環境裏長大，養成憤世妒俗之偏激心理，一聽青城山主竟欲要殺死自己，那股鬱藏於心底的怒氣不覺得又引發出來，在他臉上顯現出來了。

他冷笑道：「非要殺死我麼？」

青城山主堅決的道：「唯有這一條路了，滅音金鐘消息一出，整個青城山都不能安寧了，我殺你只是滅口。」

慕小寰睜大眼睛，幾乎不相信爺爺會說出這種狠毒的話，她心裏一急，兩顆淚水奪眶而出，道：「爺爺，你好狠。」

青城山主怒叱道：「你給我出去！」

慕小寰搖搖頭道：「你除非也殺死我，龍哥和我生死與共，他怎麼死我也怎麼死，爺爺，請你給我們一個痛快。」

青城山主一楞，道：「妳這是爲了什麼？」

慕小寰淒傷的流下了悲傷的淚水，顫聲的道：「我愛他，我要和他在一起。」

展雲龍心神大顫，沒有料到小寰會這

樣深情的愛上自己，他自覺無法和對方高貴淡雅的氣質相配，心中的驚異使得他僵立在地上，楞楞地望着她。

青城山主更是呆了一呆，心中仿如受了一柄無形的巨錘重重的一擊，他身子一個搖顫，道：「妳……怎會愛上這樣一個江湖浪子？」

「爺爺！」慕小寰一正臉色道：「愛是不分彼此，只要兩心相悅。」

青城山主怒哼道：「不可以，我們慕家是世代的望族，妳要嫁給一個身份相當的人，小寰，妳永遠遠不能和他一起的。」

展雲龍心中一酸，只覺眼前茫茫一片，昔日的苦修，與生俱來的冷傲倔強，在這一剎那遭到無形的催毀，他身形一個踉蹌，一股自卑而絕望的心緒泛上心頭，使他在這珠光寶氣的大室裏，黯然神傷，那瑰麗的珠寶雖然會給予人一種美不勝收的感覺，可是在他眼裏連糞土都不如，因爲他的心已隨着珠寶而黯然無光。

他凄涼的一聲輕嘆，道：「小寰，你爺爺說得太對了，我們身份懸殊，相差得太遠，一層無形的約束已將我倆縛在東西兩端，你我只能相看而不能在一起……」

「不——」慕小寰驚顫道：「我不要身份，我不要名譽，我只要你，龍哥，請不要說這種話，只要你我眞心相愛，任何力量都不能將我們分開……」

她聲淚俱下，凄涼的話聲，使人柔腸寸斷，心酸哀傷，展雲龍只是嘆息，默默無語。

青城山主怒嘿一聲：「好，沒有人能分開你們，我倒要將你們分開……」

他介身於兩人之間，在門上輕輕彈了一下，只聽叮鈴一聲，一道大壁啓處，自裏面走出兩個黑衣漢子，躬身的凝立在地上。

青城山主冷冷地道：「將小姐送回山去。」

那兩漢子應聲道：「是！」

他倆臂力過人，雙雙欺到慕小寰的身前，將她拉着就走，慕小寰拚命掙扎，竟然掙脫不開，她顫聲的道：「爺爺，請你放了我……」

她走出五六步，回頭道：「龍哥，你等着我，我會和你在一起。」

展雲龍眼前已經茫茫一片，耳際迴盪起慕小寰凄涼的話聲，心中像是片片碎裂開來，他黯然的一聲長嘆，喃喃地道：「讓我們的愛化作相思回憶吧……」

他神色一凜，傲然地道：「山主，請你動手吧！」

青城山主冷冷地一笑，指着滅音金鐘，道：「你既然是爲了滅音金鐘而來，我就成全你，讓你孤獨的守在這裏，伴着滅音金鐘自生自滅，這裏機關四佈，你不要妄想走出這室中一步，等我封閉大門，機關已全啓，並對準了你，你若是安份不動，也許能多活幾天，不過你還是免不了餓死在裏面。」

展雲龍冷冷地道：「你爲什麼不親手殺死我？」

青城山主冷笑道：「你不配。」

展雲龍沉思一下，道：「好，請你轉告我林大哥，就說我已下山去了，若他的眼睛醫好了，叫他自己回去吧，這樣免得他掛念。」

青城主頷首道：「我會轉告他……」

他身形輕輕一晃，自室內躍了出去，只聞一陣機器隆隆之聲，那門頂突然垂下一道大鐵門，將展雲龍關在裏面。

展雲龍凄涼一嘆，望着那滅音金鐘默默無語，他拿起金魔神在鐘上輕輕一敲，嘆道：「我將永遠伴着你了……」

他這時只覺心中茫茫一片，連那方才的雄心都已消逝無影，腦海中除了時常浮現出慕小寰的一顰一笑，便是這個不平凡的遭遇了，他沒有怨恨青城山主之意，只恨自己一時大意，闖進人家隱密之處。

陡地，滅音金鐘之上，又浮出那十二個怪異的形象，這形象隱隱浮出，有一種奇異的力量吸引住展雲龍，他看得楞了一楞，忖思道：「這些形象到底是代表什麼？我反正永遠出不去了，何不研究一下這些奇形怪狀的影像，來打發這無聊的時光，咦！這好像是一種武功……」

他苦澀的一笑道：「武功……哈……哈……我學了武功又怎麼樣？還不是要餓死在這裏，唉！我剛才爲什麼不捨命一搏，求個痛快，何苦來承受那飢餓之苦……」

他索性閉上雙目坐在地上，腦海中盡是以前江湖上所發生的事情，那些事情由濃而淡，代之而起的是那十二個奇形怪狀的形象，他突然一抬手臂，照着一個形象的樣子學去，一時這十二個形象在他眼前晃動，他在不知不覺中依着那十二個形象苦練。

時光如水流去，在他耳際突然響起一聲異響，他緩緩睜開雙目，只見一個中年婦人悄然的出現在他的面前。

展雲龍輕聲問：「是林前輩麼？」

林淑華小聲的道：「你的事小寰已經告訴我了，我已將這裏的機關全部撤去了，你趕快從這裏出去，你的大哥在那裏等你。」

展雲龍哦了一聲道：「我大哥的眼睛已經好了。」

林淑華焦急的道：「時間不容許我們多說了，你出去之後就會曉得一切，你現在得趕快走，小心山主發覺……」

展雲龍向着身後出現的大洞望了一眼，急忙站了起來，拱手道：「林前輩，謝謝妳和小寰幫忙，在下走了……」

他知道這時間緊迫，機會稍縱即逝，身形向前一飄，如電的急奔而去，身後傳來林淑華一聲幽幽的嘆息。

展雲龍一路奔去，不多時前路光線射入，他抬頭一望，只見自己已出了整個青城山，在那洞口之處，盲劍客正在那裏凝立着。

他大聲的道：「大哥，你的眼睛已醫好了！」

盲劍客緊抓他的手，道：「龍弟，你就是我的龍弟。」

兩人相逢而擁抱在一起，良久沒有說出一句話來，盲劍客長長的吸了口氣，在展雲龍臉上不住的審視着，他哈哈大笑道：「我總算又看見這大千世界了，龍弟，我眞沒想到你長得這麼瀟洒，現在我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你。」

展雲龍笑道：「大哥，你何必這麼心急……」

盲劍客正容的道：「龍弟，你不懂得一個盲人的心境，一個長久處於黑暗的人，他是多麼渴望着光明，在光明之前，必有黑暗，現在我總算懂得了這句話了，到江湖上去闖一番……」

兩人相視大笑，雙雙投落於蒼茫的暮色裏。

這兩人身形才逝，林淑華和慕清平已自石後轉了出來，慕清平長吸一口氣，激動的道：「淑華，我們當年不是和他們一樣麼？」

林淑華搖搖頭道：「我不反對小寶和展雲龍在一起……」

話聲突然凝結，青城山主大袖一拂躍空降落，他寒着臉看了慕清平一眼，冷冷地問道：「小寶呢？」

林淑華奇道：「她不是在房中麼？」

青城山主伸手遞過一張信箋，道：「你們自己看看吧！」

在那信箋上是這樣寫着：「我走了，天涯海角我也要追尋着龍哥，請你不要找我，有一天，我會回來，那時我和龍哥已經結爲夫婦了，我愛他是出乎我的內心，『愛』！我還不懂，我只知道一天也不能離開他，請忘了我吧，在未來的歲月中，我會守着青城山的信條，追隨着龍哥……」

林淑華全身直顫，看到了這裏，道：「這孩子，太任性了……」

慕清平急得一跺脚，道：「爸，我們還是找小寶要緊，請你老人家回去，我和淑華一路跟下去，也許能把她找回來。」

青城山主嘆了口氣道：「她還是一個孩子，太不懂事了。」

慕清平道：「我知道，爸，我不會怪她。」

林淑華一急，道：「我們走吧，找回來再說。」

兩人身形斜躍而起，疾快的消失在森林盡處。

＊　＊　＊

黯紅的殘霞自舒捲的白雲裏消逝，濃濃的暮色垂降下來，輕柔的晚風紛紛吹來，飄起了墜落的黃葉……

蹄聲在晚暮中傳來，篤篤的响聲蔽碎了夜之將臨前的靜謐，細碎的鈴聲清脆悅耳，幾隻歸雁掠過林梢，低迴掠過這對男女騎士的頂空。

慕清平看了看天色，道：「淑華，妳不要心急，小寶那孩子雖小，却是個鬼精靈，路上不會出事……」他暗暗嘆了口氣，道：「這一路追來，雖然沒有發現展雲龍和小寶的踪跡，可是有一件事却值得留意，我好像覺得有人在暗跟着我倆。」

林淑華嗯了一聲道：「我也有這種感覺，你在江湖上浪跡十幾年，江湖各派的事情也比我熟，或許你已知道是什麼事了？」

慕清平長吸口氣，道：「我們現在連對方都還沒有弄清，怎會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他那如刃的目光輕輕一瞥，冷笑道：「要是那一位不開眼的朋友找上來，我青城慕清平只好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話音高亢，嬝嬝的飄傳出去，林淑華一怔，詫異的看了左側森林一眼，會意的向慕清平笑了笑。

「哈哈——」

濃密的大樹林，突然響起一連串哈哈的大笑聲，笑聲一落，一個瘦癯的老者緩步行出，朝着慕清平微微一拱手，道：「閣下是剛從青城下來的麼？」

慕清平冷冷地道：「不錯，老丈有何指教？」

這黑髯老人哈哈笑道：「指教倒是不敢，只是有一點事要和閣下談談……」他一揮手，道：「請進寒舍一談……」

他邁開步子行走如飛，慕清平楞了一楞，正待出言相問，林淑華輕輕撞了撞他，示意他不要多說。

這行徑大異於常人的怪老頭，行動如風，眨眼之間，掠出十幾丈外，慕清平和林淑華尾後相隨，約行了半里光景，只見前面出現一大片紅瓦綠磚的大莊院。

在那莊門上橫豎一塊大匾，上寫「天下第一家」五個斗大金字，金黃的大字耀眼生輝，端是好大的氣派。

慕清平心中一凜，忖道：「這莊院主人不知是誰？竟敢自誇天下第一家，江湖上雖然高手輩出，却無人敢說是第一家……」

忖念未逝，那個老人倏地一回頭，道：「二位隨老夫進莊奉茶！」

慕清平一拱手道：「請問老先生高姓大名？」

這個老人回過頭望着「天下第一家」五個大字，怔怔地出了一會神，背着慕清平冷冷地道：「皇甫冷風！」

慕清平心神陡地一顫，沒有想到這個老人家便是大戰伏牛山連斃七十二名黑道高手，血屠之下，伏牛山羣盜俯首稱臣，皇甫冷風也因經此一戰而名揚天下，譽爲一代高手。

慕清平喊了一聲道：「原來是皇甫老英雄。」

皇甫冷風邁開大步還往莊中行去，只見兩個黑衣大漢態度甚恭，連忙接過慕清平和林淑華的座騎，牽着走去。

慕清平不知皇甫冷風半路截下自己夫妻倆所爲什麼，暗中向林淑華施了一個眼色，人緊隨皇甫冷風進入一個寬敞的大廳裏面。

皇甫冷風冷冷一笑道：「二位請坐，老夫去請爹出來。」

慕清平心中又是一震，看皇甫冷風最少也有八十餘歲，那知高堂之中還有老爹，他連忙拱手道：「請！晚輩那敢再打擾皇甫老前輩。」

皇甫冷風沒有說話，身形一飄向廳後行去，林淑華望着他背影消逝，滿面驚異的道：「清平，你看這皇甫冷風是什麼來歷？」

慕清平搖搖頭道：「這個人曾在伏牛山一夜出名，他態度冰冷，好像非常不善，待會兒可得小心應付，好在我們和他無怨無仇，縱有什麼地方得罪他，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語音未逝，廳後傳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只見皇甫冷風扶着一個白髯拖及前胸的老人緩緩走了出來。

慕清平、林淑華急忙站起相迎，白髯

老人一搖手道：「請坐，請坐！」

他看了慕清平一眼，道：「慕大俠是從青城山來的麼？」

慕清平頷首道：「不錯，老前輩有何指教？」

白髯老人嘿嘿一笑道：「我們皇甫一家世代沿脈相傳，五代同堂，在江湖上不屬於任何一派，承各路英雄瞧得起老漢，在我過一百零八歲那天送了一塊大匾，『天下第一家』五個大字，老漢自知德薄才淺，無法當得天下第一之譽……門前雖然掛了這塊橫匾，却不敢以此自豪，前日來了兩個青年人，欺進莊裏大鬧一番而去，我皇甫一雄自忖沒有得罪同道好友，連夜差人追查此兩青年人的來歷，才知他們是從青城山下來的。」

林淑華哼了一聲道：「那是展雲龍和盲劍客……」

皇甫一雄冷笑道：「最可恨的是那個隨後跟來的一個丫頭，她自恃武藝高强，逼本莊將『天下第一』橫匾取下，並說天下第一是慕家，天下除了青城山無人有資格當得天下第一，我門下氣她不過，紛紛和她動手，竟然有十幾人傷在她手裏。」

慕清平心裏一震，忖道：「怪不得皇甫冷風始終對自己含着敵意，原來小寶和展雲龍同時在這裏動過手，難怪人家會找上自己……」

他忖念未逝，急急問道：「她何時離去的？」

皇甫一雄冷冷地道：「她去時曾說青山城還會有人來這裏，並要老漢在見到來人時立刻把橫匾取下，否則便有奇禍，老漢雖然不問江湖是非，却也不容別人上門欺我，特派犬子在路上等着，想不到青城山果然有意爭那天下第一之譽……」

慕清平急急地道：「老前輩休要誤會，我夫妻只是為了追踪小女……」

皇甫一雄冷笑道：「誤會，哈……你們青城山也是一派大宗，可容得別人上山欺人？我白沙塢雖比不上你們青城山，却也不是好惹之輩……」

林淑華氣得一跺腳，道：「小寶這孩子太不懂事了，清平，我們還是趕快跟下去，假如她這樣一路胡鬧下去，青城山的麻煩可多了。」

慕清平暗暗嘆了口氣道：「這孩子太任性了，我們只好追着她，將她勸回青城山，至於這裏的事，我們向主人剖白一切。」

皇甫冷風嘿地一聲，道：「你們不需要多說，白沙塢不是好易與的……」

慕清平一怔，道：「你待怎地？」

皇甫一雄狠狠地道：「留下你們，讓那丫頭回來請罪。」

慕清平冷笑道：「青城山不是折腰之人，你們連小女都鬥不過，還敢大言不慚的要留下我們，這不是痴人說夢。」

皇甫冷風冷冷地道：「那不同，前天我和老爹都不在家，所以那丫頭才能輕易脫身而去，否則她可能在老夫手中連五招都接不下來。」

林淑華氣得自椅子上站了起來，道：「看不出你還自命不凡，怪不得我女兒要拆你們的天下第一家的牌匾呢，原來你們倒眞這麼自負！」

這一句譏諷之言，不但激怒了皇甫冷風，連穩重深沉的皇甫一雄都氣得跳了起來，他看來老邁無力，那知這一跳起來，比一個武林高手還要健朗，倒是把慕清平和林淑華嚇了一跳。

皇甫一雄冷喝道：「你說什麼？」

林淑華倒也不示弱，大聲的道：「我說你們白沙塢盡是欺世盜名之輩，我眞不明白各路英雄將那天下第一之譽送給這樣的人。」

慕清平急忙道：「淑華，妳少說幾句吧。」

林淑華白了他一眼，道：「對這種人還有什麼話可說，小寶雖然有錯，到底是晚輩，我們向他道歉也算了，那知他竟要連我們兩人留下，這怎麼不叫人生氣。」

皇甫一雄大喝一聲道：「住口——」他向前連跨兩步，氣呼呼地道：「老漢如果不是看妳是個女流之輩，現在就給妳一點顏色看看。」

林淑華不屑的道：「女流之輩又怎麼樣？你們連我女兒都奈何不了，還敢在我面前妄論天下女流……呸！不害羞……」

皇甫一雄一曳袍角，向前橫空躍來，道：「爹！對這種人已沒有可多說的了，孩子當年曾大會伏牛山羣盜，力劈七十二條好漢，都沒有皺眉頭，難道會讓他們給砸了這塊牌子？」

皇甫一雄暗暗一嘆道：「你看看吧，可不能再給皇甫一家丟人，我們前天栽了一個觔斗已經丟盡了顏面，現在……」

皇甫冷風冷笑道：「爹，你放心，這兩個東西交給我了。」

林淑華實在忍不住，就待出去，慕清平一拉她的手臂，輕聲的道：「淑華，還是讓我來。」

皇甫冷風見兩個人爭搶起來，不禁冷冷地道：「你們兩個一起上好了，當年我連斃伏牛山七十二巨盜，沒有一個在我手下走過十招。」

林淑華一撲而前，道：「眞的那麼厲害，我倒不相信。」

她纖手輕輕一推，一股渾厚的大力陡湧而出，皇甫冷風心中一凜，沒有料到這人的功力竟如此之高，只輕輕一拂，便有一股大力湧來。

皇甫冷風道：「怪不得妳敢那樣自負呢，原來還有點實學。」

他這時再也不敢存有絲毫大意之心，右掌斜斜一劈，左掌憑空拍了過來，雙掌一分，威力大增。

林淑華家學淵博，一看便知皇甫冷風的心意，嘴角輕輕一掀，冷哼一聲，右掌斜劈迎去。

「砰——」

空中響起一聲大響，雙方肩頭同時一晃，各自飄退了五步，目中俱露出熠熠神光。

陡地，空中響起一連串叮叮之聲，這雲板敲擊遙遙傳來，清澈的傳進了廳中各人的耳中，清新悅耳。

慕清平面上微微變色，急喝道：「淑華，快退回來。」

林淑華身形一飄退了回來，怔怔地道：「幹什麼？」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兪劍峯被一干百毒教徒截殺，遇到兪一棋裝死，又不想暗襲，只想闖出竹陣，又遇到兪肇山，眞是寃家窄路逢，兪肇山搶走他手上的小旗，才知道痴呆童子也在竹陣中，兪氏弟兄暫不閱牆，聯手要將兪劍峯留下，痴呆童子趕羊入陣，冲散教徒，帶着兪劍峯走了。兪劍峯轉到京畿，在城外遇到一老漢躺臥在積雪上，突聞玄玄郡主叫聲……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巧遇覺離奇　重逢訴別苦

玄玄郡主嫣嫣移步向兪劍峯行去，在五步之前定身，唇角微動，想說些什麼，却似乎是尋不出適當的措詞，低下頭去，默然無語。

兪劍峯低聲道：「妳冒着大寒天來到這裏，我衷心感激得很。」

玄玄郡主驀地仰起粉面，道：「兪……兪郎……你還要說什麼感激的話？你巧言令色哄騙得我還不夠麼？」

兪劍峯啞口無言，半晌道：「是我說錯了，妳來了，我由衷高興極了，咱們進城找家客店避寒風，再互訴別後情形可好？」

玄玄郡主道：「不用了，我不能躭擱得太久，馬上就得走了。」

兪劍峯呆了一呆，道：「郡主莫非有什麼急事不成？」

玄玄郡主不答，心中暗忖：「我豈是有任何急事麼，只怕我若與你相處爲時一久，又會身不由己，那時候心神把持不住，要決然離開就很難很難了。」

兪劍峯道：「郡主，妳若左右無事，我倒希望咱們可以多聊一會，到底妳我已有許久不見面了，是麼？」

玄玄郡主道：「五個月又十八天。」

她脫口道出這一句，立刻便後悔起來，因爲對方一察覺自己居然將兩人離別的時日記得如斯清楚，足見在他的心扉底下，兪劍峯依舊佔有相當的位置，這麼一來，他倆之間的未了情愫將愈發難以了斷了。

* * *

兪劍峯心潮波動果然不能自已，說道：「郡主眞好記性，我只是隱隱感到妳我分別好像已有多年，大有相見無期之感。」

玄玄郡主聽他說得懇切，芳心一震，默默對自己呼道：「納蘭怡，妳千萬要把持住自己，不要被這寃家三言兩語就把妳說動，使妳平靜的心湖又重起波瀾了。」

遂岔開話題道：「你別口口聲聲郡主郡主的叫好麼？咱是女眞一個小小郡主，在你這以上國臣民自居的漢人眼中看來，還不是低賤有如草芥？」

她語含譏諷，兪劍峯被搶白得啞口無言，暗道玄玄郡主心地純潔良善，並非傲慢尖刻之人，但今日却一反常態，足見昔日建州傷情一事，她仍然牢記於心，絲毫未因歲月消逝而稍有減少，那麼導致兩人間情感破裂的死結，再也難以打開了，想到這裏他不禁輕輕嘆了口氣。

玄玄郡主低聲道：「對不起我話說重了，但你知道我是身不由己的。」

兪劍峯苦笑道：「漢滿二族血海深仇，姑娘妳雖生爲女眞親貴，可是我對妳個人却沒有一丁點成見，難道妳信不過我麼？」

玄玄郡主道：「你若早說這話，我會全心全意相信的。」

兪劍峯道：「眼下呢？姑娘的想法又改變了？」

玄玄郡主道：「眼下縱然我要相信，亦不敢相信了。」

兪劍峯搖頭苦笑，玄玄郡主復道：「猶記得昔日在關外，你曾說過：『漢夷之族不可不分，民族之義不可不明。』緣何

女眞在你們眼中永遠是化外夷狄，永遠隔着一條鴻溝深渠？」

兪劍峯輕喝一聲，道：「這原因一時亦難以說過明白，照說漢滿縱有隔閡，原亦可和平相處，彼此相安無事，但令叔皇太極卻乘我國家蒙難之際，棄好崇仇，藉故犯邊，此所以兩國關係，會急劇轉趨惡劣，在下雖爲草莽中人，也不能不以民族大義爲重，姑娘妳說是麼？」

玄玄郡主突然傾身靠在兪劍峯胸前，輕輕飲泣起來，兪劍峯怔了一怔，一時之間手足無措，竟不知如何是好？

兪劍峯身觸玄玄郡主軟玉嬌軀，只覺香郁滿身，淡淡的星輝照在她蒼白憂鬱的臉頰上面，愈發顯出她那高雅超逸的氣質，兪劍峯不由神思恍惚，伸手撫拂玄玄郡主長垂的烏髮。

他暗暗對自己道：「郡主用情至深，我絕不再傷她的心的。」

過了一會，玄玄郡主方始平靜下來，撐臂將兪劍峯推開。

她咬緊銀牙，道：「既是如此，你爲什麼還要和我見面？」

兪劍峯道：「方才我已經說過，我對你個人并未懷有絲毫成見，咱們不要談這個行麼？」

語聲微頓，續道：「與姑娘分別的一段時日，我曾仔細忖思過，妳我二人只要眞心愛悅，爲何不能捐棄種族的成見，暫時不要去管身外之事。」

玄玄郡主接口道：「暫時？兪郞你莫要自欺欺人了，我知曉你們中原武林以俠士自許之人，莫不以保國衞家除惡護良爲己任，你可以暫時不去管身外之事，一旦我族鐵騎飛渡邊關，你能不與天下之士挺身共赴國難麼？到時滿漢勢成水火，你對我這個敵國王族的女子，又會有怎樣一個想法？」

她聲調愈說愈高，顯見內心的激動。

兪劍峯瞠目無以置答，良久始沉聲一字一字地道：「我只把妳當成一個尋常的女子看待，如此我對妳的想法便會始終不變了。」

玄玄郡主美目一睜，道：「你是眞心的麼？」

兪劍峯頷首道：「自然我是眞心眞意的，可記得幾個月前我在建州作客時，妳嘗親自下廚煮麵，那碗麵煮得眞是可口無比，這等高明的烹飪技藝，出自女廚[illegible]丁之手猶可，豈是養尊處優的滿族親貴所能辦到？區區食後但覺餘味迄今猶存……」

他一提起往事，玄玄郡主怦然爲之心醉神馳，那冷艷寧恬而略帶愁鬱的臉龐上，初次泛起笑容。

玄玄郡主抿嘴笑道：「你貪饞得直似三日未嘗進食，風捲殘雲般，一連吃了四大碗，我畢生也沒有見過這等吃相，便與……便與狠呑虎嚥一模一樣！」

兪劍峯道：「我一生之中，再未吃過比姑娘所烹素麵更爲可口的東西，加之肚裏肌腸轆轆，是以一吃便[illegible]了四大碗，倒叫姑娘見笑了。」

玄玄郡主低聲道：「誰又取笑你了？你吃得愈多，我心裏愈是……高興。」

說到這裏臉上一紅，囁嚅再也說不下去。

兪劍峯卻是毫無所覺，繼續道：「後來妳嫌我身上衣衫襤褸，又親手爲我縫製外裳，那衫服裁剪得體，穿在身上眞是熨貼之至，這等手工，又豈是金枝玉葉的公主所能出此？」

玄玄郡主不再羞澀，清澈晶瑩的眸子凝注在兪劍峯身上，兪劍峯微微一笑，正色說道：「姑娘雖貴爲女眞郡主，但言語舉止卻與一般跋扈顯要的王侯親貴迥然有異，此所以我能夠十分自然將妳當成平凡尋常的女子相待。」

玄玄郡主嫣然笑道：「兪郞把我捧得太高了，或許我並不如你想像中那樣完美。」

兪劍峯接口道：「或許應該說是姑娘過於把自己貶低了，姑娘身爲滿族郡主，許多與自身有關的事情，當然未能視若浮雲弊屣，此乃人情之常，譬如令兄多爾袞雖然與妳意趣不投，但妳無論如何亦不能不以兄長目之，姑娘以爲如何？」

玄玄郡主道：「這話倒是實情。」

兪劍峯道：「姑娘倘能盡棄榮華富貴，隨同在下遁迹林泉，寄情山水，未始……」

玄玄郡主打斷道：「要我盡棄榮華富貴容易，只要跟你長相厮守，即使住的是蓬戶甕牖，吃的是殘羹膾飯，長日胼手胝足，夜來曲肱而枕，亦是甘之如飴，絕不致有一語半句怨言，問題在於兪郞你……」

兪劍峯怔道：「我有甚麼問題？」

玄玄郡主道：「與你相處日久，我深知你本性是個天生的英雄，天生的豪傑，絕非隱士逸老一流之人，你是屬於江湖上那個世界的，當眞你可做到[illegible]光養晦，對身外事不聞不問的地步麼？」

雖只短短一語，卻有如一把利劍深深刺入兪劍峯心坎。

兪劍峯情知對方所說，絕非泛泛之言，自己縱然沒有在江湖中嶄露鋒芒的意思，但要自己爲了兒女私情竟置國仇家恨於罔顧，那將來心靈上的負担，就足夠使得他痛苦一輩子了。

想到此地，只覺心中思潮翻湧，大有難以區處之感。

玄玄郡主心情之紊亂，更有甚於兪劍峯，她觀察入微，見兪劍峯神情複雜，久久未嘗置答，芳心已冷了大半截。

她微喟一聲，道：「我并不想迫你回答這話，也不想迫你做出爲難之事，換了我處在你的境地，誰也不知究竟應該捨棄兒女柔情的好，還是應該決定超然物外，爲情而弗顧一切的好？」

兪劍峯胸臆頓時湧起一種異樣的感覺，敢情她的柔語愁意，業已勾起了他悱惻纏綿和凜然大義的心緒所致。

兪劍峯暗暗忖道：「往日郡主以至情待我，爲了我甚至不惜與他的族人反目相對，爲什麼我就不能爲她犧牲或者遷就一點？難道我眞是一個鐵石心腸的負心漢子麼？」

當下勉强捺住沉甸的心情，沉聲道：「兪劍峯絕非負恩忘情之人，日後妳要我怎麼做，但聽姑娘的吩咐。」

玄玄郡主猛搖粉臉，烏髮飄飛，輕輕地拂過兪劍峯臉龐，兪劍峯但覺頰上被髮

絲拂過之處微微發癢，心中有些飄飄然。

玄玄郡主悽然道：「我說過我不會令你爲難，俞郎，你我一開始便錯了，我是個異國女子，既不容於神州漢人，將來或者也不會容於俞郎你，咱們今世已是結合無望，還是等待來世……來世吧！」

她乍喜還悲說到傷心之處，眞是柔腸寸斷。

俞劍峯望着她那浮動着悲鬱幽哀的睛瞳，內心既是感傷，又是多情，一時亦不知自己應該作何解釋，方始能令對方相信自己，情急之下，誠然恨不得把心子挖出來讓她瞧瞧，自己究非薄倖負義之人。

他不由自住伸手握住玄玄郡主那雙柔膩皓白的玉手，玄玄郡主嬌軀一震，雙手任他握了許久，始終未嘗掙脫。

俞劍峯低聲道：「妳莫要胡思亂想，行麼？」

玄玄郡主只是搖頭，俞劍峯腦際念頭電轉，忽然想起一事，暗忖道：「郡主悲喜無定，隱約透出心中的煩亂與矛盾，莫非是那姓游的青年，橫身介入這場愛情是非的緣故？」

一念及此，心底猛然湧起一股莫可言狀的妬意。

他脫口說道：「上次咱們在河洛附近的鎮集不期而遇，郡主身旁有一個青年伴侶同行，今夜怎地未見他露面？」

玄玄郡主收淚道：「你是說游桓麼？」

俞劍峯點點頭，這會子，前方道上突然出現一人一騎迎面馳來，「得得」「得得」的蹄聲在雪夜中分外顯得清晰。

玄玄郡主芳容微變，自語道：「終於來了。」

蹄聲漸近，那一人一騎很快地走到城門附近。

俞劍峯瞧得眞切，訝道：「噫！是游桓哩！妳竟然在等候他麼？」

玄玄郡主搖首道：「半月前，他堅持邀我到河洛游家莊小住，我拗不過他只好答應，數日後我爲了上京赴你的約會，遂不告而行，想是讓游公子發覺，便悄悄追上來。」

一人一騎奔到接近，果然是那雄姿英發的青年游桓。

游桓勒轡朝玄玄郡主招手道：「郡主妳漏夜別去，居然不通知我主人一聲，幸得守院家丁瞧見妳往北直行，翌日我立刻乘馬北行，總算在此找着妳了。」

劈面第一句，便流露出無限關切的情意。

俞劍峯望着游桓那兩道充滿着熱情及憐愛的目光，不知如何心底倏然泛起一種難以言喻的滋味來。

游桓一轉眼，也自瞧見了立在玄玄郡主身側的俞劍峯，他臉上笑容登時褪失，冷冷地道：「姓俞的小子，又是你！」

俞劍峯洒脫地笑一笑，道：「游兄冒雪馳馬，想必備嘗旅途勞頓，何不下馬到城門下面避避風寒？」

游桓狠狠地瞪他一眼，暗罵道：「哼，你倒好心！」

遂躍蹬下馬，一手牽着座騎上前，道：「小子，你的消息倒是蠻靈通的啊。」

俞劍峯何嘗不知對方言中之意所何指，淡淡道：「說到靈通，游兄千里尋美，從河洛迢迢趕到京畿，消息才夠靈通呢。」

游桓道：「你呢？你爲什麼也到京城來？不要對我說你是偶爾路過此地，不期在這裏碰見郡主的吧！」

俞劍峯道：「自然不是偶爾路過，郡主和我早經相約於北京見面，區區只道游兄其實是已經知情了。」

游桓驀地仰身大笑道：「郡主與你相約？哈哈，你要自抬身價撒個容易使人相信的謊，你對郡主苦苦糾纏不休，還以爲小爺不知麼？」

俞劍峯神色一沉，忍住沒有發作。

倒是一旁的玄玄郡主開了口：「游公子，你甭憑空胡亂臆測，這位俞……俞大哥確是與我有約在先，我離開河洛，爲的便是趕來京畿赴約。」

游桓瞪大雙眼，道：「郡主沒有說笑麼？」

玄玄郡主點一點頭：「事實如此，游公子你冒着大風雪追尋於我，我心中感激得很，目下我與這位俞大哥有話尚未說完，可不可以請你暫時避開一側？」

游桓伊始感到訝異萬端，繼後神思忽然一黯，敢情玄玄郡主此言，已使他的情緒起了微妙複雜的變化。

他暗自忖思：「郡主居然當着我面，稱呼那姓俞的小子做俞大哥，足見兩人關係非淺，同樣一聲『游公子』的稱呼，就顯得生疏得了，數月之前他倆在河洛附近的集鎮碰面，我就發覺他兩人之間，存在着一種微妙的感情，實在令人猜之不透，事後我曾爲此苦惱多時，今日總得把它弄得水落石出才行。」

當下道：「在下答應暫時避開，但郡主可否先行回答在下一問？」

玄玄郡主道：「游公子有何話相詢？」

游桓道：「在下與郡主自邂逅以至於結識之後，郡主有意無意間始終和在下保持一段距離，難道竟是這俞姓少年的緣故麼？」

玄玄郡主微微一愕，似乎不料游桓會單刀直入問出此事，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游桓見她久久無語，神態略現焦急，旁立的俞劍峯亦自拏眼睨住玄玄郡主，聆聽她怎樣回答這道難題。

半晌，玄玄郡主道：「游公子若一定要知道答案，那麼我可以告訴你，事實是的！」

此言一出，俞劍峯及游桓二人的表情，立即有了顯著的變化，俞劍峯臉上的神態雖是迷惘與震驚兼而有之，但稍掠急逝，令人洋洋莫可深測其心中所想，以及對玄玄郡主這句話的反應。

但游桓可不同了，他神色之間，油然露出滿腔的妬意，雙眼噴出火花，一直盯住俞劍峯。

他迅速地道：「這姓俞的小子一身衣衫又髒又破，模樣兒比叫化兒也好不了多少，在下有那一點稍弱於他？郡主妳……」

俞劍峯聳聳肩，含笑打斷道：「俞某四方流浪，一身行頭果與叫化無異，游兄貴爲河洛游家莊闊少，自然不會將叫化兒

放在眼裏，只是你却不該口出譏誚之言，俞某若非瞧在郡主面上，必得出手教你嚐點苦頭了。」

游桓冷哼道：「似這大話，誰不會信口扯上幾個？少爺若非瞧在郡主面上，也早就出手將你格斃當地了。」

俞劍峯淡淡道：「很好，打從第一次見面你就對我不服氣吧，上回你我沒打個痛快，今番好不容易有了個較量機會，你先動手罷！」

游桓怒哼一聲，道：「你以爲我不敢宰你麼？」

俞劍峯不假思索地道：「敢你當然是敢的，問題是在於你有無這份能耐？」

游桓勃然大怒，道：「你試試看！」喝聲中「虎」地一掌疾劈而出。

他一掌劈出挾着呼嘯的勁風，力道凶猛已極，在方圓尋丈之內，掌勁潛力緊迫對手，閃躍匪易。

俞劍峯橫手硬接，兩股力道一觸，游桓單掌擊進了半尺，突覺對方掌上毫無聲息，他駭異之下，竟不敢輕舉妄動。

俞劍峯稱呼道：「你還算知機。」

才說了幾個字，陡覺掌上大爲吃力，敵手那凶猛的掌力一窒之下又猛迫而至，險些令他抵擋不住。

俞劍峯微微一凜，暗忖：「這游桓武功之高，大出我意中所料，我若不施出禪門絕學，只怕無能輕易取勝。」

想到這裏，突然晃身迎着那猛厲的掌勢欺近對方，一面運起內力，發出一股陰柔堅韌的潛勁，游桓見他像一陣風般猛撲過來，直似撞入自己懷中，不由暗笑對方自投死路。

顯然地，在他那威厲絕倫掌力的籠罩下，任何人若打算突破掌鋒，勢非送掉性命不可。

眼看俞劍峯已欺近身前五尺之內，游桓厲吼一聲，一掌擊實，他那凶猛無匹的掌力乍與俞劍峯手上所透出的陰柔勁道碰上，突然消失了個無踪無影，敢情俞劍峯欺身撲近，竟是別具奧妙。

游桓但覺對方手上那陣陰柔勁力緊迫過來，他足下馬步浮動，仰身跌下七、八步之遙。

若非他內功根基紮實，極有不支倒地的危險。

游桓惱羞成怒，揮掌再攻，片刻工夫已向俞劍峯連攻十一掌，招招凌厲異常，却皆被俞劍峯擋住。

俞劍峯見招拆招，並未反擊。

游桓怒喝道：「小子你有種，便放手與我一拚！」

俞劍峯淡然道：「游大少爺，你忒也太衝動了吧，俞某只說要與你較量，可不願和你拚命。」

游桓目中透出騰騰殺機，待要掄掌再攻。

突聞玄玄郡主冷冷道：「游公子你若不停手，當心以後我一輩子不睬你。」

游桓立刻變得有如一隻洩了氣的皮球，面上露出失魂落魄的神態，先時那股凌人傲氣爲之一掃而空。

游桓嘆口氣道：「郡主妳別生氣，我避開就是。」

說着轉身牽馬前行，走不上數步，玄玄郡主招手把他叫住。

玄玄郡主輕喟一聲，道：「算了，我也就要走了，便煩游公子座騎載我一程。」

邊說邊望了俞劍峯一眼，晶瞳中浮露出無限柔情，依依不捨，俞劍峯收在眼裏，胸臆立時泛起了一股惆悵迷惘的感覺。

他吶吶道：「郡主決定要走，我不敢留你，但希望有朝一日……」

玄玄郡主眼睫流出一顆晶瑩的淚珠，幽幽地道：「留心……保重……俞郎。」翻身上馬，一夾馬腹如飛馳去。

俞劍峯猶在嘴嚼着玄玄郡主臨別的叮嚀，耳聞蹄聲的答，玄玄郡主業已騎馬走得遠了。

游桓一怔，高聲喊道：「郡主，等等……等我一步啊。」

足下更不待慢，身子一縱，朝飛騎去處疾追而上。

才縱出丈許，突見遠處一個人迎面行來，在雪片紛飛下，那人步履猶自輕快異常，踏在積雪上面如履平地。

雙方相對疾行，霎時追到切近。

那人倏地晃身一紋，游桓心中焦躁，喝道：「你幹嗎攔住我的去路？」

那人沉聲道：「游兒連爲父都認不出了麼？」

游桓這才仔細看清楚那人，止步呼道：「爹爹！你你……怎麼也來到京畿了？」

佇立在城門下面的俞劍峯心中一緊，默默對自己道：「莫非是『游老二』來了不成？」

定睛望去，只見那人滿頭白髮，身着夾層棉衫，年事總在六旬以上，不是那自稱「游老二」的老人是誰？

白髮老人「游老二」微笑道：「爲父聽家丁傳報你乘馬首途京畿，遂特地趕來瞧瞧你那位姑娘？咦，現在她人呢？」

游桓垂頭喪氣道：「她剛剛騎着孩兒的座騎走了，是否先到河洛等我，則不得而知。」

「游老二」道：「如此道來，爲父竟是空跑一趟了。」

俞劍峯再也忍煞不住，插口道：「別聽他鬼扯！他分明已來到那裏多時，適才就躲在城門附近，直到你要走了，他才現身。」

游桓大恚道：「姓俞的，你居然敢對家父如此無禮！」

「游老二」面上不帶任何表情，亦未見發愁，他淡淡瞥了俞劍峯一瞥，轉朝游桓問道：「這少年是誰？」

游桓方要答話，俞劍峯搶着道：「『游老二』，你倒裝得挺像蠻有一回事的，區區俞劍峯你還會眼生麼？咱們已先後見過多次面，日前在金沙渡，你和俞肇山猶逼着要取走區區這條性命哩。」

「游老二」道：「小哥信口莫知所云，老夫可完全不懂。」

他平淡如故，眼中掠過一絲迷惘之色。

俞劍峯仔細觀察對方神情，見「游老二」一臉迷惘好似毫無所知，心中不免有些糊塗起來。

因爲有些糊塗，故以原本認定對方乃是假冒之「游老二」的信心，便有了些許動

搖。

「爹爹，你一離開河洛，莊中事務交給何人主掌？」

「游老二」道：「交與羅管家掌管，他跟從爲父多年，爲父對他倚重甚殷，莊中事務交他主持，是再妥貼不過的。」

俞劍峯聆聽他倆對話，暗忖：「奇怪，眼前此人難道眞是河洛游家莊莊主，游桓的父親游老二不成？」

他目光一掠，驀然發覺一件奇事，心底冷笑道：「我只是略爲一試，便可得知你的眞實身份。」

當下伸手指着前方雪地，道：「游兄你瞧瞧城門前面的雪地。」

游桓搜視跟着俞劍峯的手指望去，道：「地上積雪盈尺，平滑如鏡，小子你沒有見過雪景，倒來大驚小怪麼？」

俞劍峯道：「誠如游兄所言，地面積雪厚達尺餘，而此人一路行來，竟未留下絲毫步履痕迹，敢問令尊具有這等高明的輕功麼？」

游桓脫口高呼道：「踏雪無痕？爹爹，你的輕身提縱功夫幾時練到此等地步？」

「游老二」哈哈一笑，道：「俞小哥果有眼力獨到之處，可是你仍然忽略了一點，天上雪片不斷飛降，老夫行過之處，縱有足迹，也早被雪花埋沒了。」

俞劍峯道：「片刻工夫總不會被埋沒得全無端倪可尋吧。」

「游老二」臉色一沉道：「即使老夫的輕身功夫能達到踏雪無痕的地步又怎樣？小哥你心底有什麼話，何不痛快說將出來？」

俞劍峯道：「在區區所會過的武林人物中，只有一人輕功堪獨步天下，閣下一身輕功，若臻踏雪無痕的境地，那樣便與其人相去不遠了。」

「游老二」道：「小哥話中所指是何許人？」

俞劍峯道：「那人即是俞肇山，閣下必不陌生。」

「游老二」喃喃唸了兩句「俞肇山」，搖頭道：「恰正相反，在此之前老夫全然未有聽過這個名字。」

俞劍峯眼睛一眨，道：「是麼？方才區區及一個老人立在此處，陡見一人匆匆掠過城門，雪地上亦未嘗留下任何足迹，敢問那人可就是閣下？」

「游老二」冷冷道：「俞小哥，你以爲你在對誰說話？」

他這話乃是提醒俞劍峯認清自己身份的意思，俞劍峯如何會聽不出來，暗道：眼前此人若果眞是河洛游家莊莊主，則以游老二的輩份，以及在武林的崇高地位，自己的問話態度的是失禮已極。

游桓怒道：「小子你一再當着家父之面無禮放肆，他老人家自矜身份，未便與你計較，游某須得代家父教訓你一番。」

語聲甫落，已經「呼」地一掌拍到，俞劍峯身形略一側轉，對方掌力從他脅下掃過。

「游老二」擺手道：「桓兒何必與他一般見識。」

游桓停下手來，狠狠瞪了俞劍峯一眼。

俞劍峯暗暗稱奇，心忖：「怪哉，眼前這老人倘是冒牌的游老二，而我一再表示懷疑之意，依理他應該設法把我除去都來不及，怎地反而阻止我動手？」

「游老二」復道：「桓兒你便隨我返回河洛，爲父明日欲召集全莊壯丁人馬，準備出關一行……」

俞劍峯聞言，心頭重重一震，反觀游桓亦露出訝然之色。

游桓顯然懷疑自家沒有聽得清楚：「爹爹，你……你說什麼？」

「游老二」神情忽然變得沉厲無比，厲聲道：「爾後桓兒只聽父親吩咐行事，不必多問！」

游桓一生猶未遭他父親如此疾言厲色過，嚇得打了個寒噤，垂手不敢多言。

這會子，俞劍峯立身處後面的城門突然徐徐開啓了一縫，探出了兩個守門禁卒睡眼惺忪的臉。

右邊一名禁卒揉揉眼，朝三人吆喝道：「喂喂，你們三個兒半夜三更在城頭下吵吵鬧鬧，再把咱吵得睡不着覺兒，小心咱把你們統統兒捉將官裏去。」

說完便要將城門關上，此刻城內驀地傳來一陣得得蹄聲，緩緩走來一騎，須臾已到了城門下面。

俞劍峯下意識擎目望去，但見騎士是個長得十分粗獷軒昂的中年，跨下座騎高大神駿，亦非凡品。

那中年人一身勁裝，坐在馬上英姿俊發，人馬相襯之下，更顯得格外扯眼。

經過城門時，那中年人朝兩名禁卒點頭作禮，禁卒爲他那勃發雄姿所震住，竟然忘了加以盤察。

俞劍峯突地伸手一攔，那中年人只好勒韁駐馬。

那人擧目一瞥攔路的俞劍峯，面上神情微變，瞬即恢復正常，錯非俞劍峯視線始終停留在對方臉上，否則即不易發覺。

那中年人沉聲道：「足下何故相攔？」

俞劍峯聽他熟稔的口音，心道對方的相貌雖則略有改變，但聲音則一模一樣，益發覺得自己所料無差。

當下道：「九王爺，俞某一生難得回京城，想不到第一遭上京就碰見了王爺，着實也是太巧了。」

那中年人輕咳一聲，道：「足下想是認錯了人。」

俞劍峯不理，自顧自語道：「容俞某想想，咱們第一次是在關外長白山上碰的頭吧，是時九王爺和令妹玄玄郡主……」

言猶未盡，陡聞馬兒「希聿聿」嘶叫一聲，四蹄打從俞劍峯頭上躍過，往城外疾衝出去。

俞劍峯朝守門禁卒喝道：「快上馬追他！他是多爾袞！」

一名禁卒傻楞楞地道：「多爾袞是誰？官府懸拏的翳子盜匪麼？」

俞劍峯被氣得啼笑皆非，正待拔足追趕，却被一旁的「游老二」晃身攔住去路，只有眼睜睜望着追雲蹄雪，如飛遠去。

「游老二」道：「小哥你胡鬧得也夠了，多爾袞乃女眞王爺，怎會潛行入關，來到京畿，你借故惹是生非，倒不知居心安在？」

俞劍峯道：「居心安在？閣下無端攔

住俞某，使多爾袞得以從容逸去，區區心中正有同你一道疑問。」

正說間，城內街道突然又有一人疾掠而來，俞劍峯不由自主頓住語聲，只見來者赫然是剛剛才在城下見過一面，舉止神態有些瘋癲的老漢！

那老漢人猶未到，遠遠已自破口吆呼道：「相好的，我踏遍了北京城裏裏外外，總算尋着你了！」

俞劍峯一楞，不知老漢到底衝着何人喊叫？他環目四轉發覺游老二眼色有異，神態亦變得相當陰沉！

「游老二」拉了游桓一把，急急道：「桓兒，咱們走！」

兩人同時提身掠起，那老漢喝道：「何必走得急急如喪家之犬，這把匕首先還與你！」

他手一揚，一道寒光破空飛出，定睛瞧時却是一把亮晃晃的短劍，自「游老二」頭上掠射而過。

那匕首去勢甚疾，「游老二」拂袖一揮，匕首眼看要遠遠劃過，忽似受力一墜，正好落在他袖中。

「游老二」停步冷森森地道：「瘋老兒，你找死麼？」

那老漢來到切近定身，儍楞楞地一笑，道：「老夫縱然自己找死，可也死不了，五里亭十數棟房舍連緜大火，都沒有將我給燒死咧！」

俞劍峯聞及「五里亭」三字，心子重重一震，暗忖：「年前我辭別恩師禪宗，自西域趕回五里亭時，家園已被祝融燒成一片灰燼，這老漢提到未被五里亭大火燒死，難道家中出事那一晚，他就在現場麼？果如此，他又是何許人？」

想到此地，心中那股奇異的預感又昇了上來，他幾乎能夠肯定，這老漢一身必然關係着一件巨大秘密。

而那秘密怎會與自家牽上關連，則又令人無法解釋？

那老漢復道：「匕首尖端有血，相好的你瞧到了沒有？」

「游老二」冷笑道：「匕首上有血又怎麼？」

那老漢高聲吼道：「有血之處必有火！……火！……火！喂，你不去救火麼？」

旁立的俞劍峯與游桓一怔，「游老二」道：「老兒你說話顛三倒四，敢是瘋病發作了。」

老漢聞言並不動怒，嘻嘻笑道：「你說得不錯，老夫怕是瘋了，否則怎會找你去救火？五里亭那場大火分明是你縱放的，你是火首，而老夫竟要尋你去救火，嘿嘿，我不是瘋了是什麼？」

「游老二」陰陰道：「你若再胡說下去，老夫可不管你瘋是沒瘋，也要設法使你閉上嘴吧了！」

那老漢道：「老夫嘴吧絕對閉不得的，半天不說話就比死還要難過，你要使我閉口，老夫跟你拚了。」

他大吼一聲，忽然對着「游老二」猛衝過去。

「游老二」見對方整個身軀直撞過來，來勢凶猛異常，他幾曾見過如此不要命的打法？當下連忙側身一讓。

緊接着他揮袖露匕，短劍寒光一閃，那老漢一聲悶哼，蹌跟跌出丈許，雪地上淌下一長串滴滴鮮血！

紅白交映之下，格外顯得耀目。

游桓驚呼道：「爹爹，你眞的把他殺了？」

游老二寒聲道：「桓兒站開一旁，莫要多言！」

游桓弗敢違抗父命，垂手立開一側。

兩個守城禁卒面面相覷了好一忽兒，其中一個衝口喝道：「哼！老頭子你胆大包天，竟敢在天子轄下的京師殺人，既然殺人便得償命，咱家可得拏你交差……」

話猶未完，忽然眼前人影一閃，他猶弄不清怎麼回事，但覺志堂穴上一痲，「砰」地倒在地上。

另一禁卒拔腿狂奔，一邊喊道：「來人哪！東安門飛賊殺人……」

方喊了這麼一句，立吃「游老二」虛空一指點中後背穴道，倒地不省人事。

俞劍峯不知如何甚是關切那老漢的生死，舉步向倒在地上的老人走去，伸手一摸脈門，却發覺老漢的脈搏猶在跳動。

「游老二」陰笑道：「老頭兒你還要裝麼？老夫的匕首壓根兒連你的肌膚都沒有碰到，你站起來吧……」

那老漢懶洋洋立將起來，道：「我倒不是賴着不肯起來，實在是因爲躺在雪地睏上一覺着實舒服極了，噯，說來數去，老夫倒幾有個夜晚沒好好睡過覺了。」

邊說邊伸手入懷，拉起一隻野兔來，那野兔全身染滿血漬，頸間劃過一道二尺長的劍痕。

鮮血依舊不斷自頸間傷口泊泊湧出，顯而易見，老漢懷裏的那隻野兔是被「游老二」的匕首所傷。

老漢鬆手將死兔丟掉，酸不溜機地罵道：「一頓晚餐報廢掉了，老鬼，待會兒若不賠我一隻肥兔，瞧我不把你的腦袋瓜子砸進肚裏去！」

「游老二」冷笑不語，老漢猛可一個跨身，抬起一掌劈出。

「游老二」略爲旋轉過半身，屈肘代掌，手肘恰好封住老漢的掌勢，老漢破口罵得一聲，再度跨出一大步，向對方直撞過去，詎知他身形方動，「游老二」左右雙掌齊至，迫得他只好退回原位。

老漢悻悻然道：「老傢伙！我跟你拚了！」

雙拳一掄，突然瘋也似地搶攻起來，只見他身形如電，彷彿在霎那間化幻成了千百個人一般。

俞劍峯見老漢足步輕浮，發拳無力，雖然一味搶身快攻，却毛手毛脚完全不成章法……

奇怪的是，「游老二」一連拍出五掌，一掌比一掌凌厲，却始終無法攻進對方那漫無章法的拳脚中去。

「游老二」目中殺機突露，沉掌改爲拂抓，他出手模糊，方位不定，老漢只好出掌相迎，「拍」地一響，他的掌力居然不能阻住「游老二」的拏抓之勢，旁觀的俞劍峯但覺眼前一花，老漢已吃「游老二」抓住了手腕！

老漢暴跳道：「老傢伙，你使的是什麼邪法？」

「游老二」道：「只怪你見識太差，要死也得做個寃死鬼了！」

言歇手上五指一扣，老漢陡然怪叫一聲，敢情他的腕臂被對方捏得酸麻無比，陣陣劇痛直透心扉。

兪劍峯一聽那「游老二」竟有殺老漢之意，心中一急，正待抽身相救，就在此刻那老漢另一掌忽然一圈一晃，右手腕如游魚一般一滑而出，不知怎地竟滑脫了「游老二」的掌指。

「游老二」怒喝道：「老頭你手底下倒不含糊，但老夫仍然可以在十招之內取你性命，你信是不信？」

老漢嘻嘻笑道：「老夫深信不疑，只是仍須比試過以後才知分曉。」

兪劍峯怒氣勃發，手勢一抓一拉，老漢登時被他掌上潛勁拉到身邊，驀然間一股寒風快如電光石火朝「游老二」右脅要害襲到，「游老二」反應何等靈敏，疾然收手一閃。

他身形繼之滴溜溜一轉，避過那道致命的掌勁，打從那人勁後繞過，端端立在兪劍峯面前。

「游老二」寒聲道：「小哥你是什麼意思？準備出手幫這個糟老頭麼？」

兪劍峯道：「在下與這位老先生全無關係淵源，他的生死兪某可謂漠然不關於心，只是他很可能和五里亭那件案子有關，焉能讓你輕易給殺了。」

「游老二」正待問口，那老漢已自衝着兪劍峯怒吼道：「小子，誰要你逞強插手來看？老夫眼看數個照面內便可以把那老傢伙擊敗，你憑什麼伸手替他解圍？」

兪劍峯被數落得啼笑皆非，適才那老漢分明已落居下風，動輒有殺身之禍，是以自己才出掌迫使「游老二」收手退下，不過老漢不領此情也罷，竟然不分青紅皂白將他痛罵一頓，兪劍峯一時也懶得與他分辯。

那老漢又無頭無腦咒罵了數聲，却沒有人聽清他到底咒些什麼？

老漢咒罷，復朝「游老二」道：「老傢伙我問你，你那一身踏雪無痕的輕功可是在落英塔學到的？」

「游老二」眼色陰晴不定，道：「你爲何有此一問？」

老漢默然，半晌，喃喃自語道：「陸平……陸平……你若以爲一手可以瞞盡天下人耳目，那就大錯特錯了……」

兪劍峯瞿然一驚，忖道：「陸平？他說誰是陸叔叔？」

他不由得倒抽一口寒氣，只因那陸平乃兪劍峯的至親表叔，在兪劍峯父母生前，與兪家過從甚密，自兪家慘遭橫禍之後，兪劍峯自西域趕回，即未再見到他這個陸叔叔。

而眼下那老漢竟在半瘋半癲的自言自語中，提到陸平的名字，怎不令兪劍峯大爲驚詫，心中一陣迷亂。

「游老二」目中立刻露出騰騰殺機，道：「老頭你瘋病又發作了不成？」

老漢道：「老夫正常得很，誰敢說我發瘋了？」

他怪目一翻，喃喃復道：「老夫沒有發瘋，倒是陸平也許眞的發瘋了……」

老漢口口聲聲辯稱自己沒有發瘋，反使在場諸人生出一種感覺，認爲他神智果然有些不正常。

「游老二」陰哼一聲，單掌運氣而聚，徐徐抬起，一旁的兪劍峯無意瞥見「游老二」的可怕眼色，爲之機伶伶打了個寒噤。

這一忽，城頭忽地人影一閃，一人有似鬼魅般縱落地上，冷冷地道：「陸平，陸平在那裏？」

諸人心中一陣狂跳，拏目一望，只見來人年約七旬，身上鳩衣百結，却十分清潔樸素，赫然是那丐幫幫主雲龍翁！

雲龍翁眼望老漢道：「是你提到陸平名字的麼？」然則你竟知道陸平現下的行蹤？」

老漢咧嘴一笑，道：「那陸平麼？嘿嘿，遠在天邊，近在眼前。」

雲龍翁露出迷惑之色，視線掃過兪劍峯及游桓，最後落到那「游老二」身上，口中微噫了一聲。

「游老二」衝着雲龍翁略一抱拳，道：「閣下可是丐幫龍頭，游某久仰了。」

雲龍翁還以一禮，道：「老朽眼拙，足下……」

「游老二」道：「老夫游江漢。」

雲龍翁道：「哦，原來是河洛游二莊主，這位青年英雄敢情就是令郎？」

說着伸手一指游桓，「游老二」道：「正是犬子，桓兒，快來見過雲龍前輩。」

游桓上前哈腰一揖，雲龍翁撫髯笑道：「不必多禮了，故人有後，足慰老懷，哈！哈！」

「游老二」微怔，道：「故人？閣下弦外之音是什麼？」

雲龍翁道：「游江漢乃老夫多年老友，故人一語自然指他而言。」

「游老二」瞠目結舌，半晌不能作聲。

雲龍翁續道：「你假冒游老二委實已相像到使人無法辨認眞僞的地步，可惜你不知游老二曾見過老夫之面多次，方才老夫一現身，你便露出生疏之狀，口道『久仰』，哈哈，那有老朋友見面，還要如此客套，道稱『久仰』的？」

「游老二」眼色一陰，道：「雲幫主，你是在說笑了。」

游桓吶吶道：「前輩你說……他……他不是我的父親？……」

雲龍翁點點頭，「游老二」厲聲道：「桓兒，你竟也相信這乞丐頭兒的鬼扯麼？如果你敢多口，咱們父子之情從此立絕……」

游桓向來對他父親甚爲敬畏，此刻聽其父口氣凌厲，不禁露出惶恐之色，心中所生的疑念，早就拋開得一乾二淨。

「游老二」道：「雲幫主若沒有其他指教，老夫走了。」

雲龍翁道：「你走到那裏？」

「游老二」道：「自然是回到河洛游家莊，來日閣下路過河洛時，務請駕臨敝莊盤桓數日，游某掬誠歡迎之至。」

兪劍峯暗嘆道：「此人的假面目已被揭破，居然猶能以游家莊主自居說出這話，心機之深絕不在兪肇山之下，不審他冒充游老二的目的爲何？」

雲龍翁未作任何表示，「游老二」偕同游桓拍馬便走。

那老漢大吼道：「你別走！老夫的兔子被你宰了，晚餐還沒有着落哩！」拔足飛身欲追，雲龍翁道：「盧野老，讓他們走罷。」

老漢足下一頓，道：「你，你，怎知老夫的渾名？」

他未待雲龍翁回答，忽又大叫道：「管你甚麼雲龍雲虎，你若攔我，老夫連你也一拼算上了！」

說話間，「游老二」與游桓同騎一馬，踏雪已經走遠了，老漢心中一急，匆匆拔身追趕而去……

＊　＊　＊

在瀧頭河畔，岑少風等人正眼睜睜望着那不知名的錦衣老者與南荒五邪叟挾持趙嘉玲，坐在皮舟上順流而下，一籌莫展。

這時，河灣草叢中傳來一陣「咿唔」之聲，大禪宗舉步上前，自亂草堆中提起一個莊稼漢來。

畏縮在一側的小女孩子，小玉突然衝口喊道：「老爹！這人是我老爹！」

大禪宗略一頷首，伸手拍活了那莊稼漢的穴道。

老嫗道：「小女孩，妳的老爹怎會被點住穴道，棄置在草篁裏？」

小玉怯怯地道：「我不是說過，今兒一早有兩個老人路過河口，把隔鄰的暖姊姊和我老爹擄去了麼，那邪裏怪氣的老人，先動手殺了暖姊姊，又藏起我的老爹，強迫我聽他的吩咐到城裏去找老婆妳到船上來……」她驚恐過度，囁嚅說不下去。

那莊稼漢面上餘悸猶存，道：「小玉，你沒事麼？」

小玉點點頭，道：「剛剛那隻船上着火了，幸虧這位老……老仙長抱着我上到岸來，否則恐怕老爹你再也瞧不到小玉了。」

那莊稼漢屈膝跪了下去，朝大禪宗打恭作揖，千謝萬謝，大禪宗一揮袖，莊稼漢身子登時被一股無形之力托了起來。

莊稼漢吶吶道：「敢情你老是方……方外神仙？……」

大禪宗微笑不語，須臾道：「現在沒事了，帶着你的女兒回去吧，最好將田地儘快變賣了，遷移到其他地方去，以免有不測之事發生。」

莊稼漢唯諾，牽着小女孩的小手蹣跚離去。

岑少風眼望他們父女倆走遠，咬牙切齒道：「那南荒五邪叟居然向無辜的村民開刀，簡直是罪不容赦了。」

老嫗道：「依老身觀之，南荒五邪叟雖然惡名昭著，但並非此事的主腦人物，另一名身穿錦袍的老者，少風你瞧過他的面容，可曾想出此人來歷？」

岑少風道：「下佣想不出。」

大禪宗道：「那人的來歷，老衲倒是略知一二。」

岑少風詫道：「老前輩你連見都未見過那老者之面，又怎生知曉……」

大禪宗打斷道：「老衲這不是見到了。」

放眼煙波迷濛的江上，皮舟顯得甚為渺小，舟上之人亦只成為一小黑影，面目自是無法瞧得眞切，即使連人影都無法分辨出來，大禪宗居然能在這等距離下，瞧清那坐在舟上的錦袍老者之容貌，簡直是匪夷所思了。

岑少風頗感迷惑，不知不覺形之於神情之外。

大禪宗微笑道：「禪門有一種調元功夫，功聚雙目之後，毋論遠近都可以瞧得異常清晰，故以那艘皮舟離岸雖遠，舟上諸人的舉止動態一如咫尺近處，完全落在老衲眼裏。」

岑少風這才恍然大悟，心中又是佩服。

此刻皮舟仍在波心旋盪，大禪宗睁目瞧了一會，朝老嫗道：「舟上有一位年輕女施主，想來即是令嫒？」

老嫗道：「正是小女嘉玲，大師可曾瞧見了什麼？」

大禪宗道：「令嬡斜倚舟中，未見有何動靜，許是穴道為人所制，皮舟兩側則坐着南荒五邪叟及那錦衣老者。」語聲一頓，復道：「五邪叟和錦衣老者分別掣起了木槳，搖櫓駛離江心，咦，船頭突然掉轉過來，逆流往上游駛去了。」

岑少風奇道：「方才皮舟不是順流馳向下游麼？怎麼又突然改變方向了？」

大禪宗道：「據老衲所知，此河上游不遠處有一道峽口，喚做子午峽，此峽灘多水急，魚鼈都不能游，輕舟峽過，稍一不愼即有舟仰人翻之危。」

岑少風道：「老前輩對該峽地勢十分明瞭麼？」

大禪宗道：「十餘年前老衲曾經過該處，那道峽口約莫有十里長，山水迂曲，兩岸高山疊巒，非至日中夜半，不見日月，故名曰子午峽。」

說到這裏一停，續道：「峽中地勢既險，大霧終日瀰漫，一進入峽口便人舟莫辨，彷若身入太虛幻境，他倆竟寧願滔險，乘夜駕舟入峽，倒不知是否為了要擺脫我們之故？」

老嫗及岑少風聞及子午峽之險，齊然露出倉皇焦慮之色。

老嫗急急道：「少風，咱們沿岸快追，如果讓皮舟離開視線之外，再搜尋起來只怕便難之又難了……」

言下轉首目注大禪宗，欲言故止。

大禪宗心知對方有向自己求助之意，却難以啓齒，他展顏微微一笑，甚是慈熙和靄，非特令人感覺到十分容易親近，抑且大有瀟洒出塵的神範。

他弗疾弗徐道：「老衲左右無事，便隨兩位施主一行，瞧瞧有無方法救趙姑娘脫離魔掌？」

老嫗大喜稱禮謝過，當下三人相繼振身沿河追上。

江上那隻皮舟在浩瀚碧波上向前駛行，外表瞧不出有何異狀，其實岑少風已經注意到它上航的速度正漸漸增快。

老嫗也發覺到了，說道：「我們得加點脚程，皮舟的速度正逐漸增加呢。」

她走到最前頭，始終與皮舟保持着斜面平行的距離。

岑少風側首向大禪宗問道：「老前輩，他們改變航線駛向子午峽，除了擺脫咱們之外，可還有其他顯著的動機用意？」

他一邊問，足下並沒有因之絲毫滯

頓。

大禪宗道：「老衲也在推究這個，目下尚無結論。」

老嫗道：「皮舟逆流而上，未知如何居然能夠駛得如此迅快？」

大禪宗道：「照說附近地勢陡峭河道坡道甚大，水勢愈見湍急，皮舟逆流而上，其速度只有減緩而無增快之理，但舟上之人顯是內功高手，以槳櫓摧划，是以船速會突然增加了一倍有奇。」

岑少風和他的師母聽大禪宗剖析入微，不禁暗暗欽服。

老嫗道：「大師之言甚有見地，只不知皮舟若繼續增快速度，約於何時進入子午峽？」

大禪宗沉吟道：「大概總須半個時辰之久吧。」

老嫗道：「剛才大師言及子午峽形勢，老身深憂皮舟進得峽口後搜尋匪易，大師有無將皮舟截住，使其不再行駛之計？」

大禪宗道：「老衲雖有登上皮舟的方法，但恐危及趙姑娘安全，因故不敢輕易採用。」

老嫗未便繼續追問下去，三人在岸邊尾隨皮舟疾掠而上。

半個時辰後，峽口已隱隱在望。

大禪宗低聲道：「子午峽到了！」

老嫗與岑少風神經為之一緊，極目望去，只見峽口兩岸高山相接，層層的山巖和重疊的屏嶂，幾乎遮住了半個天邊，連星月也隱藏在重巖疊嶂的後面，愈形顯出周遭的陰森荒涼。

在兩岸山巒合接之處，只留下一個寬可容一隻大船出入的缺口，上游的江水流到此處，衝上峽口的崖石激起數十丈高，從缺口湧出後，水勢變得相當湍急奔暴，水聲宛若鳴雷……

岑少風脫口呼道：「瞧！那艘皮舟駛近峽口了！」

但見江心皮舟正以弧形航線，迅若奔馬般馳向子午峽。

皮舟所駛的方向正是峽口水勢最為急暴之處，加之江湍迂迴，湧成漩渦，舟身絕對無法安全通過。

眼看皮舟及將漂到漩渦近處，岑少風不禁為舟上的趙嘉玲捏一把冷汗。

老嫗內心之焦慮更有甚之，衝口呼道：「他們簡直是自投死路哪！玲兒無辜竟要陪他們葬身河底！」

只有大禪宗安祥如故，道：「老衲深信他們必能安然駛過峽口，施主大可放心。」

老嫗情知大禪宗身為一代宗主，言無輕發，既發之必可入信，當下心裏稍稍放下一塊巨石。

眨眼之間，皮舟已行抵急湍漩渦邊緣，速度卻是仍舊有增無減，眼看快要被捲翻沉沒，這時舟頭突然向左偏歪，硬生生來了一個大轉彎，船頭瞬即激起雪霧般的浪花，將皮舟捲飛半空。

岑少風脫口道：「不好！」

他眼前一花，却見舟身四平八穩的落在巨浪之上。

老嫗嘆道：「那人操舟當真高明無比，老身今日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皮舟駛過峽口，進入子午峽裏側，頃刻隱沒不見。

岑少風問道：「皮舟已失去蹤影了，現下咱們如何走法？」

聲音甚是急促，隱隱透出心中的灼慮之情。

大禪宗道：「二位施主請跟着老衲後邊走，若老衲忖度不差，皮舟進峽之後，必然緊傍着一處灘頭泊下無疑？」

岑少風將信將疑，道：「老前輩何以如此肯定？」

話一出口立覺失態，心想大禪宗乃有道高僧，一言一語無一蘊含深意，啓人思維，自己豈能有所懷疑於他？想到這裏，不覺露出歉然之容。

大禪宗毫不以為意，道：「五邪叟等二人不惜操舟涉險，分明故意要將我們引進子午峽內，施主難道尚未發覺麼？」

岑少風赧赧道：「小可慮不及此，還望老前輩明告。」

大禪宗道：「他們此舉大有深意在，極有可能預先在峽中設有埋伏或其他陰謀，居心叵測，咱們不可不防。」言罷一縱身，凌空虛跨十餘步，攀上江左巉巖之上。

他絲毫未見提氣作勢，頃忽便已上得山崖，那峯頭如斯陡峭，但在大禪宗脚下却如履平地一般，輕功之高眞是使人匪可思議，老嫗久聞大禪宗之能，睹狀倒還不至於怎樣驚奇。

但岑少風可瞧得雙目發直，忖道：「昔日我瞧見俞肇山一身難以捉摸的輕功，以為已是天下第一了，目下方覺不然，大禪宗的輕身功夫只有在俞肇山之上，絕不在其下，只是俞肇山的身法較為詭異波譎，此點許非禪宗所能及。」轉念又想道：「然則禪宗係當代高僧，所修習的功夫包括輕功在內，自然都是禪門正宗，我又如何可以拏他與俞肇山比較了……」

忖猶未罷，大禪宗已在崖上招呼，岑少風連忙隨同老嫗提身縱上。

三人方立身站穩，耳際驀然傳來一道陰惻惻的語聲：「爾等窮追不捨，顯已立下決心，非救回趙嘉玲不可了？」

老嫗和岑少風環目四眺，只見峽谷附近盡是籠罩着濃雲慘霧，天上月星隱曜，大有伸手不見五指之慨。

一團漆黑之中，自然無法瞧清皮舟的方位。

老嫗提聲道：「你知道最好，今日老身不從你等手中救回玲兒誓不罷休！」

黑暗裏對方沒有回應，四周恢復了沉寂。

「拍」一響岑少風打亮了火摺子，隱約可以見到自己正立身在一塊突出的山岩之上，離大禪宗和師母約有十來步遠，身旁怪石崢嶸，足下江水滾滾，嘩啦嘩啦的聲響不絕於耳。

火光突然無風自熄，岑少風全身每一根神經都在警戒之中！

他敏銳的察覺出一陣輕風從背後拂過，那陣微風若有若無，若非自己用心留意，實在難以捉摸。接着五尺內外發出足尖點地的細響，岑少風霍地連轉過身子，他目不能見，只有用盡全力查聽一切朕兆。

（未完・卅一）